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
榷一百卷

光緒六年庚辰正
月太原王氏校刊

DS
735
.A2
W3
1880
v.1

十七史商榷序

十七史者上起史記下訖五代史宋時嘗彙而刻之者也商榷者商度而揚榷之也海虞毛晉汲古閣所刻行世已久而從未有全校之一周者予爲改譌文補脫文去衍文又舉其中典制事蹟詮解蒙滯審覈踳駮以成是書故名曰商榷也舊唐書舊五代史毛刻所無而云十七者統言之仍故名也若遼宋等史則予未暇及焉大抵史家所記典制有得有失讀史諸不必橫生意見馳騁議論以明法戒也但當考其典制之實俾數千百年建置沿革瞭如指掌而或宜

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擇焉可矣其事蹟則有美有惡讀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與奪以爲褒貶也但當考其事蹟之實俾年經事緯部居州次紀載之異同見聞之離合一一條析無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貶聽諸天下之公論焉可矣書生匈臆每患迂愚即使考之已詳而議論褒貶猶恐未當況其考之未確者哉葢學問之道求于虛不如求于實議論褒貶皆虛文耳作史者之所記錄讀史者之所考核總期于能得其實焉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邪予束髮好談史學將壯輟史而治經經既竣乃重理史業摩研排

纘二紀餘年始悟讀史之法與讀經小異而大同何以言之經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執義理以求之也但當正文字辨音讀釋訓詁通傳注則義理自見而道在其中矣譬若人欲食甘操錢入市問物有名甘者乎無有也買飴食之甘在焉人欲食鹹問物有名鹹者乎無有也買鹽食之鹹在焉讀史者不必以議論求法戒而但當考其典制之實不必以褒貶為與奪而但當考其事蹟之實亦猶是也故曰同也若夫異者則有矣治經斷不敢駁經而史則雖子長孟堅苟有所失無妨箴而砭之此其異也抑治經豈特

不敢駮經而已經文艱奧難通若于古傳注憑已意擇取融貫猶未免于僭越但當墨守漢人家法定從一師而不敢佗徙至于史則于正文有失尚加箴砭何論裴駰顏師古一輩乎其當擇善而從無庸偏徇固不待言矣故曰異也要之二者雖有小異其總歸于務求切實之意則一也予識暗才懦一切行能舉無克堪惟讀書校書頗自力嘗謂好著書不如多讀書欲讀書必先精校書校之未精而遽讀恐讀亦多誤矣讀之不勤而輕著恐著且多妄矣二紀以來恒獨處一室覃思史事既校始讀亦隨讀隨校購借善

本再三讐勘又捜羅偏霸雜史稗官野乘山經地志譜牒簿録以暨諸子百家小說筆記詩文別集釋老異教旁及於鐘鼎尊彝之欵識山林冢墓祠廟伽藍碑碣斷闕之文盡取以供佐證參伍錯綜比物連類以互相檢照所謂考其典制事蹟之實也晴砌蛩吟曉窗鷄唱細書歙格夾注跳行每當目輪火爆肩山石壓猶且吮殘墨而凝神搦禿豪而忘倦時復黙坐而玩之緩步而繹之仰眠牀上而尋其曲折忽然有得躍起書之鳥入雲魚縱淵不足喻其疾也顧視案上有藜羹一盃糲飯一盂于是乎引飯進羹登春臺

釁太牢不足喻其適也凡所考者皆在簡眉牘尾字如黑蟻久之皆滿無可復容乃謄於別帙而寫成淨本都爲一編計史記六卷漢書二十二卷後漢書十卷三國志四卷晉書十卷南史合宋齊梁陳書十二卷北史合魏齊周隋書四卷新舊唐書二十四卷新舊五代史六卷總九十八卷別論史家義例崖略爲綴言二卷終焉閉館自擕寒燈細展指瑕索瘢重加點竄至屢易豪始定噫嘻予豈有意于著書者哉不過出其讀書校書之所得標舉之以詒後人初未嘗別出新意卓然自著爲一書也如所謂橫生意見馳

歟議論以明法戒與夫强立文法擅加與奪褒貶以筆削之權自命者皆予之所不欲效尤者也然則予蓋以不著爲著且雖著而仍歸于不著者也學者每苦正史繁塞難讀或遇典制茫昧事蹟轇轕地理職官眼眯心瞀試以予書爲孤竹之老馬置于其旁而參閱之疏通而證明之不覺如關開節解筋轉脈搖殆或不無小助也與夫以予任其勞而使後人受其逸予居其難而使後人樂其易不亦善乎以予之識暗才懦碌碌無可自見猥以校訂之役穿穴故紙堆中實事求是庶幾啓導後人則予懷其亦可以稍自

慰矣夫書既成而平生不喜爲人作序故亦不求序
于人聊復自道其區區務實之微意弁之卷端序所
不足者綴言具之云進士及第通議大夫光祿卿前
史官嘉定王鳴盛字鳳喈號西沚譔

十七史商榷目

卷一　史記一
史記集解分八十卷
索隱正義皆單行
遷字子長
子長遊蹤
史記所本
史記剏立體例
十篇有錄無書
褚先生補史記

徐廣音義
裴注所采
裴注下半部簡略
索隱改補皆非

卷二　史記二

殷本紀裴注誤
始皇本紀贊後人所亂
江西江東
鄭注非康成
項氏謬計四

高祖紀不書諱
似君當作以君
劉項俱觀始皇
劉藉項噬項
漢惟利是視
不許趙高
爲羽發哀
高祖年當從臣瓚
少帝諸王皆非劉氏
武紀妄補

卷三　史記三
共和庚申以前無甲子紀年
商年數諸書互異
世表未妥補
餘祭年表誤
周敬王以下世次
八書所本
卷四　史記四
魯世家與年表相違
滅楚名爲楚郡

孔子世家

外戚世家附

三召平

四皓

張負

陳平邪說

梁孝王世家附

五宗世家

三王世家

卷五　史記五

正義改列傳之次
刑名
弟子籍
范雎傾白起殺之
張耳弒故主
諸傳互見
韓信兵法
信自立爲假王
信反面攻故主
田榮擊殺田市

灌嬰於平諸呂爲有功

卷六 史記六

酈陸傳附
張恢先
聶翁壹
匈奴大宛
衛將軍驃騎
公孫宏等
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傳贊後人所亂

儒林傳
酷吏傳
通飲食
滑稽傳附
史通駁史記
太史公
司馬氏父子異尙
裴注引衛宏非是
卷七　漢書一
漢書敘例

許愼注漢書
劉之遴所校漢書
監板用劉之同本
史漢煩簡
刊誤補遺
卷八 漢書二
夢與神遇
見怪
左司馬得
不言姓

兩增句
高祖得天下不改元
高起
長安
田肯
高祖非堯後
卷九 漢書三
天子冠期
公卿除授立皇后
惠帝年

頊
盡殺諸呂
劉郢
連日食
封悼惠王子
令免
青翟
奪爵免官
出宮人
徙民會稽

通回中道

盛唐

大搜

天山

口賦

下杜

宣帝嗣昭帝

宣帝年

哀紀贊矛盾

年時月日

卷十 漢書四

內言
王子矦郡國名
臨菑
鄂秋
紀通
左王
襄城等四矦
三公九卿
將軍

司馬在司徒上

事下丞相御史大夫廷尉

長水校尉

二千石印文曰章

百官公卿闕文脫誤

泄祕書

壬辰辛丑

永始二年拜罷

張晏所識

曾出公

卷十一　漢書五

志次當改
律歷本劉歆
度權量等名
疇人
太初三統歷
驚蟄雨水穀雨清明
五德相代
伐紂年月日
律歷逸文

漢無禮樂
濟齊通
有稅有賦
刑法志三非
肉刑
賣弄
補漢兵志
卷十二 漢書六
米價
飢

賈晁董論食貨
常平倉
金錢布帛
歛散即常平
臧粟臧繈
錢制
若干
張湯孔僅桑宏羊
食貨志校誤
卷十三 漢書七

最後
本寓
文帝王制
寬舒
泰一字衍
益延壽
泰山明堂
貢章匡谷
三五
天文志無注

星日月本在地
二十八宿敘次
躔
九道九行
天文志所引
五行志所引
王立
二志矛盾
鼠妖證青祥
哭二城門

五行志引大傳
兩魚信都
七國秦無日食
卷十四　漢書八
地理論古
十三部
刺史察籓國
刺史權重秩卑
刺史隸御史中丞
郡國官簡

漢制依秦而變
刺史太守屢更
太守別稱
守尉改名
卷十五　漢書九
侯王相有別
令長守相有高下
郡國兵權
王自除丞尉
監刺史從事

郡不言何屬

元始戶口

郡國屬縣之數

建置從略

卷十六　漢書十

刺史治所、

太守治所

都尉漏書

書法體例不一

王都

卷十七　漢書十一

故郡
縣名相同
三輔
宗室不宜典三河

卷十八　漢書十二

地理雜辨證一

卷十九　漢書十三

地理雜辨證二

卷二十　漢書十四

地理雜辨證三

卷二十一 漢書十五

地理雜辨證四

秦地圖

總論有誤

溝洫志注誤

屯氏河

嚴熊

卷二十二 漢書十六

尚書古文篇數

史籀十五篇
試學童六體首古文誤
三蒼以下諸家
漢藝文志考證
卷二十三　漢書十七
名字郡縣義例不定
項它
二府三府四府五府
尙右
屠渾都

卷二十四　漢書十八
五德
漢初人才已盛
北魏
箕踞
叔孫通聖人
輿地圖
奭
他所
植遺腹

一堂三內
舉賢良
古音
鼂錯所緣坐
王恬戚
淮陽郡
富熊韻
卷二十五　漢書十九
韓王相難
禮記

從讀縱

彌節

衛青報公孫敖

終陽

選郎

薛縣

公孫宏年

北發

五百歲

亂倫

楊惲
東閣
戶牖法坐
卷二十六 漢書二十
六郡良家子
罘开
口錢
韋傳附廟制
魏相報讐
青紫

便面

孔子十四世孫

行內署門戶

毎朝

下朝者

呂不韋春申君

萬歲之期

大誥

戶毀門

南陵

蜀無它揚
太元法言字數
卷二十七　漢書二十一
儒林删史記
郡國縣官
上屬所二千石
蘧篨
啇瞿
孟喜京房之學
師法

翟孟白之學

食子公

筦路

郅都

貨殖

財成

烏氏

嗽

班正史記誤

趙佗年

閩中郡
河源
共稟
高附
捐毒
卷二十八　漢書二十二
古音
丞相非衍
奈何令長信聞
年九歲

第宮誤
五女同節
新都
毛詩周官
更始將軍
史記多俗字漢書多古字
漢紀
卷二十九　後漢書一
范氏後漢書用司馬彪志補
劉昭李賢注

刊誤補遺

卷三十　後漢書二

光武先主同出

六隊

清陽

兵法六十三家

宗佻

破虜將軍

舞陽

光武封更始

盧方

眞定王揚

東陽津鄉

喬扈

高句驪

下辯

三校尉

葉

復南頓田租歲

中郎

中元元年

光武年

吳常

郞成

西河王斂

兩二月

司寇

今城

產子復

諱肇

二月壬辰

阜陵王种

租耎

趙世

遼東昌黎

龍眼

卷三十一　後漢書三

史書五十五

清河王

犍爲南部

兩三月

不調會稽

遼將

元初元年多誤

太僕丞

無慮夫犂

聽行三年喪

與馬城

春秋

北海樂安二王

右校令左校丞

高王

琅邪王遵

濟北王

馮赦

質帝紀宜補一條

堂邑曲陽東城

馬勉稱皇帝

帝弟顧

長沙國

己酉
涇陽
建甯五年
甘陵王恢
中山王暢無子
河間王建孫
東平王瑞
安平王續
十月庚寅
敘事無根

鄧泉

爲輔國將軍

槖

竇后比呂后

儀比敬園

和熹鄧后紀

皁整

改姓溥

父諱武

太后后

曹后壽年
舞陽長公主
卷三十二　後漢書四
續志所本
甲子
季冬臘
甘石
危八度
三史
省井朔方

郡國太守刺史治所
世紀荒誕
郡國建置沿革非劉昭注
郡國去雒陽里數
刺史治去雒陽里數
城卽縣
志據永和
國隨郡次
卷三十三 後漢書五
郡國雜辨證

總論劉注牴牾

博陵郡

卷三十四　後漢書六

令長

周官

十四博士

皇后太子官

掌樹桐梓

越騎

官奉

卷三十五　後漢書七

卒吏

山東山西

進見東向

鄧禹論

侍中將

急況發兵

護軍將軍

駱蓋延

封牟平侯

大彤
車騎都尉
高密侯
信都尉
庫鈞
寫
竇憲論
白搏
大司徒司直
掌樂大夫

代郡中尉

于吉

竇固軍云云

東園

永平之初

王嘉數年改刑法百餘事

張純

幅巾

康成注經

卷三十六　後漢書八

晦日食

度尚

范矯班失

袁宏論佛法

胡廣傳敘次顛倒

刺廣寓於褒頌

班超論有脫

殷人遷洛

風俗通

卷三十七　後漢書九

王充稱孝
仲長統傳注
臺閣
柴門
奏收彪下獄
修渝涫則
曹騰說立桓帝
趙騰
張衡論史
馬融傳敘事顛倒

蔡質
十意
邕無子
馬蔡論贊
延熹四年
李杜相薦舉
盧植傳有遺漏
長吏
陳蕃傳論
鄭公業

卷三十八 後漢書十

黨錮傳總敘
范滂傳宜補一句
外黃令
孔融傳論
改刺史爲牧
曹騰
趙典
單超等
將軍侍御史

閹黨

齊魯韓毛尙書

世世相傳

都亭

松江

梁鴻雪父耻

鮑宣妻傳宜增一句

字繫姓

馬融從昭受漢書

曹娥碑

呂榮
雕
詣實降
楚王英桓帝
後漢無二名
後書多脫誤
翟公巽重修
後漢紀
後漢書年表
漢制考

卷三十九　三國志一
陳壽史皆實錄
裴松之注
卷四十　三國志二
武帝生出本末
紹使人說太祖
稱太祖公王
許鄴洛三都
弱者勝
三祖

凌雲盤
齊王芳被廢
懿用操智
董袁等傳
袁紹傳注誤
劉表傳少長子琦後事
二刺史不當稱字
州郡中正
夏侯元傳附許允王經
袁渙

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

田疇字

貢禹兩龔之匹

耳耳

先世名臣

弟子避役

程郭董劉蔣劉傳

魏氏比漢一郡

雞棲樹

放貧傳多微詞

戾渠陵大堨水
五人俱逝
傅嘏才達
陳羣勸劉備勿東爭徐州
回倒
太學課試
毋丘儉反
卷四十一　三國志三
劉璋傳脫誤
山勢

勸學從事譙周

宮府

若無興德之言

亮誅馬謖

十二更下在者八萬

漢壽亭侯

傅士仁

關傳注多誣

益德

關張贊稍不稱

蜀諸臣年

馬謖逃亾

郤正造降書

郭循

姜維志在復蜀

楊戲輔臣贊

卷四十二　三國志四

漢吳始終

吳志有闕

虞亭

魯肅凡品
孫氏陰謀
不郊祀無宗廟
小其
察戰
封禪國山
子喬
周瑜子允廢死
策權起事在吳
瑜肅異而同

三史

孫策襲袁術

治賊黟賊

黎斐

吳會

張溫黨暨豔

陸遜用火攻

劉廙

斯姓

杙塹

山越
三國疆域
卷四十三　晉書一
晉書唐人改修諸家盡廢
何超晉書音義
卷四十四　晉書二
南郡太守楊俊
大謀奇策
諫不徙都
武昌

水軍破吳
曲筆未删
公孫文懿
曹馬搆釁
殺曹爽
司馬懿謚文宣
安風
諸葛誕作亂
鄧艾異議
全載九錫勸進

防鍾鄧

世祖

昭搆炎攸嫌隙

二十七王

雞鳴歌

罷山陽禁錮

王祥夢年

陽平

大雩

丁丑

大舉伐吳
崇聖殿
惠帝改元
已卯日食
彤倫矯詔
耿勝
張微
段勿塵
成夔
韓雅

分荊州江州八郡為湘州

裴頠

劉蜀蘇馬

晉紀總論

卷四十五　晉書三

幽州刺史段匹磾

元無遠圖明年短促

琅邪太守孫默

牛繼馬

三月改元

引左傳誤疏
攻壽陽
三吳
遂寇襄陽
府吏
王龕
葬安皇帝
慕容垂距戰
九月誤九年
翟遼

謝功賞遲
拓跋魏書法
姚萇書法
脫廟號
桓謙魏隱司馬逸
段興
桓元改元大亨
劉裕殺劉毅
長安得而旋失
連書二帝

卷四十六　晉書四

石中馬遷殷商

蟻行磨上

天地俱圓

黃赤道相距

極星運動

十六年天東南鳴

日食紀志互異

庚申

后崩不應日變

遷陵君
大將軍宣帝
南涉海虞
災在亥相
新都王詠
晉地志與漢志異
章帝置吳郡
晉地理辨證
律歷
嚴嵩

交食可驗疎密

以難推易

卷四十七 晉書五

魏祖虞舜

救日

司馬昭夢年

追尊景皇后

武悼后配饗

孝武帝后崩年

大閱

樂章闕文
三師三公
司馬遷非宦者
九品中正
晉輿服辨證
牛一頭得二十斛
劉陶議大錢
閏月
元興三年
庶用五事

諸葛恢之
高年
五間六梁
義熙小兒語
謝安夢
永昌二年
王師南討
正月地震
荊襄地震
桓溫專政

大石山崩
鮑氏都目鄭氏章句
令景
傳覆逮受登聞道辭
呵人受錢
自擇伏日
衛宮
卷四十八　晉書六
羊皇后母蔡氏
武帝誤於楊后

太安元年立羊后

懷帝梁皇后

王夷甫

章太妃稱夫人

褚裒依鄭元義

永興三年

興甯二年

太和六年

祚顗同謁晉王

鄭沖官從略

袁粲
何氏滅亡
石苞夢年
王佑賈充裴秀
蜀賊
陳騫夢年
鷦鷯賦
張華傳附雜事
安平獻王孚傳有闕
汝南王亮

齊獻王攸傳闕誤

王沉父子濟惡

荀勖論省官

加大夫人

敬司徒王導下

馮紞等構太子齊王

羊祜亦黨賈充

王渾長子尚

山濤舉嵇紹

筒巾細布

寵洲

繆坦

旣葬還職

華嶠漢後書

黃沙御史

檃栝

邯鄲醉

二百四十步爲畝

沉萊堰

皇甫謐傳無侍書事

又丁殺季歷

卷四十九 晉書七

陸機入洛年

機稱三國君臣

太興府

籍田賦校誤

閒居賦校誤

八王

君臣

公孫宏

亮謚文成
二萬五千石
瑋謚隱
部曲督
侍中軍詔
東宮西宮
赦曰在職者
秀徃
齊王冏奏
晉少貞臣

頓朴
遵人
陳訓
黃巾因
卷五十　晉書八
殤王薨以沖繼兆
王導傳多溢美
陶侃被誣
許恂
合傳不拘忠姦

庾亮傳得失參半
石頭城
石硊
塗中
王敦叛
何充薦桓温
幾爲勤學死
殷浩傳脫誤
重出王導語
諸謝相繼卒

謝萬傳誤
王羲之傳稱制
蔡豹傳脫衍
征虜將軍
語在郊祀志
陳壽等傳
騫諤
君弱臣强
劉毅等三人論
陽郡

王謝世家

卷五十一　晉書九

張李不入載記

張茂築臺

李廣曾祖仲翔

譙周門人

嵇紹論張華

王豹可不立傳

王育韋忠沈勁

鄧攸

杜崧

三江揚都

李顒

徐龕李虔

無愧古人

范丹

衡山三石囷

龔元之

陶茂

潛年六十三

戴洋妄言

六日六分

地戶

兹氏縣

姦臣叛臣逆臣

禦敵

黃散

韓晃李湯

刑浦

卷五十二　晉書上

載記

崔鴻十六國春秋

孝愍

劉淵年

前漢

劉聰論誤

劉曜殺石生

王脊

兗州刺史劉遐

檀斌

夏嘉

王國叛降于勒

歷陽太守

政官

拔嵩

李雄與穆帝分天下

李雄死年

揖次

義熙三年

義熙六年

匹逹
東晉國勢不弱
卷五十三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一
沈約宋書
蕭子顯齊書
姚思廉梁陳二書
新唐書過譽南北史
各書目南北史目皆宋人添
卷五十四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二
綏輿里

楚元王二十一世孫

宋武帝微時符瑞

武帝文帝孝武帝明帝稱諱順帝稱名

全食一部

南海公義慶

宋紀誤闕

丹徒京口京城北府京江北京

建鄴京師京邑京都建康都下

宋武帝哭桓脩

帝鎮石頭城

刪改皆非
闕句
蒼兕
淮揚
左丞相大使奉迎
北爲正
零陵王殂
營陽王
宋武帝勝魏晉
少帝紀論

徐傅兩人官名連書互異

追尊章皇太后

生存定廟祭

王宏書法

大且渠茂虔

立國子學

潮熟

太武興元

宋文帝君臣

文帝稱太祖

南平王鑠

尹元慶斬休茂

齇

劉昶奔魏

劉朦

商豎

魏和平六年

崇憲太后

子勛反

魏天安元年

帝疾閒
顧命五人書法
後廢帝紀脫文
後廢帝殺孝武帝子
宋書諱齊高帝名南史不諱
南史宋齊紀書法不同
卷五十五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三
齊高帝字紹伯
太后執蒼梧王手
及至乃是帝

諸軍善見觀

白紗帽

二吳

西貴

一雹篩

袁劉

誅劉爕等

褚淵進司徒重出

齊高帝紀增添皆非

齊武帝

五十四言六十八十言九十
蕭鸞殺高武子孫
蕭鸞絶後
宣德太后令
沈約勸殺巴陵王
蕭氏世系
梁武紀事南史較詳
梁武帝生年
百僚致敬
梁武即位事梁書南史敘次不同

刪沈約去職句

臨川王喪師

各帝書諱

大舉北侵

開府儀同三司

號取寺名詔用佛語

爾朱榮復據洛陽

左隣

梁紀論稱鄭文貞公

陳高祖其本甚微

東揚州刺史
大寶三年
改大寶爲承聖
陳高祖害王僧辯
九錫禪位卽位等文
王琳奉蕭莊
陳文帝尊皇太后
北周爲正
陳文帝無年數
伯宗凶淫

淮南

陳氏子弟安全

卷五十六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四

南北史志

宋志敍首誤

宋志詳述前代

高堂隆改正朔議

宋禮志淆亂粗疏

魏人七廟

禮志與本紀不合

符瑞不當臚列前代

卷五十七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五

州郡敘首言漢制誤

宋志據大明昇明

南北地理得其大槩不必細求

宋州郡所據諸書

揚州刺史治所

丹陽尹

宋州郡令多長少

宋志以戹爲改

晉分永世
去州去京都若干
分元程分烏程
歷敘豫州治所
南豫爲要南雍次之
豫治無定壽春爲主
宋州郡國相
王公等國視守令之例
無屬縣之郡
司州縣數不合

眞陽令庵
雍州
江左不可無蜀
廣州刺史多一郡
建安十六年交州治番禺
交州刺史少一郡
通鑑注與宋志不同
宋百官無襆頭
將軍加大章服略同
卷五十八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六

班志不載漢禮
何佟之議雩祭
以婦人爲一世
南齊州郡所據之書
京口名義
江都浦水
南朝官錄尚書權最重
卷五十九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七
語多通用
以家爲限斷不以代爲限斷

后妃傳敘首
孝穆趙皇后傳當補
明帝所生沈美人
袁皇后傳衍文誤字
文帝路淑媛被酖
孝武文穆王皇后
殷淑儀
宣孝陳皇后
后妃無東昏潘妃
郗后化龍

阮太后與金樓子互異

元帝徐妃南史較詳

沈皇后從駕

劉道憐年

道憐等配祭廟庭

鮑照爲文帝中書舍人

皇子槩作合傳爲非

潘淑妃生始興王濬

射氏爲謝氏

休範以我故富貴

武陵王贊夢
明帝子出繼者四
宋書應立公主傳
經略趙魏
徐湛之爲子劭所殺
王鎮惡
誦觀世音
趙倫之蕭思話臧燾合傳爲非
海鹽公主
蕭介傳删諫納侯景語

臧燾等傳論南史刪棄
謝王聚于一處
王融屢陳北伐
謝元語當從宋書
忠義感君子
沈約重文人
靈運傳論
謝朓
卷六十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八
王宏傳自相違反

西昌侯固爭王融
作唐侯相
左佐
王華等傳分散非是
以僧爲名
王儉首倡逆謀
王儉嫡母武康主
虞祭明堂
王儉年四十八
永嘉末

王僧虔論書誡子

耶耶

童烏

王晏傳删非

三年喪請用鄭氏

諸到傳位置皆非

到溉顯貴

袁顗盛稱太子之美

文帝諱日

何澗

袁昻馬仙琕

宋書有關民事語多爲南史刪去

南齊書不譏褚淵

褚賁傳互有短長

左戸尚書

黃門郎

蔡興宗傳誤

以女妻姊之孫

山陰公主悅褚淵

何佟之

洗閤

卷六十一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九

中詔

張邵張禕

宋書爲妄人謬補

敷演鏡暢

張融不寄人籬下

南史附傳皆非

范蔚宗以謀反誅

虎帳岡

久喪而不葬

威斗

顏公

顏竣殺父妾

顏謝優劣

顏竣鑄錢議

南史延之父子論襲舊爲得

羊欣傳多晉事

江湛五子

江總自序

沈攸之非不臣非反
梁書無柳仲禮
二萬人食米數
與手
裴叔業改入北史薛安都一人兩傳
卷六十二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十
蕭穎冑事異本書
齊書諱南史直書
靴
沈約不作豫章王碑

豫章王嶷傳與齊書微異

高帝諸子傳南史獨詳

二王同字

齊諱嫌名

文惠太子有失德

邵陵王友

子良傳所刪不當

子恪至免諸王

江西即江北

子響事二書不同

武帝諸子傳不同者多

薦易殿柱

官

南北蘭陵郡

陸澄議置諸經學

劉瓛陸澄傳論

陸慧曉傳删存皆非

慧曉婦父

明僧紹異同

南史論宋齊多襲取梁陳多自造

卷六十三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十一

四嗣王傳補敘其父

長沙王懿諸子

臨川王宏與梁書大異

安成王秀書銜不同

武陵王紀南梁互異

七官

方等等子

王茂歷官刪削不當

王茂傳有潘妃事

中山王英
蔣帝助水等事
霹靂野庳
沟均口
神獸門
沈約傳用其自序
沈氏世濟其惡
沈田子參趙倫之軍
沈林子官輔國將軍
沈璞不襲父爵

有志合司

沈約年

高祖有憾于張稷

二粲

韋粲子諒

韋載京兆人

江淹領東武令

復爲主簿

詩筆

昉紆意梅蟲兒得中書令

王僧孺祖準之
王融稱字
不奉家信居哀
紀載不明
王僧辯論無識
王琳張彪梁書無傳
剡令王懷之
南史無傳岐
卷六十四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十二
衡陽獻王昌八宗室

魯山
昌濟江中流殞之
逼道曇朗
始興王道譚
伯固母王氏
歐陽頠傳多訛
蔡景歷傳附江大權
劉師知傳增事
錢道戢傳補闕
沈初明

姚察當爲隋人

循吏多誤

卞田居

樵者在山

淵明改深明

外弟

顧歡論道佛二家

陶宏景以孝成隱

金陵華陽之天

陶宏景年

止足傳
徐爰不當入恩倖傳
茹呂不載殺諸王
恩倖傳論
芮芮蠕蠕
外國傳敘佛教
羊鯤
元帝殺王偉
賊臣當入歐陽紇
臺城

白門

雞籠山

後湖

東府

西州

秣陵建康二縣分治秦淮南北

宗畿刺史有書有不書

都督刺史

文字淆訛

避諱

建康實錄
六朝事迹
卷六十五　北史合魏齊周隋書一
魏收魏書
李百藥北齊書
令狐德棻等周隋二書
隋書志
目錄宜補杜銓
卷六十六　北史合魏齊周隋書二
追尊二十八帝

慕容垂遣使朝貢

北都

蠕蠕屈丐

廟號二帝相同

魏太宗年

乙未朔

馮宏遣使求和

沮渠牧犍降

兩處語皆未完

外國朝貢

宋使齊使
孝文帝孝事文明太后
弔比干文
安順宣武繼以元成
弑崩書法
東海王華獨無本紀
以西魏爲正統
臣澄勸陛下
取北史補北齊書
神武紀地名人名互異

蔡儁等突出無根
團焦
天下再三分
唐人爲周諱惡
周世宗崩
尉迥尉綱
周初符瑞多删
華皎來附
李諱
尉遲綱舉兵

楊忠與獨孤信俱歸周

不書都督州名且脫落

陳州四十

楊氏不良死約三十人

白榆妄

大業十年詔

卷六十七　北史合魏齊周隋書三

魏地形據武定

官氏志

梁州郡縣數

陳州郡縣數

齊周分界

周陳分界

隋州最緐

罷州置郡

淮南郡

鑾左

通古今

經史子集四部

卷六十八　北史合魏齊周隋書四

併合各代毋一家聚爲一傳
楊元感李密
立文宣王廟
后妃傳論
清河王紹母賀
以禁錮爲禁止
高洋大誅元氏
清河王懌
宣武誤爲孝武
代人

以金石爲史料
崔浩傳誤
長孫幼
三公
斛薛
博崔
三處郎中
解巾
李先傳末世系
毛脩之朱脩之不當兩傳

司馬休之等一卷
南齊蕭寶夤傳與北史異
蕭大圜傳刪非
高允與神武爲近屬
爲絶羣
陳人防江諸地名
崔季舒蹈龍逢之節
鄭述祖傳衍文
勈
常景解州任

邢邵傳文襄誤作宣武
爾朱榮傳魏書北史互有得失
珍念賢
對兒自稱兒
瑯邪王儼見殺
齊人避諱
方伎普等
慕容紹宗傳刪非
金造遠
房謨

叱羅協等不宜附宇文護
萊王衍
周宗室諸王名
達奚武等傳
王傑等傳
隋宗室諸王
高熲等傳
梁士彥子五人
子都督烏丸軌
二王同謚

孫靈暉附石曜
十三家
晉陵王孝式
逋峭
温子昇等不當入文苑
茹瞻
朱長生等傳與魏書異
沙門靈遠
信都芳
何稠傳錯誤

封譙國夫人

鎮鄴大丞相

後梁最難位置

田杜青和

無車有輿

高車脫文

北史例異于南史不可解

都督總管書法

字體不正

避諱之例

卷六十九　新舊唐書一

趙瑩修舊唐書

舊唐書各種本不同宜擇善而從

通鑑取舊書

宋歐修書不同時

歐宋不采唐史料諸書辨

二書不分優劣

竇苹董衡新唐書注

新唐書糾謬

舊書目錄脫誤

新書目錄脫誤

卷七十 新舊唐書二

新紀太簡

高祖高宗獨書字

大光孝

七世

舊書避唐諱

武德改元不提行

鄭國公夢

軍于蒲州

懷戍賊帥
擒竇建德降王世充
據漳反焚都督
舊宅
廢浮屠老子法
高祖年七十一
新書盡黜舊書論贊
徐召宗
破竇王誤字
世民不偏諱

高元禮

小人大人

烏海

中潭

發襄城宫

葬隋恭帝

臨渝

封皇孫忠

左丘明等

諸臣或卒或夢

平事訶黎

太宗年

太宗從善如流

贈當作賜

高季輔爲侍郎

旅賁郎

總管七十餘人

顯慶元年

畋昬葉宮

李友益流嶲州

張九齡
龍朔三年詔
逐使
右中護
梁州都督
崔知温卒
貞觀殿
卷七十一　新舊唐書三
武后居洛不歸長安
諸武不書姓

杜景儉

豆盧欽望等左授

萬歲登封元年脫誤

李盡忠事新紀誤

李昭德來俊臣書法

突厥寇邊

九月日蝕

朱敬則官脫字

是日

神龍元年脫誤

斬默啜者封
三年脫誤
太子誅武三思不克
景龍三年誤
內宴甲子
賜虢王邕
中宗年
中宗紀論脫文
睿宗紀首脫誤
景雲元年

西域昌隆
景雲三年脫文
延和元年誤
太平公主謀逆事
睿宗論誤字
卷七十二　新舊唐書四
元宗紀首誤
直諫言
今春始
自便有房

褚无量

遮天門

嶶州刺史

讐校書郎

皇太子鮁

突厥欲谷

幸温湯

科甲

光常

北都巡狩

王晙授刺史

封郡王事

流流已下

襄州

焦仁亶

太宗賀朝

磧西

丞王澤延王洄

何遊反魯

城曲子城

門城

請父母

突可汗

至夏來

上陽東州

皇子漩

伊西北庭

五品巳下賜勳

李尚隱

石灰巢涯魏橋

文中子

興聖皇帝

讖官吏

立杖食

廣文館從生徒

李林甫罷

羽林大將軍

次河池普安

米價

新舊書戶口數

太眞祿山書法

卷七十三　新舊唐書五

肅宗紀首脫誤
至德二載制詞
太史監爲司天臺
河南節度
季廣琛
某州婦人
求於史思明
作坊造坊

李廣琛崔光遠

舊代宗紀首誤

乾元元年

京師戒嚴

鄧州國公

西川

昭義軍節度

楊猷泝漢而上

葉州

代宗年五十三

舊紀代宗獨有祔廟日

德宗紀首誤字

柳晃

領蕃

國以來將相

招討使

削李惟岳官爵

李齊

馬燧等破田悅

苟棱

嚴尹
泚賊攻城
嶽州
韓旻斬朱泚
首將
崔縱奏誤字
元帥兵馬使
十月
減官仍舊
王西曜

歲不過五十萬

杜祐

張濛等二十人

爲安南都護府

每御延英

當道闕員

河內

加支儒官

兼湖渠

江州

宣武帥李董劉韓事

復丙

錡恣横叛

竇羣

非先賜授

神武孝文

卷七十四　新舊唐書六

順宗紀所書善政

新紀不見王叔文

上順宗尊號

柳州司馬
會太皇太后
含光殿
寬敬
與杜黃裳論政
程异復用
元和國計簿
裴均爲僕射
起居
百官據數請受

穆紀首複出

許諸巡官

制官勅下

二十已入省寺

長慶不提行

滄州以成元

蔣防

品官季文德

參奏、

睦州

京兆府泱

卷七十五　新舊唐書七

别詔宣

滄州刺史

弟三男漢

臣固尉

外州李紳

觀察使盧行術

盧行術爲福王傅

魚宏志等立頴王瀍

文宗暴卒
宣詔院
零碎不得
會昌三年諱字
池水縣
吳湘獄誤字衍文
本司同平章事
十一年詔文闕
宣宗簡籍遺落
新紀論穆敬以下七帝

文都

再置額

判官張琢

漕州

見存務入戶

領東軍節度

朱温刪賜名

黃巢伏誅

朱全忠陷滑州

卷七十六　新舊唐書八

逮壞人廬舍
景福元年疑
李匡籌赴闕
羅平
兗鄆
徹東北而旋
新書殺某之例
李茂貞乞罷尙書令
昭紀改元書法
三擢播越

盧繼
文武僖哀皆不書立后
內職
山陵之桀
定錢貫陌勑有脫
臘面茶
助効
蘇楷駁昭宗謚
四鎮
兩鎮

哀帝謚號
中興
甲子多誤
昭哀二紀獨詳
尊號謚法廟號陵名
卷七十七 新舊唐書九
貞觀禮
鎛
絓紙
天文志敘首誤

面上爲兩界一段誤

日晷一段誤

六尺九寸

分野一條誤字

星孛一條誤字

上有黃白冠

王廷湊

災異標題歧誤

唐曆疏不能定朔

五行志多重本紀

則天遣閻知微事
卷七十八　新舊唐書十
秦地爲四十九郡
舊志與兩漢志互異
攺郡爲州
開元分五十道
十節度異文脫文衍文
四十七使
外官要領惟採訪節度二使
卷七十九　新舊唐書十一

天寶十一載地理
舊地志郡府戶口數
唐地分十五道採訪爲正
新志據天祐
赤畿望緊上中下輔雄
前代沿革
每府州下皆有府
羈縻州
廣陵
瓜洲瓜步

丹陽縣取郡名
晉陵武進
故吳城
蘇常戶口
蘇州華亭縣新有舊無
雄升為望
草席䕸
卷八十　新舊唐書十二
新舊地理雜校誤
卷八十一　新舊唐書十三

取士大要有三
偏重進士立法之弊
不必登第方名進士
登第未即釋褐
制舉科目
得第得官又應制科
新舊官志皆據開元六典
舊官志敘首
臚列品秩非板法
總論新官志

宰相位號

三省先後序次

明慶

司天臺

大夫中丞

軍器監

六軍

新舊志外官敘次不同

六典外官無節鎮

牧刺史一條校誤

過所
官階勳爵中晚日漸糾紛
司馬溫公論唐宋官制
卷八十二　新舊唐書十四
內樣巾子
總論新書兵志
置府之數各書互異
兵志校誤
彍騎
方鎮節度使之兵

三蒼說文字林
蒼頡埤蒼
唐以前音學諸書
開元禮
唐律
員半千
李康
唐人文集
新食貨加詳
庸法新舊不同

餕

澹

鉫

卷八十三　新舊唐書十五

盧承慶參知政事

神龍二年應添一句

論方鎮表

方鎮表與他家互異

方鎮但表其地未表其人

宰相世系先後之次

世系表與年表例不同

楊氏越公房

李元紘衍

觀大沖華

兩泌緜

元和太和開成閒李氏六宰相

李氏宰相世表遺漏

鄭氏北祖南祖各房

卷八十四　新舊唐書十六

舊書避唐諱

宗室諸王
開國名將戰功甚略
一事並載各傳文複宜併
舊書各傳無字者多
美惡宜別卷
可以無傳而有傳
當有傳而無傳
王通隋唐二書皆無傳
卷八十五　新舊唐書十七
新書刱立體例遠勝舊書

新攷舊有是有非

節鎮治所

諸倉

分司官

卷八十六　新舊唐書十八

后妃鄉貫世系新舊全異

監門衛大將軍范雲仙

中宗以祖姑之女爲妃

元宗后王氏

楊貴妃國忠世系

懿安皇后郭氏二書大異
李訓鄭注惡李德裕
酋小兒
竇建德自言堯裔
李軌傳舊不如新
劉黑闥傳脫文
陳當世
東郡賊帥
李子和建元正平
長孫順德發疾

武士彠應入外戚
在蠻奴
許紹授陜州刺史終涼州都督
許紹傳錯亂
膠東郡公道彥
溫彥博傳
謂開元爲今
韓王元嘉爲絳州刺史
元軌事蹟歷官
元軌子七人

房熊字子繹

房元齡異文

京兆杜陵

李靖傳互異

段志元新舊碑異同

王珪隱居與房杜善

魏徵傳新舊詳略互異

圜川縣

魏徵卒年幷贈拜官

卷八十七　新舊唐書十九

褚亮傳異同

長雛

薛收歷官

薛元超歷官

服色

豆盧褒

廢濮王泰殺吳王恪

泰莊襄王四十八年

官數各處不同

李敬元戰敗事

李敬元子思沖
勳格
長名牓
裴行儉論王勃等
裴光庭書名錯誤
光庭傳異同
懿德太子重潤年
裴炎爲崔察誣奏
狄仁傑歷官事蹟二書詳略位置不同
好漢

杜景儉黨李昭德

武氏亦中宗立皆在洛

不誅武氏新舊不同

阿武子

楚王有社稷大功

汝陽王璡

姚崇十事要說

初七至終七設七僧齋

宋璟無字

自廣平徙

元撫贈邢州刺史

楊再思宣勅令瑒出

三使皆辭

典選一段語未明

被召不與楊思勖一言

事蹟詳略互異可兩通者

瑒有八子

姚宋後人賢否懸殊

卷八十八　新舊唐書二十

崔湜崔義

姚崇譏毀魏知古

崔日用多殺爲功

張九齡辭起復

吳兢貞觀政要

郭虔瓘傳脫句

郭知運傳互有詳略

王忠嗣兩傳異同

高仙芝傳非體

楊正道年九十餘致仕

監節度兼節度

紅巾

崔涣傳語多不可解

契苾明官宜從舊

李光弼掘壕作塹

李昺

裴冕傳脫文

郭子儀討周智光

臧玠殺崔瓘

卷八十九　新舊唐書二十一

李懷光爲部將所殺

楊子院

陽劉

蕭復父諱更官名

南衙北司

李泌傳據其家傳

李抱眞傳異同

李晟大功舊傳爲詳

李愬平蔡功居其半

渾瑊傳宜從新史

戰多

陸贄論裴延齡

王叔文謀奪內官兵柄

竇參傳當從新改

盧邁賈耽皆陸贄所薦

李賀不就進士試爲協律郎

賈耽地理學

姜公輔策朱泚反

卷九十　新舊唐書二十二

韋皐紀功碑

皐遣劉闢謁王叔文

韋聿避父嫌名
唐以河北爲山東
王莽河
歸卒于魏州
朱滔王武俊將救田悅
李寶臣傳異同
王武俊傳脫誤
王鎔傳未了
李元諒傳互異
吳少誠應誅而反賞陳仙奇應有傳而無傳

尊韓非宋祁筆

杜佑作通典

憂闕

不識佑母喪不去官

新佑傳與舊異者

杜悰常延接寒素

李吉甫作元和郡國圖

李籓王鍔二傳自相違

沈旣濟論武后不當入紀

卷九十一　新舊唐書二十三

羼名

還制

武平一當附元衡

二子孔

阿跌

李光進戰功

光進充振武節度使

光顏傳添馬燧贈刀

崔雍坐迎龎勛死事

洪氏妄駮盧知猷傳

禮部戶部同省

外郎

柳公度傳有脫

翰林學士行宰相事

李訓傳多疵

宗密

訓注皆奇士

光啟雪王涯等詔

牛僧孺新舊互異

李紳拒李錡書幣

紳歿後削官
李珏傳新書多取東觀奏記
李德裕主議殺郭誼
李德裕貶歿年月
仇士良譖殺安王溶
魏謩世系
九宮神
楊收入相之宮罷相之年
劉瑑畢諴
李蔚節度淮南之年

崔彦昭事與闕史不合
盧攜無拒王景崇事
蕭遘舊太詳新太略
張濬依楊復恭
超躐宰相
羅威
偷江東
王重榮父縱兄重盈
祇被
呼妻兄弟爲舅

卷九十二　新舊唐書二十四

武承嗣傳太雒

鄭克殺武三思

寶歷當作大歷

吳湊傳改非

鄭顥

宦官傳原本脫文

高力士爲高延福假子

魚朝恩傳新舊互異

韓日華

王守澄傳新舊互異
魚宏志等
澧朗忠硤
韋丹何易于
酷吏吉頊新書減其惡增其美
舊周利貞傳太略
王同皎傳新改舊非
盧奕贈官謚議
舊祝欽明傳脫誤
新啖助傳誤

暜
司空圖不懌而疾卒
孫思邈年
西域記
新隱逸敘首
王績絳州龍門人
召還陽城
三垂薄海
高祖稱臣於突厥
阿史那忠

十驗

南詔蒙舍
日本尙文
李克用入沙陀傳
黃巢傳二書詳略甚遠
礫當作磚
唐亾無義士
舊唐載俗字
唐書直筆新例
唐史論斷

唐鑑
卷九十三　新舊五代史一
開寶五年薛居正監修
薛係官書歐係私撰
五代史纂誤
斷代爲史錯綜非是
歐法春秋
帝紀書名
歐史喜采小說薛史多本實錄
卷九十四　新舊五代史二

不及哀帝之立非是
梁有兩都
追尊四代
茂林
攺戊為武
一歲兩祀南郊正祀又在正月
文明殿
各帝年數
梁紀晉唐互書非是
四彥章

李克用救王處存
唐有四都
新史意在別立體裁
甲子歐薛與通鑑目錄異
尊號删削
東京王莽河
閔帝改愍
周世宗大毀佛寺
卷九十五　新舊五代史三
家人傳首語自相違

各紀傳冗文宜歸併

骰子

梁諸王互有詳略

博王友文傳未了

溺涎液斗餘

劉延皓事未了

重貴降表出亾事

馮后事敘述不明

郭崇韜安重誨皆樞密兼節度

守魏固楊劉自鄆襲汴

史匡翰尚高祖女
孟漢瓊宋令詢歐皆無傳
桑維翰子孫
効節効事
楊涉父子互有詳略
義兒不當別目
山東
李斥威
李存進互異
李茂貞改封秦王

韓建德政碑
盧光稠等傳
朱宣誘汴亾卒
惕隱
王殷冤死
兩王景崇
馮道自敘
道有子吉
劉昫無字
吏部三銓

劉岳譏馮道
書儀
中華古今注
卷九十六　新舊五代史四
五代土地梁最小唐最大
梁晉爭澤潞
職方考中有表
職方輿馬令合輿戚光異
南唐本無通州
八十陌錢

附論趙宋官制
卷九十七　新舊五代史五
南唐諸臣見騎省集
伐閩之役
蜀檮杌
蜀檮杌但言孟知祥爲衙吏
南漢事歐詳薛略
馬殷事互異
錢鏐先世
董昌死狀三處不同

天福當爲天復
客勸鏐拒梁
錢鏐加官
三節
錢俶入朝
相傚王恁
王審知事蹟
王曦僞號
高氏事删削不全
康延澤諭降高繼沖

北漢劉氏歐氏詳薛略
劉崇漢祖母弟
劉氏建號
矦霸榮殺繼恩
嬖者范超
後事具皇家日歷
吳越改元
白貂
趙德鈞延壽父子
卷九十八　新舊五代史六

歐史脫文誤字
五代俗字俗語
五代春秋
五國故事
十國春秋
卷九十九　綴言一
記言記動
正史編年二體
唐以前惟三史三國
十七史

卷一百 綴言二

資治通鑑上續左傳
通鑑與十七史不可偏廢
通鑑神宗序
通鑑前例
通鑑目錄
通鑑考異
通鑑史氏釋文
通鑑釋文胡氏辨誤
通鑑胡氏音注

通鑑胡注陳氏舉正
通鑑地理通釋
通鑑荅問
稽古録
通鑑外紀
通鑑綱目
通鑑紀事本末
通鑑節要
史通
歴代建元考

紀元彙考
補歷代史表

十七史商榷目

十七史商榷

DS
735
.A2
W3
1880
v.2

十七史商榷卷一

東吳王鳴盛述

史記一

史記集解分八十卷

漢志史記百三十篇無卷數裴駰集解則分八十卷見司馬貞史記索隱序隋志始以一篇爲一卷又別列裴注八十卷新舊唐志亦然不知何人刻集解亦以一篇爲一卷疑始于宋人今予所據常熟毛晉刻正如此裴氏八十卷之舊不可復見不知其分卷若何

目錄之學學中第一緊要事必從此問塗方能得其門而入然此事非苦學精究質之良師未易明也自宋之晁公武下迄明之焦弱侯一輩人皆學識未高未足剖斷古書之眞僞是非辨其本之佳惡校其譌謬也有某氏者藏書最稱奧博自誇其家藏宋刻開元本史記升老子於列傳首居伯夷上又自誇集諸宋板史記共成一書凡一百三十卷小大長短咸備因李沂公取桐絲精者雜綴爲一琴名百衲琴故亦戲名此爲百衲史記但百衲本既分一百三十卷而開元本分卷若干其爲仍裴駰之舊乎抑已改之乎

某之學不足以知此竟未嘗討論及之如某之搜奇訪秘多見多聞較儉陋者誠不可同日語惜其未有學識枉見如許奇秘古本竟不能有所發明以開益後人如某但可云能藏書未敢許為能校書能讀書也或問予曰讀書但當求其意理卷帙離合有何關繫而予齗齗若此予笑而不能答

索隱正義皆單行

索隱三十卷張守節正義三十卷見唐志皆別自單行不與正文相附今本皆散入明監板及震澤王氏莆田柯氏刻並同惟常熟毛晉既專刻集解外又別得北宋刻索隱單

行本而重翻刻之是小司馬本來面目自識云倘有問張守節正義者有王震澤行本在震澤本亦非唐本三十卷之舊亦是將司馬氏張氏注散入裴本中者但必出自宋人故毛氏云然張氏三十卷本今不可得而見矣

遷字子長

集解序張守節正義云司馬遷字子長左馮翊人也按遷之字史記自序及漢書本傳皆不見惟見法言寡見篇後漢書張衡傳晉書干寶傳文選載其報任安書亦著司馬子長魏收魏書附收上書啓亦稱之

新唐書柳宗元傳亦云韓愈許其文似司馬子長但揚子雲既稱之則班氏豈有不知而竟不著於本傳蓋史例雖至班氏而定每人輒冠以字某某郡縣人而遷傳卽用自序元文例不畫一故漏其字又自序云遷生龍門漢地理志左馮翊夏陽縣龍門山在北故張氏以爲左馮翊人

子長遊蹤

司馬遷自言生長龍門二十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鄉射鄒嶧尼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此游所涉歷甚多閱

時必甚久約計當有數年歸後始仕爲郎中又奉使巴蜀南略卭筰昆明還報命徐廣以爲平西南夷在元鼎六年其明年爲元封元年約計是時遷之年必在四十左右元封初其父談卒遷使還見父父卒三歲始爲太史令而紬石室金匱書又五年當太初元年始論次其文是時遷之年蓋已五十又七年遭李陵之禍徐廣以爲天漢三年旣腐刑乃卒述黃帝至太初則書成時必六十餘矣後爲中書令卒必在武帝之末曹參世家未言參之五世孫宗以任和二年坐太子死卽戾太子也又田仁任安二人皆坐戾太

子事誅而史記田叔傳及仁死事且云予與仁善故述之又報安書作於安下獄將論死之時則巫蠱之獄戾太子之敗遷固親見之又四年武帝崩漢書本傳于報任安書後言遷卒則在武帝末或更至昭帝也孝武本紀裴駰注云太史公自序曰作今上本紀又其述事皆云今上今天子或有言孝武帝者悉後人所定也愚謂遷實卒於昭帝初觀景帝本紀末云太子即位是為孝武皇帝衛將軍驃騎傳末段亦屢稱武帝按其文義皆非後人附益間有稱武帝為今上者史記作非一時入昭帝未久即卒不及追改也

惟賈生傳末述賈生之孫嘉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此孝昭二字則是後人追改其元本當爲今上耳

五帝本紀贊曰言予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黃帝紀云西至空桐注引韋昭曰山在隴右又戰于涿鹿之野注引服虔曰涿鹿山名在涿郡遷東至海南至江淮即二十南遊事至空峒涿鹿遊蹟不知約在何年其二十南遊無空峒涿鹿蹤跡河渠書贊則云余南登盧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湟上姑蘇望五湖東闚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

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其廬山以下云云蓋即二十南遊所歷瞻岷山離碓即爲郎中使巴蜀時事意者其時并至隴右故登空峒若朔方及涿鹿則究無由至蒙恬傳贊云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鄣蓋還別自有北邊之遊但不知此段遊蹤定在何時耳不可攷矣屈原傳贊云余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此遊蹤即二十南遊闚九疑浮沅湘時事樊酈滕灌傳贊云吾適豐沛問其遺老即過梁楚以歸時事

史記所本

本傳云孔子因魯史記作春秋左丘明論輯其本事

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漢裴駰全采此段爲集解序攷藝文志春秋經左氏傳外有國語二十一篇亦左丘明著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戰國策三十三篇記春秋後楚漢春秋九篇陸賈所記又諸子儒家別有陸賈二十三篇世本今已亡而楚漢春秋亦亡今所傳陸賈新語繹其文即列於諸子之儒家者絶非楚

漢春秋而篇數只有十二無二十三子長于酈生陸賈傳贊云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則知本十二漢書乃言二十三傳寫誤也

史記刱立體例

司馬遷刱立本紀表書世家列傳體例後之作史者遞相祖述莫能出其範圍郎班范稱書陳壽稱志李延壽南北朝稱史歐陽子五代稱史記小異其目書之名各史皆改稱志五代又改稱考世家之名晉書改稱載記要皆不過小小立異大指總在司馬氏牢籠中司馬取法尙書及春秋內外傳自言述而非作

其實以述兼作者

新唐一百九十七卷循吏傳云李至遠撰周書起后稷至赧爲傳紀令狐德棻許其良史周事載于經傳諸子者已詳何勞復用史記體强作編次此爲牀上安牀德棻稱之無異兒童之見

史記先本紀次表次書次世家次列傳漢書同晉書載記五代史世家附于末尾蓋以僭僞諸國自不便居傳之前非必立意欲與史記別異也若新唐書改爲先志後表宋遼金元皆然此則特變史記之例者也魏收北魏書并改志居傳後蓋收先著紀傳奏上

以志未成奏請終業然後又續十志上之自云志之爲用網羅遺逸晚始撰錄彌歷炎涼是以綴于傳末而五代史亦從之此變中之變也史記太史公曰云云者此其斷語也而班氏改稱贊陳壽改稱評至范蔚宗又改稱論矣而又系以贊論爲散文贊爲四言詩沈約宋書改論稱史臣曰惟趙倫之等傳一卷無論校者以爲非約原書蕭子顯南齊書姚思廉梁陳二書魏收北魏書令狐德棻北周書及晉書隋書舊唐書並同五代史論直起不加標題而輒以嗚呼二字引其端此皆其名目之不同者也有論無贊者宋書梁書陳書北魏書北

周書隋書南北史新唐書五代史宋遼金三史也論贊並用者晉書南齊書舊唐書而南齊書志亦有贊宋遼二史本紀稱贊列傳稱論則變之尤者晉書中間有唐太宗御論改稱制曰但如王羲之傳制專論其善書一節則知太宗當日特偶然論及未必欲以此作史論史臣特援入之以爲重耳梁書本紀末史臣論後又贊侍中鄭國公魏徵論一段昭明太子及王茂等傳襍用其父所作論稱爲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云云陳書亦然此皆思廉之謬至於李百藥北齊書本紀之末於論外又附鄭文貞公魏徵總論一篇

矣而其餘紀傳有有論無贊者有有贊無論者有論
贊俱無者有論贊俱有者其論或稱論曰或稱史臣
曰參差不一蓋因北齊書多亡僅存者十八篇其餘
皆後人取北史充入故體例錯亂如此若前明所修
元史全部皆無論贊則幾不足以爲史矣要總未有
能出史記之範圍者

十篇有錄無書

漢司馬遷傳著十二本紀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
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注云遷沒之
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已來將相年表

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史記自序末段裴駰即引此注注之而兵書二字作律書索隱于自序末則云景紀取班書補之武紀專取封禪書禮書取荀卿禮論樂書取禮樂記兵書亡不補略述律而言兵遂分歷述以次之三王系家空取其策文以續此篇何率略且重非當也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而論司馬季主龜策直太卜所得占龜兆雜說而無筆削功何蕪鄙也今攷景紀現存是遷元文不知張晏何以言遷沒後

亡且此紀文及贊皆與漢書景紀絕不同又不知索
隱何爲言以班書補之其武紀則是褚少孫所補禮
書樂書雖是取荀卿禮記其實亦是子長筆非後人
所補不知張晏何以云亡兵書卽是律書觀自序自
明師古謂本無兵書以駁張晏誠誤但今律書見存
卽是兵書不亡而張晏何以云亡索隱亦誤會也漢
興以來將相年表惟太始以後後人所補其前仍是
子長筆何以云亡日者龜策二篇惟末段各另附褚
先生言其元文仍出子長筆索隱以日者傳司馬季
主事爲褚補非也不知張晏何以云亡而褚龜策傳

未則云太史公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傳不能得故之太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然則今所有龜策元文出子長者褚所未見又不知以何時出而得行也三王世家直列三王封策書而不置一詞其贊云王者封立子弟以褒親親自古至今由來久矣非有異故弗論著也然封立三王文辭爛然可觀是以附之世家此亦是子長筆據文雖未定之筆亦不可云亡而張晏何以云亡其後則有褚先生曰臣好觀太史公傳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

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列而傳之據贊則取封策以當世家者亦子長所爲而褚乃以爲其自所編列是皆不可解（索隱據褚之言以爲褚所補）傳靳傳俱是子長元文並無補續又不知張晏何以云亡然則漢書所謂十篇有錄無書者今惟武紀灼然全亡三王世家日者龜策傳爲未成之筆但可云闕不可云亡其餘皆不見所亡何文

褚先生補史記

世皆言褚先生補史記其實史記惟亡武紀一篇餘間有缺無全亡者說已見上而褚所補亦惟武紀其

餘特附益于各篇中如贊疣耳武紀之補固屬可笑
其餘皆鄙瑣無謂或冗複混目已詳見各條惟外戚
世家有數句可取至若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末補武
帝末年侯者四人昭宣時所封及元帝初元間封者
一人張蒼傳末附征和以後并宣元諸相車千秋韋
賢元成魏相丙吉黃覇匡衡此等雖無害然史記本
訖天漢亦何勞贅述其平津侯傳末附大皇太后賜
公孫宏後當爲後者關內侯爵詔一通又采入漢書
贊一篇徐廣曰此詔是平帝元始中王元后詔後人
寫此及班固所稱以續卷後索隱云案廣所云則又

非褚先生所錄攷張晏謂褚爲博士在元成閒此非
褚筆明矣

徐廣音義

裴駰松之之子宋南中郎參軍注司馬遷史記行于
世見宋書六十四卷及南史三十三卷其自序云東
莞徐廣研核衆本爲史記音義麤有發明而殊恨省
略聊以愚管增演徐氏以徐爲本號曰集解攷宋書
五十五卷徐廣本傳云字野民東莞姑幕人云云此
傳敘述頗詳並不言廣注史記晉書八十二卷本傳
南史三十三卷本傳並同蓋偶然漏略諸傳沿襲不

補廣卽太子前衞率邈字仙民之弟

裴注所采

裴注于尚書則引鄭元馬融王肅注不但引僞孔安國於左傳則引賈逵鄭衆服虔注不但引杜預於穀梁傳則引麋信注不但引范甯於國語則引賈逵唐固注不但引韋昭於孟子則引劉熙注不但引趙岐於戰國策則引綦母邃孫檢注不但引高誘又引尚書大傳韓詩章句司馬法孫子兵法尸子魯連書皇覽楚漢春秋茅盈內紀劉向別錄譙周古史考皇甫謐帝王世紀及宋忠世本注左思齊都賦注王肅禮

記注諸書今皆亡藉其采用存千百之一二亦爲有功所引雖係隨手掇拾非有鑒裁然亦博雅古書現存爲其所引者不數

裴注下半部簡略

裴注上半部頗有可觀其下半部則簡畧甚至連數紙不注一字世家自陳涉以下列傳自張耳陳餘以下裴於徐廣舊注外但襲取服虔漢書注晉灼臣瓚及蔡謨漢書音義裴所自爲者十無一二漢書之所取者史記也今史記注反取漢書注以爲注陋矣大約自戰國以前關涉經傳者尚屬用心一入漢事則

無足取

索隱改補皆非

索隱凡三十卷前二十八卷貞采徐廣裴駰鄒誕生劉伯莊舊注兼下已意按文申義自序一篇附于末其二十九卷及三十卷之上半卷則貞嫌元本述贊未善而重爲一百三十篇之贊下半卷則補序一篇自述其補之之由又逐段論其改刪升降之意大旨謂五帝之前當補太皞庖犧氏女媧氏炎帝神農氏并於其前又追補天皇地皇人皇三皇總稱三皇本紀又欲將秦本紀項羽本紀皆降爲世家又謂惠帝

事不當沒之而入於呂后紀中欲依班氏分爲二紀又欲補曹叔振鐸許男邾子張耳吳芮諸世家又欲將列傳中吳王濞升入世家與楚元王同爲一篇淮南衡山升入世家與齊悼惠王同爲一篇又欲將陳涉世家降爲列傳又謂外戚不當入世家其意蓋亦欲降入列傳又謂子產叔向不宜入循吏傳欲於管晏後補吳延陵鄭子產晉叔向衞史魚等傳又欲分老子與尹喜莊周爲一篇韓非別入商君傳末又欲抽魯連與田單爲一傳鄒陽與枚乘賈生爲一傳屈原與宋玉等自爲一傳又謂司馬相如汲鄭傳不宜

在西夷之下大宛傳宜在朝鮮之下不宜在酷吏游俠之間貞所改補如此後乃自悔其穿鑿俱仍舊貫而聊附其說於此惟三皇本紀一篇贅于卷末然述贊猶於李廣之下衛青之前抽出匈奴入於南越之前愚謂貞之改補誠不知而作皆非是至其又欲分蕭相國曹相國留侯絳侯五宗三王世家各爲一篇作六篇按今本固爲六篇而貞言如此則不可解意者此卽所謂八十卷本之分卷邪但子長於留侯下有陳平方繼以絳侯而貞所舉留侯下卽絳侯則又不可解

貞所移易篇次有非是者有似是而不必者如老韓同傳正以老子清虛不有其身故無情則必入於深刻故使同傳今乃謂其教迹全乖而欲移之直强作解事李廣衞青事迹與匈奴相出入故以匈奴參錯于二人之間今移之亦非司馬相如次西南夷下者亦因相如實欲通西南夷者移之則非其本意其餘皆多事而無謂不必也惟惠帝年十六即位在位七年年二十三而崩史記將惠帝事亦入呂后本紀此則似不如漢書別立惠帝紀爲妥然此惟漢書斷代爲史立體必應如是若史記本自疏濶周七八百年

只一紀漢每帝一紀已自詳近略遠惠帝無紀亦復何害

周禮春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則五帝以前固有三皇矣但不知孰謂三皇孰謂五帝僞孔安國尚書序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爲五帝而史記則以黃帝與顓頊高辛堯舜爲五帝無少昊考昭十七年左傳少皞氏鳥名官杜預云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疏引大戴禮帝系云黃帝生元囂史記云黃帝生二子其一曰元囂是爲青陽據世本及春秋緯皆言青陽卽是少皞黃帝之子代黃帝有

天下號曰金天氏雖史記言青陽降居江水與諸書言有天下似不同而其爲黃帝之子則同意者亦如帝摯立而不終故當統於黃帝爲一代而不得別爲一帝僞孔說非矣且史記所數五帝本之大戴禮五帝德篇此孔子之言豈可不依又易繫辭以伏羲神農爲上古黃帝堯舜爲後世聖人二者顯有區別然則羲農爲皇黃帝等爲帝明甚困學紀聞十一卷引五峯胡氏說易繫以犧農黃帝堯舜爲五帝大謬而僞孔之謬尤可知矣索隱謂僞孔說惟皇甫謐帝王世紀與之同豈知孔即謐之所假託自譔自證以售其欺者乎要之羲農爲皇尚少一

皇不足三數故司馬貞必欲追補三皇先取羲農從鄭元據春秋緯配以女媧猶之可也乃復於其前追紀天皇地皇人皇則甚誕鄭樵陸唐老皆以三皇冠于五帝前若劉恕陳桱則於三皇前又追敘盤古皆非也

十七史商榷卷一

十七史商榷卷二

東吳王鳴盛

史記二

殷本紀裴注誤

殷本紀盤庚涉河南治亳裴駰引鄭元曰治於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亳皇甫謐曰今偃師是也按尚書疏引鄭注以亳在偃師若皇甫謐則以亳爲梁國穀熟縣此妄談也（詳尚書後案）安肯遵鄭注乎皇甫謐曰四字裴駰妄加裴於經注援引多誤今不暇詳辨

始皇本紀贊後人所亂

秦始皇本紀太史公贊采賈生之言自秦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起至是二世之過也凡二千四五百字今攷此文見賈誼新書卷一過秦上中下三篇予所藏係宋淳祐八年刻本最爲可據自秦孝公至攻守之勢異也爲上篇自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至是二世之過也爲中篇自秦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至而社稷安矣爲下篇若如今本史記則司馬遷所采乃倒其次以下篇爲上篇上篇爲中篇中篇爲下篇矣又陳涉世家末有褚先生曰吾聞賈生之稱曰

云云卽用秦孝公至攻守之勢異也一段若果本紀
內已有此一段則兩處重出不但遷必不如此卽庸
陋如褚先生亦不應至是今試取賈誼原書䌷繹之
上篇是專責始皇而每以陳涉與六國相形以見其
不施仁義故前之滅六國易後之亡於陳涉亦易中
篇亦數始皇罪惡而下半篇郄歸罪二世下篇則兼
責子嬰故每並稱三主其次第甚明再取徐廣及裴
駰司馬貞注詳翫之則知司馬遷當日實取過秦中
下二篇爲始皇本紀贊上篇爲陳涉世家贊而中下
篇亦仍就賈生元次未嘗倒其文班固所見司馬氏

元本本如此徐廣亦見之本紀贊中秦孝公云云至攻守之勢異也一段乃魏晉間妄人所益後人見其與世家贊重出疑出褚少孫手于是又妄改世家贊太史公曰爲褚先生曰

始皇本紀贊末段云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云云各本並同愚謂上司馬遷三字衍未當絕也之下脫司馬遷曰四字

江西江東

史記項羽本紀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九月會稽守通謂項梁曰江西皆反此天亡秦之時也陳涉世家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涉爲屯長徐廣注大澤鄉在沛郡蘄縣然則所云江西乃指江北言本紀又言項梁收會稽兵得八千人召平矯陳涉命立梁爲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又范增說項梁曰君起江東又羽軍敗欲渡烏江烏江亭長曰江東雖小亦足王也羽曰我與江東子弟八

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
我何面目見之臣瓚云烏江在牛渚以上所言江東
指今之江甯鎮江常州蘇州松江嘉興湖州等府而
言會稽守治則今之蘇州府治也而江西則古人西
北通稱非以對東乃得稱之若三國志吳主傳曹公
恐江濱郡縣爲孫權所略徵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
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
肥以南惟有皖城吳宗室傳謂孫權初統事時賓客
諸將多江西人而孫策傳則謂策說袁術乞平定江
東術表策爲折衝校尉行殄寇將軍又言曹公表策

爲討逆將軍封爲吳侯時袁紹方强而策并江東又策臨死謂權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卿不如我舉賢任能以保江東我不如卿彼時策之所有會稽吳丹楊豫章廬陵五郡則所云江西江東約略可見要皆據大勢約略言之非有劈分定界

鄭注非康成

項羽本紀懷王都盱台裴駰引鄭元曰音煦怡案康成不注史漢此所引鄭注當是鄭德漢書注而漢書羽傳此下亦無鄭德注不知裴何據常熟毛氏索隱跋謂宋刻鄭德誤作鄭元則此亦宋人妄改

項氏謬計四

項氏謬計凡四方項梁起江東渡江而西并諸軍連戰勝及陳涉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天下之望已繫於項梁若不立楚懷王孫心卽其後破死於章邯之手而項羽收其餘燼大可以制天下范增首唱議立懷王其後步步爲其掣肘使沛公入關羽得負約名殺之江中得弑主名增計最拙大誤項氏謬一酈生勸立六國後張良借前箸籌其不可在劉如此在項何獨不然章邯破滅項梁羽之讐也乃許之盟與之和好立之爲王此事秦民已不服又詐坑降卒二十萬失秦民心謬二棄關中不

都而東歸乃三分關中王章邯及其長史司馬欣都尉董翳以距漢豈知三人詐秦民降諸侯被坑民怨之刺骨安肯爲守坐使漢還定三秦如反掌謬三漢之敗彭城諸侯皆與楚背漢范增勸急圍漢王滎陽范增諸所爲項王計畫惟此最得乃又聽漢反間逐增使軍心懈散失漢王謬四

六國亡久矣起兵誅暴秦不患無名何必立楚後制人者變爲制於人而懷王者公然主約既約先入關者王之而不使項羽入關是明明不欲羽成功也獨不思已本牧羊兒誰所立乎既不能殺羽而顯與爲

難且不但不使羽入關而已并救趙亦僅使爲次將所使上將則妄人宋義也羽即帳中斬其頭如探囊取物迨至羽屠咸陽殺子嬰後懷王猶曰如約如約者欲令沛公王關中也兵在其頸猶爲大言牧羊兒愚至此范增謬計既誤項氏亦誤懷王

項王之失不在粗疏無謀乃在苛細多猜疑不任人韓信陳平皆棄以資漢至於屢坑降卒嗜殺失人心更不待言黥布傳贊云項氏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爲首虐用此得王亦不免于身爲世大僇子長著布之罪而項羽之罪亦見

高祖紀不書諱

史記于高祖二云字季不書諱餘帝則諱與字皆不書漢書本紀因之馬班自以為漢臣故耳其餘各史則皆書諱某字某沈約曾仕宋而家書亦皆書諱夫史以紀實也帝王之尊當時為臣子者固不敢書其名字若史而不書後何觀焉各史不襲馬班是也

似君當作以君

高紀呂后與兩子居田中有一老父過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相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老父已去高祖後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皆似君漢書作皆以君即上

文夫人所以貴者此男之意漢書凡以皆作㠯惟此作以蓋就史記文去人旁故耳彼如淳注云以或作似或又引論衡作似爲據但呂后貌似高祖此何說乎皆非也天人嬰兒皆以君荀悅漢紀作夫人兒子當君之力語意尤覺顯然

劉項俱觀始皇

秦始皇帝游會稽項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高祖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項之言悍而戾劉之言則津津然不勝其歆羨矣陳勝曰壯士舉大名耳王侯將相甯有種乎項籍口吻正與勝等而高祖似更出其下天下既

定置酒未央宮奉玉巵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其言之鄙至此

劉藉項噬項

兩敵相爭此與彼敗恆有之事從無藉彼之力以起事後又步步資彼乃反噬之如劉之於項者項起吳中以精兵八千人渡江并陳嬰數千人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凡六七萬人又并秦嘉軍其勢強盛項梁聞陳王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沛公亦起沛往焉此時沛公甚弱未能成軍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

夫將十人始得攻豐拔之此後凡所攻伐史每以沛公項羽並稱兩人相倚如左右手非項籍劉乃劉依項項氏之失策在立楚懷王而聽命焉羽欲西入關懷王不許而以命沛公乃使羽北救趙約先入關者王之其後羽乃得負約名此項之失策也然當日若非羽破秦兵於鉅鹿虜王離殺涉閒使章邯震恐乞降沛公安能入關乎羽不救趙破秦兵秦得畢趙則關中聲勢轉壯沛公入秦何如此之易乎沛公始終藉項之力以成事而反噬項者也故曰吾能鬭智不鬭力其自道如此若使夫子評之必曰譎而不正

漢惟利是視

漢始終惟利是視頑鈍無恥其言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懐王約爲兄弟羽少漢王十五歲項羽本紀初起時年二十四時高祖年三十九又徐廣注項王以始皇十五年已巳歲生漢五年之十二月死時年三十一時高祖四十六如其言則漢王爲兄項王弟矣鴻門之會自知力弱將爲羽所滅即親赴軍門謝罪其言至卑屈讓項王上坐已乃居范增之下爲末坐縱反間以去范增用隨何以下縣布有急則使紀信代死不顧子女推墮車下鴻溝既畫旋即背之屢敗窮蹙不以爲辱失信廢義不以爲媿也若以沛公居項羽之地在

鴻門必取人於杯酒之間在垓下必渡烏江而王江東矣

不許趙高

史記于高紀西略地入關之下敘至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爲詐乃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因襲破之以爲詐三字漢書改爲不許近儒遂云不許賊臣眞可云扶義而西者攷始皇本紀沛公屠武關使人私於趙高然則沛公豈眞扶義而不許高者乎特以爲詐耳班之改焉非也

爲羽發哀

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此猶自可殺項羽以魯公禮葬爲發哀泣之而去天下豈有我殺之即我哭之者不知何處辦此一副急淚千載下讀之笑來鄭當時傳詔項籍故臣皆名籍怨毒如許哭之何爲

高祖年當從臣瓚

高紀漢十二年四月甲辰高祖崩裴駰引皇甫謐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漢十二年年六十三按六國表秦昭王五十一年歲在乙巳至漢十二年歲在丙午則高祖年當爲六十二三字傳寫誤若如此說則高祖以秦二世元年九月起兵時年已四十

八至爲漢王之元年年已五十一至卽眞年已五十五若漢書高紀臣瓚注則云帝年四十二卽位卽位十二年壽五十三若如此說則高祖以秦莊襄王三年歲在甲寅生至起兵之年年三十九爲漢王四十二卽眞四十六愚謂當從臣瓚秦昭王五十一年周赧王以是年卒皇甫謐欲推漢以繼周故妄造此言王應麟信之載困學紀聞十一卷其實非也

少帝諸王皆非劉氏

史記呂后紀云惠帝崩太子卽位元年號令一出太后四月立孝惠後宮子彊爲淮陽王子不疑爲常山

王子山為襄成侯子朝為軹侯子武為壺關侯二年常山王薨以其弟襄成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四年太后幽殺帝五月立常山王義為帝更名宏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也以軹侯朝為常山王五年八月淮陽王薨以弟壺關侯武為淮陽王七年立皇子平昌侯（表作昌平）太為呂王更名梁曰呂呂曰濟川其下又敘至八年七月太后崩諸呂欲為亂之下則云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為少帝弟以下又敘至諸呂誅後太臣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眞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

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爲後及諸王云云其下敘立代王後興居滕公除宮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載之出代王入宮夜分部誅梁淮陽常山王及少帝于邸一則曰非孝惠子再則曰非劉氏其文甚明所誅梁王卽前封呂王更名梁王亦更名濟川王名太者也所誅淮陽王卽前封壺關侯更封淮陽王名武者也所誅常山王卽前封軹侯更封常山王名朝者也所誅少帝卽前封襄成侯更封常山王又立爲帝初名山改名義又改名宏者也據索隱改名宏農今本無農字張守節史記正義引劉伯莊云諸美人皆先幸呂氏懷

身而入宮生子而漢書高后紀于元年既書並封二王三侯事其作表乃以二王入異姓諸侯王且注云皆高后所詐立孝惠子又于八年武朝下皆注云以非子誅又以義朝武及太入外戚恩澤侯表且注云皆呂氏子也此句今本脫如淳高后紀注引之又五行志云惠帝崩嗣子立有怨言太后廢之更立呂氏子宏為少帝則諸子非劉氏甚明何氏讀書記謂少帝非劉乃大臣既誅諸呂從而為之辭誤也綱目書法發明皆云少帝非劉氏

武紀妄補

武紀褚少孫全取封禪書為之觀文紀贊云孔子言

必世後仁善人治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漢興至孝
文四十餘載德至盛也廪廪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
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而自序則云漢興五世隆
在建元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以不改正
服封禪爲仁則以改正服封禪爲不仁遷若作武紀
封禪固所必書然必無專紀此事之理且亦何取重
見其有錄無書豈誠未暇作乎抑諱而有待也而少
孫率意補之眞妄人耳

十七史商榷卷二

十七史商榷卷三

東吳王鳴盛述

史記三

共和庚申以前無甲子紀年

三代世表云孔子序尚書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疑則傳疑蓋其愼也余讀牒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譜牒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太史公自序云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攷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子長之言如此故十二諸侯年表

斷自共和庚甲始以前三代但作世表無甲子紀年
也鄭康成詩譜序亦云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太史年
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乃張守節于裴
氏集解序注云史記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敘二千
四百一十三年事又論例云史記起黃帝訖漢武帝
天漢四年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此說誕妄已極大
約本之皇甫謐帝王世紀謐恣意妄造以欺世所說
世系紀年亦皆以意爲之幾於無一可信幸其書已
亡而裴駰司馬貞張守節皆無識濫采入史記注孔
穎達作諸經疏閒亦引之皆非也今亦未暇詳攷即

如五帝本紀索隱引其文云炎帝神農氏至黃帝中間凡隔八帝五百餘年集解引其文云黃帝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一歲顓頊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以甲申歲生甲辰即帝位辛巳崩年百十八歲在位九十八年至荒遠事豈得鑿鑿言之況甲子古人但用以紀日本不以紀年乎至如宣三年左傳云商載祀六百周卜年七百周易乾鑿度卷上云太任順季享國七百孟子云由堯舜至湯由湯至文王由文王至孔子皆五百餘歲此俱約略之詞若欲實指某年爲某君元年

某年爲某君崩年則不能張守節楷定若干年非得之謚而何皆非是

竹書紀年云是晉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冢所得見晉書束皙傳今觀其書起自黃帝軒轅氏於五帝三王紀事皆有年月日立年崩年歷歷言之可謂妄矣必是束皙僞譔也司馬子長見黃帝以來牒記又見世本而不敢著其年安得此書若是之歷歷明審又晉書云凡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今起黃帝則今本恐并非元本必又遭後世妄人增益又有沈約注約傳並不言有此注亦出流俗附會

胡三省通鑑注自序乃言紀年是魏國史記脫秦火之厄而晉得之子長不及見又可謂愚矣北史第四十三卷張彝傳彝在北魏宣武帝時上歷帝圖五卷起元庖犧終于晉末凡十六代一百二十八帝歷三千二百七十年此等妄談正是竹書紀年之類其穿鑿附會不但不足信亦不足辨也大約妄人何代蔑有全賴有識者屏黜之有疑則闕方爲善讀書

劉歆三統歷載於漢書律歷志者惟云堯即位七十載舜即位五十載皆尚書正文而皇甫謐乃敢與違異云堯在位九十八年且律歷志於黃帝顓頊帝嚳

皆無年而謚又追言之此其妄也司馬光稽古錄劉恕通鑑外紀外紀目錄邵雍皇極經世書金履祥通鑑前編陳桱通鑑續編薛應旂甲子會紀南軒通鑑綱目前編顧錫疇綱鑑正史約鍾淵映歷代建元考雖各互異而皆有三皇五帝下至周初歷年久近之數列其甲子此皆皇甫謐爲之作俑也愚謂直當槩闕其疑略而不道通鑑之作劉氏譔述司馬氏總領兩家史學精矣然所當考者周秦以下若共和前則可勿論劉雖作外紀仍題疑年尚爲有識宋南渡後承誤踵謬降而愈下自鄶無譏矣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九歷數篇云自帝堯元年甲辰
至宋德祐丙子凡三千六百三十三年王氏知諸家
說開闢之年爲茫誕豈知堯元年甲辰以下亦茫誕
邪王氏未敢許其有學識近儒史學惟萬斯同季野
善于稽覈識見獨精所譔紀元彙考斷自共和庚申
始今本亦從此逆溯至唐堯元年甲辰者乃後人所
附益也

漢諸侯王表云周過其歷應劭注云武王克商卜世
三十卜年七百今乃三十六世八百六十七歲此謂
過其歷也漢律歷志上卷云太史令張壽王治黃帝

歷言黃帝至元鳳三年六千餘歲丞相屬寶長安單
安國安陵桮育言黃帝以來三千六百二十九歲不
與壽王合此皆荒誕之言姑勿論下卷載劉歆之說
云夏后氏繼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歲三統上元至
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歲殷世三十一王
六百二十九歲三統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
一百九歲春秋魯桓公元年上距伐紂四百歲春秋
盡哀十四年二百四十二年秦昭王五十一年秦始
滅周周凡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歲應劭之說蓋本
于此但劉歆三統歷不言堯舜以前年固佳而言三

代年亦不的彼於置閏不在歲終及二日爲旁死霸十七日爲旁生霸皆不合古歷法況歷法但能推年月日不能推古帝王在位年數史記旣起共和其前皆不可知歆亦何據而知三代年數此皆不足信至於稽古外紀之類不但三皇五帝之年爲荒誕而所列三代之年亦當槩置勿論不待言矣凡此諸書予插架皆有之然未暇徧觀矣荀悅漢紀首卷言夏四百四十二年周七百六十七年四十二當作三十二七百當作八百此傳寫誤實皆與劉歆同其餘唐虞及殷並同

商年數諸書互異

史記本紀竹書紀年商皆三十王晉語及漢書律歷

志則三十一王此一字似衍至其年數史記既不具而諸書又復互異左傳云商載祀六百律歷志云六百二十九年左傳正義引以證六百之說若竹書紀年則起癸亥終戊寅四百九十六年與左傳律歷志已絕異紀年固不足信矣而邵氏經世金氏通鑑前編又改為六百四十四年更不知其何據胡渭洪範正論又於六百四十四年之外欲更進一年蓋因紂死于建丑月之初五日依夏正言之雖為十二月若依商正則已是正月胡因有此五日故欲為紂更延一年位號爭其體面此其用心良苦但未知確否萬

氏紀元彙考亦與胡說同則後人所益也

世表末妄補

三代世表末褚先生忽綴一段稱大將軍霍光爲黃帝後案光父中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武帝爲后去病以后姊子貴任光爲郎可謂瑣瑣膴仕不足道也少孫因光擅權爲此言以貢諛遙遙華胄至推爲黃帝苗裔抑何妄且陋哉

餘祭年表誤

十二諸侯年表吳餘祭四年是年爲魯襄公二十九

年歲在丁巳守門閽殺餘祭以下仍以餘祭紀年直至十七年以下始爲餘昧元年殊不可解吳世家餘祭在位十七年卒弟餘昧立則似餘祭并無被殺之事矣其實餘祭在位僅四年餘昧則在位十七年倒錯二王之年數耳索隱於世家辨之

周敬王以下世次

史記十二諸侯及六國表紀年歷然分明然自敬王以下年代世次諸說互異竊謂史記爲得其實年表敬王元壬午崩甲子凡四十三年其三十九年爲魯哀公十四年則獲麟之年也四十一年爲魯哀公十

六年則孔子卒之年也敬王實崩於哀公十八年敬王子元元王元乙丑崩壬申凡八年元王子定王元癸酉崩庚子凡二十八年其元年爲魯哀公二十七年左傳盡此明年哀公卒其說如此左傳哀十九年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案其事似敬王有四十四年與史記異又汲郡紀年敬王元壬午崩乙丑凡四十四年元王元丙寅崩壬申凡七年較之史記敬王多一年元王少一年是敬王以哀公十九年崩矣然正義云叔青如京師自爲敬王崩未知敬王何年崩也考之魯事隱公三年三月平王崩至秋來求賻以魯

不會葬又不共奉王喪也文公八年八月襄王崩明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其怠緩也若是況哀公之季乎逾年始往固無足怪不得執此以疑史記也世本則以定王爲貞王且以敬王崩貞王介立貞王崩元王赤立其元王之名與史記名仁互異及以敬王亦爲崩於哀十九年皆姑置勿論惟史記元王爲定王父世本元王爲貞王子則迴不相合矣宋忠爲世本注亦疑而不能定夫年代既遠世次顛倒理固有之但本紀定王有三子爭立事長子去疾立是爲哀王立三月弟叔殺哀王自立是爲思王立五月弟嵬

殺思王自立是爲考王此三王皆定王之子元王既無此事則馬遷於此不應亦誤世本未足信也杜預世族譜又以爲敬王四十二年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矣如此則敬王崩於癸亥元王元甲子崩癸酉其說與史記及左傳紀年世本諸書皆不同不知所據云何恐未足信且如此則敬王之崩叔靑逾三年而會葬殊覺遠於情事矣最後皇甫謐作帝王世紀又謂敬王元己卯崩壬戌凡四十四年貞定王元癸亥崩壬申凡十年元王元癸酉崩庚子凡二十八年公子爭立立嵬爲考王年表己卯爲景王之

二十三年景王崩於辛巳凡二十五年如謚說則景王當削去三年以二十二年戊寅崩矣國語景王二十三年將鑄無射單穆公諫不聽二十四年鐘成二十五年王崩則謚之言妄矣且如此則敬王之崩叔靑逾四年而往此尤必無之理也其以定王爲元王父亦襲世本而遂以三子爭立皆移爲元王以就其說但以十一年癸未三晉滅知伯則滅知伯乃十六年戊子事是年爲晉哀公四年魯悼公十四年在春秋後二十七年杜預引世家及年表以解左傳其事甚明吳師道校鮑彪戰國策注亦同安得以爲癸未

事乎又索隱亦從世本以定當爲貞字之誤而曰豈周家有兩定王代數又非遠乎皇甫謐見此疑而不决遂通於史記世本之錯謬因謂爲貞定王未爲得其實案國語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又敬王十年劉文公萇宏欲城成周衞彪傒曰萇劉其不沒乎二十八年殺萇宏及定王劉氏亡是國語與史記合周有兩定王明矣韋昭强改爲貞抑思國語所紀何容兩處並誤耶若所謂貞定王者據索隱係謐妄造今紀年亦作貞定而海甯周廣業云班氏古今人表亦作貞定則非謐妄造年代悠遠紀載錯互

但當闕疑不可强說

八書所本

史記八書采禮記大戴禮荀子賈誼新書等書而成至天官書一篇錢少詹大昕以爲當是取甘石星經爲之愚考此書漢藝文志已不載而前明俗刻有之疑唐宋人僞託也

十七史商榷卷四

東吳王鳴盛述

史記四

魯世家與年表相違

魯世家徐廣注曰自悼公以下盡與劉歆歷譜合而反違年表未詳何故今考之平公世家二十二年卒若依年表當十九年其餘俱合無違反者惟年表悼公元年三桓勝魯如小侯此當在定王三年乙亥今誤入四年丙子魯共公元年此當在烈王二年丁未今誤入元年丙午則與世家遂多牴牾然哀公既卒

于定王二年甲戌則悼公元年自當在三年乙亥由此數之方與十四年知伯滅合豈徐廣于劉宋時所見之本已不免傳寫之誤邪又知伯滅之年爲晉哀公四年各書所載皆同但晉出公以十七年奔齊其年爲定王十一年癸未魯悼公九年也明年甲申晉國無君史記不詳其事蓋知伯專晉如季孫意如事而出公之卒當卽在此一年中若今本史記于世家知伯滅又誤十四年爲十三賴有左傳正義所引正之甚矣刊誤之難也

滅楚名爲楚郡

楚世家秦將王翦破楚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爲楚郡云孫檢注云滅去楚名以楚地爲秦郡秦郡震澤王氏刻本作三郡疑是當從之秦莊襄王名楚本諱楚字故于破楚虜王後除去楚名而爲郡也楚郡之楚字疑衍三郡當謂南郡九江會稽如黔中固是後來所置非初滅六國時所有南海桂林象郡亦然且于楚亦僅羈縻非其疆域然如長沙郡則實楚地建爲郡者而孫檢但言三郡特約畧之詞耳其實當言四郡抑古人四字亦積畫作三故易混邪

孔子世家

以孔子入世家推崇已極亦復斟酌盡善王介甫妄譏之全不考三代制度時勢不識古人貴貴尚爵之意困學紀聞史記正誤篇又載王文公及濟水李氏說皆非也

外戚世家附

外戚世家末褚先生附三段一段記武帝同母異父之姊修成君及衛子夫事又述衛青尚平陽主事一段記武帝所幸尹婕妤邢夫人事一段記鉤弋夫人事每段各系以論斷皆鄙瑣惟衛青尚主事甚詳此事史記于青傳只一句而漢書青傳則采用褚所補

語惟此稍可取

三召平

項羽本紀內廣陵人召平矯陳涉命封項梁呂后本紀內齊王相召平舉兵欲圍王（亦見高五王傳）蕭何世家內有故秦東陵侯召平種瓜城東三人皆同姓名非一人通鑑十三卷胡三省注已言之

四皓

四皓留侯輔立惠帝以致趙王如意母子冤死成呂氏之亂唐五王既殺二張奪武氏位當迎立太宗他子之子不但不當使中宗復辟并高宗之子皆不當

立此二事者吾皆恨之

張負

史記高祖紀從王媼武負貰酒武負諸家皆不注漢書如淳注則云武姓也俗謂老大母爲阿負師古曰劉向列女傳云魏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之母也此則古語謂老母爲負耳王媼王家之媼武負武家之母也絳侯周勃世家勃子亞夫爲河內守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索隱引應劭漢書注云負河內溫人老媼也又云按楚漢春秋高祖封負爲鳴雌亭侯是知婦人亦有封邑然則負爲婦人之稱明矣若陳

丞相平世家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平欲得之此張負則的係男子觀下文負既見陳平於邑中人家喪所又隨平至其家語甚明白而索隱乃云負是婦人老宿之稱或恐是丈夫一何淺謬

陳平邪說

陳平小人也漢得天下皆韓信功一旦有告反者聞左右語略無證據平不以此時彌縫其隙乃倡僞遊雲夢之邪說使信無故見黜其後爲呂后所殺直平殺之耳迨高祖命即軍中斬樊噲而平械之歸噲呂氏黨也故平活之其揣時附勢如此且平六出奇計

而其解白登之圍特圖畫美人以遺閼氏計甚庸鄙又何奇焉

梁孝王世家附

梁孝王世家末附一段記梁孝王欲爲太子事又記梁孝王殺袁盎景帝使田叔案梁事已見田叔傳此重出可厭

五宗世家

五宗世家凡十三人皆景帝子以其母五人所生號爲五宗殊屬無理漢書改爲景十三王傳是也但其中臨江哀王閼于漢書作閼去于字景紀亦然則未

詳

三王世家

三王世家武帝之子所載直取請封三王之疏及三封策錄之與他王敘述迥異則遷特漫爾鈔錄猶待潤色未成之筆也據漢書武五子傳武帝六男衞皇后生戾太子趙婕妤生昭帝王夫人生齊懷王閎李姬生燕剌王旦廣陵厲王胥李夫人生昌邑哀王髆遷但取閎旦胥不及戾太子及髆者閎旦胥之封在元狩六年遷書訖太初則三王自應入世家髆封于天漢四年既有所不及書而戾太子之敗在征和二

年遷固目擊其事前則因其爲太子不當入世家後則既敗不復補書且有所諱也

十七史商榷卷五

東吳王鳴盛述

史記五

正義改列傳之次

常熟毛氏刻集解及索隱皆伯夷列傳第一老子韓非列傳第三此元本也而震澤王氏刻以老子莊子居伯夷傳之前同爲一卷居第一申不害韓非爲一卷居第三蓋正義本也開元二十三年奉勑升老子莊子因老而類升張守節從之若監本老子伯夷同傳第一莊子韓非同傳第三則又是後人所定

刑名

老子韓非列傳云申不害者京人也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刑非刑罰之刑與形同古字通用刑名猶言名實故其論云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實商君列傳少好刑名之學義同陳氏瑚曰申韓之學其法在審合形名故曰不知其名復修其形形名參同用其所生又曰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蓋循名責實之謂也愚謂禮記王制篇云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墨子經上篇云力刑之所以奮也生刑與

知處也皆以刑爲形呂氏春秋君守覽云皐陶作形高誘注引虞書五刑有服則知刑與形通矣漢張歐傳孝文時以治刑名傅太子師古引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

弟子籍

仲尼弟子列傳裴駰注引鄭元注如冉季字子產鄭元曰魯人秦祖字子南鄭元曰秦人之類既非論語注鄭又不注史記家語王肅私定鄭亦不見竟不知此爲鄭何書之注太史公曰弟子籍出孔氏古文然則亦是孔安國所得魯共王壞宅壁中取出書也蓋

康成曾注之壁中書如逸書逸禮康成皆不注而弟子籍則有注

弟子籍出孔氏古文所云少孔子若干歲云云的確可信

范雎傾白起殺之

白起破趙長平詐坑其卒四十萬自謂建不世之功孰知范雎已伺其後傾而殺之天道惡殺而好還豈不可懼哉若雎亦小人之尤也夫起在秦則可謂勞臣矣雎惡其偪已必置之死地而後快蓋自古權臣欲竊人主之威柄雖有良將在外務掣其肘使之不得

成功甚且從而誅翦之其但爲一身富貴計而不爲人主計有如此者

張耳弒故主

張耳與陳餘共立趙王歇臣事之耳初無德於餘及耳與趙王歇保鉅鹿城爲王離章邯所困責陳餘出死力以救之陳餘救之不力其後項羽來救破秦於鉅鹿圍得解而耳遂紿奪陳餘兵此耳負餘也項羽立耳爲常山王餘襲攻耳耳亡走乃遂忘羽救鉅鹿及立已爲王之大恩而背楚歸漢此又耳之負羽也餘旣定趙迎歇復爲趙王其後耳遂與韓信破趙擊

斬餘泜水上亦已甚矣乃并趙王歇追殺之較羽之弑義帝殆有甚焉義帝奪羽兵柄而歇則無怨于耳特以憾餘并其故主殺之尚得為有人心者乎耳眞小人惟利是視身既善終子孫封侯五世乃絕不可解也漢功臣表師古注云張耳及子敖並無大功蓋以魯元之故呂后曲升之也此言甚確耳之後傳至漢末而儉且入黨錮之魁遂為清流所推重刋章捕之不自詣吏慷慨對簿徒亡命自全坐藏匿而縻爛者且數千百人在黨人中亦為下品

諸傳互見

六國之後惟魏豹韓信田儋三人有傳若魏王咎韓

王成與夫趙王歇楚懷王孫心則其事已互見于他處故皆不爲列傳不欲贅出耳至諸田之稱王者多矣皆見儋傳中以儋實首事聊用爲標目耳辟陽侯審食其當入佞幸亦因事已他見故不贅出此隨事立文非有成例也六國獨燕無後所立韓廣臧荼皆非燕之子孫蓋燕遣荆軻刺秦王不中秦恨之刺骨燕亡後遂盡滅其族此史傳所不載而可以意揣者漢書皆因史記之舊惟有魏豹田儋韓王信三傳

韓信兵法

韓信既破趙軍斬成安君與諸將論所以勝趙之術因引兵法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此

二句當在武經七書某篇失記俟考六韜六卷尉繚子五卷司馬法三卷吳子六篇黃石公三略一篇唐李衛公問對一篇孫武子十三篇以上七書宋元豐間頒行武學至今仍之

太史公自序云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漢書藝文志分兵書爲四種一權謀二形勢三陰陽四技巧權謀內有韓信三篇班氏論之云權謀者先計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又總論云自春秋至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觀信引兵法以自證其用兵之妙且又著書三篇序次諸家爲三十五家可見信平日學問本原寄食受辱

時揣摩已久其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皆本于平日學問非以危事嘗試者信書雖不傳就本傳所載戰事攷之可見其純用權謀所謂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也形勢內有項王一篇項王嘗學兵法故良與信亦取而存之以項之形勢當信之權謀則敗矣

信自立爲假王

信定齊後若不自請立爲假王以鎮之高帝之忌而必欲殺之猶未必如此之甚也然張耳定趙自請立爲趙王以鎮之而高帝殊不介意耳庸材因人成事不足忌耳

信反面攻故主

信本項氏臣雖無異遇非有深嫌去而事劉可也反面而攻故主親斬殺之可乎故友鍾離眛爲漢所深怨窮而歸信卽斬其首歸漢其傾危至此范雎怨魏齊欲殺之魏齊亡匿平原君所秦紿平原君入關而謂曰願使人歸取魏齊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其意錚錚讀之令人氣壯信欲斬窮交以自贖仍不免被擒亦可羞矣陳平稱眛爲項王骨鯁之臣信固嘗與眛比肩事項王信親誅故主何有于故友眛欲依之固爲不

智而信之惟利是視誠反覆小人鍾室之禍要非不幸也然千載而下有可爲信解嘲者初爲漢連敖坐法當斬同輩十三人皆斬詑信以滕公救得生死于鍾室較死于連敖差勝矣但薦信爲大將蕭何也紿信而斬之亦蕭何也曾不少憐焉何也何之傾危殆與信等

田榮擊殺田市

田儋定齊自立與其從弟榮榮弟橫俱起爲章邯破殺榮收餘兵走東阿邯追圍之賴項梁救之擊邯邯走而西榮乃得免齊人因儋死國無主乃立故齊王

建之弟假未爲大謬也而榮甫脫大阨旋擊逐假假亡走楚乃立田儋子市爲王榮相之亦可已矣及項梁以東阿之役追章邯而邯兵益盛乞兵於榮榮乃邀之使殺田假乃出兵楚以義不忍殺則遂坐視章邯敗殺項梁而不救其後項羽滅秦分立諸侯王乃徙田市王卽墨更封田都于臨淄田安于濟北而以田榮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不得王羽之主約人皆稱其不平而此事則未可非榮逐田都殺田安且擊殺田市於卽墨而并有三齊以自王何其戾也夫儋與榮橫三人爲從昆弟實齊之疎族而假爲故齊王

建之弟假之當立甚於儋其立也又非取之儋手、榮
必欲殺之悖暴已極乃因此讐項氏以德爲怨又并
儋子市而殺之何哉誠喪心害理之尤者項氏之敗
半爲田氏牽綴不西憂漢而北擊齊以此致亡漢宜
心德田氏然其後田橫亡居海島高帝召之則恐其
爲亂非眞欲赦之橫自知不免來而自殺高帝爲流
涕葬以王禮高帝慣有此一副急淚藉以欺人屢矣
不獨于田橫爲然心實幸其死非眞惜而哀之也

灌嬰於平諸呂爲有功

諸呂之平灌嬰有力焉方高后病甚令呂祿爲上將

軍軍北軍呂産居南軍其計可謂密矣卒使酈寄紿
說呂祿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而誅諸呂者陳平周勃
之功也然其始惠帝崩高后哭泣不下此時高后姦
謀甫兆使平勃能逆折其邪心妄見不可撲滅者乃
聽張辟彊狂豎之言請拜産祿爲將將兵居南北軍
高后欲王諸呂王陵守白馬之約而平勃以爲無所
不可然則成呂氏之亂者平勃也幸而産祿本庸才
又得朱虛侯之忠勇平勃周旋其間而亂卒平功盡
歸此兩人而孰知當留屯滎陽與齊連和之時嬰之
遠慮有過人者齊王之殺其相而發兵奪瑯琊王兵

并將而西也此時呂祿獨使嬰擊之嬰高帝宿將諸
呂方忌故大臣而危急之際一旦假以重兵此必嬰
平日僞自結於呂氏若樂爲之用者而始得此於祿
既得兵柄遂留屯滎陽待其變而共誅之其時呂氏
亂謀急矣顧未敢猝發者彼見大將握重兵在外而
與敵連和以觀變恐猝發而嬰倍之反率諸侯西向
故猶豫未忍决於是平勃乃得從容定計奪其兵權
而誅之然則平勃之成功嬰有以助之也然嬰不以
此時亟與齊合引兵而歸共誅諸呂乃案兵無動者
蓋太尉入北軍呂祿歸將印此其誅諸呂如振槁葉

耳若嬰合齊兵而歸遽以討呂氏爲名則呂氏亂謀
發之必驟將印必不肯解而太尉不得入北軍矣彼
必將脅平勃而拒嬰與齊之兵幸而勝之喋血京師
不戕千萬之命不止此又嬰計之得也

十七史商榷

DS
735
.A2
W3
1880
v.3

十七史商榷卷六

東吳王鳴盛述

[stamp]

史記六

酈陸傳附

史記酈生陸賈傳末提行起附平原君朱建事此傳寫者誤提行當連寫觀論贊則附建事當亦是子長筆惟其中建勸黥布勿反云語在布傳而裴駰云布傳無此語此爲可疑但太史公贊言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則知此段仍子長筆也至此下又重述酈生初見沛公及說下陳留事語皆重見何用

贅出悉褚先生妄附益耳其中誤以籍孺閎孺爲一人此道聽塗說索隱已譏之而今皆與元文相亂何也

張恢先

史記鼂錯傳學申商刑名于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卽先生漢書則先直作生師古曰軹縣之儒生姓張名恢而此傳末有鄧公則漢書作鄧先師古曰鄧先猶云鄧先生也又匈奴傳匈奴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裴駰曰先先生也漢書先亦作生以先生爲先古有此語班氏改先爲生以其亦可單稱生也貢禹

傳天子報禹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師古曰生謂先生也梅福傳叔孫先非不忠師古曰先先生也晉書郭璞傳璞好卜筮才高位卑著客傲曰無沈寘之韻而希風乎嚴先嚴先者嚴先生遵也

聶翁壹

史記韓長孺傳匈奴傳俱有聶翁壹漢書于韓傳作聶壹于匈奴傳則仍作聶翁壹蓋壹者其名翁者老稱方言周晉秦隴謂父爲翁故可省

匈奴大宛

匈奴贊但言春秋定哀多微詞及泛論宜擇將帥大宛贊只辨昆侖虛妄餘置不論傳中言案古圖書名

河所出山曰昆侖而贊則云惡睹所謂昆侖有味可想

大宛傳始之以張騫終之以李廣利敘騫事作結束之筆則云於是西北始通漢矣然張騫鑿空著其首倡邪謀也敘廣利事作提唱之筆則云欲侯寵姬李氏拜廣利爲貳師將軍以往伐宛見此舉志荒矣班氏以二人截分兩傳體例明整馬不如班文筆離奇班不如馬

往伐宛者數萬人入玉門者僅萬餘人死亡十之九矣衞將軍傳云兩軍出塞官私馬十四萬匹復入塞

者不滿三萬匹言馬以見人也

衛將軍驃騎

衛將軍驃騎列傳敘述戰功雖詳而指摘其短特甚其論贊又補敘蘇建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賢士大夫無稱宜招選賢者大將軍謝以奉法不敢招士與傳中和柔自媚等語相應其下則云驃騎亦放此意而末束以一句云其爲將如此論體應加褒貶此則敘述而止無所可否乃論之變例隱以見其人本庸猥用兵制勝皆竭民力以成功豈眞有謀略敵未滅無以家爲亦是自媚之詞非其本心上益重之者

與信燕齊怪迂士搤堅談神仙同一受欺耳此遷意
也
李廣傳贊美其死天下知與不知皆盡哀忠心誠信
于士大夫衛青傳贊則著其不肯招士位尊而天下
賢士大夫無稱兩兩相形優劣自見乃青名爲不薦
士而傾危如主父偃漢書偃傳云立衛皇后偃有功焉此偃所以報青殘賊
如臧宣皆其所薦又爲郭解請免徙關內然則青特
不薦賢耳於不肖者未嘗不交通援引也
佞幸傳末忽贅二語云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
然頗用材能自進一一若以此二人本可入佞幸者乎

長措詞如此

公孫宏等

公孫宏及主父偃徐樂嚴安皆傾險浮薄之徒耳而其上書言事皆能諫止用兵蓋是時如若輩者猶倚正論以行其說武帝亦喜而恨相見晚武帝好文故愛其辭而不責其忤已偃既任用遂請城朔方以爲滅匈奴之本與初進議論大相矛盾矣

公孫宏以儒者致位宰相封侯乃與主父偃同傳張湯杜周皆三公也乃入之酷吏傳子長惡此三人特甚故其位置如此至班氏欲體裁整齊故遂提公孫

宏與卜式兒寬同傳而主父偃自與嚴助朱買臣葺同傳搭配停勻殊覺合宜不似子長之不倫不類矣至于張杜兩人在子長輕薄之則可豈料其子孫名臣相繼富貴烜赫自不便復入酷吏故班氏不得已而升入列傳夫兩人皆殘刻小人致位三公亦過矣乃其後復大昌誠不可解班氏求其故而不得故于湯傳贊則以湯雖酷烈及身蒙咎爲解見其餘殃不當又及子孫若杜周則善終者班氏幾無以爲解故於傳贊深致其疑訝而終解之曰自謂唐杜苗裔豈其然乎見得除非因此或當流慶此等措詞之妙班

直不讓馬矣吁自有馬班而二人之惡孝子慈孫百世不改若非良史則爲善者懼爲惡者勸史權不亦重哉蘇氏洵譏班以畏張純之徒故升湯等于列傳殊未諒班之苦心

湯之後有安世有放至東京則張純爲議禮名臣與鄭康成同傳周之後有延年至東京則杜篤在文苑傳而杜畿又魏之名臣杜預又晉之名臣直至唐之杜子美乃爲詩人弁冕自子美以下始無聞遺澤之遠至千餘年代有名人

司馬相如

戰國策敘蘇秦貧賤時困阨之狀及佩趙國相印歸

而父母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史記司馬相如竊妻買酒舍酤酒令妻當鑪身著犢鼻褌滌器市中及拜中郎將建節馳傳使蜀太守郊迎縣令負弩矢前驅卓王孫喟然歎自以使女得尚長卿晚漢書朱買臣貧爲妻所棄後拜會稽太守衣故衣懷印綬步歸郡邸守邸與上計掾吏驚駭遂乘傳去見故妻載之後車妻自經死三者正是一副筆墨史傳中寫小人得志情形亦多矣而國策史漢尤善描摹躬秀才誦之不覺眉飛色舞作四書八股文者毎拈孟子舜發畎畝一章題便將此段興會闌入毫端真

堪一噱然如蘇秦及買臣終得僇禍稍有識者猶知戒之若相如之事輕薄文人自許風流千載下猶豔羡不已自知道者觀之則深醜其行而不屑挂齒牙間也韋昭注相如事云言其無恥也昭本通經此言甚有識若司馬遷雖有識究屬文士頗有取于相如之文而載之譏之之意半取之之意亦半

司馬相如傳贊後人所亂

司馬相如傳贊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

異楊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案其語可論者著於篇漢書贊全用其文但於首加司馬遷稱四字末尾删余案其語云云大約史記一書爲後世妄人附益甚多楊雄云云乃班氏之言余案其語云云仍是司馬氏之元本不知何人妄取班以益司馬遂成此惑

儒林傳

子長於封禪平準等書匈奴大宛等傳直筆無隱至儒林傳則力表武帝之能尊儒又田蚡公孫宏本傳及他傳惡之殊甚而儒林傳則言蚡爲相絀黃老

刑名百家之言而延儒者宏以春秋白衣爲三公而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皆是深許之且又詳載宏請置博士弟子等奏制曰可而結之曰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其歸功於武帝君臣如此此篇多是頌揚可謂不以人廢言惡而知其美也班氏所云不虛美不隱惡良信而先黃老後六經非子長本意明矣

公孫宏疾汲黯則請徙爲右內史疾董仲舒則請使相膠西王五宗世家言膠西于王端爲人賊戾所殺二千石甚衆宏之請使爲相欲殺之也與盧杞陷顏

眞卿正同其後膠西王卒善待仲舒媢嫉者爲徒勞
矣

酷吏傳

酷吏傳論稱十八人蓋郅都甯成周陽由趙禹張湯義縱王溫舒尹齊減宣杜周也而其敘首中又帶敘侯封鼂錯二人共十二人鼂錯雖刻深究以文學進子長不忍抑之與刀筆吏沒 攻剽爲羣盜椎埋爲姦者伍故只用帶敘侯封則於敘首中已明目之爲酷吏矣而不數者子長意以酷吏惟郅都當景帝時餘皆盛於武帝之世侯封高后時人故略而不數於都傳

中特提云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民朴畏罪則固無所事重法矣而都獨先嚴酷云云者深著都實首惡以爲世戒也次敘甯成周陽由皆從景帝入武帝者而又特提云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末又結之云自成由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成由等矣見酷吏多而吏治壞在武帝世也又次趙禹而言禹晚節吏愈嚴而禹治反名爲平其用意如此後又詳述盜賊滋起官事耗廢皆由酷吏所致乃又云慘酷斯稱其位一似自相矛盾者紆其詞耳

十二人中得免禍良死者僅趙禹尹齊杜周三人而已棄市者五人自殺者三人髡鉗者一人楊僕不應提行另起必是後世陋儒所改非子長元本班氏因此遂以楊僕列酷吏數中子長不數也詳觀史記原文自明且僕爲將軍班以征伐事皆入酷吏傳尤不類班氏於十二人之後增益昭宣以下四人田廣明田延年嚴延年尹賞也良死者僅尹賞而已餘三人其二皆棄市其一自殺

通飲食

史記酷吏傳盜賊滋起乃使范昆等發兵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通飲食坐連漢作通行飲食坐相連彼尹賞

傳云守長安令捕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數百人皆
劾以爲通行飲食羣盜又元后傳繡衣御史暴勝之
等奏殺二千石誅千石以下及通行飲食坐連及者
通飲食之義如此
後書陳寵傳寵子忠上疏曰穿窬不禁則致彊盜彊
盜不斷則爲攻盜故亡逃之科憲令所急通行飲食
罪致大辟注通行飲食猶今律云過致資給與同罪
也飲音蔭食音寺

滑稽傳附

滑稽傳末褚先生附甚多若王夫人請封其子於齊

事重出可厭鄭令西門豹事又不當附滑稽

史通駁史記

史通曰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爲傳獨以子貢居先成人之美不其缺如愚謂游夏冉季子貢已載仲尼弟子列傳史通妄也困學紀聞有史記正誤篇愚謂子長與經傳牴牾處誠多至如史通此條紀聞亦取之則無識

太史公

自序篇內曰談爲太史公以下一段敘其父談事凡

六稱太史公皆指談也自太史公曰先人有言云云以下旣述父談之言又與上大夫壺遂相往復又自述遭李陵之禍作史記事凡四稱太史公皆自謂至其下文云漢與文學彬彬稍進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此則又屬其父其下又云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則標明其父子相繼爲太史令故皆得稱太史公之旨其下又序作紀表書世家列傳凡百三十篇爲太史公書序略此稱父子共之末又總結之曰太史公曰余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此太史公則又屬自稱若本紀列傳等篇之贊

所云太史公曰者則亦皆自稱班氏譏以談言為遷言蓋因名稱參錯炫目致溷

司馬氏父子異尚

太史公自序述其父談論六家要指謂陰陽儒墨名法道德也其意以五家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並致其不滿之詞而獨推崇老氏道德謂其能兼有五家之長而去其所短且又特舉道家之指約易操事少功多與儒之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兩兩相校以明孔不如老此談之學也而遷意則尊儒父子異尚猶劉向好穀梁而子歆明左氏也觀其下文稱引董仲舒

之言隱隱以已上承孔子其意可見

漢初黃老之學極盛君如文景宮闈如竇太后宗室如劉德將相如曹參陳平名臣如張良汲黯鄭當時直不疑班嗣漢敘傳處士如蓋公曹參傳鄧章袁盎傳王生張釋之傳蓋寬饒傳亦有王生其議論絕類老氏但爲太子庶子且與文帝時代隔遠與釋之傳中王生非一人黃子司馬遷傳楊王孫自有傳安丘望之見後書耿弇傳等皆宗之東方朔戒子以首陽爲拙柱下爲工應劭曰老子爲周柱下史朝隱故終身無患是爲工也是亦宗黃老者而遷獨不然漢本傳贊謂遷論大道先黃老而後六經此本班彪之言見後漢本傳而固述之桓譚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

尤曰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樂然好之
者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
言班彪桓譚皆誤以談之言即遷之意
漢敘傳述其從父嗣好黃老父彪則尊儒遷意與班
同但不便斥老斥老則形父之短耳
膠西蓋公善治黃老言曹參爲齊相厚幣請之蓋公
爲言治道貴淸靜而民自定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
其治要用黃老術及入爲相國壹遵蕭何約束日夜
飲酒不事事民歌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
之守而勿失載其淸靜民以甯壹蓋蕭曹皆學黃老

者張良陳平同傳平傳稱少好讀書治黄帝老子之術而良變黄石公書是良平二人皆黄老思

裴注引衛宏非是

裴駰於自序末引衛宏漢舊儀注云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故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今觀景紀絶不言其短又遷下蠶室在天漢三年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其卒在昭帝初距獲罪被刑蓋已十餘年矣何得謂下蠶室有怨言下獄死乎與情事全不合皆非是

十七史商榷卷六

十七史商榷卷七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一

漢書敘例

今人家漢書多常熟毛氏汲古閣刻本字密行多篇帙縮減誠簡便可喜予亦用之但前明南監板有顏師古敘例此例去不存則來歷不明凡讀書最切要者目錄之學目錄明方可讀書不明終是亂讀據敘例注漢書者師古以前凡五種一服虔二應劭（各爲音義自別施行）三晉灼（西晉人集服應爲一部又以意增益辨前人當否號漢書集注凡十四卷永嘉

喪亂此書不至江左自東晉迄梁陳江左學者皆弗見

四臣瓚 不知其姓亦晉初人總集諸家續厠已見名集解音義凡二十四卷又史記集解序漢書音義稱臣瓚者莫知氏姓索隱曰卽傳瓚劉孝標以爲于瓚非也據何法盛書于瓚以穆帝時爲大將軍誅殺不言注漢書又其注有引祿秩令及茂陵書然彼二書亾于西晉非于所見也必知是傳瓚者穆天子傳目錄云傳瓚爲校書郎與荀勗同校穆天子傳卽當西晉之朝在于之前尚見茂陵等書稱臣者以其職典秘書也索隱此說是師古不信又太拘李賡芸云臣瓚水經注多作薛瓚并有逸文存參

五蔡謨 晉書七十七卷本傳謨東晉元帝時始入仕卒于穆帝永和末年七十六謨總應劭以來注班固漢書者爲之集解師古則云謨全取臣瓚以一部散入漢書然則謨但襲取瓚書初不知取應劭以來衆家晉書非也師古又云自此以來始有注本蓋漢人注經與經別行服應灼瓚亦用體不載漢書正文并合爲一自謨始

此師古據此五種折衷而潤色之又敘例臚列諸家姓名爵里出處

凡二十三人大約晉灼于服應外添入伏儼劉德鄭氏李斐李奇鄧展文穎張揖揖所著今傳者有廣雅卷首題魏張揖譔隋曹憲音解憲避煬帝諱改名博雅上書表自稱博士臣揖當是曹魏人蘇林張晏如淳廣韻引晉中經部云魏有陳郡丞馮翊如淳注漢書孟康項昭韋昭三國志昭傳不言注漢書然昭注國語今存而傳亦無刪傳不備也十四家臣瓚于晉所采外添入劉寶一家師古則于五種外又添荀悅漢紀并崔浩漢紀音義及郭璞注司馬相如傳二家敘例云儲君上哲之姿守器之重以孟堅述作宏贍服應蘇晉尚多疎紊蔡氏纂集尤爲牴牾顧召幽仄俾竭芻蕘攷舊唐書七十三卷本傳顏籀字師古齊黃門侍郎之

推孫也其先本居瑯邪世仕江左之推歷事周齊齊滅始居關中師古貞觀十一年爲秘書少監時承乾在東宮命師古注漢書解釋詳明承乾表上之太宗令編之秘閣語與敘例合敘例又云歲在重光律中大呂是謂涂月其書始就重光是辛年當爲貞觀十五年辛丑舊唐七十六卷承乾傳言承乾以十七年被廢爲庶人徙黔州則此書之成必十五年矣師古十九年卒年六十五則書成時年六十一也其延服應蘇晉蔡氏不及臣瓚以蔡氏書卽全取臣瓚耳但本傳又言師古叔父遊秦撰漢書決疑十二卷爲學

者所稱師古注漢書多取其義今敘例竟不及遊秦全書中亦從未一見本傳載師古與刋正引後進爲讐校抑素流先貴勢富商大賈亦引進之物論稱其納賄太宗謂曰卿學識可觀但事親居官未爲淸論所許師古之爲人如此攘叔父之善而沒其名殆亦其一蔽乎新書一百九十八卷儒學師古傳與舊書畧同

史記裴駰注引漢書音義攷之漢書往往爲孟康等家之言間亦有無諸家名而直爲師古之言者若果爲師古之言則裴駰是宋人安得引之可見師古勦襲舊注不著其名者亦時時有之張守節于集解序注云漢書音義中

有全無姓名者裴氏直云漢書音義大顏以爲無名義今有六卷題云孟康或云服虔蓋後所加皆非其實未詳指歸也大顏即遊秦即如是師古亦宜如九經疏引爾雅某氏之例稱某氏不當擅爲已說況如地理志末總論一段內雜邑與宗周通封畿句下顏注一段今毛詩王風譜疏引之以爲臣瓚注孔頴達與師古同時目睹舊注知其爲臣瓚而引之師古公然攘取以爲已有此類非一

許愼注漢書

許愼嘗注漢書今不傳引見顏注中者尙多不知五種中是何種中所采敘例不列其名不知何故愼所著全部惟說文存餘五經異義淮南子注皆不存但引見他書

劉之遴所校漢書

南史五十卷劉之遴傳梁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漢書眞本之遴參校異同錄狀云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已酉郎班固上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古本敘傳號爲中篇今本稱爲敘傳今本敘傳載班彪事古本云彪自有傳今本紀表志傳不相合爲次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上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

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仗劒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
任爲侯王雲起龍驤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
助雅詁今本無此卷攷其所云今本者則梁世所行
之本與今刻不異既編次體例若是之參錯則字句
異者亦必甚多乃僅舉韓彭敘述數句恐之遴等亦
未能全校耳云外戚次帝紀下諸王次外戚下在陳
項傳上云云一似古本無表志者其實則外戚在表
志後諸王在外戚後陳項上耳不以文害詞可也今
漢書一百二十卷而古本只三十八中又有音義一
卷則古本卷甚大其併合如何已無攷而音義在三

十七則敘傳仍當居末而無音義也

監板用劉之同本

前明嘉靖初南京國子監祭酒甬川張邦奇修補監中十七史舊板并添入宋遼金元十一年七月成其漢書所據建安書坊劉之同板也葢自師古注後傳本不一宋仁宗景祐二年秘書丞余靖爲刊誤備列先儒姓名二十五人師古所列二十三人外添師古及張佖也佖江南人歸宋太祖時收僞國圖籍召京朝官校對皆題名卷末令藝文志末附校一段不稱臣佖張艮司馬相如東方朔揚雄四傳末各附校一

段則稱臣佖似佖等語皆附各卷末矣而賈誼傳中
臣佖語則又插入顏注不別附卷末葢傳寫參錯宋
史三百二十卷余靖傳云字安道韶州曲江人爲秘
書丞建言班固漢書舛謬命與王洙幷校司馬遷范
蔚宗二史書奏擢集賢校理與校例合余靖之後又
有宋景文祁校本凡用十六本參對而成建安板即
用景文本爲正又別采入諸家辨論凡十四家刻于
甯宗慶元中旣冠師古敘例于前又附余靖宋祁原
校所采先儒姓名書目之同又稱景文所據爲十五
家按其目實十六殆因江南本原係宋平江南所得

而舍人院本卽江南本之藏舍人院者一本二目故併稱之之同所采三劉刊誤出劉敞與其弟攽其子奉世撰宋史三百十九卷敞傳云字原父臨江新喻人不言有此書惟攽傳云字貢父遂史學作東漢刊誤爲人所稱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專職漢史奉世傳云字仲馮精漢書學而已其實兩漢皆有三劉評論雖與宋祁同時而祁卻未采今書已亾賴之同采之得存毛氏汲古閣板于顏注外僅存臣佖等五條其餘盡去之不如監板所據之建安板爲該備

史漢煩簡

晉書張輔傳輔著論云司馬遷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此固不如遷愚謂此强作解事史體至史記而定班踵馬體則才似遜然論古正不必爾若以煩簡定高下此何說乎馬意主行文不主載事故簡班主紀事詳贍何必以此爲劣

刋誤補遺

三劉氏作刋誤而崑山吳仁傑斗南又作刋誤補遺是當爲刋刋誤矣今予於吳氏再爲饒舌則又當爲刋誤補補遺矣展轉駁難紙墨益多豈不無謂而可

笑人生世上何苦喫飽閑飯作閑嗑牙但曝書亭集
於此書盛相矜許人或因此遂奉爲枕中鴻寶而不
察其爲醇疵互見之作則恐貽誤後學斗南辨析漢
事掊擊小顏甚有功稍嫌援引多裁斷少耳至糾纆
諸經詁訓於史學中攙入經學橫加掎摭剔𠜿不休
則非也宜分別觀之卽如京兆注以京爲絕高又訓
爲大兆爲衆此甚可通而斗南以爲不然謂古人稱
京師者京是地名不必定天子所居師則都邑之稱
而非衆也援洛師爲證殊不知洛誥洛師鄭康成注
正以師爲衆然則師之所以得爲都邑之稱者正取

衆義也而兆本衆義其取衆明矣又據詩公劉篇于京斯依京師之野以爲京是邠土別名公劉時已稱京師不必天子此則更妄公劉篇乃召康公作豈公劉時語況毛鄭以京爲絕高師爲衆爰反據以駁漢書注可乎因論人表所列八元八愷遂以已意盡改舜典鄭注及孔傳殳斯伯與朱虎熊羆本四人耳今分殳斯爲二朱虎熊羆爲四憑臆而談不顧人笑來允可駭者允征篇允所征之羲和與斟灌斟尋風馬牛不相及忽然攙和打成一團因羲和是重黎之後而國語黎後有斟姓遂謂斟灌斟尋卽羲和謂人表

分列爲誤又東坡蘇氏文士也恃其才高遂爾攘臂說經要爲強作解事書序云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序孔子所作的確可信東坡忽然翻案謂羲和乃夏之忠臣黨於太康與相者允則羿之黨而允征一篇乃羿之史臣所作斗南承蘇之說而演之謂羿假王命以行如司馬氏討諸葛誕而假魏主命天下有忠臣而湎淫者乎此事予別有辨又以奡非即寒浞之子名澆者益稷篇云毋若丹朱傲傲一作奡即此人是罔水行舟即謂其盪舟朋淫于家即謂其與丹朱朋比爲淫此人在唐世不與夏羿同時又謂周之太顛

卽師尙父太公望任意造言紕繆斯極武成篇是僞本以丁未至庚戌爲越三日非是當爲越四日孔穎達回護僞經而以爲四字積畫誤爲三此遁辭也處士嚴發碑雖係漢碑而書曰之法與僞武成同洪适隸續曲爲解皆非是斗南謂召誥與武成非并譏嚴發碑之非其說善矣然終不能辨武成爲僞則何也又謂鄭康成知方明爲會盟之儀而不知其爲明堂爲知二五而不識十亦妄大約一涉經典便鑿空杜撰此趙宋人之恒態凡大儒皆然於斗南何誅

十七史商榷卷八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二

夢與神遇

高紀高祖母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于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顏師古注遇會也不期而會曰遇攷毛詩草蟲云亦既覯止傳云覯遇也鄭箋引易男女覯精夢與神遇謂此也顏注非

見怪

高祖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怪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及見怪兩家折券棄責史記則作常有龍怪之然後繼以高祖每酤云云攷國語木之怪曰龍罔象是龍固可稱怪也下文云季所居其上常有雲氣卽所謂其上常有怪也史記上言龍下言怪中又揷入怪之二字殊嫌錯雜不如漢書刪怪之二字而以二怪爲一較明悉

左司馬得

秦泗川守壯與沛公戰敗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殺之師古曰得者司馬名史記得下有泗川守壯四字

則得者得其人殺之非名此注史記索隱已言其非

不言姓

秦泗川守壯不言姓似守不當言姓矣然下文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與秦軍戰敗之斬三川守李由應劭曰由李斯子則言姓又其下言沛公與南陽守齮戰犨東漢紀作呂齮則又不言姓又其下言高武侯鰓襄侯王陵降鰓不言姓王陵則言姓皆是隨便言之並無義例又如項籍傳中會稽守通注引楚漢春秋知是殷通如此之類不言姓者甚多亦皆隨便言之若云史失其傳亦非也

高后紀七年南越侵盜長沙遣隆慮侯竈將兵擊之應劭曰竈姓周不言姓也文紀濟北王興居反以棘蒲侯柴武爲大將軍擊之則又言姓而文帝崩中尉亞夫爲車騎將軍屬國悍爲將屯將軍郎中令張武爲復土將軍一節之中或言姓或不言姓景紀四年御史大夫綰奏禁馬高五尺九寸以上不得出關衞綰也而武紀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坐請毋奏事知皇太后下獄自殺二人官同也一不言姓一言姓且景紀三年吳王濞反遣太尉亞夫將兵擊之周亞夫也後元年條侯周亞夫下獄死一人也忽不言姓

忽言姓皆無義例

霍光傳廢昌邑王羣臣連名奏上太后自丞相大司馬大將軍以下直至諸吏文學三十六人惟夏侯勝以有同姓名者故特變例著其姓而其餘皆無姓節以趙宋人勒石鏤板者攷之若說文末附進狀及中書門下牒守散騎常侍徐鉉秘書省著作郎句中正翰林書學王惟恭葛湍中書侍郎平章事李昉參知政事呂蒙正辛仲甫諸人尊卑懸絕皆有姓而吾吳林屋洞神景觀中書門下牒碑所列羣臣上自宰執下至通判或有姓或無姓或且但列其官而姓名皆

無義例都不可曉今日奏疏公移姓名皆具當以此
爲定

高紀五年諸侯上疏尊帝爲皇帝曰楚王韓信韓王
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趙王張敖
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凡諸侯王皆言姓至高后紀
二年詔差次列侯功定朝位丞相臣平言謹與絳侯
臣勃曲周侯臣商潁陰侯臣嬰安國侯臣陵等議陳
平周勃酈商灌嬰王陵皆不言姓文紀羣臣迎代王
至邸上議曰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軍臣武御史
大夫臣蒼宗正臣郢朱虛侯臣章東牟侯臣興居典

咨臣揭再拜言亦皆不言姓或以鄧等皆劉氏不便岐出故并平勃及柴武張蒼姓亦不見則高后紀所載五人皆異姓而皆不言姓又何說也宜紀本始元年詔曰故丞相安平侯敞(楊敞)等與大將軍光(霍光)車騎將軍安世(張安世)建議定策功賞未加而薨其益封敞子忠及丞相陽平侯義(蔡義)度遼將軍平陵侯明友(范明友)前將軍龍雒侯增(韓增)太僕建平侯延年(杜延年)太常蒲侯昌(蘇昌)諫大夫宜春侯譚(王譚)當塗侯平(魏平)杜侯屠耆堂(姓復陸)長信少府關內侯勝(夏侯勝)邑戶各有差封御史大夫廣明(田廣明)爲昌水侯後將軍充國爲營平

侯趙充國大司農延年田延年爲陽城侯少府樂成爲爰

氏侯史樂成光祿大夫遷爲平丘侯王遷賜右扶風德周德

典屬國武蘇武廷尉光李光宗正德楚元王之曾孫劉辟彊子大鴻臚

賢韋賢詹事畸宋畸光祿大夫吉丙吉京輔都尉廣漢趙廣漢

爵皆關內侯亦皆不言姓皆無義例

宣紀五鳳二年夏四月己丑大司馬車騎將軍增薨

韓增也甘露元年二月大司馬車騎將軍延壽薨許

延壽也成紀永始二年春正月己丑大司馬車騎將

軍王音薨或言姓或不言姓皆無義例

惠紀二年秋七月辛未相國何薨蕭何也五年秋八

月巳丑相國參薨曹參也文紀二年冬十月丞相陳平薨四年冬十二月丞相灌嬰薨景紀二年六月丞相嘉薨申屠嘉也武紀元光四年春三月乙卯丞相蚡薨田蚡也元狩二年春三月戊寅丞相宏薨公孫宏也或有日或無日或言姓或不言姓皆無義例

後書鮑永傳永子昱中元元年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隸也注檄軍書若今露布也漢官儀曰羣

臣上書公卿校尉諸將不言姓凡制書皆璽封尚書令重封唯赦贖令司徒印露布州郡也今以予所摘前書等句考之殊不盡然

兩增句

史記高祖紀秦二世元年秋陳勝等起蘄至陳而王號張楚下卽緊接諸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然後繼以沛令欲以沛應涉以便入高祖事漢書則于涉爲王下添入遣武臣張耳陳餘略趙地武臣自立爲趙王二句橫亘其間文勢隔閡後再補趙王武臣爲其將所殺與上相應實皆宂句又史記敘雍齒與豐子

弟叛高祖高祖怨之下即云聞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爲楚王乃往從之亦緊相承接漢書乃于怨之下刪去聞字增入張耳立趙後趙歇爲趙王一句横亘其中使上下語脉隔斷而上文怨雍齒與豐子弟叛之之語亦爲贅疣無著兩處增句皆非是亦正相類

高祖得天下不改元

吳興淩稚隆漢書評林所采明人議論少佳者如許氏應元謂高祖既得天下正帝號而不改元于禮爲缺愚謂武王承父業猶仍文王年數不改稱元年詳拙著尚書後案第三十卷漢初質樸近古其不改元

葢因于前事彼許應元也者何足以知之

高起

高祖置酒雒陽南宮問通侯諸將所以有天下者高起王陵對云云臣瓚曰漢帝年紀高帝時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起魏相邴吉奏高帝時奏事有將軍臣陵臣起錢大昭云魏相傳述高帝時受詔長樂宮者但有將軍臣陵無臣起漢紀亦無高起二字疑衍

長安

車駕西都長安師古曰長安本秦鄉名捘地理志長安高帝五年置當是自取美名非必因秦鄉名也史

記作關中班氏以關中地廣都在長安故追改之耳

田肯

田肯史記同而索隱曰漢書及漢紀作宵按郭忠恕佩觿曰漢書田肯肯本作肎故誤爲宵耳

高祖非堯後

高祖母與神遇而生高祖高祖自知非其父太公所生故項羽置太公高俎上欲烹之高祖曰必欲烹吾翁幸分我一杯羹卽位後朝太公家令說太公擁彗迎門心善家令言賜黃金五百斤是見帝之不以太公爲父矣師古謂善家令發悟已心因得尊崇父號非善其令父敬已非也後書蔡邕傳李賢

注以司馬遷書此事爲著其不善是也班氏作贊乃遠引蔡墨范宣子之言劉氏出自陶唐遂謂漢帝系本唐帝承堯運得天統是何言邪司馬遷贊則言三代異尚周末文敝漢救以忠爲得統絶不及堯後之說此班改馬而遠失之者夫三代同祖黃帝其說荒遠然猶有因劉太公閭左細民乃以爲晉士會之族處于秦而爲劉氏其後又由魏徙豐不亦誣乎後漢賈逵傳逵奏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此亦未免阿諛新唐書一百三十二卷劉知幾傳知幾撰劉氏家史及譜考上推漢爲陸終苗裔非堯後非堯後固然矣而爲陸終後亦何據乎此亦可笑

後書杜林傳光武令羣臣議郊祀多以爲周郊后稷

漢當祀堯林獨以爲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
功不緣堯故事宜因定從林議

十七史商榷卷八

十七史商榷卷九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三

天子冠期

惠紀四年冬十月壬寅立皇后張氏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攷惠帝此時年已二十矣景紀後三年正月皇太子冠皇太子卽武帝時年十六昭紀始元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此時昭帝年十二元鳳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師古曰元首也冠首之所著故曰元服此時昭帝年十八矣哀紀成帝欲

以爲嗣爲加元服時年十七平紀帝崩年十四始加元服以歛按古者天子諸侯皆年十二而冠冠而生子漢初經典殘闕天子冠禮已無明文故無定期

公卿除授立皇后

諸帝紀中所書公卿百官但有薨自殺棄市要斬而無除授年月惟其大有關繫如文紀拜宋昌爲衛將軍之類則書之其餘則雖相國丞相亦不見有除授年月也而封王侯則必書之卽猥冗如封欒大爲樂通侯之類亦書之是不可解讀帝紀者每患突見某官某薨某官某有罪自殺而竟不知其于何年爲此

官頗百官公卿表見之然愚以爲三公九卿政治之本帝紀全史之綱目除授遷徙薨卒刑殺皆當見于紀也至若立皇后一事書法參差不一則尤有不可知者惠帝紀書四年冬十月壬寅立皇后張氏景帝紀六年秋九月皇后薄氏廢而其前絕不見立皇后薄氏之文其下則書七年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武帝紀元光五年秋七月乙巳皇后陳氏廢而其前絕不見立皇后陳氏之文其下則又書元朔元年春三月甲子立皇后衞氏昭帝紀書始元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成帝紀建始二年三月丙午立

皇后許氏鴻嘉三年冬十一月甲寅皇后許氏廢哀帝紀初卽位卽書五月丙戌立皇后傅氏義例不一殊不可解

惠帝年

惠紀七年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十七卽位卽位七年壽二十四按帝年五歲高祖爲漢王二年立爲太子年六歲十二年高祖崩帝卽位時年十六又七年崩年二十三臣瓚誤

嬃

高后紀呂祿過其姑呂嬃師古曰嬃呂后妹按呂嬃

樊噲妻也說文賈侍中說楚人謂姊爲嬃離騷女嬃之嬋媛王逸注女嬃屈原姊也陳平傳高帝命平斬噲道中計曰噲呂后女弟女須夫則其爲呂后妹甚明葢姊妹通稱

盡殺諸呂

周勃陳平劉章旣誅產祿悉捕諸呂無少長男女皆殺之幷樊噲之妻呂嬃及其子伉皆殺之除惡莫若盡此之謂矣惟其能斷故能定亂而唐敬暉桓彥範袁恕已張柬之崔元暐不誅諸武使斬二張遂謂無事謀疎若此其及禍宜也

劉郢

文紀羣臣上議有宗正臣郢文穎曰劉郢也按百官表高后二年上邳侯劉郢客爲宗正七年爲楚王又王子侯諸侯王表並作郢客而史記表與此紀文皆作郢未知孰是

連日食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蝕之連日食無此理此與春秋連日食同必有誤其後七年正月辛未朔日食見五行志及漢紀而此紀不書則又遺漏五行志魯襄公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日有食

之蓋仲舒以爲此食又既象陽將
絶仲舒之曲說邪抑理固如此邪

封悼惠王子

四年秋九月封齊悼惠王子七人爲列侯荀氏紀同
按王子侯表悼惠王子十人皆以五月封此作七人
九月封表臚列而書之十人不得爲七人然則表是
紀誤也

令免

以中大夫令免爲車騎將軍屯飛狐故楚相蘇意爲
將軍屯句注師古曰中大夫官名其人姓令名免耳
此諸將軍皆書姓而徐廣以爲中大夫令是官名非

也按荀氏漢紀令免作李勉徐顏皆誤且據百官公卿表景帝初始更名衛尉為中大夫令文帝時本無此官名則徐說尤為妄矣蘇意荀紀作蘇隱百官公卿表惠帝七年奉常免師古曰名免也存疑

青翟

景紀元年遣御史大夫青翟與匈奴和親文穎曰姓嚴諱青翟臣瓚曰此陶青也莊青翟武帝時人此紀誤師古曰後人妄增翟字按百官表正作陶青

奪爵免官

吏受官屬送財物奪爵為士伍免之師古曰謂奪其

爵令爲士伍又免其官職即今律所謂除名也謂之士伍者言從士卒之伍也愚謂淮南厲王傳有士伍開章等如湻曰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如湻以官爵連稱特隨便言之其實古人有官有爵奪爵者不必免官惟犯贓者則然今有革職留任及革任奪爵即革職免官即革任

出宮人

文帝崩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景帝崩亦出宮人歸其家至武昭乃有奉陵之制平帝崩王莽乃復出媵妾皆歸家要之文景之制信可以爲後世法

徙民會稽

元狩四年徙關東貧民于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會稽生齒之繁當始於此約增十四萬五千口也

通回中道

元封四年行幸雍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應劭以為自回中通道至長安者固非師古以為自回中通道出蕭關亦於文義不順蓋自雍通道至回中遂自回中北出蕭關耳

盛唐

元封五年南巡狩至于盛唐文穎云盛唐在廬江章昭云在南郡師古是韋說按地理志無盛唐縣唐開元中改霍山縣爲盛唐寰宇記謂卽漢縣雖無的據然下文卽云登灊天柱山灊縣屬廬江天柱卽南嶽霍山則盛唐必近灊縣地文穎謂在廬江者得之

大搜

天漢元年秋閉城門大搜臣瓚以爲搜踰侈者李奇以爲搜巫蠱師古是臣瓚愚謂踰侈止須禁止何用搜索其明年秋卽有禁巫祠道中大搜事而征和元年冬亦以巫蠱大搜閉城門索事皆相類知是搜巫

蠱姦人并踰侈者

天山

天漢二年貳師將軍與右賢王戰于天山顏氏以天山即祁連山史記索隱已疑其非今考寰宇記云天山一名白山今名折羅漫山自伊州北連亘而西至蒲類海東北東西千餘里西河舊事云天山最高冬夏常雪故曰白山山中有好木及鐵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拜又云祁連山在張掖酒泉二郡界上東西二百餘里南北百里有松栢美水草冬溫夏涼宜畜牧是天山在磧北隋唐伊西庭三州境祁連在

張掖西南二百里兩山相去二千餘里顏氏混而爲
一後人地志因之誤矣

口賦

昭紀元鳳四年詔毋收四年五年口賦如淳曰漢儀
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
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何氏云
貢禹上書言古民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
賦于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于生子
輙殺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如淳
所引漢儀注乃元帝以後之制也

下杜

宣紀尤樂杜鄠之間率常在下杜孟康曰下杜在長安南師古曰下杜即今之杜城案水經注長安南出東頭第一門名覆盎門其南有下杜城應劭曰故杜陵之下聚落也其地在杜陵縣之西南鄠縣東北所謂杜鄠之間也若唐之杜城即漢杜陵縣後魏改名杜城者非下杜也

宣帝嗣昭帝

霍光立宣帝成中興之業一謂得人矣其奏議曰禮大宗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

可以嗣孝昭皇帝後見本紀亦見戾太子傳則非也昭帝武帝子宣帝武帝曾孫以嗣昭帝亂昭穆之敘奚可哉若平帝乃哀帝從昆弟王莽立之不但貪其幼小漢家本傳子不傳弟莽恨哀帝竟以平帝爲成帝後而哀帝不爲置後見宣元六王傳尤大變異事也後書安帝紀鄧太后詔以清河王子祜爲孝和皇帝嗣是爲安帝然則殤帝竟從殤禮不爲立後天子不當有殤禮此亦非也至明武宗在位十六年立世宗以繼孝宗而武宗竟無後尤不可解

宣帝

黄龍元年春二月甲戌帝崩臣瓚曰帝年十八卽位
卽位二十五年壽四十八按監本作四十二汲古閣
毛板八字誤其實宣帝卽位明年乃改元壽四十三
監本亦誤

哀紀贊矛盾

哀帝紀贊稱其雅性不好聲色又云卽位痿痺末年
寖劇而帝卽位說董賢貌有斷袖之愛令賢妻通籍
殿中又以其女弟爲昭儀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
並侍左右贊之言一何矛盾

年時月日

諸紀中紀事書年書時書月書日參差錯出惟年與時無不書而月日多不具者或四者全書之或但書年時無月日或但書年時月無日皆無義例史失其傳邪抑隨便言之邪再攷

十七史商榷卷九

十七史商榷卷十

東吴王鳴盛述

漢書四

內言

王子侯表上襄嚵侯建晉灼曰音內言毚菟或云內言當作巧言小雅巧言躍躍毚兔是也但本卷又有猇節侯起晉灼亦云猇音內言鴞則內言當是讀法既有內言當必更有外言如高誘注戰國策呂氏春秋淮南子諸書有所謂急氣緩氣閉口籠口之類而劉熙釋名亦云天豫司兗冀以舌腹言之天顯也在

上高顯也青徐以舌頭言之天坦也坦然高而遠也風兗豫司冀橫口合脣言之風氾也其氣博氾而動物也青徐言風踧口開脣推氣言之風放也氣放散也可見此等讀法漢人已有之平上去入四聲始於齊梁梁書第十三卷沈約傳約撰四聲譜以為在昔詞人千載不寤高祖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朱竹垞作重刻廣韻序誤以為周顒之言而舊唐書楊綰傳綰生聰惠嘗夜宴親賓各舉坐中物以四聲呼之諸賓未言綰應聲指鐵燈樹曰燈盞柄曲眾咸異之此與天子聖哲同皆于四聲中各指一聲言之其實同一

聲也以舌頭言之爲平以舌腹言之卽爲上急氣言之卽爲去閉口言之卽爲入愚于聲音之道無深解性好務實不喜係風捕影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聊舉膚見如此

王子侯郡國名

王子侯表末格內書郡國名者并是國除之後其地入此郡國以其中間有亦 書縣名者知之也

臨菑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棘蒲剛侯陳武以將軍前元年將卒二千五百人起薛別救東阿至霸上二歲十月

入漢擊齊歷下軍臨菑侯按監板作臨菑此菑字誤

淮陰侯傳信襲歷下軍定臨菑未聞有所謂陳武者

疑是時武兵屬信史家遂不別敘耳若然則臨菑之

上恐脫定字也

鄂秋

安平敬侯鄂秋以謁者漢王三年初從定諸侯有功

秋舉蕭何功因故侯二千戶案蕭何傳作鄂千秋荀

紀同此脫一字監板脫同

紀通

襄平侯紀通父城以將軍從擊破秦入漢戰好畤死

事子矦監板同按此卽高后紀中紀通尙符節持節矯納周勃北軍者彼張晏注云紀通紀信子也晉灼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紀通紀成子然則作城者誤張晏說妄甚信代高帝死功莫大焉而其後絕無所聞意其人不但無子孫幷父母兄弟眷屬無一存者

左王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昌武矦趙安稽從驃騎將軍擊左王益封左王監板作左右王疑非史記作左賢王是也

襄城等四侯

外戚恩澤侯表襄城侯義軹侯朝壺關侯武昌平侯大四人並見高后紀彼如淳注引外戚恩澤侯表曰皆呂氏子也此句今表脫去監板脫同應補又彼紀尙有淮陽王彊恒山王不疑在異姓諸侯王表注云高后所詐立孝惠子予前於史記論少帝諸王皆非劉氏可與相發

三公九卿

百官公卿表篇首總敘讀之知孟堅乃通才非經師也何則上溯虙羲神農至唐虞不過以三十餘言蔽

之不詳述夏殷直云亾聞焉惟周官稍詳然亦不過舉其要耳最爲簡淨合宜故曰通才至於經義則不合也其以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爲六卿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與六卿爲九說周制似是而其下則又云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爲三公其下則又云四岳謂四方諸侯愚謂考工記坐而論道謂之王公鄭康成注雖以公爲諸侯其實是舉外以該內地官序官疏引鄭志據尚書周官篇云立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此僞周官文鄭所不見而鄭志據之者葢出伏生尚書大傳夏傳知者此考工

疏謂鄭偏說諸侯是因三公已有成文不言可知故
注伏生夏傳卽引坐而論道云云可見考工注言諸
侯是舉外見內眞周官篇雖已亾而伏生大傳引之
大傳列於學官博士所習在兩漢家喻戶曉故不言
可知若然伏生旣引於夏傳則三公之制夏與周同
竊疑三公九卿唐虞三代所同不同者乃在大夫以
下耳又昏義云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
八十一元士注云三公以下百二十人似夏時也疏
云三公分主六卿三孤亦分主六官之職總謂之九
卿攷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

周三百此百二十人與夏相近故云似夏時畧之此雖說夏三公九卿周亦同考工記又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云六卿三孤爲九卿三孤佐三公論道六卿治六官之屬疏云孤同卿數者以命數同故也不言三公與六卿爲九卿而言三孤以其命數相同故不害三公六卿爲九也三孤三公之副舉副以見正耳既如此則班以三公六卿爲九正合經義而愚乃譏其不合者伏生大傳云天子三公一司徒公二司馬公三司空公百姓不親五品不訓責之司徒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責之司馬溝瀆壅過水爲民害責之

司空鄭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空同職者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然則三公無職兼六卿乃有職所以周禮不列三公但有六卿而公孤之服位儀等旁見各職中大傳是七十子相傳遺訓正說三公六卿之制班氏不知疑其未協周制而另爲或說一條瓜疇而芋區之何也四岳亦即三公之出領諸侯者今以爲四方諸侯亦非

降及漢代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爲三公奉常等爲

九卿與周大異矣然丞相即大司徒太尉即大司馬御史大夫即大司空猶有周之遺意班氏不知故以正制抽出爲或說而近儒乃謂或說是諸侯執政之卿大國三卿自秦漢皆沿諸侯之制近儒心眼沈浸俗學中故不知古義

將軍

大尉本三公而武帝元狩四年置爲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又於三公及三師之下即次之以前後左右將軍者蓋古者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然則三公也六卿也將軍也一也故將軍即系三公三師下漢雖

承秦亂時猶近古故與周制相出入

司馬在司徒上

司馬本次司徒下而哀帝元壽二年復以大司馬位在司徒上故帝欲極董賢之位命爲此官帝崩而王莽即代賢爲之

後漢竇憲傳和帝永元元年憲擊匈奴有功拜大將軍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太尉憲威權震朝廷公卿希旨奏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長史司馬秩中二千石從事中郎二人六百石官職之高下繫乎時主之愛憎此事與董賢事正相類

事下丞相御史大夫廷尉

古三公在九卿中漢三公在九卿外古九卿公孤與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漢九卿奉常郎中令衛尉太僕廷尉典客宗正大司農少府也凡漢書中每有大事輒曰事下丞相御史丞相御史爲政本故也太尉多不與者掌武事故也有罪則曰下廷尉治或連某郡言之者以其爲是郡之人或是郡之事或罪人匿於是郡當即訊之故也三公九卿建置沿革詳見朱博傳

長水校尉

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師古曰長水胡名顧氏

曰長水非胡名也郊祀志灞滻灃澇涇渭長水以近咸陽故盡得比山川祠史記索隱云百官志有長水校尉沈約宋書云營近長水故名水經云長水出白鹿原今之荆溪水是也

二千石印文曰章

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師古曰漢舊儀云銀印背龜紐其文曰章謂刻曰某官之章也按二千石其文曰章故朱買臣傳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則但曰印今有僞爲銅印作蟲獸形其文又或稱章者皆非眞漢印也

百官公卿闕文脫誤

百官公卿表下師古曰此表中記公卿姓名不具及但舉其官而無名或言若干年不載遷免死者皆史之闕文不可得知按有名無姓如高帝五年廷尉義渠之類有姓無名如十一年衛尉王氏之類顏以爲闕文是也至但舉其官而無名則如景帝中二年第十二格但書中尉二字武帝太始元年第十一格但書之司農三字元帝初元元年第十三格但書水衡都尉四字建昭元年第十三格但書右扶風三字據顏以爲史之闕文但既無姓又無名空舉此官甚屬

無理殊不可曉顏說大可疑而卷中如此者亦不爲多只此四處若武帝太初元年及二年第十二格兩處俱有中尉二字而無姓名攷上卷篇首總敘云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中尉爲執金吾是以此表自此年以下第十二格俱但有執金吾別無中尉然則太初元年中尉之下脫更爲執金吾五字其二年之中尉二字的是衍文由此觀之其餘四處亦皆衍文也觀書者至此欲有所考恐忘此格爲何官偶爾用筆記之而傳寫者不覺誤以爲正文一幷謄入耳其但言若干年不載遷免攷則宣帝本始二年博士后倉爲

少府三年執金吾辟兵三年辟兵有名無姓三年以下皆闕文又地節二年潁川太守廣爲右扶風三年元帝初元元年大鴻臚顯十一年永光二年右扶風强五年建昭四年中郎將王禹爲水衡都尉五年顏說似也但宣帝以前絶無此等而宣帝以下則有此五條恐俱係謄寫脫落非班氏之闕文

百官公卿表班氏本多疎略如表中所列本從高帝元年起而列將軍一項直至文帝元年方見高帝惠帝高后三朝不見一人明係漏去其傳寫脫誤者如高后四年平陽侯曹窋爲御史大夫誤高一格八年

淮南丞相張蒼爲御史大夫誤低一格景帝三年第五格云故吳相爰盎爲奉常殷緩一殷字殊不可解殷字之上當別有奉常二字而另起爲一條今脫去故不可讀又如武帝元狩三年三月壬辰廷尉張湯爲御史大夫六年有罪自殺此謂湯爲御史大夫六年而有罪自殺也六年者合初任職及自殺之年計之也他皆倣此然則景後三年栢至侯許昌爲太常二年遷按昌至武建元二年遷爲丞相當云二年不當云三年建元元年郎中令王臧一年有罪自殺按臧至明年建元二年自殺當云二年不當云一年天

漢元年濟南太守琅邪王卿爲御史大夫二年有辠自殺按帝紀卿以三年二月有辠自殺當云三年不當云二年此類不可枚舉以上自曹窋以下凡六條予既以意改校以南監前五條彼皆不誤惟毛板誤王卿監毛並誤文帝後元年第九格有廷尉信按景帝紀元年詔吏受所監臨財物論輕廷尉信與丞相議云云師古無注然其爲即文後元年之廷尉信甚明乃其後武帝征和二年又見廷尉信距文後元年已七十二年斷無此事疑必有誤南監誤同

泄秘書

百官公卿表昭帝元鳳四年蘇昌爲太常十一年坐

籍霍山書泄秘書免師古曰以秘書借霍山顧氏曰蘇昌蓋籍沒霍山之書中有秘記嘗密奏之而輒以示人故以宣泄罪之耳山本傳言山坐寫秘書顯爲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若山之秘書從昌借之昌之罪不止於免官而元康四年昌安得又爲太常邪果如小顏說則但當云坐借霍山秘書免足矣何用文之重詞之複邪顧氏說甚辨案蘇昌以元鳳四年爲太常而霍山之敗在宣帝地節四年相距凡十二年故云十一年坐籍霍山書云云昌爲太常凡十二年而免也作十一年者傳寫誤

壬辰辛丑

地節三年六月壬辰御史大夫魏相爲丞相辛丑太子太傅丙吉爲御史大夫案荀悅漢紀壬辰作壬申而丙吉之拜則與魏相同日非辛丑壬辰壬申似皆可未能考其孰是而丞相與副相同日而拜則恐無此事疑漢紀非也百官表閒亦有丞相御史大夫同日拜者恐皆是誤書

或謂史貴詳或謂史貴簡二者皆不盡然必也詳其所當詳簡其所當簡乃可謂良史矣班氏史家之冠冕然亦未能副此言豈班氏猶不得爲良史與曰非也班氏體例雖因史記而斷代爲史愼覈整齊其文

則雖因實翔翔者難爲工縱詳略偶未當盡美未盡善何害爲良史乎三公之拜罷本紀必宜書百官表及本傳不待言若規制稍異則百官志中亦宜見一事而分作四番敘述不嫌太繁乃魏相爲丞相丙吉爲御史大夫宣紀地節三年皆不書疏矣二府尚且如此況九卿乎

永始二年拜罷

班書本紀於三公之拜罷或書或否體例甚亂摘之不可勝摘而荀悅漢紀尤爲謬妄即以成帝永始二年之事論之攷百官公卿表是年正月乙巳大司馬

音薨王音也二月丁酉特進成都侯王商爲大司馬衛將軍三月丁酉京兆尹翟方進爲御史大夫八月貶爲執金吾所謂八月者謂方進爲御史大夫凡八月耳又云御史大夫翟方進爲執金吾一月遷方進爲御史大夫八月而遷爲執金吾一月而遷故又云十月已丑丞相宣免十一月壬子執金吾翟方進爲丞相諸吏散騎光祿勳孔光爲御史大夫宣者薛宣也而成紀但書音薨其餘一槩不書是三府之拜罷竟不見於紀疏略太甚然他紀書之者却甚多則又自亂其例此班之失也而本紀於是年之末又書是

歲御史大夫王駿卒同一御史大夫卒者書拜者不
書何例書是歲者亾其月日也而表又不書駿之卒
是又表之失矣表所書無月日者甚多而駿不書何
例且音薨之日紀以巳丑表以乙巳是又紀表互異
二月既有丁酉三月安得又有丁酉是又表之有誤
也至荀悅以王商之爲大司馬王駿之卒翟方進之
爲御史大夫皆在三月丁酉承漢書疊書丁酉之誤
不能改正而混以三事置於一月日之下已爲亂道
其下乃云秋八月方進貶爲執金吾竟誤認表中所
云八月者以爲是年之八月殊不知以表數之方進

之貶秩金吾乃十月中事耳荀悅以漢人記漢事乃於班史文義尚且蔑然不曉若是豈其假手子弟門客以成書而已則曾不檢照故舛謬至此乎其下又書冬黑龍見東萊此永始元年九月事見谷永傳甚明而悅又涸載入二年其妄不可勝言

張晏所譏

古今人表張晏譏其差違失謬凡八條第一條老子不當在第四格王侍御峻云評林及汪本老子在第一格趙希弁讀書附志云徽宗詔史記老子升于列傳之首自爲一帙前漢古今人表列于上聖汪本其

據北宋本乎按汲古閣板老子在第四如張晏說則汲古似班氏元本也（南監與汲古同）而評林及汪本所據之宋本則是後人所改矣予從青浦邵玘借侍御評本往往稱汪本係明汪文盛刻評林則萬歷閒吳興凌稚隆輯也又一條譏寺人孟子不當在第三今乃在第四（南監與汲古同）又譏田單魯連藺相如不當在第五今田單乃在第四魯連藺相如皆在第二（南監與汲古同）又譏嫪毐不當在第七今脫（南監與汲古同）夫此表所載奚啻數千百人張晏所譏不過八人今不同者四人脫者一人則全卷中傳刻脫誤不知凡幾矣異哉豈此四人者

亦如老子之例後人因張說而升之乎但所據乃汲古本如老子汲古是元本何得此四人又依改本且嫪毒之脫又何說邪至張晏又譏大姬巫怪陳人化之不當在第三按表大姬在武王之下與邑姜並列注云武王妃若好巫怪之大姬乃武王之女陳胡公之夫人今陳胡公亦在第三格而別列大姬之後相隔甚遠則非一人張晏誤也

魯出公

魯悼公在第六格注云出公子按悼公哀公子也疑出公即哀公哀公卒于越故以號之

十七史商榷卷十

十七史商榷

DS
735
.A2
W3
1880
v.4

十七史商榷卷十一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五

志次當改

志之次一律歷二禮樂三刑法四食貨五郊祀六天文七五行八地理九溝洫十藝文竊謂先後顛倒敘次錯雜殊屬無理愚見當改爲一天文二五行三律歷四地理五溝洫六食貨七禮樂八郊祀九刑法十藝文如此方順改河渠爲溝洫名實不相應亦非故後世無從者

律歷本劉歆

班氏自言律歷志本之劉歆續志亦云然

度權量等名

律歷志度者分寸丈尺引也分本度之名今人乃以爲權之名不知起何時又權者銖兩斤鈞石也石本權之名而今乃以爲量之名志十斗爲斛今改爲五斗爲斛而十斗爲石又以十忽爲一絲十絲爲一毫十毫爲一分十分爲一錢皆未詳所起再攷

合龠爲合南監與汲古同他本或作十龠爲合尚書堯典疏所引同此誤也說詳尚書後案

古尺小於今尺是以步數畝數里數皆古小今大詳見後案臯陶謨篇古量亦小於今量後書南蠻傳云軍行日三十里爲程人日稟五升李賢注云古升小故曰五升也是後漢時量小於今甚遠竊謂古今人腹則同今雖極健啖之人每日食至多亦不能至二升而此乃言五升是後漢量小於今且一二倍也說亦詳後案堯典篇魏志管寧傳末注扈累嘉平中年八九十縣官給廩日五升不足食晉書第一卷司馬懿紀與諸葛亮相拒于五丈原亮使至帝問諸葛公食可幾米對曰三四升帝曰孔明其能久乎蜀志亮

傳注作食不至數升宋王楙野客叢書第十一卷歷引周禮廩人注魏李悝漢趙充國匈奴傳及後漢南蠻傳與晉顧臻之言證古量之小其第十一卷又引北史庫伏連性吝家口八食米二升常有饑色南北朝量比漢魏前已略大然比今量則尚小

疇人

疇人子弟李奇曰同類之人俱明歷者也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爲疇師古是如說按尚書洪範九疇鄭康成及僞孔傳皆訓疇爲類易否九四疇離祉九家注云疇者類也然則李奇是如淳非程大昌演繁露

乃云古字假借疇人即籌人以筭數而名尤謬也梁官亦曰疇人則不必定屬治筭數者矣

太初三統歷

武帝太初元年詔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方士唐都落下閎造太初歷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于四方舉終以定朔晦分至躔離弦望數語造歷之要已盡自太初歷出古歷皆廢至成帝時劉向作五紀論平帝時王莽秉政向子歆又作三統歷及譜三統歷大抵皆祖述太初歷者

驚蟄雨水穀雨清明

諏訾初危十六度立春中營室十四度驚蟄今日雨水於夏為正月商為二月周為三月終于奎四度降婁初奎五度雨水今日驚蟄中婁四度春分於夏為二月商為三月周為四月終於胃六度大梁初胃七度穀雨今日清明中昴八度清明今日穀雨於夏為三月商為四月周為五月終于畢十一度按大戴禮夏小正篇逸周書時令解俱先驚蟄後雨水先穀雨後清明與漢志同新舊唐書先啓蟄後雨水亦同而改穀雨在清明之後至宋史始先雨水後驚蟄先清明後穀雨則與唐同元史亦然明程榮者彙刻漢魏叢書內有京房

易傳亦先雨水後驚蟄先清明後穀雨俗刻可疑

五德相代

顓頊高陽氏水德水生木故帝嚳高辛氏爲木德木生火故唐堯火德火生土故虞爲土德土生金禹爲金德金生水湯爲水德水生木周爲木德云云案後漢書郎顗傳顗條便宜對曰孔子曰三百四歲爲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注易乾鑿度孔子曰立德之數先立木金水火土德各三百四歲五德備凡千五百二十歲太終復初故曰五行更用更猶變改也乾鑿度在緯書中最爲可信據此則知五德

相代其說出于孔子但孔子言三百四歲一德漢志却言一代一德歷代運數短長不定假如夏商周傳世皆數百年決無既定爲一德矣三百四歲後忽又更易一德之事則孔子亦言其理而已不必泥漢志是也且此五德之運王者循環相代而所尚之色却不用五色者以三正也建子者物初生色赤故尚赤建丑者物漸著色白故尚白建寅者物已成形色黑故尚黑或作青亦可禮記或素或青夏造殷因下鄭注有此一條大凡物之成形有黑者亦有青者舜典三帛鄭注甚明詳尚書後案一卷又此三正臨時酌用不必一定挨次循環所以夏建寅之後商

不必從子起郤建丑而周郤建子參錯不齊然與五德無涉又五運相代取相生不取相尅周木德也宗靈威仰木生火秦人應以火德王乃秦始皇本紀云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而用水德遂以十月爲正誤以周爲火又誤以相生爲相尅又誤以五德改正朔一事而三誤秦人不學如此至漢則繼周不繼秦故用火德尙赤王莽用土德代漢又因漢稱堯後亦自稱舜後明正當受漢禪也亦可笑矣至魏始以土德繼漢色尙黃

張蒼傳蒼推漢爲水德是承秦而不改公孫臣又上

書謂漢當用土德是亦承秦而言之以秦人應火德故耳無如秦巳誤用水矣奈何漢又用土乎抑或又誤用相尅之說乎皆非也

伐紂年月日

三統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云云

案歷法逆推而上可以追溯前世者正孟子所謂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至於古帝王歷年之多少國運之長短則非歷所能推既無史編紀載何從測驗此律歷志所載得之劉歆而歆說似未必可信蓋史記共和以前無紀年也至於文王受命九年而崩九年

當作七年又言歲在鶉火云云本之國語則不誤皆詳予尚書後案太誓序又引武成逸文惟一月壬辰云云皆不誤逸周書世俘解與此紀日不同是逸周書傳寫之誤當晉孔晁爲注時已誤矣詳見後辨又劉歆以死魄爲朔生魄爲望亦非亦見後辨

律歷逸文

吳江沈彤冠雲云春秋左傳襄二十四年疏引漢書律歷志載劉歆三統之術以爲五月二十二分月之二十乃爲一交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

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旣前後朔不食其文如此而今律歷志並無此文不知何時逸去

漢無禮樂

禮樂志本當禮詳樂略今乃禮略樂詳全篇共分兩大截後一截論樂之文較之前論禮其詳幾三倍之而究之於樂亦不過詳載郊廟歌詩無預樂事葢漢實無所爲禮樂故兩截之首各用泛論義理全掇樂記之文入漢事則云漢興撥亂反正日不暇給以下敘叔孫通制禮絕未述禮儀若何卽述賈誼董仲舒王吉劉向四人論奏而止敘通事結之云通定儀法

未備而通終敘誼事結之云誼草具其儀大臣絳灌害之其議遂寖其下又云武帝議立明堂制禮服實太后不說其事又廢叙仲舒畢結之云上方銳志武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敘王吉畢結之云上不納其言吉以病去敘劉向畢結之云帝下公卿議會向病卒嘗表未作以上無非反覆明漢之未嘗制禮無可志而已故其下又結之云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漢典寖而不著民臣莫有言者又通沒之後河間獻王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今學者不能昭見但推士禮以

及天子說義又頗謬異故君臣長幼交接之道寖以不章漢典不傳河間所輯又與漢無涉故無可志也樂志旣述高祖風起之詩武帝所立樂府造詩歌未段乃言河間獻王獻雅樂樂官存之以備數然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又言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調均又不協于鐘律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其下又敘成帝時王禹獻河間樂平當議請修之公卿以爲久遠難明議復寖又敘哀帝欲放鄭聲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吏民湛沔自若未復總結之云大漢繼

周久曠大儀未有 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爲發憤而 增嘆也足明此志總見漢實無所爲禮樂實無可志

子長禮樂二書亦空論其理但子長述黃帝及太初若欲實敘實難隱括孟堅述西漢二百年何難實敘祗因漢未嘗制禮樂府俱是鄭聲本無可志不得已只可以空論了之

志中載賈誼語尙簡淨至董仲舒對策凡四五百字皆見仲舒本傳王吉上疏約二百字亦見吉本傳于此何用重出徒煩紙墨實屬冗複宜撮舉大意數言

已足又載劉向議禮事約三百字則向傳所無

濟隮通

王吉上疏驅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濟字本傳同詩朝隮于西又南山朝隮濟與隮通也監板志傳並改爲躋此俗儒所改躋字說文無之

有稅有賦

刑法志因井田而制軍賦有稅有租案下文即云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師古曰稅田稅賦發斂財也則合作有稅有賦又食貨志前一段語意與此正同亦云有賦有稅若作租租即稅也不可通矣

刑法志三非

刑法志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云云語出魯語班氏據此故以戰守之兵與墨劓等刑合爲一志畢竟刑平時所用兵征討所用二者不可合班氏雖有此作後世諸史無從之者一非也于次宜先刑後兵今先兵後刑二非也漢家雖不制禮而未嘗無兵法一代之制豈無足述今先之以考古繼之以議論其下但云高祖定天下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叙漢事只此數語毋乃太簡三非也惟其撮

舉周禮井田軍賦大畧最爲簡明說周禮者罕能及

肉刑

文帝除肉刑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者皆棄市有輕刑名實殺人笞五百三百率多死班氏論之云除肉刑本欲全民今去髡鉗一等轉入大辟以死罔民死者歲萬數刑重所致也至穿窬之盜忿怒傷人男女淫佚吏爲姦贓若此之惡髡鉗又不足以懲刑者歲十萬數民不畏又不恥刑輕所生也宜思清原正本删定律令簒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觸

死者皆可募行肉刑魏志陳羣議云漢除肉刑而增
加笞本興仁惻而死更衆所謂名輕實重也名輕則
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于古制至于傷人
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制使淫
者下于蠶室盜者刖其足永無淫放穿窬之患矣夫
三千之屬雖未可卒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
用漢律所設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
以刑殺如此則所刑與所生足以相貿矣今以笞死
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肢體輕人軀命也其旨本
班氏

賣弄

漢刑法志廷平將招權蘇林曰招音翹舉也猶賣弄也後漢靈帝紀注闕貢厲聲責張讓等賣弄國恩又朱浮傳浮爲大司空坐賣弄國恩免又楊震傳震上疏言親近倖臣賣弄威福皆一意若歐陽永叔得請歸田寄友云也賣弄得過裏元人王實甫襍劇院本云賣弄你有家私此則指誇詡之義今吳下里俗有此語皆與宋元人語同與兩漢人語異

補漢兵志

補漢兵志一卷宋宗正少卿樂清錢文子文季譔門

人奉議郎知江州瑞昌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陳元粹序近日盛百二李文藻刻之班氏於刑志中帶敘兵事草草數語全不詳備文子生千載之下亦不過從漢書中紬繹而得假令班氏欲志其詳何難委曲如繪惜乎略之唐兵制之善與漢同但其後內爲宦官所竊外爲方鎮所據初制固不然惜史亦略也宋廂軍禁軍何嘗不仿漢唐惟養兵冗濫漢唐所無耳文子考古以諷時有心哉

通鑑目錄第三卷漢滅項羽卽帝位定都雒陽下云兵皆罷歸家明季某公批云兵皆罷未妥觀後事可

見漢此時新造而法制已定所云罷歸家非眞廢兵不用京師南北軍固在也所罷惟郡國材官耳然以虎符召之卽立至特以漢人平日不養兵有事乃召事已卽罷某公竟認作眞廢兵不用遂以其後反者蠭起事皆由罷兵所致不亦誤乎讀文子此編便自了然

宋史藝文志以此書編入類書一門眞可發笑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六

米價

食貨志魏文侯臣李悝言一夫治田百畮歲收畮一石半石錢三十沈彤謂一石當今二斗又謂此錢乃景王大錢其重半兩當今制錢二枚俱未詳是否漢初米石五千沈謂此莢錢也視李悝時價十六七倍此志下卷又云漢興米至石萬錢宣帝時穀石五錢農人少利沈云五下當有十字若石止五錢則不得但云少利矣元帝二年齊地饑穀石三百餘王莽時穀價翔貴雒陽以東米石二千十六國至莽米價畧具

此但錢之制隨時而變量又古今不同且秦漢時以百二十斤爲石乃權之名非量之名未可據以攷今日之價秦始皇本紀三十一年米石千六百存參

今以十升爲一斗五斗爲一斛二斛爲一石每升重一斤四兩每斗十二斤八兩每斛六十二斤八兩每石一百二十五斤

飢

小飢收百石中飢七十石大飢三十石何校飢俱改饑蔡虛齋云飢饑不同穀不熟曰饑人無食曰飢亦可通用但有飢饉無饑渴

賈鼂董論食貨

食貨志載賈誼鼂錯董仲舒奏議三人本傳俱不重出足見禮志直因無可敘述聊采論奏敷衍成篇

常平倉

宣帝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迺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元帝即位天下大飢在位諸儒多言常平倉可罷毋與民爭利上從其議罷之愚謂蕭望之傳望之當宣帝時已力言常平之非矣後書劉般傳永平十一年帝欲置常

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爲便般對以常平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爲姦小民不能得其平置之不便廼止夫常平初制于民無不益于官則損中藏盜蓋上下交利焉惟商賈因上握其權穀價常平無所益耳然而法立弊生漢人已以與民爭利譏之況人心日巧姦僞萬端猾吏貪胥上下其手乎唐宋變爲社倉又名義倉一切利病詳見朱子文集馬氏通考休甯戴震東原作其師婺源江永愼修行狀曰先生家故貧其居鄉嘗援春秋傳豐年補敗之義語鄉之人於是相與共輸穀若田設立義倉行

之且三十年一鄉之民不知有饑自古積粟之法莫善於在民莫不善於在官使民自相補救卒無胥吏之擾此先生之善於爲鄉之人謀者戴說片言居要附記於此

金錢布帛

食貨志上卷言食下卷言貨篇首云凡貨金錢布帛夏殷以前其詳靡記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師古曰周官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故云九府圜謂均而通也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孟康曰外圜而內孔方也輕重以銖師古曰言黃金以斤爲名錢則以銖爲重也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

故貨寶於金利於刀如淳曰名錢爲刀者以其利於民也流於泉流行如泉也布於布謂布於民間束于帛李奇曰束聚也據此則周人所用貨幣凡有四種卓文君白頭吟云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爲古人以錢刀連言者多矣二者誠爲一類但班氏既分言之則爲二物亦猶布帛相近而布究非帛如淯注直以刀泉皆爲錢本一物以其利名刀以其行名泉非也今古錢存者有作刀形予猶會見之刀蓋錢中之别矣或云布亦名錢者天官外府掌邦布之入出鄭康成注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賈公彦疏一物兩名是也而與此處所言布帛之布則不同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也元帝時貢禹言鑄錢采銅民心動搖棄本逐末宜罷鑄錢毋復以爲幣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

壹意農桑議者以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禹議雖不行然即此可見古固有以布帛爲古者而布固非錢也黃金方寸而重一斤者孫子算經卷上云黃金方寸重一斤白金方寸重一十四兩是也輕重以銖者錢最輕者一銖最重者十二銖也孫子算經卷上云稱之所起起於黍十黍爲一絫十絫爲一銖二十四銖爲一兩是也

管子國蓄篇云先王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所謂先王葢指虞夏以來言黃金則似銀銅不數而史記平準書云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至秦幣爲二等黃

金爲上幣銅錢爲下幣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則虞夏之制金銀銅並用管子言未可泥言布不言帛亦從可知如班氏言周惟用金錢布帛則秦罷珠玉等不爲幣似亦因周之舊非秦所剙但平準書省言布帛耳自此以後遂爲定制是也師丹傳哀帝即位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爲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改幣而黃金亦不爲幣若專用銀錢則直至明中葉始定葢時勢古今異宜幣之以銀錢爲定固不可易矣新唐書五十四食貨志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唯銀無益于人宋史一百七十四食貨志歲賦之白其二十七銀但居一此在唐宋則然

斂散即常平

志引管仲之言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李奇曰上令急於求米則民重米緩於求米則民輕米）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李奇曰民輕之時爲斂糴之重之時官爲散也）贊曰易稱裒多益寡書云楙遷有無周有泉府之官（師古曰司徒屬官也掌市之征布斂貨之不讐者以其價買之）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食不知斂（應劭曰以法度衣之師古曰歲豐菽粟饒多可斂之）野有餓莩弗知發（鄭氏曰莩落也人餓死零落不知發倉廩貸之）故管氏之輕重李悝之平糴宏羊均輸壽昌常平亦有從徠按輕重斂散之法實出周禮古人作錢原爲此設以備荒耳便民交易猶其後也若專爲便民是先王

驅民背本逐末非作錢之本意也狗彘食人食不知斂趙岐改爲檢解爲法度檢斂已非本義朱子直云制也古訓愈失矣如班氏讀乃知孟子所言與周禮管子相出入雖孟子未讀周禮又鄙管仲未必觀其書然亦可知發斂之說遠有所承前篇所述耿壽昌穀賤增賈而糴穀貴減賈而糶此正發斂之說也若宏羊均輸盡籠天下貨物貴賣賤買則眞與民爭利矣班氏乃與管氏輕重壽昌常平並稱謬矣均輸以鹽鐵爲本兼及百貨常平之法穀而已矣姦僞日滋至後世常平亦難行而補救之術幾窮

後書朱暉傳肅宗時尚書張林請復用武帝均輸法暉以爲不可李賢注云武帝作均輸法謂州郡所出租賦幷雇運之直官總取之市其土地所出之物官自轉輸於京謂之均輸

臧粟臧繈

輕重斂散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臧臧繈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臧臧繈百萬按孟康曰六斛四斗爲鍾繈錢貫也下文筭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師古亦云緡謂錢貫也通典注云緡者絲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二十爲筭也詩云維絲伊緡

宋人亦以千錢爲一貫竊謂同一錢貫而異其名當有大小之別緡既是千錢則一繈當爲百錢也計萬室之邑每室粟一鍾以李悝之言度之可備四五人一月之食每室錢千繈爲錢一萬可備糴穀種及買耒耜器械幷饁饟之用曰必有者明其不可更少實欲其浮於此數也此萬鍾與臧繈皆人君所臧以贍民者萬鍾以備散臧繈以備斂也

賈誼諫宜禁民盜鑄錢上收銅勿令布則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與前減價糶增價糴及

臧粟臧繈皆是一意

賈山傳文帝除鑄錢令山諫以爲錢亡用器而可以易富貴富貴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也其後復禁鑄錢

錢制

古錢輕重以銖而國語周景王時患錢輕更鑄大錢唐固注云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按此乃王莽所造據唐注則是莽錢皆如周景王制也而秦錢輕重亦同古者以二十四銖爲一兩此大錢重十二銖是爲半兩錢古錢莫重於此景王欲鑄此

錢單穆公諫不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韋昭注云肉錢形也好孔也據此則知景王以前錢皆無文肉好亦無周郭矣秦錢形質如周錢惟文異文曰半兩重如其文平準書索隱據顧氏引古今注云秦錢半兩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與周景王同漢興以秦錢重難用更鑄莢錢如淳曰如榆莢據平準書裴注莢上本有榆字此傳寫脫蓋復景王以前錢制矣通典注云莢錢重銖半索隱云重三銖徑五分文曰漢興又云高后所行五分錢即莢錢也孝文五年爲錢益多而輕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後四十餘年武帝更鑄三銖錢明年又鑄五銖錢五銖得中道天下便之故王莽

紛更錢制天下大亂而世祖受命盪滌煩苛復五銖錢亦見後馬援傳五銖之制唐宋以下蓋悉用之矣東吳顧氏云五銖錢十枚當今之一兩弱竊謂今以十錢爲一兩如顧氏說則今錢即五銖錢也即有不同大約輕重不甚相遠但彼一面文一面漫今則兩面有字式既周正文又明析自三代秦漢以下錢制莫善於此

漢時錢稍重姦民盜摩錢質取鋊鋊銅屑也其下文有司請周部其質令不得摩取鋊鋊誤作鉛文獻通攷引之又誤作鉻人心日巧姦僞愈滋近年民間多翦取錢邊錢日壞嚴禁之始戢至盜鑄

之禁犯者至衆而猶不免要之有犯必懲則自不能爲害惟私銷之害覺察最難尤宜加意大約銅賤錢貴則私鑄銅貴錢賤則私銷兩平則翦取錢邊故即私鑄私銷之弊已絕猶必嚴濫惡小錢之禁俾其輕重一以五銖爲準禁惡錢見舊唐九十六宋璟傳民間禁用銅器以鉛錫鐵代之凡銅器皆獻之官償其價而以鑄錢此法正賈誼所陳行之則官銅日裕而私鑄私銷之弊亦絕乃法之最善者

顧氏曰明初鑄錢猶不用紀年自永樂以後專用紀年始爲常制

若干

凡數之不可知而約略舉之或其文太繁而撮舉之者曰若干令人猶然食貨志下篇輕錢百加若干應劭曰輕則以錢足之若干枚也師古曰若干且設數之言也干猶箇也謂當如此箇數百官公卿表下篇卷首標題師古注亦用此二字曲禮下篇問天子之年對曰始服衣若干尺矣疏云古謂數爲若干儀禮鄉射大射數射筭云若干純若干奇若如也干求也事本不定當如此求之

張湯孔僅桑宏羊

桑孔牟利微湯之深文巧法其策不能行也人知桑孔小人而不知湯之贊畫居多告緡之比皆湯所定志中尤罪湯加桑孔一等

食貨志校誤

食貨下卷自武帝以前皆取史記平準元文但史記誤字脫字衍字甚多皆當以食貨爲正間亦有平準不誤而食貨誤者如更令民鑄莢錢當從平準裴注作榆莢錢已見前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當從平準作鍾官赤側側仄字通而鍾官者即下文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裴駰注云漢百官表水衡

都尉武帝元鼎二年置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鍾官辨銅令上林三官其是乎是也葢廣開置左右輔當從平準作廣關不敢言輕賦法當從平準徐廣注作經賦二條已見何氏讀書記

十七史商榷卷十三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七

最後

郊祀志自騶子論五德終始而宋毋忌正伯僑元尚羨門高最後師古曰自宋毋忌至最後皆其人姓名凡五人按服虔及司馬貞說最後者自是謂其在騶子之後耳非姓名其實止四人顏注謬妄至此

木寓

木寓龍一駟李奇曰寓寄也寄生龍形於木也顧氏

云古文偶寓通用木寓木偶也史記武紀作木偶馬李奇注非按封禪書此文之上敘秦事有木禺龍木禺車馬索隱亦以禺音偶謂偶其形於木此志之下文又有寓車一乘寓馬四匹又有以木寓馬代駒又有寓龍馬顧說是後書劉表傳論言表猶木禺之於人李賢注如刻木為人是與偶同矣而其下文又引李奇注自岐其說

文帝王制

封禪書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漢郊祀志同司馬貞索隱引劉向七錄云文

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本制兵制服制篇者
即封禪書所謂王制也而非今禮記中所有王制盧
植妄以當之彼疏引鄭目錄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記
先王班爵授祿祭祀養老之法度此於別錄屬制度
又鄭荅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
後然則康成之意不以王制爲文帝作明矣藝文志
禮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其後大小
戴刪取之今存四十九篇王制在此內與文帝所作
何涉許愼說文自序云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
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禮記亦孔壁中所得

其非漢儒所作甚明下文武帝得寶鼎命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事此王制則是文帝所作蓋文帝原爲封禪作之武帝亦以議封禪采之也

寬舒

使黃鍾史寬舒受其方孟康曰二人皆方士按史記封禪書徐廣注云鍾縣黃縣皆在東萊此說得之黃鍾之史其名寬舒觀下文寬舒凡五見而絕不見所爲黃鍾者孟康說謬甚

泰一字衍

祠泰一於忌泰一壇旁上泰一兩字衍史記封禪書皮武紀並無忌泰一壇者亳人謬忌奏祠泰一方所

作壇也上文已言後有人上書言祠三一令祠於忌泰一壇上此則後人復有言祠黃帝等方故又祠於壇旁也

益延壽

甘泉則作益壽延壽館師古曰益壽延壽二館名按黃長睿云史記作益延壽館而近歲雍耀間耕夫有得古瓦其首作益延壽三字瓦徑尺字畫奇古即此館當時瓦也又括地志云延壽觀在雍州雲陽縣西北八十一里通天臺西八十步正今耀州地也然則當以史記爲正漢郊祀志誤衍一壽字耳師古云二

館非也

泰山明堂

武帝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按孟子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趙岐注泰山下明堂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齊侵地而得有之是也

貢韋匡谷

漢人郊祀瀆亂無理幾同兒戲元帝好儒貢禹韋元成匡衡等相繼爲公卿禹建言漢家宗廟祭祀多不應古禮上是其言後元成爲丞相議罷郡國廟自太上皇孝惠帝諸園寢廟皆罷成帝卽位丞相匡衡御

史大夫張譚又奏言武帝所立郊祀與古制殊罷甘泉泰畤河東后土祠定南北郊於長安衡又請罷紫壇僞飾女樂鸞路騂駒龍馬石壇之屬及雍鄜密上下畤北畤陳寶祠一切滛祀皆罷成帝末年谷永說上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或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云云班氏贊云究觀方士祠官之變谷永之言不亦正乎愚謂韋匡庸相也貢谷陋儒也然郊祀頼其駁奏古制獲存是其所長至鄭康成注禮皆據經典而趙宋以後妄徒動輒詆其用漢制解經有識者毋惑也

越絕書卷二吳地傳高皇帝封兄子濞爲吳王治廣陵并有吳立二十一年東渡之吳十日還去匠門外信士里東廣平地吳王濞時宗廟也太公高祖在西孝文在東去縣五里永光四年孝元帝時貢大夫請罷之郡國僭立之廟爲貢禹所奏罷而見於傳記者此其一也然元帝時濞之滅百餘年矣而廟始得罷貢禹正禮之功偉矣

三五

谷永論淫祀求僊之妄而曰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求之曠日經年靡有毫氂之驗師古云三謂三

皇五謂五帝劉仲馮駁之以爲三五指三世五世謂文武劉說確甚漢與高帝一世惠帝二世文則三世武則五世也文帝雖令主公孫臣新垣平已爲文成五利導夫先路故約言之

天文志無注

天文志師古竟全卷無注其中譌字及與他書不同者頗多宜以史記及呂氏春秋淮南子甘石星經諸史天文志參訂之

星日月本在地

經星常宿五星日月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

於天語本史記疑七十子以來相傳微言說文卷七上晶部曐字注云萬物之精上爲列星與漢志合

二十八宿敘次

二十八宿敘次以東西南北中五宮爲綱而監板於南宮權軒轅一節提行另起旣以五宮爲綱權字不當提行毛板是

暒

天暒而見景星又天暒晏暒說文卷七上夕部以暒爲姓雨而夜除星見也徐鉉曰今俗別作晴非是

九道九行

日有九道月有九行案洪範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鄭注四時之間合於黃道也詳後案

天文志所引

天文志引甘氏石氏經又引夏氏日月傳星傳不知夏氏何人又有但稱星傳不云某氏者賈孔諸經疏中每引武陵太守星傳疑即其說五行志亦引星傳又引劉向所引星傳然則星傳乃漢初已有

五行志所引

五行志先引經曰一段是尚書洪範文次引傳曰一段是伏生洪範五行傳文又次引說曰一段是歐陽

大小夏侯等說乃當時列於學官博士所習者以下則歷引春秋及漢事以證之所采皆董仲舒劉向歆父子說也而歆說與傳說或不同志亦或舍傳說而從歆又采京房易傳亦甚多今所傳京氏易傳中皆無之則今所傳京氏易傳已非足本閒亦采眭孟谷永李尋之說眭谷語略皆見其傳中尋說則傳無之也

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於周云云師古於史記下注云此志凡稱史記者皆謂司馬遷所撰也愚謂師古注此書成年已六十一六十五而卒學識本不

甚高又已老悖故舛謬頗多此注以左氏爲司馬遷竟如不辨菽麥者

王立

成帝河平二年夏帝舅五人封列侯師古曰譚商立根逢時凡五人夌稚隆本立作音沈炯云外戚恩澤侯表紅陽荒侯立與譚商根逢時俱以河平二年六月乙亥封五人皆皇太后弟安陽敬侯王音以皇太后從弟大司馬車騎將軍侯其封在鴻嘉元年六月乙巳以立作音乃夌本之誤又成紀亦作立與表同而音之封不見於紀史漏之也

二志矛盾

五行志上卷末段以罷郡國廟及太上皇惠帝寢廟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於長安南北郊又罷雍五畤郡國諸舊祀皆致水災之應而不言其說出於何人觀郊祀志劉向之言知其出於向也夫毀廟徙郊等皆復古而得禮之正者貢禹匡衡谷永說皆是也而向乃以為能致水災向之曲說如此班書采輯諸書而成有未加裁翦者如郊祀志贊云究觀方士祠官之變谷永之言不亦正乎是因以毀廟徙郊為正也而此志乃復云云殊自相矛盾矣

鼠妖證青祥

貌傳自成公七年以下一段所引春秋三節漢事二節皆以鼠妖證青眚青祥此不可解後思心傳中又以鼠妖證黃祥一事復出卷中如此甚多又隱公三年日食而以爲其後鄭獲魯隱注引狐壤之戰此自是隱爲公子時事洪邁譏之桓公三年日食而以爲楚嚴稱王兼地千里是其應不知楚自武王稱王歴文成穆至嚴已四世而嚴之霸去桓公三年將百年矣劉知幾譏之此等舛謬不可枚舉

吳二城門

吳王濞二城門自傾其一門名曰楚門一門曰魚門吳地以船爲家以魚爲食云云范成大吳郡志第三卷城郭篇閶門亦名破楚門而無所謂楚門魚門者要之二門必當在今蘇州府治吳長洲元和三縣地此志特因吳本屬吳國而濞又嘗東渡之吳留十日去故此下文遂以二門之傾爲濞亡之兆其實濞都廣陵不都吳若據此文誤認濞之所都卽今蘇州府治則非矣詳地理雜辨證

五行志引大傳

引書序及伏生大傳伊陟相太戊桑穀共生朝其下

又引劉向說以桑穀爲高宗武丁時事此向之誤而班氏聊存異說耳師古乃疑伏生差謬殊憒憒

雨魚信都

成帝鴻嘉四年秋雨魚于信都長五寸以下案荀悅漢紀作雨魚於新都長五尺新都見王莽傳乃謂新野之都鄉地理志本無此縣辨詳後漢紀誤也

七國秦無日食

五行志說春秋及漢興以來日食詳矣七國及秦始皇二世之時生民之禍甚烈宜日食不勝書而志無之史失其官不可攷耳秦本紀始皇本紀所書災祥

甚多而獨無日食

十七史商榷卷十三

十七史商榷卷十四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八

地理論古

地理志敘首論古太繁劉知幾譏之云春秋賦詩見志左氏惟錄章名地理論古至夏世宜曰禹貢已詳何必重述古文盖其辭費劉氏之說頗當而師古又從而勦襲僞孔傳以爲注更覺饒舌可厭孔傳所無者又取本志注之更爲可笑況又強作解事如沂出泰山郡蓋縣臨樂山今乃截取之云沂出泰山此成

何語

十三部

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幽并營此唐虞之十二州也漢無營州其十一州皆有之但改梁名益改雍名涼而又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凡十三部部刺史員十三人此見於地理志百官表及師古所引胡廣記者也據文似十一州外添交州朔方爲十三部矣但河內河南二郡注云屬司隸而各郡國無屬朔方者百官表司隸校尉武帝征和四年置察三輔三河宏農三輔是京兆馮翊扶風三河是河內河南河東續

郡國志此六郡與宏農正屬司隸東漢如此西漢可知杜佑通典於西漢十三部亦不數朔方而數司隸且地理志叙首雖云置朔方之州而朔方刺史果亦在員數之內則朔方郡宜專屬之矣今乃注云屬并州則知所諸十三部者實是於舊十一州外添交州與司隸爲十三朔方不數平當傳當以丞相司直坐法左遷朔方刺史師古曰武帝初置朔方郡別令刺史監之不在十三州之限是也惟晉書地理志迷漢制數朔方爲十三晉書此段謬誤甚多不可據

刺史察籓國

百官表部刺史奉詔條察州師古引漢官儀惟一條察強宗豪右其五條皆察二千石師古引漢官儀亦見續百官志劉昭注而歷考諸傳中凡居此官者大率皆以督察藩國爲事如高五王傳青州刺史奏菑川王終古罪文三王傳冀州刺史奏代王年罪武五子傳青州刺史雋不疑知齊孝王孫劉澤等反謀收捕澤以聞亦見不疑傳又昌邑哀王之子賀既廢爲宣帝所忌後復徙封豫章爲海昏侯揚州刺史柯奏其罪張敞傳拜冀州刺史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發不得敞圍王宮搜得之捕格斷頭縣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

削其戶蓋自賈誼在文帝時已慮諸國難制吳楚反後防禁益嚴部刺史總率一州故以此爲要務後書郅惲傳惲子壽爲冀州刺史時冀部屬郡多封諸王賓客放縱壽案察之無所容貸迺使部從事專住王國又從督郵舍王宮外動靜失得卽時騎驛言上奏王罪及劾傅相袁宏後漢紀第十六卷永甯元年立濟北王子萇爲樂城王萇驕淫失度冀州刺史舉奏萇罪至不道然則刺史以察藩國爲事東京猶然

刺史權重秩卑

刺史初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始常置見百官表其權甚重而秩則卑蓋所統轄者一州其中郡國甚多守相二千石皆其屬官得舉劾而秩僅六百石治狀卓異始得擢守相如魏相傳相爲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居部二歲徵爲諫大夫復爲河南太守何武傳武爲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虧除免之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而王嘉傳云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二千石益輕或持其微過言於刺史司隸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離畔以守相威權素奪也京房傳房奏考功課吏法時部刺

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以爲不可行房上弟子曉考功課吏事者中郎任艮姚平願以爲刺史試考功法石顯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爲郡守元帝於是以房爲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可見守相畏刺史如此又朱博傳爲冀州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博使從事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師古曰丞尉職卑皆黃綬治所刺史所止理事處）所彈劾者如是而所舉薦者則如王褒傳王襄爲益州刺史使褒作中

和樂職宣布詩奏襃有軼才王莽傳莽風公卿奏言州部所舉茂才異等吏率多不稱此雖莽欲攬威柄故云爾要刺史有舉揚人才之任亦可見合而觀之刺史之權可謂重矣及其遷擢也黃霸爲揚州刺史以高第爲潁川太守（見循吏傳）陳咸由部刺史歷楚國北海東郡太守（見翟方進傳）張敞爲冀州刺史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滿歲爲眞（見本傳）王尊爲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見本傳）馬宮由青州刺史爲汝南九江太守（見本傳）知其秩卑也

馮奉世傳子參由渭陵寢中郎超遷代郡太守中郎

出爲太守云超遷而刺史則多有以卑秩得之者故京房請以中郎補是職也又如孔光傳云博士選高第爲尚書次乃爲刺史而滿宣由謁者出爲冀州刺史見賈捐之傳張敞由太僕丞出爲豫州刺史見本傳皆以朝臣之卑者充之其歲盡輒奏事京師見翟方進傳注九歲稱職方得爲守相見朱博傳其內遷則如翟方進何武僅得爲丞相司直特丞相之門下屬官耳各見本傳若王尊爲郿令遷益州刺史見本傳令可以徑遷刺史亦由秩卑故也

刺史隸御史中丞

刺史權重矣而又內隸於御史中丞使內外相維陳萬年傳子咸爲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薛宣傳爲御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上疏曰聖化不洽吏多苛政大率咎在部刺史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是也續百官志云御史中丞一人劉昭注引蔡質漢儀云丞故二千石爲之或選侍御史高第執憲中司朝會獨坐內掌蘭臺督諸州刺史又後書酷吏周紆傳注引漢官儀曰御史中丞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糾察百司

郡國官簡

十三部分爲郡國一百三其屬縣有蠻夷者曰道公主所食曰邑侯所封爲侯國每部有刺史每郡有太守守之下則都尉與丞諸王初以內史治民中尉掌武職相統衆官後省內史令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此成帝時制見百官表而何武於哀帝時奏中尉官罷職并內史見本傳武與莽爲讐大約元始仍復舊制每縣有令小縣稱長令長之下有丞尉漢官員數據表有十二萬二百八十五人而郡國官其簡如此至於令史掾屬多有通經術至卿相者而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掌敎化嗇夫聽訟收賦稅游徼循禁賊盜其非長吏而代長

吏治民者又未嘗槩從簡省也葢其時風氣猶樸故能成治若後世之吏員其中固無人才而所謂里長保正總甲牌頭者又烏可多設乎郡國縣道下所注若鐵官鹽官家馬官工官服官發弩官雲夢官樓船官陂官湖官均輸官銅官金官木官橘官牧師官圃羞官涯浦官羞官之類皆微末下吏葢不足道且多隨時隨地設立事過輙罷不常置者其正官則部刺史太守縣令、都尉丞尉外別無他官漢郡國官制可謂簡矣

漢制依秦而變

續百官志云漢之初興法度草創略依秦制雖依秦亦遞變之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以郡領縣無冀兗等州名有監御史有守有尉有令有丞見史記秦始

皇本紀又曹參傳擊胡陵方與攻秦監公軍破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孟康曰監御史監郡者晉灼曰秦一郡置守尉監三人蕭何傳注蘇林亦曰秦時無刺史以御史監郡高本紀秦二年沛公守豐秦泗川監平將兵圍豐與戰破之文穎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秦時御史監郡若今刺史其下又云沛公引兵之薛秦泗川守壯兵敗於薛如淳曰秦并天下爲三十六郡置守尉監又李斯上書請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詣守尉燒之合觀之秦制可見監既在守之上則似漢之部刺史但每郡皆有一監

則又非部刺史比矣蓋秦懲周封建流弊變爲郡縣惟恐其權太重故每郡但置一監一守一尉而此上別無統治之者

夏侯嬰傳亦云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平以胡陵降樊噲傳亦云擊泗水監豐下破泗水守薛西此與曹參傳高本紀所述皆一事

嚴助傳秦時使尉屠睢擊越使監祿鑿渠通道張晏曰郡都尉姓屠名睢監郡御史名祿陳涉傳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攷秦三十六郡中無陳郡陳是縣名而爲太守治所故云守令皆不在

每縣令之外有丞守丞必陳縣之丞代令守城者又張耳陳餘傳耳說趙豪桀曰陳王奮臂天下莫不應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叔孫通傳通對二世曰羣盜鼠竊狗盜郡守尉令捕誅何足憂槩而考之秦制已明而漢制則仍秦而遞變者

秦監郡御史亦名郡長灌嬰傳云轉南破薛郡長師古曰長亦如郡守也時每郡置長又云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如淳曰長雄長之長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吳郡長當時爲吳郡長嬰破之於吳下愚謂此所謂郡長必即監郡御史師古兩注皆未明

南粵王趙佗傳叙元鼎六年平南粵事有粵桂林監居翁服虔曰桂林部監也姓居名翁按每部設監此秦制也漢改部刺史則監罷不設矣佗本秦吏故南粵尚用秦制郡有監此桂林即秦時所置郡也服注非

三國魏志夏侯元傳元議時事云秦不師聖道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修立監牧以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觀此知漢制因秦也宰官即縣令監牧即郡守司察即監郡御史元又謂五等

之典雖難卒復可麤立儀準今長吏皆君吏民橫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爲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

刺史太守屢更

刺史太守漢制屢有改更朱博傳翟方進奏古選諸侯賢者爲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凖失位次之序請罷刺史更置州牧博奏漢家置郡縣部刺史奉

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爲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輙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眞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弟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愚考因方進奏改刺史爲州牧由六百石進二千石事在成帝時先時刺史擢太守此時則太守擢乃得牧矣所以方進之子義由宏農太守河南太守乃得爲靑州牧也此制行未久哀帝時爲朱博奏仍復舊制至元壽復改爲州牧王莽變革光武建武元年復

置牧十八年又改刺史若漢末袁紹曹操輩爲州牧位尊權重與西漢初制迥不相同魏志劉馥等傳評曰自漢季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於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已至唐而刺史之名又移之太守矣

太守別稱

鼂錯傳稱郡守爲主郡吏嚴助傳助爲會稽太守帝賜書謂之郡吏而尹翁歸傳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謂其邑子曰此賢將孫寶傳寶爲京兆尹吏侯文亦稱寶爲將又酷吏傳嚴延年爲涿郡太守掾蠡吾趙繡稱延年爲新將注新爲郡

將也謂守爲將以其兼領武事此皆太守之別稱也至後漢亦有此稱如後書馬援傳援戒兄子嚴敦書杜季良豪俠郡將下車輙切齒吾常爲寒心又魯恭傳恭弟丕爲郡督郵功曹所事之將無不師友待之鄭均傳不應州郡辟召郡將欲必致之第五倫傳會稽俗多淫祀前後郡將莫能禁此皆謂太守爲將也又循吏童恢傳恢弟翊辟孝廉除須昌長聞舉將喪棄官歸舉將當是郡守之曾舉翊者

守尉改名

百官表郡守秦官掌治其郡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

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景帝中二年更名都
尉而史文間有追稱之者如樊噲傳云攻圉都尉東
郡守尉於成武劉攽云圉縣名有尉無都尉又郡都
尉景帝方置明此衍都字愚謂都尉在圉即可稱圉
都尉劉以爲縣尉太卑未必能守城恐劉亦誤但秦
本無都尉名郡都尉與縣尉同稱尉漢之改名當亦
爲其易溷今此上言圉都尉必是追稱而下言守尉
則是都尉代守守郡者耳知者高紀秦三年攻東郡
尉於成武彼與樊噲傳同述一事彼孟康曰尉郡都
尉也師古曰本謂之郡尉至景帝時乃改曰都尉據

此知樊噲傳云守尉是都尉代守守
史記南越尉佗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
川令云云徐廣注云爾時未言都尉也周勃傳免相
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勃被甲持兵以見攷此
當文帝時尚未改名

十七史商榷卷十四

十七史商榷卷十五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九

侯王相有別

諸郡國下所屬縣有注侯國者即所謂王子侯恩澤侯等侯國也王子侯表所載而地理志於其縣下不注者如丹楊郡之胡孰秣陵丹楊之類此因元始時其國已除故也儒林傳云郡國縣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所屬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受業

如弟子師古曰令縣令相侯相長縣長丞縣丞也二千石謂郡守及諸王相也此注甚分明大縣稱令小縣稱長侯國之相如令長王之相如太守同名而實異王莽傳莽出就新都侯國南陽太守選掾宛孔休爲新都相此侯國相故太守得選掾爲之然亦必權攝非真也

令長守相有高下

馮野王傳補當陽長遷爲櫟陽令徙夏陽令孔光傳宣帝時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然則令長守相雖相等而其中又自有高下長遷乃得令守遷乃得相也

郡國兵權

百官表雖言守治郡尉典武職而實守兼掌之韓延壽爲穎川太守傳中述其都試講武甚備翟義爲東郡太守以九月都試日勒車騎材官士起事如淳曰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也後書耿弇傳弇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肄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注引漢官儀曰歲終郡試之時講武勒兵因以校獵簡其材力也弇事雖當王莽時其實沿漢舊制故注引漢官儀以明之又後書百官志五李賢注引漢官儀云八月太守都尉令長相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

家爲樓船亦習戰射行船邉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鄣塞烽火追虜或言八月或九月或歲終大約總在秋冬淮南王安傳安欲發兵反先令人作旁近郡太守都尉印可見守尉互掌兵權也又安與太子反謀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逮捕太子王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名相相至内史以出爲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内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卽罷相觀此知諸侯王國中兵權相與内史中尉兼掌之互相牽制三者有一不肯卽不能發兵

王自除丞尉

衡山王賜傳如淳注引漢儀注吏四百石以下諸侯王得自除國中百官表云縣丞尉四百石至二百石漢儀注所言指丞尉也賈誼傳言諸侯王不法事云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則非制矣

監刺史從事

蕭何傳何沛人爲沛主吏掾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辨之何乃給泗水卒史攷沛郡注云故秦泗水郡沛是泗水屬縣何爲監郡御史從事能辨治故進爲郡卒史王尊傳爲郡決曹史舉幽州刺史從事如淳曰

漢儀注刺史得擇所部二千石卒史與從事監與刺史大略相似故擇用所部卒史從事同朱博傳敕告民爲吏所冤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刺史從事之權如此

郡不言何屬

地理志郡國一百三言所屬者凡七十九不言所屬者凡二十四詳攷之其不言者皆疏漏非有義例也即如臨淮郡不言何屬而其上文琅邪東海二郡皆云屬徐州臨淮之屬徐州無疑而獨不言泗水國不言何屬而其上文楚國下文廣陵國皆云屬徐州泗

水之屬徐州無疑而獨不言九眞郡不言何屬而其上文南海鬱林蒼梧交阯合浦其下文日南六郡皆云屬交州九眞之屬交州無疑而獨不言即此三處推之則其餘郡國之不言者皆疏漏可知且其所屬有屬冀州屬兗州屬青州屬徐州屬揚州屬荆州屬豫州屬幽州屬幷州屬益州屬交州屬司隸而獨無雍州改名之涼州亦皆疏漏耳百官公卿表明言部刺史奉詔察州員十三人地理志明言漢兼禹貢職方州名有徐梁幽幷改涼益增交阯朔方爲十三部平紀元始元年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

農桑若涼州不爲部則僅十二人矣足明郡國之無屬涼州者乃疏漏也自武都以下至北地凡十郡皆不言何屬據續志內惟天水東漢改名漢陽而皆屬涼州東漢如此西漢可知班不言非疏漏而何又據百官表及續志司隷所屬有七郡今獨河內河南言屬司隷餘皆不言亦疏漏也續郡國逐州分敘界畫井然似反勝于前志

元始戶口

每郡首列戶口之數而於京兆尹冠以元始二年師古曰漢戶口元始最盛故舉之以爲數愚謂元始平帝號是歲壬戌王莽秉政戶口之盛必多增飾班氏

豈不知之葢取最後之籍以爲定不必以其盛也但有合郡戸口數每縣下無之而京兆尹長安縣左馮翊長陵縣右扶風茂陵縣潁川郡陽翟縣傿陵縣並有戸口河南郡雒陽縣南陽郡宛縣蜀郡成都縣魯國魯縣楚國彭城縣有戸無口其詳略皆無義例有則書之無則闕各縣戸口皆注於其縣之下獨雒陽注於郡名下書法參差亦無義例

郡國屬縣之數

周勃傳勃東定楚地泗水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泗水郡即沛郡也今地志沛東海二郡共有七十五縣

蓋元始時漢新置之縣比秦已多再倍有餘又云降
太原六城今地志太原凡二十一縣亦比秦多再倍
有餘高紀六年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爲韓國徙韓王信都晉陽高祖之六年在周勃降太原之後而其數與勃傳及地志皆不同　又云定雁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
縣今地志雁門十四縣比舊反少三縣雲中十一縣
比舊反少一縣又云定代郡九縣今地志代郡十八
縣則比舊多其半又云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
縣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今地志上谷十五
縣比舊多三縣右北平十六縣數適相符而遼東祇
有十八縣漁陽祇有十二縣比舊反少甚多高紀十

年趙相周昌奏常山有二十五城地理志常山屬縣僅十八比舊反少七縣靳歙傳降邯鄲郡六縣今地志趙國即秦邯鄲郡屬縣僅四比舊反少二縣其分割之詳不可攷矣

建置從略

地理建置沿革無常以最後爲定戶口據元始疆域當亦據元始也攷文三王傳梁孝王國四十餘城孝王卒景帝中六年分爲五國四人別爲濟川山陽濟東濟陰四國而太子共王買仍封梁共王子平王襄以罪削五縣餘向有八城此武帝時事當武帝未削

之梁國得初封五之一屬縣有十三今志於彼四國則有山陽郡濟陰郡皆卽景帝故國東平國卽濟東國獨不見濟川國惟此一國疆域竟無所見已屬缺漏史記世家梁孝王子明孝景中六年爲濟川王七歲坐罪廢地入漢爲郡今志無濟川郡又志濟陰屬縣九東平屬縣七皆與梁國畧相等獨山陽屬縣多至二十三決不此國獨多如此然則山陽郡下本注雖言景帝中六年爲國武帝建元五年爲郡其實郡界非國舊界大約別割他地益之或卽將濟川一國併入未可知且以四十餘城分爲五計之十三也九也七也三國已得二十九加山陽二十三四

國已得五十二尚有濟川不在內數大不符可見山陽郡界非國界文三王傳山陽王景中六年立九年國除適當建元五年此志與傳合獨屬縣非國之舊而班略之此皆分割大事班氏槩略之竊謂史法貴簡獨建置沿革乃地理之至要宜條析而詳書之詞繁而不殺爲佳無如志之一體班氏所剏風氣初開義例疏濶不能詳析也凡如此類不可校舉舉一以資隅反

分割雖據元始又有不拘者文三王傳清河王年當地節中已國除元始二年立年弟子如意爲廣宗王

亦見諸侯王表廣宗是元始所建國志中略不載則
是又不據元始矣例俱不定

傳言梁國削餘八城志梁國所屬恰八縣若據此則
是梁孝王之孫平王襄當武帝時削五縣餘尚有八
縣直傳至元始時尚是武帝時之故疆矣而今攷之
則不然襄立四十年薨其下傳五世至名立者嗣立
爲王當成帝元延中又坐罪削五縣則餘只有三縣
矣至元始中立又坐廢爲庶人自殺國除後二歲莽
白太皇太后立孝王玄孫之曾孫音爲梁王奉孝王
後莽篡國絶志據元始梁國當三縣而列八縣何也

足見班氏於建置從畧又如志列淮陽國而此國屢爲郡屢爲縣注絕不及已詳後淮陽郡汲黯傳云云一條而梁平王襄傳元朔中睢陽人犴反人辱其父而與睢陽太守客俱出同車犴反殺其仇車上亡去睢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求反急睢陽是梁國屬縣縣不當稱太守史記世家述此事作淮陽太守彼是也漢書誤作睢陽太守耳然武帝時制王國有內史治民中尉掌武皆二千石若太守則治郡者王國無之可知武帝時淮陽爲郡不爲國而志不及建置之略如此犴反史記作類犴反索隱云人姓名恐當從漢書

武五子燕刺王旦傳武帝末年坐罪削良鄉安次文
安三縣其後昭帝時又益封萬三千戶其下文即云
發民大獵文安縣則昭帝時益封已還其所削縣矣
其後謀反發覺自殺國除今地志大字無燕國而安
次文安則屬勃海郡良鄉則屬涿郡可見燕國除後
其縣入此二郡而二郡注皆云高帝置不知幾經分
割後尚是高帝之舊乎必不同矣且燕地必更有入
漁陽右北平等郡者不止二郡今皆不可攷又旦傳
宣帝又封旦太子建爲廣陽王傳至莽不絕志有廣
陽國注云高帝燕國昭帝元鳳元年爲廣陽郡宣帝

本始元年更爲國屬縣只四縣首縣薊下注云故燕國召公所封曰今羣臣亦曰燕雖小召公建國則薊必是旦所都元鳳之廣陽郡即燕國除爲之及更爲國嫌太大故又割入勃海等郡僅存四縣也班於建置沿革大略然此等分割糾紛若必逐縣詳注又嫌繁瑣則似亦有不得不如此從略者

志山陽郡注云故梁景帝中六年別爲山陽國武帝建元五年別爲郡其屬首縣昌邑注云武帝天漢四年更山陽爲昌邑國武五子傳云昌邑哀王髆天漢四年立薨子賀嗣昭帝崩徵賀立之淫亂廢歸國賜

湯沐邑國除爲山陽郡惟此一郡由國而郡由郡而
國由國而復爲郡最爲詳析合志傳觀之首末具見
他郡國皆不能如此

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榷卷十六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十

刺史治所

續漢百官志云刺史各主一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考殿最旣以八月出巡則平日必有治所乃劉昭注則云孝武始制刺史監糾非法傳車周流匪有定鎮昭說未的而閻氏若璩遂云通鑑齊孝王孫謀發兵臨淄殺青州刺史此刺史適在臨淄非必治所胡三省乃云臨淄青州刺史治豈知西漢刺

DS 735 .A2 W3 1880 v.5

史稱傳車居無常處者乎閻雖云爾而刺史治所明見朱博傳又武紀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師古注引漢舊儀云初分十三州假刺史印綬有常治所閻似失考但地理志於刺史所治之縣竟未一及耳

三國魏志夏侯玄傳玄議時事司馬宣王報書云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又唐六典第三十卷云武帝元光三年初置部刺史十三人居無常所後漢則皆有定所此閻說所本然朱博非前漢乎大約因其乘傳周行故隨便言之

太守治所

太守都尉皆當有治所今都尉治所夾注中甚多而太守治所竟絕不一及何也夫都尉治所大率不在首縣且與太守不同治是以注明乃太守治所亦不盡在首縣而竟絕不一及則疎矣

續書郡國志劉昭注引潘岳關中記云三輔舊治長安城中長吏各在其縣治民光武東都之後扶風出治槐里馮翊出治高陵今前志於高陵注云左輔都尉治蓋京城只長安一縣三輔共治之左馮翊亦治長安故高陵得為都尉治都尉不與太守同治也

閻若璩云郡國志凡縣名先書郡所治此惟東漢則然西漢不爾歷攷志傳以證之爲治者二十有六江陵也平襄也宛也陽翟也薊也彭城也邯鄲也臨淄也雒陽也廣陵也昌邑也吳也壽春也郯也相也成都也長子也濮陽也無鹽也魯也江州也涿也僰道也故苴蘭也邛都也滇池也不爲治者三梁國首碭却不爲治治睢陽王國以內史治民而梁孝王武傳梁內史韓安國從王於睢陽也汝南郡首平輿亦不爲治治上蔡以翟方進傳知之左馮翊首高陵亦不爲治治長安以趙廣漢傳景帝紀注及百官表知之

而韓延壽傳云延壽爲左馮翊出行縣至高陵尤明
證也胡三省注通鑑地理號佳者亦不知西漢第一
縣非必郡治如云班志襄平縣遼東郡治所猶可而
云漢中郡治西城縣豈可乎又云漢五原郡治稒陽
不知稒陽都尉治太守不與都尉同治也愚謂閻說
是矣而有未盡者據高紀下卷漢六年韋昭注推之
丹楊郡首宛陵而其實不爲治治丹楊說詳後第十
七卷而閻遺漏未舉南陽郡首宛縣而翟義傳云以
南陽都尉行太守事行縣至宛若南陽太守治宛則
不得言行縣至矣知宛亦非太守治也而閻亦遺漏

未舉西河郡首富昌不爲治治平定見東觀漢記唐元和志敘汾州沿革一段內言漢武帝置西河郡理富昌亡友休甯戴吉士震辨其誤見戴氏遺書之二十三文集卷八而閻亦不知也

水經三十七卷葉榆水篇注麊泠縣漢武帝元鼎六年開都尉治交阯郡及州本治於此然則交阯郡太守及交州刺史與都尉皆同治此縣也此南蠻地新開者不可以一例論至後漢則交阯太守改治龍編交州刺史改治廣信矣

都尉漏書

即以都尉論之郡國一百三有都尉者凡五十九無都尉者四十四此四十四郡國果無都尉乎抑有而不書乎京兆尹下當有都尉闕漏不書別見其他如河東都尉趙護拜爲廣漢太守見成紀及薛宣傳張湯之元孫放亦嘗爲河東都尉見湯傳周陽由亦嘗爲河東都尉見酷吏傳河東有都尉甚明而今志河東無都尉哀帝擢右師譚爲潁川都尉見息夫躬傳潁川有都尉甚明而今志潁川無都尉景帝召拜枚乘爲宏農都尉見本傳據志武帝元鼎四年置宏農郡則景帝無此郡當係追書又尹翁歸舉廉爲宏農都尉見本傳宏農有都尉甚

明而今志宏農無都尉杜周之曾孫業嘗爲上黨都尉見周傳上黨有都尉甚明而今志上黨無都尉又義縱爲河內都尉亦見酷吏傳河內有都尉甚明而今志河內無都尉趙充國傳充國至金城渡河遂至西部都尉府孟康曰在金城金城有都尉甚明而今志金城無都尉皆脫漏也且卽以百官表所列都尉名目論之於平常都尉之外別列者僅有關都尉農都尉屬國都尉三種名目而關都尉必司關津天下關津多矣乃僅巴郡魚復縣江關都尉一見他如宏農郡宏農縣下注云故秦函谷關改杜周之曾孫業

亦曾爲函谷關都尉此事亦見周傳而辛慶忌之子遵亦曾爲之見慶忌傳丞相車千秋之弟亦曾爲之見魏相傳張敞亦曾爲之見本傳此正百官表所謂關都尉也志乃但注關名不言有關都尉明係脫漏則其他脫漏者多矣農都尉必司農事敘傳云班況爲上河農都尉師古曰上河地名農都尉者典農事是也此亦必不止一處乃僅張掖番和縣一見何也其必有脫漏明矣屬國都尉志五見天水勇士縣安定三水縣上郡龜茲縣西河美稷縣五原蒲澤縣是矣而張掖亦屬國都尉匈奴傳右賢王犁汙王四千

騎八日勒屋蘭番和張掖太守屬國都尉擊破之是也今志張掖郡但云都尉無屬國二字此又脫文也若乃左輔右輔都尉以三輔故別之各郡東部西部南部北部中部都尉以一郡中不一都尉故別之亦非別立名不必提出至於騎都尉天水獂道一見宜禾都尉敦煌廣至一見主騎都尉安定參綠一見渾懷都尉北地富平一見匈歸都尉上郡一見既別立名自與平常都尉不同宜於表中提明此官制所關而表竟不言是又表之疏漏也

王溫舒爲廣平都尉尹齊爲淮陽都尉皆見酷吏傳

而今志此二國無都尉此則非漏書蓋此是國非郡國但有相有內史有中尉不當有都尉但二國曾罷爲郡終爲國觀年表及汲黯傳黯曾爲淮陽太守郎可見酷吏傳據爲郡時耳志所載二十國無一都尉知二國亦不當有

書法體例不一

以都尉書法論之大約皆注於其所治縣下而五原郡下注云東部都尉治稒陽屬縣稒陽下不注朔方郡下注云西部都尉治窳渾屬縣窳渾下不注而其他縣渠搜下則又注中部都尉治廣牧下則又注東

部都尉治此其體例之不一者也汝南郡下注云莽分爲賞都尉其屬縣汝陰下注云都尉治宜祿下注云莽曰賞都亭未詳又以雜官書法論之大約皆注於其所置之縣下如京兆尹鄭縣下注有鐵官之類至宏農郡下注有鐵官在黽池又於宜陽縣下注在黽池有鐵官也而黽池縣下反不注河南郡下注有鐵官工官其屬縣無之泰山郡下注有工官不言在何縣其屬縣奉高下又注有工官廣漢郡下注有工官其屬縣雒下又注有工官貢禹傳如淳注但言廣漢有工官亦據文而說耳太原郡下注有鹽官在晉陽其屬縣晉陽下又注有鹽官此亦其體例之不一者也以山之書

注論之大約皆注於其所在之縣下而雁門郡下注
勾注山在陰館其屬縣陰館下不注此亦其體例之
不一者也以水之書法論之大約皆注於其所出之
縣下然有詳言其過幾郡行幾里者有不言過幾郡
行幾里而但言其所出所入者此亦其體例之不一
者也以各郡建置之書法論之有但云某帝置者有
詳述某帝某年置者又郡國皆注建置沿革縣無之
而亦間或有之此亦其體例之不一者也蓋本無一
定體例有因其故籍之詳畧而詳之畧之者有臨文
麤疏失於檢照遂成疵類者有傳寫差誤未經校改

者曾地一條末云當考師古曰當考者言當更考覈之其事未審班書之當考者蓋亦多矣

敦煌郡效穀縣下注本漁澤障也攷孫寶傳尚書僕射唐林坐朋黨比周左遷敦煌漁澤障候則效穀縣下當注云有候官今無者亦脫漏且其上敦煌縣下有步廣候官而效穀無候官脫漏顯然想雜官脫漏者當不止此一處

王都

凡縣之封侯者必注云侯國仍屬郡與他縣不爲國者同而王國則改稱國若縣之爲王都者如江夏郡

邾縣注云衡山王吳芮都清河郡清陽縣注云王都泰山郡盧縣注云濟北王都桂陽郡郴縣注云項羽所立義帝都此南海郡番禺縣注云尉佗都信都國信都縣注云王都廣陵國廣陵縣注云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此可見王都不必定在第一縣其書法詳畧參差并以現在之王與已往之故王襍錯而書之不必論但王都多矣獨見此七處何也其義例不可曉

文三王傳代孝王參傳代王都晉陽今太原郡晉陽不注此類甚多不悉出

梁國屬縣八睢陽居末此國自孝王武始封而七國反梁守睢陽孝王又廣其城大治宮室睢陽爲梁都甚明賈誼請徙代王都睢陽代王即孝王武後果徙王梁當如誼策乃居末此國直傳至元始方除葢始終都睢陽而志以居末可見王國都不必定首縣舉一可知其餘

十七史商榷卷十六

十七史商榷卷十七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十一

故郡

秦以京師爲內史京師之外分三十六郡河東郡太原郡上黨郡三川郡東郡潁川郡南陽郡南郡九江郡泗水郡鉅鹿郡齊郡琅邪郡會稽郡漢中郡蜀郡巴郡隴西郡北地郡上郡九原郡雲中郡雁門郡代郡上谷郡漁陽郡右北平郡遼西郡遼東郡南海郡桂林郡象郡邯鄲郡碭郡薛郡長沙郡見班地理志

但史記秦始皇本紀云秦初并天下分以爲三十六郡裴駰注歷舉三十六郡之名雖與班志約略相同而無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却以內史充數又添入鄣郡黔中是爲三十六晉書地理志同愚謂班志裴注各有誤何則始皇本紀又云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南越尉佗傳亦云秦時已并天下略定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則三郡爲秦置無疑史記南越傳於敘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事之下乃云南越已平矣遂爲九郡徐廣注九郡名有南海鬱林日南鬱林即桂林日南即象郡此皆秦郡非武帝始置也然并天下係二十六年事其時已定三十六郡南

海等三郡是三十三年所置相去已八年不應八三十六郡之數班志疑誤後書南蠻傳秦并天下威服蠻夷始開領外置南海桂林象郡詳蔚宗意亦非謂一并天下即有領外意亦是說後來所置漢西南夷傳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以其衆王滇秦時嘗破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漢興皆棄此國巴郡雖在三十六郡數內而黔中更荒遠略通置吏僅十餘歲而秦已滅則黔中之屬秦已當始皇三十年以後去二十六年初并天

下亦已久矣自不當在三十六郡數內裴注亦誤至
兩粵傳云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粵王
句踐之後秦并天下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此
一郡則班志裴注皆未之及此置郡亦必在始皇三
十年後非初并天下事且秦雖置郡仍爲無諸與搖
所據秦不得而有之所以漢擊楚二人卽率越兵來
助故不當在三十六郡數也然則於班志去三外應
入內史葢班志郡國一百三連三輔數則秦三十六
郡亦應連內史數外尚少二姑闕其疑鄣郡亦似非
說見下

高紀漢二年章邯自殺雍州定八十餘縣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服虔曰河上即左馮翊也渭南京兆也中地右扶風也師古曰凡新置五郡按隴西上郡乃秦故郡非新置其餘三郡皆新置見本志蓋雍州地已爲雍塞翟三國今滅其國置五郡三郡新置二郡復故非新置而不分析者史約言之耳又高紀漢二年韓信虜魏豹定魏地置河東太原上黨郡魏豹傳畧同三郡皆秦故郡而此云云者非謂漢始置此郡也項羽王豹於河東爲西魏王則此三郡爲魏國不爲郡矣今虜豹以其地仍爲郡復故非新置史

約言之又荆王劉賈傳賈擊臨江王共尉尉死以臨江爲南郡南郡秦故郡此亦復故非新置據文當云復以臨江爲南郡史約言之又高紀漢三年擊趙獲趙王歇置常山代郡常山高帝新置代郡秦故郡復故非新置不分析者史約言之惟高紀漢五年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爲長沙王劉攽辨豫章傳寫誤加此條則劉說是非豫章新置餘四郡秦故郡而史家約言之之謂

樊噲傳破河間守軍於杠里河間國文帝二年置此云河間守亦必楚漢間權立其名

河南郡故秦三川郡高帝更名高紀秦二年斬三川守李由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其下文敘項羽分割諸侯以申陽爲河南王都洛陽其下文漢二年河南王申陽降漢置河南郡郡名因項氏所立故國名

高紀漢六年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爲荊王以碭郡薛郡郯郡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爲楚王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爲代王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子肥爲齊王以大原郡三十一縣爲韓國徙韓王信都晉陽此段乍觀之以一故字貫下諸名似

有十六郡皆秦故郡矣詳攷之則惟碭郡薛郡雲中鴈門代郡太原六郡爲秦故郡其餘若吳郡則後漢所分說詳後非秦郡至東陽文頴以爲卽下邳乃東海屬縣非秦郡臨淮屬縣有東陽名同地異鄣郡文頴以爲丹楊文頴是說楚漢閒鄣郡地卽漢武帝丹楊郡地非說郡治在丹楊縣蓋武帝時丹楊郡所治自在丹楊其前則爲鄣郡治故鄣故韋昭曰鄣郡今故鄣縣也後郡徙丹楊轉以爲縣故謂之故鄣也此卽今廣德州春秋以來名桐汭當鄣郡治此之時不知鄣名後武帝改郡名爲丹楊郡其治亦徙丹楊縣廿後在至孫櫹方吳秣陵

為建業丹楊郡治徙於此六朝都此以丹楊尹比京兆尹今江寧府上元江寧二縣也而太平寧國二府交界處疑是西漢丹楊郡治於是鄣郡所治之縣即謂之故鄣而鄣郡實非秦郡沈約宋書州郡志云丹楊秦鄣郡治今吳興之故鄣縣漢武帝元封二年為丹楊郡治今宣城之宛陵縣晉武帝太康二年分丹楊為宣城郡治宛陵而丹楊移治建業如約說漢丹楊郡治宛陵如韋昭說則治丹楊韋昭三國吳人通經大儒沈約齊梁人輕薄文士沈說自不如韋說可據今定從韋郯郡文穎以為東海郡志於東海下注高帝置應劭則云秦郯郡而郯郡實非秦郡疑此皆楚漢閒權立其名其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除膠東城陽漢國外餘以本紀及諸侯王表并史記齊悼惠王世家等篇攷之或為文景以後所建國或為縣

名不但非秦故郡并有非漢郡者此在秦皆齊郡琅邪郡二郡地耳作史者立文取便隨意言之假借後名以紀前事故其交參錯如此其縣數雲中鴈門代郡志凡四十三縣此云五十三太原志凡二十一縣此云三十一四誤爲五二誤爲三耳餘姑勿深攷

丹楊郡注故鄣郡劉敞原父刊誤云秦分三十六郡無鄣郡此但當云故鄣不當益郡字此劉之誤非班之謬劉固未喻班意也凡秦所置故郡漢因之者則如河東郡但注云秦置是也秦所置其後有所改易而復故者則如潁川郡注云秦置高帝五年爲韓國六年復故是也秦所置漢直改之者則如河南郡注

云故秦三川郡高帝更名是也不因秦名屢經改易卒從後定者則如京兆尹注云故秦內史高帝元年屬塞國二年更爲渭南郡九年罷復爲內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爲右內史太初元年更爲京兆尹是也若廬江郡注云故淮南文帝十六年別爲國所謂故淮南者卽高帝紀四年立黥布爲淮南王是也所謂文帝十六年別爲國者卽淮南王傳文帝立厲王子賜爲廬江王是也然則高帝卽稱故不必秦高紀六年已有鄣郡故云故鄣郡何必以秦無鄣郡欲去郡字邪吳王濞傳荆王劉賈爲黥布所殺高祖破布立濞爲吳王王三郡吳卽荆諸侯王表東帶江湖薄會

稽爲荆吳文穎曰卽今吳也高帝六年爲荆國十年更名吳師古曰荆吳同是一國三郡卽東陽郡鄣郡吳郡其下又云孝惠高后時吳有豫章郡銅山韋昭法云此有豫字誤但當云章郡今故章也其下又云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豫字亦衍然財漢初已有鄣郡甚明但不知其所始

灌嬰傳旣斬項籍度江定吳豫章會稽郡此史記文班用之者會稽秦故郡豫章新置至於分吳會稽爲二則據續志後漢順帝始然班固卒於和帝永元四年分二郡之事固所未及見況司馬遷乎吳王濞傳云上患吳會稽輕悍亦以吳會稽並言若謂漢初已有吳郡恐未必然蓋會稽郡屬山陰縣注會稽山在南揚州山越王句踐本國此實今紹興府治若蘇州

府治吳縣則吳本國也秦人無端忽移越國都之山名以名吳國都名實不相應當時人稱謂之閒必有不順於口而嫌於舉此遺彼者故往往以吳會稽連言之由今揣之當必爲是范成大吳郡志第四十八卷考證門歷引三國六朝人言吳會皆指兩郡而言非謂吳門爲東南一都會此雖在旣分兩郡後而西漢人之稱吳會意亦如此讀者皆勿泥莊子釋文云浙江今在餘杭郡後漢以爲吳會分界吳會稽猶言吳越

縣名相同

郡國縣邑名同者則加東西南北上下或新字以別

之京兆尹有新豐沛郡有豐故此加新有下邽隴西郡有上邽故此云下河南郡有新鄭京兆尹有鄭故此加新東郡有東武陽犍爲郡有武陽故此加東而泰山郡又有南武陽陳留郡有外黄魏郡有內黄故此云外潁川郡有新汲河內郡有汲故此加新南陽郡有西鄂江夏郡有鄂故此加西江夏郡有下雉南陽郡有雉故此加下山陽郡有南平陽河東郡有平陽故此加南而泰山郡又有東平陽鉅鹿郡有下曲陽常山郡有上曲陽故此云下而九江郡亦有曲陽續志作西曲陽清河郡有東武城左馮翊有武城故

此加東而定襄郡亦有武城涿郡有南深澤中山國有深澤故此加南勃海郡有東平舒代郡有平舒故此加東千乘郡有東鄒濟南郡有鄒故此加東濟南郡有東平陵右扶風有平陵故此加東五原郡有西安陽代郡有東安陽故此云西遼西郡有新安平涿郡豫章郡俱有安平故此加新（甾川國又有東安平闞駰云博陵有安平故云東而遼東又有西安平闞說詳後）中山國有北新成河南郡有新成故此加北而北海郡亦有新成東平國有東平陸西河郡有平陸故此加東惟常山郡有南行唐而他郡別無行唐則不可攷

其無東西等字爲別者據錢大昭攷得相同者亦甚多有一縣三見者如曲陽一屬九江郡一屬東海郡一屬交趾郡交趾作昜師古曰古陽字建成一屬勃海郡一屬沛郡一屬豫章郡安定一屬鉅鹿郡一屬安定郡一屬交趾郡有一縣兩見者如劇一屬北海郡一屬甾川國定陶一屬濟陰郡一屬定襄郡西平一屬汝南郡一屬臨淮郡陽城一屬潁川郡一屬汝南郡平昌一屬平原郡一屬琅邪郡成陽一屬汝南郡一屬濟陰郡東安一屬東海郡一屬城陽國新陽一屬汝南郡一屬東海郡鍾武一屬江夏郡一屬零陵郡成一屬

涿郡一屬泰山郡新市一屬鉅鹿郡一屬中山國建
陽一屬九江郡一屬東海郡平安一屬千乘郡一屬
廣陵國平城一屬北海郡一屬鴈門郡臨朐一屬東
萊郡一屬齊郡新都一屬南陽郡一屬廣漢郡昌陽
一屬東萊郡一屬臨淮郡定陵一屬潁川郡一屬汝
南郡高平一屬臨淮郡一屬安定郡饒一屬北海郡
一屬西河郡高陽一屬涿郡一屬琅邪郡武城一屬
左馮翊一屬定襄郡廣平一屬臨淮郡一屬廣平國
陰山一屬西河郡一屬桂陽郡樂成一屬南陽郡一
屬河間國富平一屬平原郡一屬北地郡成安一屬

陳留郡一屬潁川郡復陽一屬南陽郡（師古音房目反）一屬淸河國（應劭音腹）酇一屬南陽郡（孟康音讚）一屬沛郡（應劭音嵯）武陽一屬東海郡一屬犍爲郡鄭一屬京兆尹一屬山陽郡成鄉一屬北海郡一屬高密國安陽一屬汝南郡一屬漢中郡陽樂一屬東萊郡一屬遼西郡武都一屬武都郡一屬五原郡歸德一屬汝南郡一屬北地郡東陽一屬臨淮郡一屬淸河郡黃一屬山陽郡一屬東萊郡安邱一屬琅邪郡一屬北海郡開陽一屬東海郡一屬臨淮郡樂陵一屬平原郡一屬臨淮郡安成一屬汝南郡一屬長沙國西陽一屬江夏郡

一屬山陽郡安平一屬涿郡一屬豫章郡高成一屬南郡一屬勃海郡新昌一屬涿郡一屬遼東郡新成一屬河南郡一屬北海郡

三輔

分一內史爲左右又改右內史爲京兆尹左內史爲左馮翊又改主爵都尉爲右扶風亦治右內史是爲三輔武帝太初元年所定此地理志文而亦見百官表彼下文云元鼎四年更置三輔都尉元鼎在太初之前然則三輔分治其制當元鼎已定特其名尚未改耳讀者不以文害辭可也

東方朔傳建元三年詔中尉左右內史云云師古曰時未爲京兆馮翊扶風故云中尉及左右內史其下又云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云云師古曰中尉及左右內史則爲三輔矣非必謂京兆馮翊扶風也學者疑此言爲後人所增斯未達也再追溯之則前引高紀河上渭南中地高帝時已分爲三

據百官表三輔各有一都尉而地理志左馮翊高陵縣左輔都尉治右扶風郿縣右輔都尉治京兆尹獨無都尉此條疏漏汲古閣刻百官表作二輔都尉何義門攷三南監本亦作三趙廣漢傳云爲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京輔

旣京兆其治華陰見宣紀本始元年注三輔俱有都尉甚明張敞傳云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爲劇左右輔有都尉無京兆獨無之理

循吏傳黃霸淮陽陽夏人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如淳曰三輔郡得任用宅郡人而卒史獨二百石所謂尤異者也凡卒史皆用本郡人祿百石三輔不然故如淳云云

宗室不宜典三河

劉歆傳歆忤執政大臣求出補吏爲河內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云云宗室不宜典三河不

曉其何故他無所見獨見於此俟考

十七史商榷卷十八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十二

地理襍辨證一

京兆尹鄭縣周宣王弟鄭桓公邑其說甚明白而臣瓚乃謂周自穆王都西鄭不得以封桓公桓公爲周司徒寄帑於虢會幽王旣敗滅會滅虢居鄭父之丘是以爲鄭桓公無封京兆之文師古駮之謂穆王無都西鄭事桓公死幽王之難其子武公始東遷新鄭是矣按說文鄭周厲王子友所封宗周之滅鄭徙潧

洧之上今新鄭是也河南郡屬縣有新鄭特加新字所以別於京兆之鄭爲桓公始封邑也兖州山陽郡之鄭則與此無涉

湖故曰胡武帝建元年更名湖按郡國志注前志有鼎湖此大字湖字之上脫鼎字小字胡應加水傍建元之下脫一字更名之下又脫鼎字南監本脫誤並同

南陵沂水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水霸水亦出藍田谷北入渭師古曰兹水秦穆公更名以章霸功視子孫沂音先歷反視讀曰示京兆安得有沂水嘉定

錢坫獻之云據水經注第十六卷滻水篇說文卷十一上水部沂水當作滻水錢說是顏乃讀沂爲先歷反則以此爲音析謬甚唐初本已誤矣又北入渭之下衍一師字視子孫之下脫師古曰三字南監脫誤並同

左馮翊夏陽禹貢梁山在西北龍門山在北按禹貢山水班載之者分三等但稱禹貢者蓋博士所習今文家說云古文以爲云云者此孔壁中所得孔安國說有不稱古文並不著禹貢而直言在某處者蓋以目驗著之此梁山即冀州治梁之梁龍門即導河至

於龍門者也詳尚書後案司馬遷自序云遷生龍門
徐廣曰龍門在馮翊夏陽縣張守節曰遷卽夏陽縣
人至唐改韓城縣
懷德禹貢北條荆山在南下有彊梁原洛水東南入
渭雍州寖按北條荆山卽所謂導岍及岐至於荆山
者馬州三條之說本此詳見後案職方雍州其浸渭
洛鄭注洛出懷德非導熊耳之洛
徵注云左傳所云取北徵取上南監有王字
右扶風鄠古國有扈谷亭扈夏啟所伐詳後案甘誓
又云酆水出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卽雍州豐水攸

同亦見後案
蘱注云音怡貽南監作怡是
郁夷詩周道郁夷師古曰周道倭遲韓詩作郁夷昔
盤庚遲任陸德明音直疑反又引徐邈音持夷反匡
謬正俗云遲任音夷亦音遲陵遲或言陵夷遲卽夷
也
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詳後案禹貢冀州
漆水在縣西卽雍州漆沮旣從詳後案
汧吳山在西古文以爲汧山雍州山卽禹貢導岍詳
後案職方雍州其山鎭曰嶽山是

武功大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敦物皆在縣東俱見禹貢雍州詳後案

宏農郡宏農衙山領下谷爥水所出北入河衙南監同水經注作衡傳寫誤

盧氏熊耳山在東伊水出東北入雒熊耳山見禹貢導洛伊水見豫州俱詳後案

新安禹貢㵎水在東南入雒見豫州詳後案

上雒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過郡二豫州川過郡二宏農河南也豫州川職方豫州其川滎雒是也鞏縣入河漢時水道後世洛口東移矣詳後

案

河東郡屬縣二十四而尹翁歸傳云田延年爲河東太守重翁歸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爲兩部使閎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彼八字必是四字之誤

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過郡九行千八百四十里此卽所謂導沇水東流爲濟云云者此志但云垣而鄭康成彼注稱東垣職方注及說文水部同未詳武德入河爲禹迹其後改從溫縣入河而河北濟源日短說詳後案何氏讀書記於河內郡溫縣下評云續書郡國志溫下注

濟水所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絶孟堅不載豈爲此邪濟四瀆之一孟堅豈有不載河內河東相隔一繙紙讀漢書太草忽矣此書說者不悉出聊一見之過郡九謂河東河內河南濟陰山陽東郡平原勃海千乘也

彘霍太山在東冀州山即禹貢冀州至於岳陽職方冀州其山鎮曰霍山是詳後案

北屈禹貢壺口山在東南即冀州壺口詳後案注云翟章救鄭至於南屈至南監作次

太原郡榆次梗陽鄉魏戊邑戊南監作成

鄔九澤在北是爲昭餘祁并州藪見職方

汾陽北山汾水出西南至汾陰入河過郡二冀州寖

按過郡二太原河東也職方冀州其浸汾潞

上黨郡長子濁漳水入青漳青南監作清是

沾大黽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邑成入大河過郡五冀州川休寧戴震東原云黽本要字篆文要似黽故誤戴說是邑成當作昌成後漢改阜成故鄭注禹貢作阜成詩邶鄘衛譜疏引此志作阜成者非元文清漳即禹貢冀州至於衡漳過郡五上黨郡魏郡廣平國鉅鹿郡信都國也冀州川見職方俱詳後案

壺關注云有羊腸版版南監作阪是

泜氏注云絕水所出絕字疑南監同後書萬修傳子

晉封泫氏矦注泫氏縣名屬上黨郡西有泫谷水故以爲名今澤州高平縣也

河內郡州共州下南監空一格是此誤連北山淇水所出鄭康成以爲共水卽禹貢所謂導河北過降水者詳後案

朝歌錢大昭云續志謂前書注鹿臺在城中今無此句

壄王太行山在西北卽禹貢所謂太行恒山者詳後案

蕩陰注云蕩水東至內黃澤蕩廣韻作餳澤字上下

疑有脫誤

河南郡雒陽注春秋昭公二十一年南監作二十二年當作三十二年

中年圃田澤在西豫州藪見職方

巻廣韻作卷後馬援傳亦作卷李賢注卷縣故城在今鄭州原武縣西北

穀成禹貢瀍水出替亭北見豫州詳後案續志作穀城

密有大騩山潩水所出說文水部作大隗

新成續志作新城

開封注梁惠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今浚儀有逢陂忌澤是也哀十四年左傳疏引此發作廢逢陂忌澤作逢忌陂

成皐續志作成睪班注有虎牢而顏注作獸牢避唐諱

東郡頓丘注頓丘謂一成而成南監作一頓而成是此誤

東武陽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過郡三即禹貢兗州浮於濟漯之漯過郡三東郡平原千乘也詳後桼

臨邑有涑廟涑南監作沸是此誤
壽良注世祖父叔名良故曰壽張父叔南監作叔父
是故當作攺南監亦誤世祖九歲而孤養於叔父良
故諱之
樂昌水經注作昌樂非
陳留郡小黃成安黃下南監空一格是此誤連
封丘濮渠水首受涑南監作沸是
傿續志作隝屬梁國
浚儀睢水首受狼湯水東至取慮入泗過郡四杜預
釋例曰睢水受汴東經陳留梁國譙郡沛國至彭城

縣入泗

潁川郡陽翟高古文以爲外方山卽禹貢所謂熊耳外方詳見後案

綸氏續志注云建初四年置建初是後漢章帝號如此縣果係建初所置班氏安得載之疑彼文誤或是武帝太初或是元帝建昭成帝建始哀帝建平

汝南郡莽曰汝汾分爲賞都尉案此郡屬縣宜祿縣莽曰賞都亭則此分爲賞都尉者疑卽賞都之尉別治者非以都尉連文也

女陽注女讀曰汝下汝陰同汝陰當作女陰南監亦

誤

鮦陽注孟康曰鮦音紂南監此下有紅反二字是此

脫

新息息說文作鄎云姬姓國在淮北今汝南新鄎

南陽郡穰說文作鄴云今南陽鄴縣

比陽注云比水所出水經注二十九卷有沘水實即此比水俗刻多誤作沘水幷廬江灊沘水亦誤作沘觀班志愈見彼俗刻之誤後漢皇后紀章德竇皇后父勳尚東海恭王彊文沘陽公主和帝即位尊后爲皇太后皇太后尊母沘陽公主爲長公主兩沘字皆當作沘

平氏禹貢桐栢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

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淮陵禹貢疏引之又誤作睢陵其實則當作淮浦水經云淮水至廣陵淮浦縣入海淮浦縣屬臨淮郡晉改屬廣陵過郡四者南陽汝南九江臨淮也行三千二百四十里太遠三千當作二千南監誤並同

春陵後漢建武十八年更名章陵師古曰元朔五年以零陵泠道之春陵鄉封長沙王子買爲春陵矦至戴矦仁以春陵地形下溼上書徙南陽案王子矦表戴矦名熊渠孝矦名仁師古乃引作戴矦仁非也

復陽注在下復山之陽下當作大南監誤同

南郡江陵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陽徙此按後丹楊郡丹楊縣下云楚之先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莊子外篇天運篇陸氏釋文云郢楚都在江陵北江陵即今湖北荆州府治而丹楊頗多異說辨見後

臨沮禹貢南條荆山在東北漳水所出東至江陵入陽水陽水入沔行六百里南條荆山即禹貢荆及衡陽惟荆州之荆漳水即道漢節所謂滄浪之水陽水即夏水亦即滄浪但隨地異名詳後案

華容雲夢澤在南荆州藪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雲夢見禹貢荆州藪見職方夏水見上亦即荆

州沱潛既道之沱俱詳後案
中廬郡國志作中盧
枝江江沱出西東入江師古曰卽江別出者此說非
是鄭康成駁之爾雅水自江出爲沱師古妄附會之
詳後案
編注云有雲夢官南監同校本改作宮此特因下江
夏郡西陵縣有雲夢宮耳其實未見必爲宮
巫夷水東至夷道入江過郡二行五百四十里高成
洈山洈水所出東入繇繇水南至華容入江過郡二
行五百里巫與夷道高成與華容俱屬南郡二水所

過俱不當有二郡二俱當作一南監誤同
江夏郡竟陵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内方山章山鄭康成尚書注作立章山郡國志同不知是别名抑或傳寫誤分章字頭别加立字詳後案
安陸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倍尾山詳後案
江夏郡沙羨音灼曰羨音夷楊愼曰文之謡辭曰羨文璧之謡琢曰璧羨沙羨音夷蓋方言耳
廬江郡尋陽禹貢九江在南説見下文詳後案
灊沘山沘水所出沘水見水經注三十二卷俗刻多誤作泚水觀此益知彼俗刻之訛此與前南陽比陽

比水無涉
晥从目後馬援傳作晥从日傳寫誤耳彼李賢注晥
今舒州懷寧縣俗乃作皖說文絶無此字俗妄作之
遂盛行幸漢書可攷
九江郡注云秦置高帝四年更名為淮南國武帝元
狩元年復故第一縣壽春邑注云楚考烈王自陳徙
此水經注三十卷淮水篇云淮水東北流逕壽春縣
故城西縣即楚考烈王所徙秦始皇立九江郡治此
兼得廬江豫章地故以九江名郡按此九江即禹貢
所謂九江孔殷九江納錫大龜者詳見後案趙宋人

矣适異說未讀漢書耳

合肥應劭曰夏水出父城東南至此與淮合故曰合肥按夏水與淮合之淮酈氏水經注引作肥而云闞駰之言與應劭同余按川流派别無沿注之理方知應闞二說非實證也蓋夏水暴長施合於肥故曰合肥非夏水自父城逕合肥也

曲陽郡國志作西曲陽常山有上曲陽鉅鹿有下曲陽此西字不可省

山陽郡戶十七萬二千八百四十七口八十萬一千二百八十八案張敞傳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

二者不同志據元始故也即此可見元始比盛漢倍之

湖陵禹貢浮於泗淮通於河水在南泗淮當作淮泗河當作菏見說文水部所引當從之今尚書亦作河誤與班志同賴說文引得存古文說詳後案又說文作胡陵本注應劭曰章帝封東平王倉子為湖陵侯更名湖陵蓋此二湖字俱當作胡許慎應劭俱據後漢所改而言

橐莽曰高平漢章帝復莽故號曰高平

鉅壄大壄澤在北兗州藪大壄即大野見禹貢詳後

案又見職方

十七史商榷卷十八

十七史商榷卷十九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十三

地理襍辨證二

濟陰郡注云禹貢菏澤在定陶東定陶縣注云禹貢陶丘在西南陶丘亭凡禹貢山水皆載逐縣下此以菏澤注郡下陶丘注縣下別無義例隨手援引遂多岐出耳詳見後案又據史記集解所載鄭康成禹貢注引地理志云陶丘在濟陰定陶西北今志作西南南字誤

成陽禹貢雷澤在西北詳後案曹詩譜疏引此作雷
夏澤

秺說文卷九下广部云庛从广秖聲濟陰有庛縣此
作秺誤

乘氏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過郡六行千一百一十
里說詳後案睢陵屬臨淮郡今爲睢寧縣治非泗入
淮處睢陵當作淮陰亦詳後案

沛郡說文卷六下邑部云郲沛郡从邑市聲

下蔡故州來國爲楚所滅後吳取之至夫差遷昭侯
於此昭侯上脫一蔡字南監亦脫并誤於此作如此

春秋哀公二年蔡遷於州來

豊郡國志云豊有枌榆亭注引前志注枌榆社在縣東北十五里今此志注無此句

虹續作紅

酇莽曰贊治應劭曰音嵯說文作鄼云沛國縣

魏郡鄴故大河在東北入海按此本漳水與河經流徒駭相亂班因目爲故大河實非禹河說詳後案

館陶河水別出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四行千五百里章武屬勃海郡郡治浮陽即今滄州過郡四者東郡清河平原信都也除去所出之魏郡及

入海之勃海郡不數故但言四郡若連首尾言之則六郡他水皆連首尾爲所過郡此又不盡一鄭康成以屯氏河爲禹河詳後案

內黃注吳會諸侯於黃池掘溝於齊魯之間齊當作商即宋也

黎陽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經其東其山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之陽以爲名水之陽南監作水在其陽酈道元引仍作水之陽詳洛誥後案

卽裴說文卷十二上手部作㧾云捽也从手即聲魏郡有㧾裴侯國王子侯表上有㧾裴戴侯道鄭氏曰

御裴音卽非在肥鄉縣南五里

鉅鹿郡王莽分鉅鹿爲和成郡居下曲陽見後書邳彤傳注所引東觀漢記班固雖頗載莽所更改於志而此類亦皆畧去不悉見也

鉅鹿禹貢大陸澤在北詳後案又云紂所作沙丘臺在東北沙丘臺疑卽鹿臺

南䜌郡國志作南䜌誤

下曲陽注荀吳滅鼓今鼓聚昔陽亭是案昔宋本作晉

鄡說文作郻云鉅鹿縣

堂陽嘗分爲涇縣涇南監作經是此誤

常山郡高帝置高帝紀云三年置

元氏沮水首受中丘西山窮泉谷中宋本作中按中丘縣名在下文宋本似非

石邑洨水所出洨音效效字脫宜從南監增

靈壽禹貢衛水出東北上曲陽恒山北谷在西北并州山禹貢恒水所出恒衛詳後案并州山見職方

闕通鑑注引作開是也此誤宋白曰欒城縣本漢開縣後魏太和十一年於開縣故城置欒城縣續郡國志常山有欒城而無開則不始於後魏太和矣

涿郡故安易水出并州寖見職方

蠡吾趙廣漢傳云涿郡蠡吾故屬河間

勃海郡說文卷六下邑部云郣郣海地从邑孛聲一曰地之起者曰郣

安次修市次下南監空一格是此誤連

平原郡般注音逋坦反宋本同南監作逋坦一作連完

阿陽天水郡亦有此縣錢大昭以爲名同愚謂五行志成帝過河陽主作樂見舞者趙飛燕幸之外戚傳云趙飛燕微時屬陽阿主家成帝微行過陽阿主見

說之召入宮師古曰陽阿平原縣俗書阿作河又或爲河陽皆後人妄改趙明誠金石錄載李翕碑云漢故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君後漢漢陽郡即前漢天水郡係明帝改名碑當時所作必不誤外戚傳趙稱陽阿亦當無謬據師古注及碑校之似平原當作陽阿天水當作阿陽後書宋均傳均之族子意拜阿陽矦相注云阿陽故屬天水郡郡國志漢陽郡有阿陽縣然則天水之縣名阿陽甚明而靑州平原郡則不復有阿陽亦無所謂陽阿者疑是光武建武十六年所省并錢大昭說誤也

樓虛水經注作楊墟

千乘郡溼沃按此縣之名當從濕水得名流俗誤以濕水之濕爲燥溼之溼而濕水則改爲漯溼字廢不用今此刻反以燥溼之溼當濕字用小學謬亂不可爬梳近日名公校此者俱未校出

博昌時水幽州浸見職方

樂安水經注引應劭曰取休令之名

濟南郡鄒平臺鄒下誤空一格平下誤連顧氏已辨南監板誤同李賡芸云曾國自有騶縣古騶與鄒通此濟南郡則當爲鄒平縣非鄒也愚攷續志濟南郡

有臺縣有鄧平縣水經注亦言臺縣李說甚確傳寫之誤糾紛不可爬梳而續志又以鄧平與下東朝陽誤連世少善讀書者有望而眯目耳

朝陽郡國志作東朝陽下文猇縣蘇林注亦稱東朝陽前南陽郡已有朝陽則此合稱東東字疑脫而前注引應劭曰在朝水之陽朝水未知其審而此注又引應劭云云與前注同必有一誤與兩曲陽同注者正相似

猇注蔡謩音由音鴞師古曰蔡音是音于虯反由字下疑脫一又字南監亦脫鴞南監作鴞是音是字下疑

脫一由字南監亦脫

泰山郡注云汶水出萊毋西入濟師古曰毋與無同愚按下文屬縣萊蕪之下既言原山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泲此郡名下何用重言之前言山水不在縣下而在郡名下已爲自亂其例此重複則尤爲冗謬

博岱山在西北求山上上一作下其實皆非也求山上三字當作兗州山見職方

蓋臨樂于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池水于南監作子水經二十五卷作臨樂山酈注引此志同本卷沂水篇注及尚書疏所引並同然則作于作子皆衍字

也又鄭引作至葢入泗水而其下又云或作池字葢
字誤也則知池字在酈道元所見本已誤本注又云
又沂水南至下邳入泗青州濡詳見後案禹貢沂在
徐州職方云青州濡者徐地周入青也
萊蕪原山甾水出東至傳昌入泲幽州濡甾禹貢作
淄晉人攺說文無淄字此猶存古傳南監作博是甾
水禹貢在青州而職方以爲幽州濡者青地周入幽
也此注又說汶水已見上
蒙陰禹貢蒙山在西南詳後案
郕郡國志作成云本國案左傳衛師入郕杜預曰東

平剛父縣西南有鄩鄉作式誤也
北海郡有平壽縣壽光縣斟縣應劭以平壽爲古斟
尋壽光爲古斟灌而班氏於斟縣自注云故國禹後
攷史記夏本紀夏後有斟姓卽此斟故國禹後是也
此其確然者而斟灌斟尋則事見襄四年傳魏絳哀
元年傳伍子胥之言據彼杜注云二國夏同姓諸侯
疏以爲世本文斟故國與平壽壽光二縣相近故應
劭遂析言之杜預亦用之至於啓子太康失邦昆弟
五人須于洛汭此書序文也夏都安邑本在河北如
書序言則是太康爲羿拒逐於河南盍河北之地皆

爲羿所據矣太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此夏本紀文也據杜預謂相依於二斟則自太康以下三世皆因失國無歸而依同姓乃羿因夏民代夏政後又爲寒浞所弒浞使其子澆滅斟灌斟尋及夏后相夏遂絶祀直至相之遺腹子少康長而滅澆及其弟豷夏之遺臣靡復收灌尋餘燼以滅浞而少康返國則復歸於河北矣竊計羿浞相繼僭立者在安邑太康仲康后相相繼擁虛號者在二斟此書序左傳與應劭杜預說之可信者宋末金履祥鄒季友說粗近之但云太康居河南陽夏相居河北帝丘則不知何據臣瓚乃依汲郡古文太康居斟尋羿亦

居之桀亦居之然則魏絳安得云羿因夏乎王制有因國昭元年傳商人是因是若羿居㪷尋則非因矣汲郡古文束皙僞譔何足爲憑乃因此并謂㪷尋在河南不知斟故國在北海去河南甚遠且伍子胥謂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自是返國河北而鉏都亦在河北詳于湯誓序案中瓚說皆非也㪷說文十四上斗部無未詳

東萊郡腄有之罘山祠居上山聲洋丹水所出上山當作山上聲洋未詳其下文師古音洋爲祥則非衍文矣南監並同而於所出之下又衍一丹字

當利莽曰來萊亭來南監作東是

琅邪郡長廣奚養澤在西幽州藪見職方

横故山久久南監作名是

東莞術水青州寖見職方彼作沭

椑說文稗禾別也从禾卑聲琅邪有稗縣此作椑誤南監同此字去聲而應劭于此注云音裨蓺文志小說家出于稗官如淳音排則此字固有平聲矣

東海郡下邳萬嶧山在西古文以爲嶧陽萬當作葛說詳後案

海曲曲當作西郡國志廣陵郡海西故屬東海

繒說文卷六下邑部作鄫注云姒姓國在東海
祝其禹貢羽山在南詳後案
曲陽注應劭曰在淮曲之陽此注前九江郡曲陽縣
下亦引之恐非
都陽錢大昭云應劭曰春秋齊人遷陽是案此注又
見城陽國陽都縣下杜預左傳注云陽國名正義曰
杜世族譜土地名闕不知所在
郚鄉說文邑部云郚東海縣
臨淮郡徐故國爲楚所滅按楚南監作吳是事見春
秋昭公三十年

厹猶注厹音仇說文卷十四下厹部人九切二音不同而彼云獸蹂地則非縣惟卷二上口部亟云叴从口九聲臨淮有叴猶縣然則作厹誤也

播旌郡國志作潘旌

海陵莽曰亭閒閒南監作門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十四

地理襍辨證三

會稽郡下注云秦置高帝六年爲荊國十二年更名吳景帝四年屬江都按後廣陵國下注云高帝六年屬荊國十二年更屬吳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三年更名廣陵所屬廣陵縣下注云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此并得鄣郡而不得吳班氏會稽廣陵兩注自相矛盾劉攽於此郡駮云景帝四年封

江都王并得鄣郡而不得吳然則會稽不得云屬江都愚攷江都易王非傳景前二年立爲汝南王吳楚反自請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師古曰治謂都之旣云治吳則廣陵注云江都易王非都此者誤越絶書卷二吳地傳云漢高帝封劉賈爲荆王并有吳十一年淮南王英布反殺劉賈後十年高帝更封兄子濞爲吳王治廣陵并有吳立二十一年東渡之吳十日還去立三十二年反奔還東甌殺濞據此吳王濞實治廣陵而江都易王則治吳不都廣陵廣陵注所言江都易王都此者實誤都且在吳乃云不

得吳更誤矣劉攽所駁大謬又攷高帝紀六年以故
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爲荆王十二年
詔曰吳言建國日者荆王兼有其地今死亡後朕欲
復立吳王其立沛侯濞爲吳王吳王濞傳高祖立濞
爲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其下文朝錯又言吳以兄
子王吳五十餘城卽謂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
也其下又言削吳會稽章郡書至吳國之有會稽顯
然而江都因吳故封其得吳明矣廣陵厲王胥以元
狩六年封本傳載其賜策言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則
廣陵厲王之得吳明矣廣陵注與劉攽駁實皆誤也

至於吳郡鄣郡等名皆非故秦郡史家隨便稱爲故
不足泥又按史記夏本紀云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
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裴駰注引皇覽
曰禹冢在山陰縣會稽山上秦置郡本取此山爲名
然郡守治所則治吳不治山陰項羽本紀秦二世元
年九月項梁與籍殺會稽守殷通舉吳中兵八千人
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乃渡江而西此所謂吳中即
今蘇州府治吳長洲元和三縣地也嚴助朱買臣拜
會稽太守皆其地

吳具區澤在西揚州藪古文以爲震澤南江在南揚

州川震澤許後案藪與川皆見職方南江者松江也職方云其川三江故班以此與下文毗陵北江及丹楊郡蕪湖之中江當之

毗陵江在北揚州川江上脫北字南監同

由拳柴辟故就李鄉吳越戰地柴當讀如寨辟當讀如壁

錢唐西部都尉治按越絶書二卷云漢文帝前九年會稽并故鄣郡太守治故鄣都尉治山陰前十六年太守治吳郡都尉治錢唐觀此則似會稽止一都尉十文回浦南部都尉治疑後來增設但前漢既有西

部亦宜有東部金石錄載永平八年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銘吳志張紘亦爲會稽東部都尉而後漢循吏任延傳嘗爲會稽西部都尉則後漢固東西並設志稱建武六年省諸部都尉既經省併不應後漢所有前漢反無此志未知有脫漏否

治師古曰本閩越地回浦南部都尉治攷縣名治當作冶南監本誤同班氏以二縣連書而郡國志章安故治閩越地光武更名注引晉元康記曰本鄞縣南之回浦鄉章帝章和元年立而無回浦縣按嚴助傳閩王舉兵於治南蘇林曰山名今名東治治之爲閩

越無疑但後漢所改名章安者必是併治與回浦二縣爲一而改名之師古當於回浦下注云此與治皆本閩越地不當但於治言之

嚴助傳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三語已盡前漢會稽形勢後漢順帝分吳海鹽烏程餘杭毘陵丹徒曲阿由拳富春陽羨無錫婁別爲吳郡則今鎮常蘇太松嘉湖杭七府一州地也北境俱屬吳惟南境仍爲會稽司馬彪於會稽郡下自注云秦置本治吳立郡吳乃移山陰立郡吳當作立吳郡傳寫誤會稽本山陰山名以此名郡而治吳名實乖矣吳郡

治吳爲是

丹揚郡故鄣郡屬江都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揚揚字从手其屬縣丹陽則从阜而南監板俱作陽攷晉書地理志或作揚或作陽紛紛不一而屬縣則作楊且注云丹楊山多赤柳在西也然則縣名从木甚明而郡亦當以此得名凡从手从阜疑皆傳寫誤也唐許嵩建康實錄第一卷解禹貢揚州引春秋元命包云厥土下溼而多生楊柳以爲名揚州之揚从手李巡爾雅注以爲人性輕揚此不可牽合劉敞曰秦分三十六郡無鄣郡此注但當云故鄣屬江都不當益郡字愚按劉說似是而非辨已見前故鄣郡屬江都也者乃謂武帝之前

此郡地名鄣郡屬江都國耳豈謂秦哉如劉云云則但故鄣一縣屬江都乎不通極矣鄣郡非秦郡名也而高帝紀云六年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立劉賈爲荆王廣陵國注云高帝六年屬荆國十二年更屬吳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三年更名廣陵江都廣陵皆并得鄣郡以上所說郡名其中居然有鄣郡或係楚漢分爭之際暫置復廢其後得稱故郡不必秦郡方得稱故當秦三十六郡時此郡所屬十七縣地既非丹楊郡又非鄣郡皆是會稽郡地耳劉昭亦誤以秦有鄣郡

於晉師古音潛郡國志直作潛

故鄣胡三省通鑑注云漢屬丹楊郡其地本秦鄣郡

所治故曰故鄣今廣德軍是故鄣縣之地文獻通考

古揚州秦郡五有鄣郡會稽郡九江郡秦無鄣郡說

已詳上胡三省馬端臨皆非

句容涇容下空一格是監誤脫容字又與涇誤連凡

毛是監非不悉出聊一見之

丹楊楚之先熊繹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郢卽南郡

江陵縣江陵卽今縣湖北荊州府治說已見前而丹

楊則爲今太平府當塗縣之南境地與甯國府連界

處也據乾隆十八年寧國知府宋敦所修寧國府志似當有本晉書陶回傳蘇峻之亂回請早出兵守江口峻將至回復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同小丹楊南道步來宜伏兵要之亮不從峻果由小丹楊經秣陵此小丹楊疑即當塗南境地名漢武帝以此改鄣名爲丹楊郡史記楚世家云成王封熊繹於楚居丹楊即此是矣乃徐廣注則云在南郡枝江縣山海經丹山在丹陽南郭璞注云今建平郡丹陽城秭歸縣東七里水經酈道元注云丹陽城據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東北悉臨絕澗南枕大江巘峭壁立楚熊繹始封丹陽之所都也地理志以爲吳之丹楊尋吳楚悠隔繿縷荊山無容遠在吳境非也於是沈括夢溪筆談王楙野客

叢書王應麟詩地理者及通鑑地理通釋皆主此據晉人及北魏人說不信班氏畢竟班氏是後儒皆未必然左傳蓽路藍縷以啟山林宣十二年文指若敖蚡冒言又僻在荆山蓽路藍縷跋涉山林昭十二年文則指熊繹言酈引此駁班似也但楚境大矣即使藍縷啟山在荆州而熊繹始封何妨在揚州丹楊乎周成王時吳尚微甚其地狹小僻在蘇松一隅何知丹楊郡之丹楊必吳境非楚境乎志末總論一段以丹楊爲吳分此班氏就晚周之吳境言之耳其實丹楊未必吳始封即得也後書王郎傳有丹陽李賢亦云在秭歸蓋名同地異

石城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此條實不可解當闕疑詳後案揚州及導漢東爲北江入於海導江東爲中江入于海之下此分江水據胡氏渭禹貢錐指謂在今池州府貴池縣攷石城縣屬丹楊後漢同晉改屬宣城郡隋平陳改名秋浦仍屬宣城新唐書謂唐析宣州之秋浦南陵二縣置池州秋浦爲其治所又析置青陽縣趙宋地理志則池州池陽郡治貴池縣無秋浦縣葢卽秋浦所改名也然則錐指此條確甚

黝師古曰音伊字本作黟音同按黝水經注卷四十漸江水篇引之正作黟說文卷十一上水部漸字注同又卷十上黑部云黟黑木也从黑多聲丹陽有黟縣若從幼安得有伊音直傳寫誤耳師古於小學全

不通

豫章郡彭澤禹貢彭蠡澤在西詳後案

歷陵傅易川古文以爲傅淺原詳後案

安平後漢更名平都

桂陽郡耒陽耒說文作⿰耒阝注舂山舂水所出舂南監作春疑是

武陵郡鐔成玉山潭水出東入鬱其下注引應劭曰潭水出入鬱音淫孟康曰鐔音譚師古曰孟音是宋本潭皆作鐔以縣名及應音參之作鐔是南監旣脫作潭又脫去音淫及師古云云竟不可讀

酉陽應劭曰酉水所出按下文充縣酉原山酉水所出此注疑有誤

俍山孟康曰音恒出藥草恒山夲二字衍南監同

零陵郡零陵陽海山湘水出水經三十八湘水篇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注云即陽朔山也應劭曰湘出零陵山蓋山之殊名也何氏校本據地理通釋直改爲陽朔非也

鍾武應劭曰今重安案重安後漢永建三年改

漢中郡沔陽沔水出武昌東南入江昌南監作都是此誤

廣漢郡汁方注汁音十南監汁皆作什功臣表汁防
矦雍齒汁音什防音方續志又作什邡皆古字通
葭明應音家皆師古明音萌水經注作葭萌此縣下當
有潛水班失載詳後案
甸氐道李竒曰甸音勝師古音食證反案甸古讀爲
乘又或爲隊詳周禮軍賦說一卷又此道與剛氐道
陰平道續志俱屬廣漢屬國
白水應劭曰云云與上文甸氐道下班氏自注重出
非也
陰平道莽曰摧虜摧字脫從南監增

蜀郡禹貢桓水出蜀山案此即梁州和夷厎績之和詳後案

郫禹貢江沱在西案此說鄭康成駁之詳後案

靑衣禹貢蒙山谿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渽渽當作涐師古音哉非詳後案

江原𨛜水云云鄭康成以爲沱詳後案

湔氐道禹貢嶓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案江水所經於漢爲蜀郡犍爲巴郡南郡長沙江夏豫章廬江丹楊會稽廣陵凡十郡一國而志云過郡七葢江都在江北

據北岸言之故不數南岸長沙豫章丹楊會稽也閻
若璩曰水經江水東過夷陵縣南注說宜昌縣流頭
灘而引袁山松曰自蜀至此五千餘里千寳晉紀吳
使紀陟如魏司馬昭問吳戍備幾何對曰西陵至江
都五千七百里宜昌今宜都縣在西陵之東自江發
源松滋至此四千四五百里西陵今宜昌府治東湖
縣自此至江都不過四千里山松與陟言皆夸然其
計亦當有八千餘里二當作八閻說精絕

越巂郡莋秦續志作莋奏

三絳續志作三縫

青蛉水經卷三十七淹水篇作蜻蛉注云僕水出徼外東南至來惟惟南監作唯益州有來唯南監是又云則禺同山有金馬碧雞據水經注則字衍

益州郡弄棟說文卷六上木部作梇云梇木也从木弄聲益州有梇棟縣

牂柯郡談指指南監作挋說文十二上手部挋給也从手臣聲章刃切續志仍作指今人雖不識挋字然北方以物擲與人猶有挋音說文字今人廢不用者多此字既見此志宜存之

進桑續志作進乘水經注有進桑關此注亦云有關

疑作乘非

巴郡墊江孟康音重疊之疊續志同說文卷八上衣部云褺重衣也从衣執聲巴郡有褺江縣从土非

朐忍師古音劬續志同韓昌黎盛山十二詩序作朐䏰通典一百七十五卷州郡篇同說文卷四下肉部有朐字無䏰字不知何時復譌爲朐䏰讀爲蠢閏徐氏援入新附注云蟲名漢中地下濕多此蟲因以爲名恐係後人妄造

自漢中以下諸郡皆屬益州莽旣逐郡改其名班氏並注明而莽又改益州爲庸部見後書公孫述傳及

廉范傳注班氏則略而不載

武都郡武都續志作武都道注東漢水云云沮沮水云云俱詳後案又於沮水之下云荆州川見職方

隴西郡注隴坻在其西也西當作東

氐道禹貢養水所出養與瀁漾同詳後案

首陽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出詳後案

臨洮洮水東入西西南監作河是又云禹貢西頃山在縣西詳後案

西禹貢嶓冢山西漢所出云云詳後案

金城郡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

入塞內至章武入海過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章武屬勃海河所過郡據鄭康成尚書注當爲金城天水武威安定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西河上郡河東馮翊河南河內魏郡鉅鹿東郡淸河平原信都勃海凡二十三郡此言十六疑有闕漏詳後案

允街莽曰修遠上允吾已有此文誤

臨羌有弱水昆侖山祠此弱水殆卽昆侖山下之水非導之至合黎者昆侖詳後案又注西有畢和羌畢南監作卑

天水郡望垣續志作望恒

冀說文卷十上馬部作驥云天水有驥縣又注禹貢朱圉山詳後案

武威郡武威休屠澤古文以爲猪埜詳後案猪南監作豬是

張掖郡删丹桑欽以爲道弱水自此西至合黎居延居延澤古文以爲流沙俱詳後案

敦煌郡效穀師古曰本漁澤障也桑欽說云云漁南監作魚是胡渭曰師古曰三字後人妄加此非師古所能引也地理志引桑欽者六皆班氏原注桑欽傳孔壁眞古文尚書者地理志亦引禹貢古文山水十

一條皆孔安國義則知班氏好古此效穀下桑欽說亦必班氏原注也胡說確甚

安定郡涇陽开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十里雍州川案毛詩邶風谷風疏引鄭康成尚書注所引地理志作行千六百里且其上文先說涇水自發源至入渭幾二千里禹貢疏所引地理志亦作千六百里今壬刻及南監皆作六十誤也餘詳後案雍州川見職方

祖厲祖音置南監作音罝是續志作租

鶉陰續志作鸇陰

北地郡直路泥水出東詳後案

鶉孤續志作鶉觚

歸德洛水出北蠻夷中詳後案

弋居有鹽官續志云有鐵

大㥨注㥨即古要字詳後案衡漳節後書鄧禹傳分遣將軍別攻上郡諸縣歸至大要注大要縣名屬北地郡

上郡莽改爲增山見後書馬援傳援之兄員爲增山連率注云連率亦太守是也班氏於莽所改郡縣之名皆載而間亦有漏去者

上郡白土圜水出西東入河水經注東作南

西河郡觬是說文卷四下角部作觬氏云觬角觬曲
也西河有觬氏縣古氏與是通見洪範後案又禹貢
桓是卽桓氏
朔方郡渠搜莽曰溝搜水經注云莽曰溝搜亭
五原郡文國續志作父國
蒱澤南監作蒲澤
南輿水經注作南興成宜中部都尉治原高水經注
作原亭
稒陽此出石門障此南監作北是
定襄郡武皋荒干水出塞外水經注作芒干水

代郡平邑續志作北平邑

廣昌淶水幷州浸見職方

上谷郡軍都温餘水東入洛洛南監作沽是

上谷郡寧續志作甯

且居樂陽水出東東入海下東南監作南是

漁陽郡泉州有鹽官續志云有鐵

右北平郡石成南監作石城

驪成大揭石山在西南詳後案

遼東郡文續志作汶注莽曰受亭南監作文亭是

番汗沛水出塞外西南入海應劭曰汗水出塞外西

南八海番音盤師古曰沛音普蓋反汗音寒南監無應劭曰以下十二字則番音盤似班氏自音矣無此例也且師古先音沛後音汗所音卽音應劭汗水非縣名之汗也南監似妄人刪去非是近何氏校本據宋本無應劭曰三字亦無解於番字爲班自音之非若移師古曰三字於番音盤之上又太專輙宜從毛刻

沓氏應劭曰氏水也師古曰凡言氏者皆謂因之而立名氏水南監作沓水觀師古注卽解應注宜從毛刻

元菟郡西蓋馬續志馬作烏

樂浪郡東暆說文卷七上日部云暆日行暆暆也樂浪有東暆縣讀若酏

南海郡中宿有洭浦官官郎關也管叔墨子作關叔

說文卷十一上水部云洭水出桂陽縣盧聚山洭浦關爲桂水

鬱林郡說文卷五下鬯部云鬱芳艸也遠方鬱人所貢鬱今鬱林郡也从臼缶冖鬯彡其飾也

交趾郡口七十四萬六千二百三十七三下脫去十字

安定續志作定安

麊泠馬援傳注引越志同但說文卷七上米部云𥻢潰米也从米尼聲交趾有𥻢泠縣武移切應劭音彌與說文合从鹿非聲傳寫誤也水經三十七卷葉榆水篇又作麊皆非

九眞郡無切續志及馬援傳皆作無功

日南郡西捲續志作西卷

十七史商榷

DS 735 .A2 W33 1880 v.6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一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十五

地理雜辨證四

廣平國武帝征和二年置爲平干國宣帝五鳳二年復故此注疏漏殊甚武帝征和二年句國字句復故也者所復爲何故邪乍觀之幾令人茫然不解所謂李賡芸曰攷廣平爲故秦鉅鹿郡漢景帝中元元年改名廣平武帝征和二年以封趙敬肅王子偃爲平干王國宣帝五鳳二年偃子繆王元坐殺謁者會薨

不得代國除復爲廣平郡至哀帝建平三年正月又封廣德夷王之弟廣漢爲廣平王此注當云故趙秦置鉅鹿郡景帝中元元年更爲廣平郡武帝征和二年置爲平干國宣帝五鳳二年復故哀帝建平三年更爲國始爲詳覈平干之廢置沿革見于武帝紀及諸侯王表景十三王傳廣平王之封亦見諸侯王表景十三王傳暨哀帝紀而廣平之爲秦鉅鹿又得之于水經注卷十濁漳水篇也武紀云立趙敬肅王子偃爲平干王則汲古閣脫去干字監板平下原有干字水經注云封趙敬肅王子爲廣平侯國則又誤以平

干爲廣平以王爲矦矣酷吏傳王温舒曾爲廣平都尉惟郡得有都尉國則無之此事在元朔元狩之間其時猶未建平干國故有都尉也李說確甚志據元始在哀帝之後故爲廣平國而亦自有鉅鹿郡然則當景帝宣帝時亦必鉅鹿廣平兩郡並置武帝征和中亦必平干國與鉅鹿並置可知蓋景帝實以一郡分爲二郡者耳王子矦表宣帝所封平干頃王子凡有九人內有成鄉質矦慶國除入廣平今地志廣平國屬縣有城鄉卽成鄉也而表所載平干頃王子又有曲梁安矦敬平利節矦世平鄉孝矦王國除皆入

魏郡廣鄉孝侯明國除入鉅鹿今志曲梁平利平鄉廣鄉四縣皆屬廣平則是於宣帝之後又割來隸而史失書又地志於曲梁注侯國彼三縣不注侯國當是志據元始其時三侯已廢故也表又有陽城慼侯田國除不書入何郡志廣平屬有陽臺注云侯國疑是陽城之誤表又有平纂節侯梁國除入平原今平原廣平皆無此縣成陵節侯充祚陽侯仁國除皆入廣平今廣平無此二縣他郡亦不見疑皆省併也信都國莽曰新博案莽改信都國為新博郡見後書李忠傳注此但云莽曰新博但見改名不見改國為

郡非也應劭曰明帝更名樂安錢大昭曰樂安當作
樂成明帝紀永平十五年改信都爲樂成國

昌成續志作阜城詳後案

河間武隧續志作武遂

廣陽國高帝燕國昭帝元鳳元年爲廣陽郡宣帝本
始元年更爲國續志則云廣陽郡高帝置爲燕國昭
帝更名爲郡世祖省并上谷永平八年復略去宣帝
一層不敘非也而屬縣第一縣爲薊則二志同前志
注云故燕國召公所封續志注畧同說文卷六下邑
部云鄚周封黃帝之後於鄚也从邑契聲讀若薊上

谷有𨛦縣樂記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陸德明釋文云薊卽燕國都孔安國司馬遷及鄭皆云燕國召公與周同姓按黃帝姓姬君奭蓋其後也或黃帝之後封薊者滅絕而更封燕乎疑成王崩後召公尚在朝未就封則武王未下車所封必非召公德明兩說以後說爲是不待言但羣書皆作薊而說文獨作𨛦雖讀若薊而薊自在卷一下艸部注云芺也非地名此不可解一也二志上谷郡皆無𨛦縣而旣云黃帝之後所封似𨛦卽薊矣乃不云廣陽反云上谷乎此不可解二也存考

膠東國下密有三台山祠台郊祖志作戶

東平國景帝爲濟東國武帝元鼎元年爲大河郡宣帝甘露二年爲東平國按濟東國除爲大河郡見文三王傳而夏侯勝傳云初魯共王分魯西甯鄉以封子節侯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節侯見王子侯表不言國除爲大河者略之韋賢子元成傳遷大河都尉服虔曰今東平郡也本爲濟東國後王國除爲大河郡

儒林傳王式東平新桃人班志東平無新桃

亢父樊成帝紀建始二年東平王宇有罪削樊亢父二縣今志仍有此二縣者其後又復詳見宇本傳紀

但書削不書復脫漏也
魯國故秦薛郡高后元年爲魯國屬豫州其屬縣有薛縣攷史記魯世家魯爲楚所滅秦滅楚後改爲薛郡者當以其所屬之薛而名之禮記投壺篇有魯鼓薛鼓則知當時魯薛並稱故改魯國爲薛郡也如此則秦時已不見有魯國之名矣而高紀云旣斬項羽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持羽頭示之魯乃降其下又云初懷王封羽爲魯公及死魯又爲堅守故以魯公禮葬羽然則楚漢之際此地復爲魯也羽始爲魯公及其後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雖都在彭城

今徐州府治銅山縣而魯地亦在九郡之中蓋泗水郡地也故以魯公禮葬之或疑如此則楚漢之際此地旣復爲魯何以地志直至高后時方復爲魯國邪案張耳傳高后六年立耳之孫偃爲魯王似地志元年當作六年楚漢之際名稱不定古名今號襍舉互陳蓋一時隨便而言皆非定制或魯或薛殆錯言之直至張偃就封方定改薛郡爲魯國耳又高紀云項梁擊殺景駒秦嘉止薛沛公往見之其下文又云沛公如薛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此薛則指魯國所屬薛縣彼時諸侯之兵初起尚仍秦制此地大約仍

爲薛郡之屬縣未必遽復魯國之稱但薛郡實是魯
故國且春秋時薛嘗與滕俱朝魯可見其服屬于魯
魯既亾魯薛遂通稱項氏初起在薛故其後羽有魯
公之封

卞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云云詳後案又云青州川
見職方

騶故邾國說文卷六下邑部云鄒魯縣古邾國从邑
芻聲史記孟子鄒人又有鄒忌騶衍騶奭古字通

泗水國淩注淩水出入淮南南監作南入淮是

廣陵國高帝六年屬荆州十一年更屬吳云云荆州

當作荆國十一年當作十二年南監亦誤
六安國安豐禹貢大別山在西南詳後案
長沙國收酃注孟康曰音鈴南監收作攸注音收二字於其下此誤直作收又誤連然南監本於攸下直注音收亦屬無理何氏所見北宋本音收二字在音鈴下據此可見皆孟注但其初必是音收之上別有孟康曰三字而在攸字下方是傳寫脫去三字而又誤移於下耳北宋本亦誤
湘南禹貢衡山在東南詳後案又云荆州山見職方也

縣邑千三百一十四續志云元始二年縣邑千四百八十七道三十二後漢仲長統傳注作三十四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後書注作九千二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後書注無三千二字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續志注云元始二年民戶千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口五千九百一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

其三千二百二十凡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墾不可墾此誤衍不可墾三字南監無是

至於王赧南監作赧王是

雒邑與宗周通封畿師古注三都得百里者方千里

也南監作二都得百里者百方千里也是

今淮陽之地陳本太昊之虛地下誤空一格南監陳

字誤提行起皆非是

高士宦南監作仕宦是

燕地尾箕云云誤連上南監提行是

北新城當作成南監亦誤

東平須昌壽良南監作壽張此與前東郡下良字不

當互異作良是

秦地圖

代郡屬縣班氏注秦地圖書班氏攷秦地圖各郡國下皆無獨見於此敘傳自述其先班壹當秦始皇之末避地於樓煩以財雄邊樓煩雁門屬縣而代郡與雁門相連疑縣名因此而起故特著之

總論有誤

班氏於志末總論三代戰國秦漢以來列國之星土疆域建置沿革分封世系形勢風俗甚備然曰魏地南有汝南之召陵㶏彊新汲西華長平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燕地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

新成故安涿縣良鄉新昌攸新汲志屬潁川非汝南酸棗志屬陳留非河南北新成志屬中山非涿郡此則皆班氏偶然誤記而遂成行文之謬者

溝洫志注誤

溝洫志前半篇全取河渠書而彼注郄往往敢之此志注裴駰輩本不通經隨手牽引凡涉禹貢者多誤如道河至大邳此志注鄭氏以爲在修武武德張晏以爲成皋皆是也而臣瓚以爲在黎陽張守節取之非也釃二渠以引河孟康云其一出貝丘西南南折其一漯川云云司馬貞承之殊不明析下文北行二

渠復禹舊跡卽此二渠是也同爲逆河入於勃海臣瓚以爲禹河入海在碣石不入勃海此說非是裴駰取之亦非三條並詳後案

屯氏河

溝洫志所以特改河渠之名者以其襍叙水事不專於河也前半篇全取河渠書其下自譔者頗錯亂未加裁斷至云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據此則屯氏河起於武帝晚年而鄭康成禹貢注則以屯氏河爲禹河故道二者大不同疑鄭是也說

詳後案

嚴熊

嚴熊史記作莊能羆嚴字避明帝諱去羆字恐班氏之誤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一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二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十六

尚書古文篇數

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班氏自注云爲五十七篇顏師古引鄭康成敘贊云後又亾其一篇故五十七此孔安國所得壁中古文也其下又云經二十九卷班氏自注云大小夏侯二家此則指伏生今文也不與古文相混故別載之孔穎達尚書疏謂伏生二十九篇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攷二十九篇

著堯典一連慎徽以下皐陶謨二連帝曰來禹以下禹貢三甘誓
四湯誓五盤庚六高宗肜日七西伯戡黎八微子九
太誓十牧誓十一洪範十二金縢十三大誥十四康
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洛誥十九多
士二十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
二十四顧命二十五連王出以下費誓二十六呂刑二十
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也頴達又謂鄭注
三十四篇於伏生二十九篇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
之誥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二十四篇爲
五十八篇以二十四篇爲十六卷以二十九加二十

四爲四十五卷而云四十六者葢兼序言之陸德明
釋文云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爲一卷是也桓譚新
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者除序
言之也鄭云又亾其一篇者所亾之篇則僞武成疏
引鄭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亾是也此說出閻若璩
最爲精確故予從之友人江聲駁之謂武成是建武
乃亾則前漢未亾班作前漢志不應因後日之亾而
豫虛前漢時之篇數竊謂班志所以少其一者非爲
武成亾之故葢爲不分康王之誥而然愚攷漢志所
載四十六卷五十七篇古文也康王之誥王若曰下

疏云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此今文也班氏豈以今文篇數爲古文篇數哉必無此事鄭分伏生王若曰爲康王之誥卽依壁中古文分之鄭本卽孔安國本豈有班載孔氏古文反合之之理大字云四十六卷則元數已見小字注云五十七篇則據建武以後實數言之兩不悖也江說恐誤仍以閻說爲是凡學之謬陋者不但不可采亦不必辨何也不足辨故不屑辨也江之學甚精予多從之而閒或辨之者足辨也重其學也江著述未流布予爲辨之使後人觀之則經益明故不可不存其辨餘已詳予所著尚書後

篆及後辨

史籀十五篇

藝文志於小學首列史籀十五篇班氏自注云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又總說之云漢興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此段之文許氏說文自序往往用之而諷書彼作諷籀書是當從之乃得爲史彼作乃得爲吏賈子新書云胡以孝弟循順爲善書而爲吏耳亦以作吏爲是

籀書九千字以上卽史籀所著大篆十五篇也說文

謂之史篇說文卷四上皕部云燕召公名奭史篇名醜徐鍇曰史篇史籀所作倉頡十五篇也按史籀作大篆十五篇李斯作倉頡篇鍇誤今說文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其數似與此志所謂籀書九千字以上相合但說文或取古文或取大篆或取小篆許氏以意參酌而定之並非專取史籀者數雖似合實不可牽而爲一况史籀十五篇建武亾六篇當許氏時已無全本許氏豈能盡遵用之餘詳予所著蛾術編說字門

此志下文云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說文序云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

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所謂古文者黃帝史官倉頡所作乃書之本也史籀所作即是周代之通俗文字與古文並行彼時書即自有兩體但志直云與古文異體而說文序云或異下一或字極有斟酌蓋雖變古不全異也此志下文云蒼頡篇多古字李斯等所作尚然況史籀乎孔子憲章文武夢見周公文武周公但知有古文而已孔子書六經用古文不用籀文者不但好古即所以從周

試學童六體首古文誤

蕭何又以六體試學童之爲史者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角知古今文字而許氏說文自序則謂秦李斯省改史籀大篆作小篆又有隸書以趨約易而蒼頡古文絕矣自爾秦書有八體一大篆二小篆三刻符四蟲書五摹印六署書七殳書八隸書漢興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爲尚書史新改定六書一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

四佐書卽秦隸書五繆篆所以摹印也六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若依漢志則是蕭何所以試學童者卽亾新所定六體西漢與王莽無異制也且古文是孔子壁中書亦卽蒼頡書在西漢列于功令人人傳習者矣若依許氏則六體乃王莽所定西漢試學童者卽秦八體非六體也二說大相矛盾以予攷之許說是漢志非也八體與六體同者四小篆蟲書摹印隸書也置勿論八體有六體無之刻符署書殳書其體泯昧亦置勿論若大篆亦八體有六體無據說文以爲史籒所作與古文異秦人廢古文遂以大篆居首

蕭何本秦時刀筆吏自宜沿襲秦故王莽雖好古不應廢大篆其六體中古文奇字之下卽當繼以大篆然後及小篆乃竟去大篆而不列六體中者小篆卽係省改大篆舉此該彼無煩復出故總名篆書耳其實六體中兼包大篆非眞無也許氏亦舉小篆該大篆耳惟古文及奇字秦時已絕直至王莽始復出西漢無之故六體有八體無漢試學童用八體非六體許說是漢志非也

凡論文字必以許愼爲正班雖在許之前且曾續楊雄訓纂亦是小學家不專是史家但究係史才長小

學短攷之不審不如許氏確也且僞孔安國尚書序云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于壁中得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此所謂科斗文即倉頡古文此序出西晉皇甫謐假託然謂西漢人無能知古文則是也太史公自序云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水經泗水篇酈道元注引晉書衛恒傳恒作書勢皆謂古文絕于秦恒說亦見三國魏志衛覬傳注漢興而人不識古文故逸在秘府不立學官哀帝時劉歆欲立古文帝令與五

經博士講論博士不肯置對深閉固距以不誦絕之杜林得漆書古文語其徒云古文不合時務可見古文遭秦而絕蕭何安能以此試學童著之律令乎閻氏若璩闢僞古文尚書最精因此遂駁僞序據藝文志謂西漢時人人習古文則誤也

平紀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小學史篇者在所爲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又王莽傳莽奏徵天下通史篇文字者皆詣公車令記說廷中孟康注曰史篇史籀所作十五篇古文書也師古曰周宣王太史籀所作大篆書也籀所作是大篆非古文師古是孟康非也

莽傳所載與平紀是一事據此可見王莽方求能通大篆之人所定六體必不反遺大篆蓋總稱篆書其中郎兼大篆也蕭何草律旣著諷籀書九千字得爲吏則西漢時傳習甚盛何煩特求能通者蓋習者雖多能通史篇十五篇者則少耳

所謂尚書御史史書令史者謂給事尚書御史之令史能爲籀書者耳臣瓚曰史書今之太史書未詳太史書何義也

元紀贊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應劭注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又王尊傳少善史書又貢禹傳武

帝時盜賊起郡國擇便巧史書者以爲右職俗皆曰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又西域傳楚王侍者馮嫽能史書又外戚傳孝成許皇后聰慧善史書後書安帝紀年十歲好學史書又皇后紀和熹鄧皇后六歲能史書順烈梁皇后少好史書又章八王淸河孝王慶傳安帝所生母左姬字小娥善史書又齊武王縯傳北海靜王興之子敬王睦善史書當世以爲楷則明八王傳樂成靖王黨善史書喜正文字魏志管寧傳潁川胡昭字孔明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衞覬韋誕並有名尺牘之迹動見模楷晉書隱逸傳郭荷字

承休略陽人善史書

三蒼以下諸家

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

令記字于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案說文序云揚雄作訓纂篇凡蒼頡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愚攷蒼頡篇不見篇數此於訓纂下言倉頡以下十四篇似訓纂篇數部分悉從倉頡篇也但只五千三百四十字比史籀反少未詳其故史篇不知亾於何時又并三蒼以下諸家盡亾之急就雖存非其要者而說文遂為小學之冠矣要之說文從史篇溯原而上兼取古文又復下參秦篆會通古今既精且博所收之字比揚雄又甚多固已美備況又當諸家盡亾之後欲

求識字舍此奚適邪唐宋元明知尊信說文者絕少其人甚至如鄭樵譏說文止得象形諧聲二書六書失其四何其妄也予謂欲讀書必先求識字欲識字必先通說文後生淺涉未得其門須先將漢志此一段與說文序及慎子沖上書參互紬繹以考字書之來歷然後將五百四十部詳加研究則文字明矣若從玉篇廣韻集韻類篇問津豈不茫無畔岸哉

予別有蛾術編分十門第一門說錄全以藝文志爲根本就中尚書古文是予專門之業而小學則尤其切要者今先摘論之餘在蛾術此不具

漢藝文志考證

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十卷所采掇亦甚博雅但此志以經爲要考得漢人傳經原流說經家法明析且分別其是非美惡俾後學識取途徑方盡其能事此則未能也於易亦知推尊象數然未能標舉孟喜京房爲宗又未能將後漢之鄭康成荀爽吳之虞翻三家與孟京異流同原處發揮之於書則全不知漢人眞古文反信孔穎達陸德明妄說以爲張霸僞作至於朱文公以書序爲非孔子作胡五峯以康誥爲武王命康叔此等亦竟信而收載之於詩不專尊毛氏

反拳拳於曾齊韓亦不得其要領至采及所謂李氏說詆鄭箋繇塞而其失愈多鄭長禮學以禮訓詩是按迹而議性情如此妄談取之奚爲其於本原之地未嘗究通則博雅乃皮毛耳歙縣金修撰榜語予曰不通漢藝文志不可以讀天下書藝文志者學問之眉目著述之門戶也修撰經術甚深故能爲此言予深歎服自唐高宗武后以下詞藻繇與經業遂以凋喪宋以道學矯之義理雖明而古書則愈無人讀矣王氏亦限於時風衆勢一齊衆咻遂致茫無定見要意求切實於宋季朋輩中究爲碩果僅存若某鉅公

者於禮古經下所云記一百三十一篇等本禮記也
而以爲儀禮於后蒼曲臺記戴德戴聖慶普及曹襃
父子之學皆儀禮也而反以爲禮記於左氏春秋經
則載之於公羊穀梁不知其別自有經遂删去之何
異眯目而道白黑者乎此其病痛正坐不善讀藝文
志耳又不如應麟遠矣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三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十七

名字郡縣義例不定

後書班彪傳彪繼史記作後傳數十篇略論曰司馬遷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師古注云史記衛青平陽人張釋之堵陽人並不顯郡之類愚謂史記風氣初開例不畫一宜矣至班氏父子既已慎覈整

齊矣乃攷之漢書則又有不然者如杜周南陽杜衍人嚴助會稽吳人司馬相如蜀郡成都人此郡與縣俱具者如李廣隴西成紀人地理志成紀屬天水郡不屬隴西此郡縣皆具而郡誤書者或據廣時制後分割他屬如蘇建杜陵人兒寬千乘人賈誼雒陽人此但言縣無郡者如張騫漢中人陳壽云漢中成固人卜式河南人直不疑南陽人終軍濟南人此但有郡無縣者如路溫舒鉅鹿東里人衛綰代大陵人此但言縣無郡而又著其鄉者如東方朔平原厭次人此以後縣書前人者師古曰高祖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厭次之名其來久矣說者乃云後漢始爲縣於此致疑斯未通也按厭次

之名雖久而地理志平原郡無厭次縣或者疑之是也此必平原一鄉亭之名後漢爲縣故追書之如李廣利全無郡縣如石奮則云其先趙人如衛青則云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此又其變者至司馬遷則用其自叙云遷生龍門義例皆未定竊謂宜畫一書某縣人縣有名同者則冠郡

史記因英布曾犯罪而黥遂稱黥布漢書因田千秋乘小車號車丞相遂稱之爲車千秋漢人之隨意立文如此若唐宋以後則必無此矣

或有字或無字參差不一董仲舒一代大儒公孫宏見寬皆以文學致卿相而無字殊不可解若楊王孫

者餘為傳矣乃不但無字無郡邑鄉里且為約略之詞曰武帝時人漢人記事跡略不似唐宋以下之詳整據常璩華陽國志第十卷載王孫事以王孫為城固人

或郡縣皆具或不具本無義例并非失其傳而不書如傳介子北地義渠人已見趙充國傳贊而本傳但云北地人

項它

項籍傳韓信破齊羽使從兄子項它為大將龍且為裨將救齊師古曰高紀云項聲此云項它紀傳不同

未知孰是攷高紀於是役但書龍且不言項聲師古云云不知何據而南監板竟無此注當是傳寫脫去考其實則當作項聲紀所以不言者以傳中可互見且羽雖不信人以項氏子監軍而龍且實主兵故其敘事皆據龍且無項聲也史記項羽紀及荀悅漢紀亦皆但有龍且而史記高紀則又以是役爲龍且與周蘭二人曹參傳敘此事云從韓信擊斬龍且虜亞將周蘭灌嬰傳略同皆與史記高紀合若然則是役楚所遣將凡有三人矣今姑勿論惟項聲項它二人皆是楚將其戰事散見於諸紀傳中者甚多觀高紀

楚使項聲龍且攻黥布曹參傳有東擊龍且項佗定陶破之與灌嬰傳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佗軍定陶南破之是一事然則二人皆嘗與龍且同事所以史書致誤其實灌嬰傳降彭城虜柱國項佗其事在破斬龍且之後相距甚遠項它如果與龍且同救齊其時且死周蘭被獲全軍盡沒不應它獨得免安然在楚直至彭城方始被虜故知救齊乃項聲非它也

二府三府四府五府

劉向傳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如淳曰二府丞相御史也御史者御史大夫省文耳後書何敞傳竇憲刺

殺都鄉侯暢敞說太尉宋由曰二府以爲故事三公不與盜賊注二府謂司徒司空司徒郎丞相司空郎御史大夫亦稱兩府杜延年傳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如淳曰兩府丞相御史也章有所疑使延年決之車千秋等傳贊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趙充國傳兩府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蕭望之傳張敞請入穀贖罪望之以爲不可天子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敞薛宣傳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翟方進傳司隸校尉初除謁兩府是也亦稱大府杜周傳周爲廷尉詔獄益多郡吏大府舉之廷尉師古曰舉皆

也言郡吏大府獄事皆歸廷尉也郡吏太守也大府丞相御史之府也是也淮南王安傳安欲反先作丞相御史大夫印伍被傳被爲淮南王畫反計詐爲丞相御史書請徙豪桀陳湯傳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論郅支王首勿縣于定國傳宣帝卽位數引見丞相御史丙吉傳虜入邊詔召丞相御史車千秋傳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賈捐之傳上以問丞相御史東方朔傳丞相御史知指此類甚多皆以丞相御史並言不可枚舉霍光傳廢昌邑王羣臣連名奏太后首丞相楊敞次大司馬大將軍霍光車騎將軍張安

世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後將軍趙充國以下即次以御史大夫蔡誼益大司馬有時冠三公之首而將軍亦介其間要之二府為政本丞相固助理萬機而御史大夫即佐之故朱雲傳華陰守丞嘉薦雲試守御史大夫云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又雲為槐里令丞相韋元成奏其亾狀雲自訟而御史中丞陳咸與相善為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丞相乃考其罪可見漢時二府權重有大事必下二府治之御史大夫副宰相在九卿之右而中丞權亦幾與相埒也

後書則多稱三府承宮傳三府更辟皆不應注三府
謂太尉司徒司空府卽顗傳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
注三公也賈琮傳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太
守靈帝特勑三府精選能吏朱浮傳舊制州牧奏二
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先下三公光武明察不復委
任三府陳元傳大司農江馮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
三公事下三府寒朗傳章帝召見朗詔三府爲辟首
又通鑑後漢顯宗永平十四年御史寒朗理楚王英
事帝曰何以不與三府議胡三省曰三府太尉司徒
司空府也是也亦稱三司後書胡廣傳廣一履司空

再作司徒三登太尉所辟命皆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爲三司鄭康成傳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此三司亦謂太尉司徒司空葢古以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公後雖改名太尉而太尉即司馬故云三司也合大將軍亦稱四府後書趙典傳建和初四府表薦注四府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府也質帝紀四府掾屬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和熹鄧皇后紀選四府掾史詣東觀讎校傳記應奉傳四府舉奉才堪將帥是也亦有以三公并太傅稱之者後書虞詡傳注四府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之府也是也或稱五府

者後書樊宏傳宏族曾孫準永初之初上疏曰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注五府謂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是也

晉書職官志云開府儀同三司漢官也殤帝延平元年鄧騭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之名始自此也及魏黃權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之名起于此也愚謂儀同三司者葢言其儀同於三司耳

唐書百官志凡鞫大獄以尚書侍郎與御史中丞大理卿爲三司使此三司則與上兩條三司大不同

尚右

尚右尚左之說紛紛不一王陵傳云陳平以位讓周勃迺以勃爲右丞相位第一平徙爲左丞相位第二此漢人尚右之明文故高紀云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師古曰古以右爲尊故云諸侯王表云作左官律師古曰漢依上古法朝廷之制以右爲尊故謂仕諸侯爲左官文紀云右賢左戚師古曰以賢爲上然後及親周昌傳高帝使昌爲趙相曰吾極知其左遷灌夫傳貴戚在已右必陵之在已左益禮敬合而觀之漢人尚右則誠然矣若謂本當如此自古皆然則師古之妄也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天貴乎日月五星

貴乎天道尊左地道尊右見內則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鄭康成注天貴乎地貴乎左陽右陰左生長之方右肅殺之地故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陽貴乎陰貴乎內則子生翦髮爲鬌男左女右男拜尚左手女拜尚右手男貴乎女貴乎其當尚左顯然所以有尚右者其說有二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據檀弓孔子有姊之喪故拱而尚右并諭弟子以當尚左又兵車則尚右乘車仍尚左漢初人習于兵革故相沿尚右其說確矣又一說則仁傑不知也古宮室之制前堂後室室中以東向爲尊戶在其東南牖在其西南

堂以南面為尊王位在戶外之西牖外之東所謂戶牖之間南鄉之坐也以尚書顧命篇爾雅釋宮篇禮記明堂位篇毛詩斯干篇及儀禮各篇經注疏參之人君在堂上南面臨羣臣自然東為尊西為卑及入戶至室中在東者近戶出入處其勢又以坐西而東向者為尊矣而分侍兩旁者則北為上南為下也漢近古宮室之制未大變故周勃傳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責之如淳曰勃自東鄉不以賓主之禮也田蚡傳蚡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私橈蓋寬饒傳平恩侯許伯入第

公卿皆賀覓餞不行許伯請之乃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師古曰自尊抗無所詘此皆在室中也若史記項羽紀沛公見項王鴻門項王東嚮坐亞父南嚮坐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其坐次尊卑歷然而侍則立而不坐爲最卑矣此雖在軍中要之亦倣室中之制凡此諸文皆尚右於禮未嘗不合乃并堂上亦尚右則泥古而誤者師古顧謂古制朝廷一槩尚右豈不謬哉

古者堂上有東西序而南一面則空無門戶惟室乃有之而室與堂相連比漢猶如此唐宋以來則堂有

廂而無序者多其南一面皆爲門不坐而室之戶牖則隨便安設不拘何面且亦堂自爲堂室自爲室不相連比矣論語鄉黨云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包咸曰夫子之疾處南牖之下皇侃疏云病本當在北壁下君既來而君不宜北面故移處南窗之下令君入戶而西轉面得南向視之也龔勝傳王莽遣使奉璽書迎勝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拕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此事正與鄉黨同葢勝雖不欲出迎猶以臣道自處莽使者直以君道臨之觀

此則漢宮室與春秋同惟其如此所以有尚右一說
而槩主尚右則沿襲之訛至於外戚孝哀傅皇后傳
哀帝崩王莽白太皇太后下詔曰定陶共王太后與
至尊同稱號終沒至乃配食於左坐應劭曰若禮以
其妃配者也坐於左而並食顧氏曰終沒配食左坐
謂合葬渭陵配食元帝益廟中之室亦東向爲尊配
食左坐仍是旁侍非並坐
新五代史附錄契丹大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爲尊
此固不可謂之合于古

居遲都

周勃傳勃擊盧綰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師古曰姓施屠名渾都按史記索隱曰施名也屠滅之也地理志渾都縣屬上谷師古之妄謬如此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四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十八

五德

張蒼傳蒼推五德之運以爲漢當水德之時上黑蒼爲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言漢土德其符黃龍見蒼以爲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文帝召公孫臣爲博士草立土德時歷制度張晏曰以秦水德漢土勝之賈誼傳誼以爲漢宜改正朔數用五色上黃贊曰誼欲改定制度以漢爲土德

其術已疏矣案秦人用水德本自訛舛不可承況五德取相生不取相尅卽欲承秦何爲以土勝之張蒼固非而公孫臣賈誼亦非故贊曰術疏說詳前漢當爲火德亦見荀悅漢紀第一卷

漢初人才已盛

曹參攻城野戰身被七十創疑其專以摧堅陷陣爲能及其以淸淨爲治遂致畫一之歌申屠嘉材官蹶張能折辱鄧通得大臣體漢初大亂初平人心甫定文學未興風氣猶樸而人才已盛如此傳世之遠所自來矣

北魏

酈食其傳破北魏師古曰謂魏豹也梁地既有魏名故謂此爲北案項王前此已封豹爲西魏王西北通稱

箕踞

陸賈傳尉佗箕踞師古曰伸其兩脚而坐其形如箕蓋古人無交椅席地坐皆危坐以伸其脚爲不敬今人雖不席地而北方多用牀上坐謂之盤膝坐此尚合古禮不伸脚若南人皆坐交椅背及兩手皆有倚無不伸脚者矣儁不疑傳見暴勝之登堂坐定不疑

據地云云古人所坐席皆布於地故不疑據地致敬夘漢無椅式也

椅本木名見說文卷六上木部注云梓也毛詩小雅湛露篇其桐其椅釋文椅於宜反是也新五代史晉臣景延廣傳延廣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以椅字爲人所坐呼若倚音始見於此宋王銍默記云南唐李後主被虜後徐鉉往見老卒取椅子相對鉉曰但正衙一椅足矣李主出鉉辭賓主禮引椅偏乃坐又無名氏宣政雜錄云宣和初京師伎者以長竿繫椅於杪伎者坐椅上又周煇清波雜志云紹興十三年冉

興太學呂縈義爲上庠録投進倡和詩有影妻椅妾
語又葉夢得石林燕語云殿廬幕次三省官爲一幕
樞密院爲一幕兩省官爲一幕尚書省官爲一幕御
史臺爲一幕中司則獨設椅子坐於隔門之內又張
端義貴耳録云今交椅古胡牀也自來只有栲栳樣
秦太師始製荷葉託首曰太師樣據此諸文知椅起
唐末而盛於朱假借木名之字用之
何非胡牀據端義誤也古人坐雖在地寢固有牀見
小雅斯干篇其後則坐亦用牀矣三國魏志蘇則傳
則從文帝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牀拔刀云云何

氏焯云據宋本牀上有胡字胡牀三國已有何說如此其實已起漢末後書向栩傳云坐板牀積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三國魏志管甯傳注引高士傳曰管甯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此皆危坐不伸脚正如今所謂盤膝坐若椅則小於牀不可盤膝無不伸脚者知椅非胡牀也

今人所用桌蓋與胡牀同起古人坐於地下藉席前據几坐席曰不用椅而几則如書所謂憑玉几詩所謂授几有緝御之類其制甚小今桌甚大俗名八仙

桌謂可坐八人同食與几雖相似實大不同案文似从木卓省聲而字書皆不收明宣德中敕定章黼道常作韻學集成第十卷卓字注古作桌未詳凡文字著述從無用者文義鄙陋誠覺難用說文木部有机字此亦木名與几席之几無涉而突見於三國志華歆傳彼時既有胡牀覺小几頗不適用別製高大者而規制與几不同未便仍其故故用机字以代此與借椅爲坐具同與其從流俗妄造鄙陋不通之桌字毋甯依三國志

合而考之周漢以前席地坐馮几寢則有牀漢末三國坐始有胡牀几制亦大變文作机然尚無小交椅

直至唐末五代始有之

叔孫通聖人

叔孫通爲秦二世博士以去事項粱粱敗從懷王王徙長沙留事項羽羽以降漢面諛親貴輕固所識曲學阿世通之謂矣及薦諸生爲郎賜之五百金諸生遂稱爲聖人歐陽子五代史述馮道事乃云當時謂之聖人正此意

輿地圖

淮南王安傳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蘇林曰輿猶盡載之意後書明八王傳陳敬王羨傳亦云案輿地

圖今諸國戸口皆等愚謂孟子晉之乘趙岐注與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爲名朱子兼採或說云取載當時行事而名或說頗逼正與蘇林合孟子本列諸子不必拘家法趙岐漢之俗儒不盡可從也宋地記家歐陽忞祝穆王象之等所作皆以方輿輿地爲名出于此

爽

賈誼傳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沈彤曰爽甚也謂下疑上則必反而上必甚其憂也爽有猛烈意是甚之義如淳曰忒也與上文不貫

他所

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
也所以數償之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
王封內而犬牙相入者則正其疆界令其隔絕也封
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受封
之人若有罪黜其地皆入於漢故云頗入也償者謂
所正列侯疆界有侵諸侯王者則漢償之南監同沈
彤云也當作他連下所字句絕謂諸侯或以罪黜其
地被削多入于漢者若卽其所存地建國則國小而
其子孫有不得侯者故爲之徙其侯國并封其子孫

他所如其被削之數償還之也注誤

植遺腹

顧氏曰植遺腹必古有此語所謂君死而世子生者也季桓子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

一堂二內

鼂錯傳論募民徙塞下云古之徙民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張晏曰二內二房也案鄭康成謂古者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士則但有東一房西一室無左右房房者旁也在室兩旁也其制與室不同之處

尚未能詳析而大約總以鄭說爲可據今此論徙民似指庶民居多而容或亦有大夫士蓋前爲堂後爲室而室之東旁爲一房此大夫至庶人皆同者張晏混言二房非也此事詳尚書顧命後案予又別有論著

舉賢良

詔舉賢良文學士量錯在選中此事有三論錯爲隴西太守公孫昆邪所舉昆邪事見其孫賀傳又作渾邪嘗著書見藝文志陰陽家錯非隴西人又未嘗爲隴西官屬而隴西太守舉之一也詔列侯九卿郡守舉人而錯爲平陽侯等及廷

尉宜昌太守昆邪所舉則是一人之身必備有三項
舉主方許其對策二也錯時已爲太子家令秩八百
石又應試唐宋亦倣此非如明制一賜及第出身終
身無再對策事三也

古音

配天象地覆露萬民絕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
廢去淫末除苛解嬈寬大愛人肉刑不用辠人亡帑
非謗不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孽諸侯賓禮長老
愛卹少孤辠人有期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
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

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民不奢

按此一段皆用古音除苛以下八字當在萬民之下如此則韻皆合

鼂錯所緣坐

丞相青翟等劾奏鼂錯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錯之罪即如其劾奏之說迥非謀反大逆可比何至是且上文方須罪人亡帑此遽斬同產耶葢車裂腰斬具五刑夷三族皆秦之酷法漢初沿襲行之韓信彭越英布皆受此至文紀元年冬十二月盡除收帑相坐律令十三年夏五月除肉刑法矣然景

帝於鼂錯武帝於郭解主父偃公孫賀李陵李廣利
公孫敖任安田仁劉屈氂猶皆腰斬夷族則文紀云
云徒虛語耳

王恬咸

張釋之傳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咸
見釋之持平結爲親友南監同沈彤曰王恬下咸字
誤據功臣表有山都貞侯王恬啓史記作開開卽啓
也咸當作啓連上句絶

淮陽郡

汲黯傳拜爲淮陽太守黯自言棄逐居郡云云其下

文又云居郡政清又言上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則淮陽是郡名明矣而今地理志有淮陽國無淮陽郡注但云高帝十一年置屬兗州絶不見其曾爲郡愚以異姓諸侯王表諸侯王表及高五王文三王景十三王宣元六王等傳考之高帝之子友以高帝十一年始立爲淮陽王至惠帝元年徙王趙是爲趙幽王則淮陽國除爲郡矣惠帝薨高后以假立惠帝之子强爲淮陽王强死又以武代文帝立武被誅則淮陽國又除爲郡矣其後文帝之子武以文帝三年又立爲淮陽王王十年而徙梁是爲梁孝王則淮陽國

又除爲郡矣其後景帝之子餘以景帝二年又立爲淮陽王王二年而徙魯是爲魯共王則淮陽國又除爲郡矣其後宣帝之子欽以宣帝元康三年又立爲淮陽王是爲憲王自立後傳子及孫凡有國六七十年至王莽乃絶此郡始爲國改爲郡後復爲國如此展轉改易凡八九次終爲國地理志以最後之元始爲據故言國而中間沿革則俱略去也汲黯爲淮陽守當武帝時而其前申屠嘉亦嘗爲之見本傳及爰盎傳此當惠帝元年以後國除爲郡之時又司馬安亦嘗爲之見鄭當時傳灌夫亦嘗爲之見本傳田廣

明與其兄雲中相繼皆嘗爲之見酷吏傳此則皆在武帝時又韓延壽亦嘗爲之此則在昭帝時蓋自景帝四年爲郡直至宣帝元康三年爲郡者約九十年故爲守之見於史者如此之多若鄭宏傳兄昌爲淮陽相此則在宣帝時憲王欽之國以後事矣讀書貴貫串今人憒眊善忘顧此失彼又性懶畏攷核宜乎史學之無人也尹齊爲淮陽都尉見酷吏傳亦在武帝爲郡之時若國則不當有都尉

富態韻

鄭當時傳翟公署門一死一生廼知交情一貧一富廼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富與態爲韻者蓋古

音未變當本讀若廢也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四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四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五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十九

韓王相難

韓安國傳載其與王恢以伐匈奴相難凡七往復反覆千餘言浮文寡要乃後世好事者借此以騰駕蔓詞效戰國策趙武靈王騎射習戰一篇史記本無班氏掇入支贅可厭殊不解其何取

禮記

藝文志無禮記之名然說文自序說魯共王壞孔子

宅而得壁中書即有禮記河間獻王傳敘王所得書中有禮又有禮記是前漢本有此稱非始於鄭氏作注之時所題但魯共王河間獻王所得篇數多寡則與大小戴所删未必同

從讀縱

李廣傳將數十騎從張晏曰放從遊獵也師古曰張讀縱非直言將數十騎自隨也按史記將騎數十縱從字應如張解禮記曲禮篇欲不可從陸氏釋文云從足用反放縱也是也

彌節

彌節白檀李奇曰彌節少安貌按彌與弭同九歌湘君章云夕弭節兮北渚王逸云弭安也司馬相如傳楚王乃弭節徘徊郭璞曰弭猶低也節所仗節信也

衛青報公孫敖

衛青傳言其微時大長公主執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往篡之得不死後爲大將軍出塞李廣本以前將軍從宜在前當單于青乃徙之出東道使其回遠失道者非但以其數奇恐無功實以公孫敖新失侯欲令俱當單于有功得侯以報其德故徙廣乃私也

終陽

董仲舒傳陽布施於上主歲功陰入伏于下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沈彤曰終上當有陰字陰終陽本易傳地道無成而代有終義然終陽之事即助其成功故曰以成歲爲佐名當作佐形似而訛也按沈說近是但說文無佐字又手也𠂇𠂇手也右手口相助也左手相左助也周易泰卦以左右民鄭注尚書臯陶謨左右有民馬注皆以左右爲助俗乃别作佐佑此文上下二佐字皆當作左作佐者後人改非班氏本文未通小學不可說五經史漢[illegible]

選郎

仲舒對策云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詳翫此節中郎何絶郎吏句絶其上文專言郡守縣令之重長吏即守令郎吏即郎中中郎也據其義當云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選郎吏多出於吏二千石子弟又以富訾益選郎大約出任子筭貲二途者尤多故未必賢古人之文每如此以橫擔句法兼倒裝句法者也王應麟玉海論此事云郎選其塗非一有以父兄任子弟爲郎者如張安世爰盎楊惲霍光是也有以富訾爲郎者張

釋之傳如淳注引漢儀注謂訾五百萬得為常侍郎如釋之及司馬相如是也有以獻策上書為郎者婁敬主父偃是也有以孝著為郎者馮唐是也愚謂馮唐傳但言其以孝著非因孝行得為郎王說獨此條不確其提綱是而所舉之人多漏者予已為補入其提綱亦漏者漢有以舉孝廉為郎者如王吉京房各見本傳孟喜見儒林傳是也有以射策甲科為郎者儒林傳云歲課甲科為郎中如馬宮翟方進何武各見本傳召信臣見循吏傳是也有以六郡良家子為郎者如馮奉世是也見本傳大約漢之郎選盡於此六途應劭所舉任子富

皆兩條即是仲舒之所病此外僅添兩條而一條又誤則應麟於考據之學尚疎至於筭貲爲郎始於漢初事見景紀並非入粟拜爵而今人又往往誤解竊謂後世薦舉人有身家殷實一條乃其遺制耳食貨志云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郎選二字與此同但入財補郎此乃武帝晚年事仲舒對策當武帝即位初時尚無此不可牽以當之

薛縣

公孫宏傳云菑川薛人今志菑川國無薛縣薛縣乃屬魯國彼國注云故秦薛郡高后元年爲魯國據此

注秦時稱此郡爲薛郡者當以其有薛縣而稱之至漢因此郡屬縣有魯是伯禽故國故改爲魯國而薛縣則不知何時曾改屬菑川故宏得爲菑川薛人地理志據最後元始爲定故薛仍屬魯國但各列傳每人書某郡縣人亦當據後定乃偏據一時稱菑川薛予前所論名字郡縣義例不定者此亦其一也東海郡下邳縣應劭曰邳在薛其後徙此故曰下所云邳在薛者即魯國之薛也東海下邳今邳州

公孫宏年

陳氏鵬年曰按史記公孫宏以建元元年辛丑徵爲博士不合罷歸年六十至元光五年辛亥凡十一年

年七十一矣是年卽以博士爲左內史元朔三年乙卯爲御史大夫年七十五五年丁巳十一月爲丞相年七十七元狩二年庚申三月薨在相位二年餘年八十

北發

公孫宏傳北發渠搜南撫交阯師古曰言威德之盛北則徵發於渠搜南則綏撫于交阯也此注文義極明爰考其上下皆整對句法則師古注是矣渠搜有二一在西戎爲漢金城河關之西地名則禹貢雍州所言者是一在朔方則此傳所言者是此傳所言本

出禮三朝記水經河水注引之乃卽以爲禹貢之渠搜則非是古人言西北雖往往通稱而此旣有兩地則不可合故武紀云北發渠搜氐羌徠服此以西北相對玩彼應劭晉灼臣瓚注自明而師古於彼注與公孫宏傳注同其以北發爲地名國名者皆誤若史記五帝本紀云南撫交阯北發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發息愼東長鳥夷索隱以爲北發當作北戶而下三句則讀羌字愼字夷字句絕然則彼下發字似衍雖南撫交阯與此傳文同而彼所謂北發渠廋與此傳亦皆無涉

五百歲

司馬遷傳遷爲太史令當太初元年天歷始改曰自周公卒五百歲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按自孔子卒至太初元年實止三百七十七年乃云五百歲何也蓋因孟子歷論道統之傳云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唐虞至周皆以五百歲爲斷故遷發此論其言雖夸而其尊慕孔子則可以解先黃老後六經之疑矣

亂倫

平陽公主與衛青合葬猶之可也館陶公主至與董偃合葬則已甚矣見東方朔傳昭帝之姊葢主夫亾後私近丁外人而詔外人侍主江都王建女細君嫁烏孫昆莫其孫岑陬欲尚之主不欲而武帝詔從其俗漢之亂倫如此

楊惲

楊敞傳敞以給事霍光幕府爲光所厚愛致位宰相而敞之子惲卽以告霍氏反封矦亦可謂傾危之士矣

朱雲傳薛宣爲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謂雲曰在田野亾事可留我東閤雲曰小生迺欲相吏邪按公孫宏爲丞相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人師古曰閤者小門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賓客以別於掾吏官屬也然則屬吏皆從當庭中門入東閤相延正所以示敬備賓主禮非欲相吏也而雲言乃如此其彊項可見但既若是之負高氣不待其就而相請輒先往見之得無進退無據乎

戸牖法坐

梅福傳當戸牖之法坐師古曰戸牖之間謂之扆言

負扆也法坐正坐也聽朝之處案戸牖之法坐即尚
書顧命篇所謂牖間南嚮是也詳後案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六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二十

六郡良家子

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師古曰六郡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東方朔傳建元三年上始微行與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則隴西北地固在六郡之數餘四郡無所見而馮奉世傳武帝末奉世以良家子選爲郎奉世上黨人而云良家子然則六郡中何以無上黨疑師古

注未確

罕幵

趙充國傳先零罕幵師古曰罕幵羌別種今羌姓有罕幵者罕幵唐時旣有此姓則亦當有姓羌者而書傳不載今吾嘉定獨有此姓

口錢

貢禹傳禹上書以爲古民亾賦筭口錢起武帝府藏耗竭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廼筭案食貨志田租口賦二十倍於古漢取民所以比古若是之重者

半由增加口賦故也若古之制孟子謂有布縷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三句盡之安有口賦周禮天官太宰九賦鄭康成注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筭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疏引漢法民年二十五已上至六十出口賦錢人百二十以筭其實康成意不過因漢謂口錢為口賦故援以解賦字之義見此九賦亦錢穀並出非謂口錢三代已有也口錢實始于漢耳

韋傳附廟制

韋賢元成傳末附論廟制凡四五千字繁重已極大

非傳體後漢書祭祀志蔡邕表曰宗廟迭毀議奏國家大禮班固錄漢書乃置韋賢傳末臣以問胡廣廣以為實宜在郊祀志去其中鬼神仙道之語取賢傳宗廟事置其中使祀事以類相從是古人已有議及者劉昭又云國史明乎得失者也孝武淫祀妄祭疲耗蒼生後王深戒志之所取於焉斯尤不先宗廟誠如廣論悉去仙道未或易罔也昭此論尤佳

魏相報讐

魏相為河南太守為霍光所惡下之廷尉獄久繫始赦後為御史大夫遂奏霍氏專權舉發其弒許后事

雖未免報復私讐然其言則是未可以挾私訾之也

青紫

夏侯勝傳勝謂諸生曰經術茍明取青紫如拾芥師古曰青紫卿大夫之服葉夢得曰漢丞相太尉皆金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此三府官之極崇者勝云青紫謂此也小顏但據當時所見誤以爲卿大夫之服漢卿大夫盖未服青紫也葉說是揚雄傳析圭擔爵懷符分祿紆青拕紫朱丹其轂注云青紫謂綬之色此注則是而二注自相岐

便面

張敞傳自以便面拊馬師古曰便面所以障面葢扇之類不欲見人以此自障面則得其便故曰便面亦曰屏面今之沙門所持竹扇上袤平而下圜卽古便面也王莽傳有雲母屏面南齊褚淵以腰扇障日通鑑注云腰扇佩之於腰今謂之摺疊扇以上諸文參之今之聚頭扇竹骨紙身者卽此遺製

孔子十四世孫

孔光傳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孔子生伯魚鯉鯉生子思伋伋生子上帛帛生子家求求生子眞箕箕生子高穿穿生順順生襄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延年

生霸霸生光案此言十四世乃連前後并及身而總言之凡後人言譜牒者皆當以此爲例沈約宋書自序述其七世祖名延延子賀賀子警警子穆夫穆夫子林子林子子璞璞子卲約可證蕭子顯南齊書以太祖道成爲漢相國蕭何二十四世孫何生延延生彪彪生章章生皓皓生仰仰生望之望之生育育生紹紹生閎閎生闘闘生永永生苞苞生周周生矯矯生逵逵生休休生豹豹生裔裔生整整生儁儁生樂子樂子生承之承之生道成雖附會不足信而其例則同

行內署門戶

孔光傳光爲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食物師古以內字句絕注云行內行在所之內中猶言禁中也蔣氏杲云字子遵長洲人康熙癸巳進士戶部郎中廉州知府疑當以宿衛供養爲句行內署門戶爲句行巡行也內署諸在內給事之官如中書以下謂者是也胡三省通鑑注與予意同其以行內署門戶爲宿衛事省服御食物爲供養事尤分明可證師古之誤

毋朝

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黃門令爲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然後歸老於第官屬按職如故師古曰言十日一入朝受此寵禮它日則常在家自養而其屬官依常各行職務南監板同陳氏鵬年曰毋朝當作毎朝十日句絶壽顏注自見王莽哀帝時亦十日一賜餐也

此傳描摹光之醜狀可云盡致矣贊中歷舉公孫宏蔡義韋賢元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皆以儒宗居宰相位而蒙阿諛之譏予謂馬宮平晏遂仕莽光卒前亦否則必爲莽臣

下朝者

王商傳太中大夫張匡上書願對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左將軍丹等問匡對曰云云師古讀下朝者爲句引文穎曰令下朝者平之也孟康曰中朝臣也以文說爲是竊謂下字讀徵斷問字句而後接匡對曰云云下謂下之王嘉傳亦有下朝者孟注是也時左將軍等皆中朝臣故目爲朝者朱博傳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與下朝者同義

呂不韋春申君

皇太后詔問王商女欲以備後宮商不欲王鳳誣搆

以罪始懼而納女張匡以呂不韋春申君之事陷之不韋以邯鄲姬獻子楚在質趙時直至楚立爲王始以不韋爲相而匡竟謂不韋爲丞相納有身之女于王春申君獻有身妻所産者幽王而匡誤言懷王隨口附會不顧事實

萬歲之期

翟方進傳綏和二年春李尋奏記方進責數之因備述星變而云萬歲之期近慎朝暮云云師古注以萬歲之期爲指方進之死言其事在朝夕顧氏曰據文萬歲之期意謂宮車晏駕故此下即責麗欲以此災

移於宰相也師古注謬處不可勝摘先儒已著而未行世者聊出之

大誥

翟義傳莽依周書作大誥云云何氏焯評云將此篇所依據摹竊者以覆校周書元文則可知漢人釋經之意何先生固是篤學好古之士故有如此議論非流俗所能及今人所臨何評逸此一條

戸殿門

王嘉傳爲郎坐戸殿門失闌免師古曰戸止也左傳曰屈蕩戸之弟諸生鳴韶曰宜十二年傳作屈蕩戸

之注訓戸爲主吳下錢氏所藏淳熈九經作戸疏亦作戸長平游御史本巾箱本並同宣六年公羊傳入其門無人門焉者戸之門焉一也

南陵

王嘉本平陵人光祿勳于永除爲掾察廉爲南陵丞師古曰南陵縣名屬宣州按南陵薄太后陵耳漢南陵屬京兆其屬宣州者係唐縣乃漢丹楊郡之春穀縣地也顏舛謬至此南監板無此注殆校者因其舛謬竟刪去之

蜀無宅揚

揚雄傳周伯僑以支庶食采於晉之揚因氏焉周哀揚氏遷蜀㟭山之陽曰郫揚季官太守至雄五世傳一子故雄亾它揚於蜀方氏以晉曰楊升菴謂晉有羊舌氏叔向子伯石食邑於楊曰楊食我晉旣滅羊舌氏分其田爲三縣曰平陽曰揚氏則羊也陽也揚也同出一姓揚子雲自以爲蜀無它揚字不從木班氏據之然楊修曰吾家子雲則知揚楊同出子雲特好奇耳竊謂姓亦何奇之有古今溯芥姓譜皆附會其說不一雄自言姓揚甚明楊修少年聰穎攷究未深且古人凡事假借詼諧故曰吾家子雲今乃欲攺

雄之姓可乎趙凡夫亦以子雲爲木旁楊正坐此病方說甚確升菴蜀人欲援子雲爲宗唐楊珣碑以國忠之父而亦引子雲之祖皆非也劉攽後漢書刊誤於楊震傳亦嘗辨之吳仁傑刊誤補遺謂揚雄與楊震同是木旁之揚此說武斷之至

太元法言字數

揚雄作解嘲自述作太元五千文支葉扶疎獨說十餘萬言案今太元經具存晉范望叔明所注共十卷後附陸績述元王涯談元宋右廸功郎充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張寔所投勘也披其正文大

約與五千文之數合至說十餘萬言則當爲法言非
指太元然今法言亦具存凡十三篇分爲十卷晉李
軌唐柳宗元宋宋咸吳秘司馬光注援其正文大約
不及萬言而此云十餘萬言則不可解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六

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七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二十一

儒林刪史記

儒林傳仲尼既没弟子散遊諸侯子張居陳子羽居楚云云此段皆用史記文而史記尚有子路居衛一句裴駰云子路死時孔子猶在班氏覺其非故刪此句

郡國縣官

按史記作郡國縣道邑道乃蠻夷未必能受業此官

DS
735
.A2
W3
1880
v.7

[seal]

字當爲邑字之誤

上屬所二千石

按當作上所屬二千石

氂氂

差以豪氂謬以千里此古語漢書屢見氂里爲韻而或作豪氂如司馬遷傳引此作氂字相似而誤也說文卷二上犛西南夷長髦牛也从牛𠩺聲里之切疑古假借犛作氂遂誤爲氂耳乃儒林傳有禽滑氂孟子有愼子名滑氂則氂字疑亦傳寫之誤而師古遂云氂音離師古不識字如此

劉屈氂傳字作氂甚明而五行志作劉屈釐後書岑彭傳彭之元孫熙爲魏郡太守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休茲直以氂字讀爲釐音乃知漢人亦已有識別字者

商瞿

儒林傳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師古云商瞿姓也司馬貞云商姓瞿名以下文魯橋庇子庸江東馯臂子弓燕周醜子家東武孫虞子乘齊田何子裝例之司

馬說是子木其字也儒林傳中每人書郡縣書姓名書字三項備者多以其有傳經之功而無事蹟無著述故備著之其不備者或失傳或隨便立文

孟喜京房之學

儒林傳孟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厀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為易飾易文以為箕子明夷陰陽氣亾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荄茲也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

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爲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仞以此不見信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京房受易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爲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皆祖田何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爲異黨同倘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與相同案此一篇多誣善之詞班氏本史才非經師於諸經皆未能精而易尤甚劉向不通經而班氏又誤信之故其言如此

孔穎達周易疏序云西都則有丁孟京田東都則有

荀劉馬鄭大體更相祖述更相祖述是異流同原矣後世妄儒既無學識又好苟駁前師以自標舉遂致易義墜落殆盡然丁田雖無存孟京猶可考吾友中通易者凡三人惠徵士棟褚員外寅亮江上舍藩也惠氏周易述未成而沒上舍補之所採雖博大旨究以孟京爲宗能尊信此書者員外與予外無多人焉若猶班說先貶孟京易何由明

師法

孟喜受易於田王孫田王孫受易於丁將軍寬喜之改師法乃爲梁丘賀輩所誣耳其實不改也而漢人

說經重師法則於此可見下文胡母生之弟子東平嬴公則表其不失師法是也外戚傳定陶丁姬易祖師丁將軍之元孫師古曰祖始也儒林傳丁寬易家之始師自夫子傳至寛寛爲大師故以爲始師又張禹傳蕭望之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漢翼奉傳元帝問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對引師法又李尋傳治尚書與鄭寛中同師寛中等守師法五行志朱博爲丞相受策有大聲如鐘鳴上問李尋尋對引師法後書卓茂傳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究極師法又魯恭傳恭弟丕上疏曰臣聞說經者傳

先師之言非從已出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又劉寬傳注引謝承書曰寬學歐陽尚書京氏易韓詩究極師法又吳良傳東平王蒼上疏薦良曰齊國吳良治尚書學通師法經任博士漢人重師法如此又稱家法謂守其一家之法卽師法也沈約宋書百官志漢武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成之世五經家法稍增經置博士一人至東京凡十四人後書儒林傳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光武好經甚於前漢武帝明章尤加隆焉故東京

經術盛於西都而其守家法益嚴質帝紀本初元年夏四月庚辰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以高弟五人補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屬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又魯恭傳拜魯詩博士由是家法學者日盛又左雄傳雄上言郡國所舉孝廉請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注云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法又宦者蔡倫傳元初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讎校家法又鄭康成

傳論曰王父豫章君傳授生徒專以鄭氏家法此蔚宗謂其祖父豫章太守甯李賢注云言甯教授專崇鄭學益前漢多言師法而後漢多言家法不改師法則能修家法矣

兩漢尊師法而俗學即出乎其間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有云綴學之士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豈不哀哉徐防永元十四年上疏亦云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

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誠非詔書實選本意觀此則知俗學之妄古今同慨自唐中葉以後凡說經者皆以意說無師法夫以意說而廢師法此夫子之所謂不知而作也

翟孟白之學

繇是有翟孟白之學以上文施讐下文梁丘賀二段例之此當云繇是孟有白翟之學

食子公

儒林傳蔡誼以韓詩授食子公與王吉吉爲中尉食生爲博士由是韓詩有王食之學宋景文公引蕭該

音義云按風俗通食我韓公子也見戰國策漢有食子公爲博士食音嗣

筦路

疏廣以公羊春秋授瑯邪筦路路爲御史中丞師古曰筦亦管字也宋引蕭該音義云艸下完音完又音官今漢書本却作竹下完風俗通姓字篇有筦管二姓云莞蘇楚大夫見呂氏春秋漢有莞路爲御史中丞即此是也又有管姓漢有管號爲西河太守莞路是艸下完非竹下完及竹下官莞見說文卷一下艸部筦管見卷五上竹部蕭說是

郅都

郅都得姓見後書郅惲傳注彼又云前書音義郅之目反目當作日與史記索隱音質合彼引音義當爲臣瓚注而師古遺之者此音是不當删大約師古去取多失當又史記都楊人而此云河東大陽人非是史記正義辨之

貨殖

馬遷自叙既下於理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故傳貨殖班氏譏其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已爲不得其情乃班又仍踵故轍傳貨殖何也且彼固諧語發

儥之所爲作班顧易以莊語取市并賈人臚列滿紙范蠡計然輩與漢無涉而亦闌入尤非也

財成

引易財成輔相財與裁同而師古以爲資財用以成教非

烏氏

烏氏嬴師古云烏氏姓也嬴名也史記注引韋昭云烏氏縣名屬安定師古非

嗽

佞幸傳文帝病癰鄧通爲嗽吮之師古曰嗽山角反

吮自交反嗽字今吳中尚有出角反之音呼若東甞
孰呼角爲祿皆古音也

班正史記誤

匈奴傳上卷之前半截全用史記元文敘至天漢四
年貳師將軍李廣利將騎六萬步兵七萬出朔方單
于以十萬騎待余吾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乃解而
引歸之下史記尚有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
衆降匈奴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云云漢書刪去直
接游擊亾所得因杅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益史記
原訖於天漢此段係後人附益錯謬不可讀貳師降

匈奴是征和三年事妄入此大非張守節已辨之

趙佗年

南粵王趙佗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孫胡爲南粵王云云史記作至建元四年卒徐廣引皇甫謐云爾時漢興已七十年佗百歲矣按佗於文帝元年已自稱老夫處粵四十九年歷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至武帝建元四年凡四十三年卽以二十餘歲爲龍川令亦一百十餘歲矣

閩中郡

兩粵傳云閩粵王無諸東海王搖皆句踐之後秦并

天下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師古曰即今之泉州建安是按地理志所載秦三十六郡無閩中郡蓋此郡之置已在始皇晚年且雖屬秦而無諸與搖君其地如故屬秦未久旋率兵從諸侯滅秦矣故不入三十六郡之數說已見前

河源

西域傳云河有兩原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

中國河其下又云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原出焉蘇林曰卽中國河也按此西海卽水經所云雷翥海也其河原則漢人之說如此甚分明可據而唐杜佑劉元鼎元都實皆與之異未詳

共稟

大月氏國不屬都護爲冒頓所破乃西擊大夏而臣之共稟漢使者師古曰同受節度也按月氏既不屬都護豈有遠遷大夏反受節度之理稟當爲廩給之義共與供同

高附

大月氏有五翖侯一曰休密翖侯二曰雙靡翖侯三曰貴霜翖侯四曰肸頓翖侯五曰高附翖侯凡五翖侯皆屬大月氏按後書五部翖侯曰休密雙靡貴霜肸頓都密其後貴霜翖侯邱就郤攻滅四翖侯自立爲王國號貴霜王侵安息取高附地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高附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所屬無常天竺罽賓安息三國强則得之弱則失之而未嘗屬月氏漢書以爲五翖侯數非其實也後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

捐毒

李氏光地曰捐毒卽身毒又作天篤又作天竺皆語有輕重耳一也明帝迎佛在班氏前而班於此畧不一及故知其事本微後人張大之耳李說精絶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八

東吳王鳴盛述

漢書二十二

古音

外戚傳武帝悼李夫人賦以躊躇與去傷與悵信與親爲韻蓋古無四聲之分平仄通爲一音也而師古曰躇合韻音丈預反傷合韻音式向反信合韻音新合韻猶吳才老所謂叶韻此字本無此音改以叶之也又趙昭儀居昭陽舍壁帶往往爲黃金釭師古曰釭音工流俗讀之音江非也釭江皆從工得聲何所

別異沈約以江居東冬鍾之後音猶未變至唐乃變爲似艮反矣師古全不通古音不能枚舉聊一出之

丞相非衍

孝成趙皇后傳成帝欲拜左將軍孔光爲丞相已刻印鄉晨暴崩皇太后詔大司馬莽丞相大司空云云劉敞曰是時孔光爲丞相未拜又無大司空然則衍丞相大司空五字也按卽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見孔光傳何云未拜

奈何令長信聞

外戚傳敘趙昭儀殺後宮皇子事有云奈何令長信

得聞之顏注但云謂太后而語意不詳按太后是元帝王皇后成帝之母顧氏補注云奈何令長信聞之者謂何道令太后得聞也顧說是

年九歲

平帝卽位年九歲見外戚傳及元后傳劉原父曰衍年字愚按王莽傳亦有此一句又元后傳于孺子嬰亦曰年二歲後漢本紀亦云冲帝年三歲質帝年九歲竊恐年若干歲古人亦自有如此句法未必果是衍字

第宮誤

平帝后莽女也元始四年遣大司徒宮大司空豐左將軍建右將軍甄邯光祿大夫歆奉法駕迎皇后於安漢公第宮豐歆授皇后璽紱宮卽上文大司徒馬宮也而師古以第宮爲句注云本自莽第以皇后在是因呼曰宮師古之妄如此

五女同節

元始四年莽女入宮爲后時平帝年十三莽女十四至五年帝卽爲莽毒死后立僅歲餘且馮昭儀傳謂平帝生未滿一歲卽有眚病元后傳亦謂帝年九歲徵入常年被疾然則帝與莽女不能成好合也莽卽

眞后常稱疾不朝會莽欲嫁之更號爲黄皇室主令人褖飾往問疾后大怒鞭笞旁侍御發病不起莽敗女自投火中死曰何面目見漢家凡守節十九年年三十三莽乃有如此賢女異哉後曹操簒漢而其女爲獻穆曹皇后以後書本紀所載觀之操女亦可謂賢正與莽女相類偶見近儒考證書中有一條以莽操女皆有節操又宇文泰女爲西魏廢帝后帝爲泰廢以酖崩后亦以忠于魏罹禍楊堅女爲周宣帝后帝崩堅以大丞相專政后知堅有異圖意不平及禪代憤惋愈甚堅內愧之封爲樂平公主後又議奪其

志后誓不許堅乃止李昪女爲吴讓皇太子璉妃及昪篡位封女永興公主女聞人呼公主必嗚咽流涕而辭五女同節

新都

王莽傳永始元年封莽爲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鄉千五百戸新野是南陽郡屬縣而都鄉則新野之鄉也故名新都侯莽罷就國南陽太守選門下掾宛孔休守新都相

毛詩周官

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制　甚盛

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愚謂莽之奏劉歆爲之也歆當哀帝時已欲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不肯置對歆移書責讓之諸儒皆悲恨奏歆改亂舊章由是忤執政大臣懼誅求出補吏至是柄用乃得行意鄭康成稱劉歆識古故能表章隆典意良厚矣惜乎所事非其人重爲世所詬病逸禮古尚書幾存而復亡然毛詩周官之興

則頗有力焉君子不以人廢言如歆是矣

更始將軍

王莽傳下王涉劉歆董忠等叛更始將軍史諶行諸署云云攷莽官本有更始將軍但上文言拜皇后父史諶爲甯始將軍其事已在劉聖公改元爲更始之後當是甯始而此乃作更始并下文更始將軍史諶度渭橋恐皆甯字之訛也

史記多俗字漢書多古字

張守節史記正義論例云史漢文字相承已久若悅字作說閑字作閒智字作知汝字作女早字作蚤緣

古少字通其用之史漢本有此古字者乃爲好本程
邈變篆爲隷楷則有常後代作文隨時改易衛宏官
書數體呂忱或字多奇鍾王等家以能爲法致令楷
文改變非復一端歷代文字體乖日久顏師古漢書
注敘例云漢書舊文多有古字解說之後屢經遷易
後人習讀以意刊改傳寫既多彌更淺俗今則曲覈
古本歸其眞正慶元間建安劉之同刻跋云自顏氏
後又幾百年向之古字日益改易書肆所刊祗令之
世俗字耳識者恨之今得宋景文公所校善本雖黃
所加字一從古張守節顏師古學識皆不甚高至於

劉之同也者不過趙宋時刻書之人尤爲浮淺然此三家者猶知好古故其議論如此亦足以鍼砭俗學今就毛板史漢攷之史記多俗字漢書多古字如史記武帝本紀張羽旗設供具封禪書同而漢書郊祀志供作共史記齊悼惠王世家魏勃夜掃齊相舍人門舍人伺之得勃而漢書伺作司又史記灌夫傳令門下候伺而漢書伺亦作司漢書於趙廣漢傳亦云徼司丞相門內不法事說文卷八上人部伏字注云司也徐鉉曰司今人作伺又伺字在新附徐鉉曰从人後人所加史記留侯世家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而漢書他作它史記蕭何世家發蹤指示獸處者

人也而漢書何傳蹤作縱史記酈食其傳臣聞其下廼有藏粟甚多而漢書藏作臧史記自序藏之名山而漢書藏亦作臧史記吳王濞傳袁盎見上言事鼂錯在請屏錯錯趍避東廂而漢書以此事入錯傳廂作箱漢書董賢傳太皇太后召賢引見東箱義門何氏校改作廂恐誤史記韓長孺傳以慰士大夫心而漢書慰作尉師古曰故尉安之字正如此其後流俗乃加心耳漢書車千秋傳尉安黎庶中山孝王興傳以尉其意並同史記長孺傳又有貪嗜財而漢書嗜作耆今說文火部旣有尉字心部又收慰字老部旣有耆字日部又收嗜字此等當

皆是漢俗字或出秦人非周所有而許氏有之許氏
參酌古今定此書雖好古實則大半皆從秦漢人說
詳予所著蛾術編說字門史記自序小子何敢讓焉
而漢書讓作攘漢藝文志亦云堯之克攘今尚書堯
典云允恭克讓此晉人所改據此諸條觀之則史記
多俗漢書多古可見惟史記貨殖傳領南河北固往
往出鹽古無嶺字只作領此古字僅存者而南越尉
佗傳云兵未踰嶺東越傳云令諸校屯豫章梅嶺仍
從俗兩處嶺字漢書皆作領葢張守節雖以有古字
爲好本未及詳改至宋而好本盡亡漢書之存古則

宋景文力居多

凡史記以字漢書皆作目馮唐傳唐論李齊不如廉頗李牧上曰何巳巳即以也古作目隸變爲巳又旁加人遂作以又分爲二巳爲止以爲虛字惟漢書存古而傳寫成目此云何已者謂何以言之師古曰已猶耳其謬不待言而近代名公許云巳與以通史記作以名公全不識字又儒林傳目立先王之教目字下注音以二字而無師古曰考南監板本無此二字而毛板突有之師古雖不通小學然陋不至此其非師古注顯然乃明季妄庸人所爲

漢紀

荀悅漢紀自序云凡漢紀十二世十一帝通王莽二百四十二年建安元年上巡省許昌以鎮萬國外命元輔征討不庭內齊七政允亮聖業綜練典籍兼覽傳記其三年詔給事中秘書監荀悅抄撰漢書略舉其要悅於是約集舊書通比其事凡在漢書者大略粗舉而求志勢有所不能盡凡所行之事刪略其文爲三十卷無妨本書有便於用會悅遷爲侍中其五年書成乃奏記云四百有一十六載謂書奏之歲歲在庚辰觀其書蓋專取班書別加銓次論斷之而班

書外未嘗有所增益觀自序可見而其間或與班書亦有小小立異者在悅似當各有所據若班書傳刻脫誤處藉此校改者亦間有之然已僅矣悅淑之孫儉之子後書本傳稱其初辟鎮東將軍曹操府蓋始進即依曹氏而從弟彧又爲曹謀主故此序有元輔征討云云要之此時獻帝僅存虛號如悅或亦未足多責四百有一十六載本傳無一十兩字據高祖元年未卽眞之元年數起數至獻帝庚辰恰四百有六載一十兩字後人誤加之據嘉靖戊申黃姬水刻其篇首當言十一世十二帝通王莽二百三十年今云云者亦皆誤

悅自言志不能盡而其實於志文亦往往攟入非但
取紀傳者

東吳王鳴盛述

後漢書一

范氏後漢書用司馬彪志補

范蔚宗之前作後漢書者已有數家今皆不傳而范氏獨存說詳後蔚宗著書指趣及其爲人說詳後南史篇中范書無志梁劉昭注之即以司馬彪續漢書志補入孫氏承澤李氏光地皆指爲范氏書觀陳振孫書錄解題第四卷宋館閣書目已如此誤也此志每卷首題云梁劉昭注補不知何人題亞因以司馬

志補范書卽劉昭所爲故後人題之如此別本改云
補注豈司馬志有所闕昭補之兼注之耶司馬志無
闕也抑昭之前已有注司馬志者而昭又補其注耶
昭之前未見有注者也姑再考之又天文志第三卷
通卷無注必係亾失非劉氏原本至五行志第四卷
通卷無注其爲亾失更屬顯然葢五行志多伏生鴻
範五行傳文劉昭于貌言視聽傳皆采鄭康成注獨
此卷思傳劉注亾鄭注亦因之遂亾也
晉書八十二卷云司馬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長子
出後宣帝弟敏初拜騎都尉泰始中爲秘書郎轉丞

以漢氏中興訖于建安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雖已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于世祖終于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爲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後拜散騎侍郎惠帝末年卒年六十餘今彪書志現存凡三十卷篇卽卷也則其紀傳僅五十篇未免太略范蔚宗書紀傳共百卷較彪且不啻倍之觀彪自述嫌著史煩穢志在刪除則彪意于志稍詳而于紀傳則甚略所見稍偏劉昭用范紀傳而補以彪之志頗爲合宜

蔚宗非不作志未成而誅死後爲謝儼取其稿蠟以覆車故惟存紀傳事見李賢後漢書第十卷下公主傳注洪邁容齋四筆第一卷陳振孫書錄解題第四卷洪云李賢謂出沈約宋書謝儼傳儼傳却無之江祏詣謝朓朓適作一詩命左右取以示祏既而曰正復不急遂已祏以爲輕已譖而殺之李賀平日素輕一友賀天亾後其人取賀所作詩投溷中故賀詩傳世者不多以蔚宗之恃才傲物取憎羣小如江祏之恨謝朓者必多矣故其誣以重罪而殺之乃身後著述之遭阨又與李賀同千載而下可爲隕涕然人皆有一死蔚宗畢竟常在天壤彼妬賢嫉能之小人如謝儼者亦何爲

哉

蔚宗又別自作選簿以述百官梗槩欲之閒階次詳悉見蕭子顯南齊書百官志敘首蔚宗當非不能作志者

劉昭李賢注

梁書文學傳劉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幼清警外兄江淹早稱賞之天監初起家奉朝請累遷征北行參軍尚書倉部郎除無錫令歷宣惠豫章王中軍臨川記室集後漢同異注范蔚宗書一百八十卷世稱博悉遷通直郎出爲剡令卒官南史文學傳畧同攷昭

注范氏紀傳司馬氏志今世所行紀十二卷志三十卷傳八十八卷即其本也梁書所云一百八十卷八十當作三十唐章懷太子賢既用其本改其注矣于志仍用昭注注紀傳易注志難避難趨易也且昭所注續志頗有可觀則其紀傳注必佳仍舊可耳何必改作唐初諸皇子好以著述爭名太宗子承乾命顏師古注漢書泰引蕭德言等撰括地志矣賢又招儒臣爲此枉使劉注零落不全恐有意存掩美改壞舊注并襲取舊注攘爲已有者

爲章懷太子注范蔚宗後漢書者張大安劉訥言格

希元許叔牙成元一史藏諸周寶常等見新唐書八十一卷章懷本傳又見八十九卷張公謹傳一百二卷岑長倩傳諸人皆無所表見學識未必佳于劉昭或襲取或改壞恐皆不免格希元姓格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作革希元未知何據宰相世系表格氏允格之後輔元相武后希元即其弟然則作格無疑

唐劉知幾史通第五卷云范蔚宗之刪後漢簡而且周跡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採其所捐以爲補注言盡非要事皆不急譬人有吐果之核棄藥之滓愚者重加捃拾潔以登薦持此爲工多見其無識也愚謂知幾稱蔚宗之美甚確至其詆斥劉昭恐未必然

大約唐初人有此一種議論所以李賢輩有事攻譔昭注遂遭廢去大半就如知幾之言則昭注似裴松之之於陳壽松之雖少裁斷其博亦有可取此等入正文則煩猥入注猶差可況昭注必勝松之邪凡著述空際掉弄提唱馳騁愈多愈亂人意絕載實事以備參考雖多不甚可憎

刊誤補遺

兩漢刊誤補遺十卷前八卷皆前漢而後漢僅居其二詳案之亦醇疵互見也其中最精者一條趙岐傳岐著要子章句刊誤要當作孟而不能言孟所以誤

爲要之故仁傑則云古文要作𦥑與黽相近疑孟與黽通岐傳本作黽子章句而誤作𦥑耳此條實精妙無此似深於小學者乃於牙門一條內論車字古皆音尺奢切從漢以來始有居音此則全不識古音而亂道矣牟字一條據歐陽永叔詩本義強指來牟爲后稷初封所賜祭器而斥毛鄭赤烏以牟麥俱來爲誕大約趙宋人說經如邨氓演劇里巫降神一派風捕影如仁傑的是趙宋人口吻塗山一條以郡國志爲范蔚宗所作豈非目視而不見其睫者邪

十七史商榷卷二十九

十七史商榷卷三十

東吳王鳴盛述

後漢書二

光武先主同出

光武與蜀先主同出於景帝光武紀云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發生春陵節侯買買生鬱林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光武三國志蜀先主傳云先主姓劉諱備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是同出也前書景十三王傳賢愚不

等賢者如河閒獻王諸侯中所僅見其凶殘悖亂者至無復人道而後漢與蜀則又同出於此亦異矣

前地志陸成係中山國屬縣非涿縣亭未詳

六隊

光武紀與王莽前隊大夫甄阜戰李賢注王莽置六隊郡置大夫一人如太守南陽爲前隊河內爲後隊潁川爲左隊宏農爲右隊河東爲兆隊滎陽爲祈隊按前書莽傳分河東河內宏農河南潁川南陽爲六隊郡劉奉世謂其下文別有河南大尹改爲保忠信卿則知六隊中無河南河南二字當作滎陽劉說得

之李賢此注

淯陽

伯升破秩宗將軍陳茂於淯陽注淯陽縣屬南郡按淯陽地理郡國二志皆屬南陽此作南郡當是脫陽字

兵法六十三家

王莽徵天下能爲兵法者六十三家數百人按莽傳云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術者各持圖書受器械此者字宜在家字之下司馬彪天文志述此事亦云能通兵法者六十三家亦誤也

宗佻

驃騎大將軍宗佻更始傳作朱佻

破虜將軍

更始遣光武以破虜將軍行大司馬事按上文云破虜大將軍此似脫一大字

舞陽

更始使舞陰王李軼屯洛陽注舞陽縣屬南陽郡按地理郡國志皆云南陽有舞陰帝紀及馮異傳皆云李軼爲舞陰王此注誤更始傳作舞陽王亦誤

光武封更始

建武元年詔曰更始破敗棄城逃走今封爲淮陽王吏人敢賊害者罪同大逆愚謂更始因伯升起實以無罪殺伯升光武封之類以德報怨矣但當如盆子待以不死耳

盧方

盧方起安定方當作芳

眞定王揚

建武二年眞定王揚謀反注揚景帝七代孫按揚常山憲王舜七代孫當作景帝八代孫

東陽津鄉

建武三年建義大將軍朱祐與延岑戰於東陽斬其將張成按續志育陽有東陽聚注朱祐破張成處又五年征南大將軍岑彭伐田戎於津鄉按續志南郡江陵有津鄉

喬扈

建武七年雲中太守喬扈降按盧芳傳作僑扈

高句驪

建武八年高句驪王遣使奉貢按王莽更名高句驪王爲下句驪侯至是復故

下辯

中郎將來歙破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下辯注縣名屬武都郡按下辯道名地理志有下辯道續志脫道字隸釋武都丞等題名有下辯道長任詩則知後漢仍爲道注縣名非也

三校尉

建武十五年復致屯騎長水射聲三校尉官注七年罷按此紀凡置字皆誤作致不知何故此致字亦誤但本紀七年僅云省長水射聲校尉官不言屯騎此注恐尚有小誤

建武十七年幸葉章陵注葉縣屬南郡按葉章陵俱屬南陽注脫陽字

復南頓田租歲

建武十九年幸汝南南頓縣舍復南頓田租歲按據文不見歲數係歲上脫一字其下文父老叩頭言願復十年帝笑增一歲而其下文二十年復濟陽六歲南頓當與濟陽同則此當爲初復五歲增一歲爲六所脫疑五字

中郎

建武二十二年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請和親使中郎

李茂報命按匈奴傳作中郎將此疑脫一字此後爲
南單于自此世爲漢用矣

中元元年

中元元年夏四月巳卯改年爲中元按祭祀志四月
巳卯大赦天下以建武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
此用四字紀元亦見東夷倭國傳傳寫誤脫建武二
字鍾淵映歷代建元考采通鑑考異及胡三省注引
洪适隸釋辨之甚詳

光武年

中元二年二月戊戌帝崩於南宮前殿年六十二按

光武二十八歲起兵中更更始二年建武三十一年中元二年則崩時年六十三此三字傳寫誤也

吳常

顯宗紀永平八年初置度遼將軍注以吳常行度遼將軍按吳常當作吳棠

良成

永平十五年帝耕于下邳徵琅邪王京會良成注良成縣名屬東海按續志良成屬下邳

西河王敏

永平十六年大司農西河王敏爲司徒注漢官儀曰

敏字叔公幷州陽城人按據此則王氏在幷州者尚
有西河一望不止太原

兩二月

永平十七年二月乙巳司徒王敏薨二月癸丑汝南
太守鮑昱爲司徒兩二月下衍

司寇

永平十八年詔令天下亾命自殊死以下贖死罪縑
三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五
匹一本寇下有作字按此上文十五年詔亦有此三
條寇下亦無作字而和熹鄧后紀亦云右趾以下至

司寇但章帝紀建初七年詔先言繫囚鬼薪白粲以上皆減本罪各一等輸司寇作然後繼之以亾命贖死罪云云章和元年詔同如此則寇下可省作字而元和元年詔亦有輸司寇作之文若永平十五年十八年詔其上文絶無輸司寇作字樣何得但言司寇實屬不成文理此非脫作字乃史家因吏牘之文而失者

令城

肅宗紀建初二年燒當作羌叛令城太守郝崇討之令城當作金城

産子復

元和二年詔人有産子者復勿筭三歲按前高紀七年令民産子復勿事二歲此多一歲

諱肇

和帝紀帝諱肇注伏侯古今注曰肇之字曰始肇音兆臣賢按許慎說文肇音火可反上諱也但伏侯許慎並漢時人而帝諱不同蓋應别有所據愚攷說文卷十二下戈部肇但云上諱並無火可反之音亦無解釋惟徐鉉注云後漢和帝名也李舟切韻云擊也从攴肁聲直小切卷三下攴部肇字則注云擊也从

攴肇省聲治小切卷十二上戸部肁字注云始開也从戸从聿治小切釋詁肇始也又謀也釋言肇敏也大雅江漢肇敏戎公毛傳用謀訓合而攷之此字訓始者當作肁不當从攴今伏侯既謂諱和帝名曰始而字又爲肇非也从攴者訓擊則从戈者不訓擊李冉之言亦非至和帝名既訓始則音兆者是說文反切用孫愐雖出於徐氏而當李賢時蓋已有附入者但音肇爲火可反殊屬舛謬

二月壬辰

和紀云章和二年二月壬辰卽皇帝位按章紀章帝

以正月壬辰崩而此紀和帝即位在二月壬辰二者書日必有一誤

阜陵王种

永元三年夏六月辛卯尊太后母比陽公主爲長公主辛丑阜陵王种薨注阜陵王种之子按太后上脱皇字比陽當作泚陽种阜陵王延之子注中种字傳寫誤傳作冲毛板脱誤不悉出聊偶著之

租更

永元九年詔今年秋稼爲蝗蟲所傷皆勿收租更芻稾更謂踐更之役也

趙世

燒當羌寇隴西遣越騎校尉趙世等討破之趙世西
羌傳作趙代彼避唐諱一書中有避有不避疏畧也
今不悉出聊一見之

遼東昌黎

復置遼東西部都尉官注西部都尉安帝時以爲屬
國都尉在遼東郡昌黎城按地理志遼西郡交黎縣
應劭注曰今昌黎昌黎之名始見於此而西漢實無
昌黎縣應劭於後漢雖言昌黎而郡國志亦無此縣
唐貞觀八年置此縣隸營州都督地在異域茫昧難

知今之昌黎縣隸永平府者則金所改移之名又非唐之昌黎縣也若漢遼東之西部都尉治無慮縣不治交黎縣李賢以漢遼西交黎之名被之遼東殊誤若韓文公自稱昌黎舊唐書亦云昌黎人而韓實南陽人非昌黎再攷

龍眼

元興元年南海獻龍眼荔支注廣雅曰益智龍眼也按龍眼與益智非一物廣雅誤說詳唐愼微經史證類備用本草第十三卷文多不載

十七史商榷卷三十一

東吳王鳴盛述

後漢書三

史書五十五

安帝紀好學史書注周宣王太史籀所作書五十五篇按蓺文志史籀十五篇此云五十五上五字衍

清河王

十二月甲子清河王薨按清河王慶不名殆以其爲安帝之父故耳然勃海王鴻質帝之父仍名何也例亂矣

犍爲南部

永初元年春正月戊寅分犍爲南部爲屬國都尉按續志云犍爲屬國故郡南部都尉永初元年以爲屬國都尉別領二城

兩三月

永初元年書三月丙午其下書丁卯又其下書三月癸酉上三字當作二

不調會稽

調揚州五郡租米贍給他郡注五郡謂九江丹陽廬江吳郡豫章也揚州領六郡會稽最遠蓋不調也按

下文七年調零陵桂陽丹陽豫章會稽租米則會稽
或但此役不調非以遠故免

遼蔣

永初四年遼蔣太守耿夔討南單于蔣當作東

元初元年冬誤

元初元年一年中紀事多脫誤如三月巳卯日南地
坼三月癸酉日有食之連書三月既無理巳卯與癸
酉相距五十五日日亦有誤其下文又書冬十月戊
子朔日有食之一歲再日食恐亦誤其下文又云十
一月是歲郡國十五地震十一月下又有脫

太僕山

元初二年太僕山 太山馬英爲太尉上山字衍

無慮夫犂

八月遼東鮮卑圍無慮縣九月又攻夫犂營注無慮縣屬遼東郡慮音閭有醫無閭山因以爲名焉夫犂縣名屬遼東屬國按志遼東郡及遼東屬國皆有無慮縣醫無閭山則在屬國之無慮縣不在郡所屬之縣至夫犂則郡與屬國皆無此縣注於二者皆有誤

聽行三年喪

元初三年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按劉愷

傳云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內外衆職並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以下不爲親服者不得典城選舉謂此事也建光元年三月鄧太后崩安帝始親政其年十一月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行三年喪矣其後桓帝永興二年又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服延熹二年復斷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此事反覆乃爾國將亾必多制也

與馬城

建光元年鮮卑圍烏桓校尉與馬城按與當作於

春秋

延光二年詔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按春秋上脫左氏二字

北海樂安二王

延光三年北海王普樂安王延來朝北海王普於上年薨此乃恭王嗣位來朝普當作翼何氏焯已辨之愚考樂安王此時名鴻延字亦誤

右校令左校丞

初復右校令左校丞官按志左右校皆有令丞劉昭注並云安帝復此當作右校左校令丞官

高王

延光四年濟南王香薨注光武曾孫高王錯之子按
高王當作簡王
琅邪王遵
永和三年琅邪王遵薨按本傳及安帝紀遵俱作尊
濟北王
永和四年封故濟北惠王壽子安爲濟北王按安爲
濟北王安本傳作安國
馮赦
建康元年楊徐盜賊掠城邑遣御史中丞馮赦討之
按隸釋曰以馮緄爲馮赦紀之誤也此事亦見緄本

傳而袁宏後漢紀第十九卷又作馮放放赦字相似殊不可解

質帝紀宜補一條

沖帝永嘉元年春正月戊戌帝崩清河王蒜徵至京師其下敘質帝封爲建平侯卽皇帝位之下當補一條云淸河王蒜罷歸國則上文蒜徵至京師之句方有下落

堂邑曲陽東城

質帝紀廣陵賊張嬰反攻殺堂邑江都長九江賊徐鳳攻殺曲陽東城長按堂邑下當有令字隷釋費鳳

碑有堂邑令是也但順帝紀海賊曾旌殺句章鄞鄮三縣長此三縣未必皆是長恐當有令則是令長通稱至注云曲陽縣屬九江郡故城在今豪州定遠縣西北東城縣故城在定遠縣東南攷曲陽縣前志九江東海二郡皆有之續志東海曲陽改屬下邳九江曲陽加西字此處不知是范氏誤脫去西字耶抑李賢誤以爲九江所屬也又攷東城縣前志屬九江續志則無此縣今據此紀及注則似後漢實有此縣矣未詳

馬勉稱皇帝

九江賊馬勉稱皇帝九江都尉滕撫討斬之按監本皇作黃滕撫傳亦作皇後華孟稱黑帝則此宜作黃

帝弟顧

桓帝紀建和二年封帝弟顧爲平原王按顧本傳作碩

長沙國

永壽三年長沙蠻叛寇益陽注縣名屬長沙國按長沙是郡非國

已酉

永壽八年先書春正月云云其下即書丙申晦日有

食之云云又其下又書己酉云云按既云丙申晦則
己酉上脫二月二字

涇陽

靈帝紀建寧元年破羌將軍段熲破先零羌於涇陽
注涇陽縣名屬安定按前志涇陽屬安定續志安定
無涇陽

建寧五年

袁宏後漢紀第二十三卷建寧五年春正月車駕上
原陵諸侯王公及外戚家婦女郡國計吏匈奴單于
西域三十六國侍子皆會如會殿之儀云云案紀建

甯五年夏五月已巳大赦天下改元熹平則此事當
書於熹平元年

甘陵王恢

熹平元年甘陵王恢薨按恢當作理章帝六世孫清
河王蒜之子

中山王暢無子

熹平三年三月中山王暢薨無子國除按中山王本
傳云暢薨子節王稚嗣紀傳不同

河間王建孫

熹平四年封河間王建孫佗爲任城王按任城王傳

以佗爲建之子非孫紀傳不同

東平王瑞

光和二年東平王瑞薨按瑞當作端

安平王續

中平元年鉅鹿人張角反安平人執其王應之注安平王續按續本傳作績

十月庚寅

中平二年冬十月庚寅云云按是年十月朔日爲丙申則是月中不得有庚寅日此書庚寅誤也

敘事無根

靈帝紀末突書宦官殺何進嫌無來歷宜言進謀誅宦官謀泄爲所害又并州牧董卓殺執金吾丁原董卓自爲司空其下即書董卓廢少帝爲宏農王而其上文未書明大將軍何進召董卓入則敘事無根亦其失也

鄧泉

興平二年李傕郭汜等殺光祿勳鄧泉按五行志作鄧淵此作泉者唐人避諱改

爲輔國將軍

獻帝紀建安元年封衛將軍董承爲輔國將軍伏完

等十三人爲列侯按董承下爲字衍

亳

皇后紀光武郭皇后眞定稾人也按地志眞定國有

稾城縣此但作稾未詳或省文耳

竇后比呂后

章德竇皇后竇憲之妹崩後太尉張酺等請依光武

黜呂太后故事貶其尊號不合葬先帝按竇后私幸

都鄉侯劉暢及憲女壻射聲校尉郭舉事見竇傳與

呂后私辟陽侯審食其正同故以爲比

儀比敬園

和帝之母梁貴人爲竇后所忌以憂卒和帝立迺改
殯於承光宮葬西陵儀比敬園注敬園安帝祖母宋
貴人之園也案和紀章和二年三月癸卯葬孝章皇
帝于敬陵卽所謂敬園也注反以後事爲比大謬

和熹鄧后紀

和熹鄧皇后紀諒闇既終下有久旱太后比三日幸
洛陽錄囚徒理出死罪三十六人耐罪八十人其餘
減罪死右趾以下至司寇凡三十八字此脫監本脫
同

阜整

虞美人陳夫人皆以梁氏故榮寵不及議郎卑整請加尊崇注引風俗通卑氏鄭大夫卑諶之後則作卑信矣而袁宏後漢紀第二十四卷作畢整蔡邕集有雁門畢整爲胡廣掾即此人二者未知孰是

改姓薄

桓帝鄧皇后后少孤母改嫁梁紀紀梁冀妻孫壽之舅也后隨母冒姓梁氏及立爲后帝惡梁氏改姓爲薄按五行志薄作亳

父諱武

桓思竇皇后父諱武按后父不當言諱諱字衍

熹平元年太后卒于此景后感疾而崩撥太后之下

太后后

脫母字后之上脫太字

曹后蒙年

獻穆曹皇后諱節曹操女建安十八年操進女爲夫人十九年拜爲貴人伏后被弑明年立爲皇后后在位七年魏氏既立爲山陽公夫人自後四十一年魏景初元年蒙案在位七年者通爲貴人至降爲山陽夫人之年總數之故得七年也景初當作景元傳寫誤耳三國魏志三少帝紀陳留王奐景元元年夏六

月已未故漢獻帝夫人節薨使使持節追謚夫人爲獻穆皇后是也自魏氏初立后降爲山陽公夫人數至此恰四十一年又武帝紀敘操之祖曹騰事裴松之注引司馬彪續漢書曰騰父節字元偉云云官有曹節而騰之父亦名節蓋同姓名者然則於獻穆皇后爲高祖不應獻穆命名上同之二者必有一誤

舞陽長公主

世祖光武皇帝長女義王建武十五年封舞陽長公主適延陵鄉侯太僕梁松注松梁統之子其傳云尚光武女舞陰公主又鄧訓傳舞陰公主子梁扈有罪

訓與文通此云舞陽誤也按章德竇皇后傳亦作舞

陰

十七史商榷卷三十二

東吳王鳴盛述

後漢書四

續志所本

梁劉昭注晉司馬彪紹統續漢書志自序云司馬續書總爲八志律歷之篇仍乎洪邕所構車服之本卽依董蔡所立儀祀得於往制百官就乎故簿並藉據前修以濟一家范志全缺序例所論頗褒其美迺借（疑當作仿）前志注以補之分爲三十卷以合范史此序汲古閣毛氏不載遂令讀者逖昧宛平孫氏安溪李氏

皆以司馬志爲范書矣洪者劉洪也邕者蔡邕也董者董巴也蔡即邕也據此序則知范史有序例今刻亦無京房論律以候氣爲主其說受之焦贛此易學與律歷之微言必出於孔門七十子之徒乃不見於前志而司馬氏特詳著之蓋蔡邕所取也禮儀志注引謝承後漢書曰太傅胡廣博綜舊儀立漢制度蔡邕因以爲志譙周後改定爲禮儀志祭祀志注云謝沈書曰蔡邕引中興以來所修者爲祭祀志此志即邕之意也天文志云明帝使班固敘漢書而馬續述天文志今紹漢書作天文志起王莽迄獻帝注云蔡

邕撰建武已後星驗著 明以續前志譙周接繼其下者敘馬續字季則馬援之從孫嚴之子融之弟也附見後書援傳末五行志一云五行傳說及其占應漢書五行志詳矣故泰山太守應劭給事中董巴散騎常侍譙周並撰建武以來災異今合之以續前志百官志云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學漢官篇諸文倜說較略不究唯班固百官公卿表差有條貫然皆孝武奢廣之事世祖節約之制宜爲常憲故依其官簿以爲百官志

甲子

續律歷志云記稱大橈作甲子劉昭注引呂氏春秋曰黃帝師大橈月令章句大橈探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於是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幹作子丑以名日謂之枝枝幹相配以成六旬按周禮春官馮相氏掌十有二辰十日之位注云十二辰子丑之等也十日甲乙之等也

季冬臘

禮儀志季冬之月大享臘注高堂隆曰帝王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火生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家以午祖以戌臘按漢家行夏時已久矣此季

冬月豈戌月乎高堂隆說非也

甘石

續天文志云魏石申夫齊國甘公皆掌天文之官劉昭於石申夫下注云或云石申父按前志於槍欃棓彗諸星及二十八宿與五星皆引甘氏石氏經而此志則與萇宏梓愼裨竈並稱當爲戰國時人予所見前明隆萬間人彙刻書中有星經分爲上下兩卷首題云漢甘公石申著壹似併二人爲一人者已屬大謬其第一行又題云原缺文一張欲表詳前志所采甘石說此經中皆無之

危八度

續五行志建武二年正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在危八度案袁宏後漢紀危八度作十度此下所載說與袁宏紀大同小異不知宏所取郎司馬氏續志乎抑或别有所取也

三史

郡國志今錄中興以來郡縣改異及春秋三史會同征伐地名按三史謂史記前後漢書而後漢則指謝承或華嶠書

省并朔方

司隸校尉自爲一部其餘豫冀兗徐青荆揚益涼并幽交分爲十二州州各刺史總統之合司隸共爲十三部此制已詳前書後漢同惟朔方刺史於建武十一年省并交州見光武紀及部伋傳與前漢異

郡國太守刺史治所

郡國志敘首云凡縣名先書者郡所治也郡太守所治之縣自宜先書此例甚當前志每郡先書者不必定太守治則太守所治宜逐郡詳書之乃都尉治則書太守治不書此前志之不如續志者至刺史治續志皆詳書之而前志亦不書說已見前若都尉前志

有治所續志無者百官志言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并職太守注云每有劇賊郡臨時置都尉事訖罷之故郡國志無其治所

司隸校尉部獨爲一卷其治所自當在雒陽故不注劉昭於卷尾注引漢書舊儀曰司隸治所此例之異者漢舊儀或出衛宏或出應劭或出蔡質皆不可知書字誤衍至交州部蒼梧郡所屬廣信縣下注云漢官曰刺史治去雒陽九千里此刺史治三字疑是司馬彪原注蓋劉昭既用小字注此志乃以司馬氏原注進爲大字見昭自述則此刺史治似當爲大字在

注之上傳寫誤移入注矣非司馬氏獨漏此州也若九江郡所屬歷陽侯國大字云刺史治而壽春縣下小字云漢官云刺史治去雒陽千二百里與志不同二說之所以不同者何氏焯謂志據中興以後漢官據末年攷志據永和五年而交州注引王範交廣春秋云交州治嬴𨻻縣元封五年移廣信縣建安十五年治番禺縣元封前漢武帝號以此例之可見志據永和而漢官亦不據末年若據末年何不書交州刺史治於番禺乎何說未的

各州皆書刺史治惟益州廣漢郡雒縣涼州漢陽郡

隴縣獨書青州刺史治多一字亦宜刪歸畫一

世紀荒誕

郡國志劉昭注所引皇甫謐帝王世紀禹九州之地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定墾者九百二十萬八千二十四頃不墾者千五百萬二千頃又言民口一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人周公相成王致治刑錯民口一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多禹十六萬一千人又言齊桓公二年周莊王之十三年五千里內非天王九儐之御自世子公侯以下至於庶民凡千一百八十四萬七千人除

有土老疾定受田者九百萬四千人此等實數皇甫謐從何處得來乃言之鑿鑿如是試思虞夏及周成王年數尚且不可知乃詳述其地之頃數民之口數豈不可笑謐之謬矣乃爾而劉昭信之可謂愚矣又云元始二年郡國百三縣邑千四百八十七民戸千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口五千九百一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人多周成王四千五百四十八萬五十五人按班志縣邑一千三百一十四戸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與謐言俱不合謐之荒誕肆臆矣

造幸其著述多不傳而引見他書者尚足戢人故辨之

郡國建置沿革非劉昭注

河南尹下小字注云秦三川郡高帝更名世祖都雒陽建武十五年改曰河南尹其下繼以應劭漢官曰尹正也云云又其下則大字云二十一城永和五年戶二十萬八千四百八十六口百一萬八百二十七各郡國倣此但河南雒陽是京師故各郡國於沿革下又多一雒陽若干里一句愚謂前志每郡下必小字系以建置沿革其下若有顏注則以師古曰三字

別之其下則大字書戸口若干蓋前志凡班氏本注亦用小字因顏注既有師古曰三字爲識別不慮其相溷也而戸口數都作大字書之續志既取司馬氏本注進爲大字而各郡國名下小字建置沿革即班氏遺規故仍其舊不進大字若以秦三川郡云云爲劉昭注則非矣

郡國名下本注亦作小字與昭注無別而仍有別者本注不引他書昭引他書以隔之其有不引者濟北國加臣昭案字琅邪國遼東郡下加案字其清河國桓帝云云丹陽郡孫權云云犍爲郡劉璋云云益州

郡諸葛亮云云張掖郡獻帝云云無識別例有小出入要皆彪語非昭注而大字則專主永和五年但濟北國琅邪國既揷入臣昭案云云而其末雒陽里數一句仍彪本注間厠錯襍殊爲眩目

郡國去雒陽里數

各郡國皆注在雒陽東西南北若干里此前志所無而甚有理但又有闕書者右扶風魯國常山國北海國太原郡上郡五原郡雲中郡定襄郡朔方郡廣陽郡凡十一郡國此自亂其例也又凡屬國皆不注去雒陽若干里一句而遼東屬國獨有之例皆不定舊唐

書地理志各州府下皆有至京師里數法續漢志也

刺史治去雒陽里數

太守所治旣注去雒陽里數而刺史總統一部反不注此司馬之闕漏故劉昭每條輒采漢官注之乃又有如山陽郡昌邑縣兖州刺史治東海郡郯縣徐州刺史治齊國臨菑縣青州刺史治九江郡歷陽侯國揚州刺史治廣漢郡雒縣益州刺史治太原郡晉陽縣并州刺史治凡六處皆先注去雒陽若干里此似劉昭之自亂其例矣詳攷之昌邑郯縣臨菑雒縣晉陽皆先書者則皆太守治也而刺史亦治之又有如

廣陽郡薊縣蒼梧郡廣信縣皆刺史太守同治一縣者此制似後漢則然而前漢未必爾侯再攷昌邑等四縣旣爲刺史太守同治則注于郡下不必復注于縣下此不得謂劉之自亂其例也并前條所摘廣陽之薊縣旣注於縣下亦不必復注於郡下亦不得謂劉之自亂其例矣但太原之晉陽郡下雒下皆無此一句則何以解乎蒼梧之廣信郡下注縣陽南六千四百一十里縣下注去雒陽九千里彼此不同則又何以解乎司馬氏旣多鏬漏劉昭欲推明司馬氏之指而反滋疑竇如此可見古人著述能無遺憾者亦

少

城卽縣

前志大字戸口下提行重起書縣若干續志則郡國名小字沿革之下卽用大字先書若干城然後連書戸口若干城卽縣若干

志據永和

河南尹下戸口據永和五年永和順帝號也則疑郡國建置亦據此年但志宜據最後爲定故前志據元始永和以下漢運尚有八十年不知何以據此志尾總論亦言順帝益司馬氏偶得永和之籍遂據之而

以後之籍未之得故也劉昭云豈此是順朝時書後中郎爲本乎此意昭已見之今歷考郡國下小字本注各屬縣下大字本注或言某帝所置或言某帝所更名或言某號某年改皆在永和五年以前間有下及永和三年者而從無五年以下則知此志以永和五年爲定至漢末事仍有偶見者要無害於大字之爲專主永和如淸河國注桓帝建和二年改爲甘陵然大字仍書淸河則可見

國隨郡次

前志每郡注屬某州旣不如續志逕分各州之直捷

而將各國總聚於各郡之後遂致東西間隔南北錯互亦不如續志隨各國道里附近之郡編次爲愜當

十七史商榷卷三十二

十七史商榷卷三十三

東吳王鳴盛述

後漢書五

郡國襍辨證

河南尹穀城瀍水出瀍字說文水部無新附亦無今禹貢洛誥前後漢皆有此漢俗字或出魏晉古當只作廛

河南尹之末監本有平縣汲古脫此一縣則與上文二十一城不合

河內郡州平皋州下當空一格誤連

修武有瀆城瀆當作隤注同

共本國淇水出注引博物記曰有綠竹草卽衛風淇澳菉竹

河東郡蒦澤有祁城山按祁城前志作析城此誤

京兆尹長安注長安城方亦十三里十三城門按亦當作六十三當作十二又安帝永初四年置京兆虎牙都尉居長安此志不載

有蘭池注刻石爲黥魚黥當作鯨

錢大昕曰隸續劉寬碑陰永安長京兆下圭駱曰伯彥又有京兆下圭六人前志京兆有下邽今郡國志

無疑司馬氏脫此一縣或中葉以後省按鄭縣注引
黄圖云下邽縣并鄭桓帝西巡復之此志本據永和
五年其時已省下邽至桓帝始復而劉寬碑立於靈
帝中平二年錢云司馬脫非也謂中葉省是也據此
益可見郡國皆載永和五年

右扶風汧有吳嶽山本名汧汧水出按今禹貢作岍
說文無岍字此云本名汧謂山名汧也

安帝永初中置扶風都尉居雍縣獻帝省都尉分置
漢安郡此志於都尉本略不載故雍縣下無都尉而
獻帝所置則以此志據永和故不載

美陽注成王有岐山之蒐山當作陽

周城注南有周源源當作原

潁川郡潁陰有堺亭堺當作岍

梁國碭山出文石按碭縣名山出文石注也後漢末嘗改縣名後人誤讀遂謂後漢改名碭山非也

薄故屬山陽所都按梁王傳云建初四年以濟陰之薄益梁濟陰二字誤此刻所都上脫湯字

沛國注秦泗州郡按沛國即前沛郡所屬縣以前志參對不見者多疑皆光武所省泗州據前志當作泗水

縣孔宙碑陰作小沛

斬高祖擊黥布於會甀甀當作甄

公丘本膠國膠當作滕

紅縣注地道記云左傳昭八年大蒐于紅按紅前志作虹與虹同昭八年蒐于紅杜曰紅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遠據此不當在虹縣注恐非

太丘按故敬丘明帝更名

陳國注高帝置爲淮陽章和二年改屬縣扶樂無注案此當注云故屬汝南建武三十年以汝南之扶樂益淮陽國

長平故屬汝南案建武三十年以汝南之長平益淮陽國

魯國所屬有魯國下空一格又云奄國案當以魯字爲句下脫本字國下奄上是故字誤空一格

豫州刺史部郡國六縣邑侯國九十九𣪠侯國上疑脫公字以宋爲公國也

常山國高邑刺史治注法雒陽一千里注當作去

中山國母極母當作毋

安國無注按延熹元年屬博陵郡此永和後事故不載下倣此

蠡吾故屬涿按延熹元年屬博陵郡

安平國注故信都高帝置明帝名樂成延光元年改

屬縣首列信都按信都延熹元年屬博陵郡

觀津司馬氏無注按當注云故屬清河建初四年以清河之觀津益樂成

饒陽故名饒屬涿安平故屬涿南深國故屬涿按南深國國當作澤建初四年以涿郡之饒陽安平南深澤益樂成國故此三縣皆注云故屬涿也安平南深澤延熹元年又屬博陵郡

河間郡郡當作國

高陽故屬涿案延熹元年屬博陵郡

陳留郡濟陽注光武王王當作生

酸棗注東有地烏巢地下少名字

祭城注僖二十八年會盟苑濮注曰近濮水會上脫

衛字注曰當作杜預曰下倣此

東郡臨邑有沛廟沛當作泲

竿城注前書故發干城城當作縣

東平國章壽張章下當空一格誤連

泰山郡茬侯國國下當空一格此與下萊蕪誤連

萊蕪有原山潘水出按此潘水當作淄水傳寫誤作

淄但說文亦無淄字前志只作甾

濟北國茌平茬當作茌

山陽郡鉅野有大野澤注縣西南有郥亭按郥當作湨

濟陰郡成陽咸當作成

兗州刺史部郡國八案前淮陽國屬兗州今續志無其縣有入陳留者

琅邪國琅邪注越紀或改越絕其實此書名越紐

廣陵郡注建武中省泗水國以其縣屬而所屬凌縣本注云故屬泗水案此所言泗水國與秦所置之泗

水郡無涉但前志泗水國所屬有三縣今惟凌改屬餘皆不見疑光武省

東陽故屬臨淮此下誤空一格當與下文有長洲澤云云連書

濟南郡注故齊此所謂故者指秦時言之非西漢也蓋濟南郡之地在秦時本齊國地文帝分爲濟南國景帝又爲濟南郡耳至此志又有齊國注云秦置者意與濟南注同而小異其文以濟南與齊國雖同爲齊地而齊國治臨菑乃其本都故也續漢之齊國即前漢之齊郡蓋西漢改國爲郡後漢又改郡爲國耳

若王莽又改前漢之齊郡為濟南則任意紛更淆亂
名實殊爲可憎
鄒平東朝陽平下當空一格誤連
北海國注建武有菑川高密膠東三國以其縣屬有
當作省
下密安帝復拒復下當空一格誤連
東萊郡牟平惤平下當空一格誤連
盧鄉長廣鄉下當空一格誤連
齊國卽前齊郡但所屬之縣有光武省去者此類多
有不悉出

南郡江陵注孫叔敖冢在城中四十里中當作東

中盧注臯厭可小小便臯當作臬上小當作少見水

經注

印矦國印當作邔

江夏郡沙羨郝美下當空一格誤連

下雉蘄春雉下當空一格誤連

鄂平春鄂下當空一格誤連

零陵郡零陵注雍水當作灌水

洮陽都梁陽下當空一格誤連

長沙郡湘南注禹案其文治水文下脫以字

下雋羅雋下當空一格誤連

丹陽郡丹陽毇郡縣名俱當作楊

涇歙涇下當空一格誤連

廬江郡襄安晥安下當空一格誤連

安豐注引杜預曰有雞備亭備或改人今注疏本仍作備

會稽郡注秦置本治吳立郡吳乃移山陰立郡吳當作立吳郡

鄮烏傷鄮下當空一格誤連又注分縣南鄉爲長山縣長當作常

餘姚句章姚下當空一格誤連

鄮章安鄮下當空一格誤連

吳郡吳震澤注中有句山句當作包又大雷小雷周處曰舜漁澤之所臣昭案此僻在成陽是也愚謂昭辨舜漁在成陽不在此何得反言是也必有誤

餘杭注顧來當作顧夷

毘陵北江在北闕此益知前志但云江在北無北江之稱者實脫落也

何氏焯曰吳郡圖經續記漢順帝永建四年分會稽爲吳郡以浙江中流爲界故餘杭富春皆屬吳郡但

前書有錢唐靈帝時朱儁封錢唐侯而今志無之按
戴就傳揚州刺史歐陽參收就于錢唐獄明當時未
嘗并省葢闕文也愚謂順帝永建云云乃本志文何
氏不引而但引圖經續記朱長文之言稍嫌無根錢
唐葢於後漢初曾并省郡國志係據順帝永和永和
以後葢又復置靈帝之事不足相難而何氏據之何
氏似不知志據永和者至戴就見獨行傳因揚州刺
史歐陽參遣部從事薛安案會稽太守成公浮臧罪
收就繫獄及事白就爲後會稽太守劉寵所舉攷循
吏傳寵自會稽太守徵爲將作大匠轉宗正大鴻臚

延熹四年代黃瓊爲司空延熹是桓帝號四年上距永和五年已二十二年則就在錢唐獄必是永和五年以後復置錢唐縣耳當永和五年前錢唐固嘗幷省故志無之何云未嘗幷省而志闕文恐誤歐陽參爲揚州刺史成公浮爲會稽太守疑亦必在永和以後但未有據俟再攷

豫章郡南野有臺領山臺下誤空一格當與領字連書

歷陵有傳易山當作傅易山

彭澤縣下空一格然後書彭蠡澤在西誤當連書

平都侯國故安平石陽安平下當空一格誤連

漢中郡上庸本庸國房陵庸國下當空一格誤連又

房陵注建安十三年別蜀新城郡蜀當作置

巴郡注劉焯分巴焯當作璋

江州注引杜預曰有塗山禹娶塗山按塗山在今鳳陽府懷遠縣古今沿革不常異說已不勝其繁若依杜預則又在巴郡矣或疑娶塗山與會諸侯之塗山是兩處乎則直疑杜說乃妄造耳

廣漢郡雒縣州刺史治案劉焉傳益州刺史郗儉在政煩擾益州賊馬相殺綿竹令進攻雒縣殺郗儉是

州刺史治雒縣之證也

蜀郡㵐氐道㵐當作湔

犍爲郡江陽注潛從縣南流至漢嘉縣入大穴中通

剛山下因南潛出剛當作峒因當作西

越嶲郡莋奏奏當作秦

益州郡滇池黑水祠注水是温泉有白蝟山淮有蝟

淮字當作涯

石室山出錫盤町山出銀鉛按錫下誤空一格宜連

書

梇棟梇一作弄

永昌郡邪龍雲南龍下當空一格誤連

蜀郡屬國漢嘉故青衣陽嘉二年改有蒙山改下誤空一格當連書又注洙水從西來洙疑當作沫西當作卬

嚴道有卬僰九折坂僰疑當作崍又注王陽行步步當作部

隴西郡河關故屬金城積石山在西南金城下誤空一格當連書

漢陽郡冀有緹羣山有雒門聚山下誤空一格當連書

西注引鄭康成尚書注西在隴西西今謂之八充山
八充山當作兊山傳寫誤分一字以爲二又於从口
从几之上誤加亠詳後案
武都郡上祿故道祿下當空一格誤連
安定郡朝那注涇水出縣西丹頭山丹當作幵
武威郡鸇陰鸇當作鶉
租厲當作祖厲
酒泉郡安彌故曰綏彌綏當作綏
敦煌郡敦煌古瓜州古上誤空一格當連書
張掖居延屬國注安帝別領一郡郡當作城

凉州刺史部郡十二郡下脫國字

上黨郡長子注山海經曰有發鳩之山章水出焉上黨記曰闕城都尉所治又屯留絳水出注上黨記曰有鹿谷山濁漳所出案若論水道鹿谷山濁漳出云云亦當在長子之下不當入屯留酈道元亦誤劉昭不足以知之詳于尚書後案

銅鞮注晉別宮墟闕猶有北城猶下脫存字

沾縣注山海經有少山云云郭璞云在沾按當云在此

壺關注今名無睪當作平睪

泫氏有長平亭注史記曰白起破趙長平上黨記曰白城在郡南山中百二十里按白城白字衍

穀遠注羊頭山泌水所出泌當作沁

太原郡晉陽晉水注杜凱曰杜下脫元字

榆次注左傳曰謂塗水曰字衍

于離兹氏離字下當空一格誤連

慮虒當注云音盧夷

西河郡注雒陽北千二百里也也字衍

五原郡父國父當作文

成宜之下西安陽之上當空一格此誤空二格

鴈門郡将當年玶

馬邑注秦人築城城崩數矣有馬馳走其地周旋反覆依以築城乃不崩其地當作一地

朔方郡大城城當作成

廣陽郡注高帝置爲燕國昭帝更名爲郡世祖省并上谷永平八年復按據前志昭帝更名當句絶爲郡當句絶此下當增一句云宣帝更爲國然後接世祖云云復字下當增爲郡二字

上谷郡潘永元十一年復甯按復字下當空一格誤連甯當作寧

廣甯當作廣寧

涿鹿注張宴曰宴當作晏

右北平郡俊靡無終靡下當空一格誤連

遼東郡汶當作文

元菟郡西蓋烏烏當作馬

樂浪郡湨水湨當作浿

遼東屬國賓徒徒當作從因下有徒河相涉而誤

交趾郡定安前作安定

九眞郡無功前作無切袁宏後漢紀第七卷光武帝

建武十九年作無功疑以功爲正

總論劉注抵捂

志尾總論劉注多所抵捂總論云至於孝順民戶九百六十九萬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萬二百二十注引應劭漢官儀曰永和中戶至千七十八萬口五千三百八十六萬九千五百八十八永和孝順帝號也此數已與大字總論不合此下又引帝王世紀永嘉元年永嘉沖帝號元年汲古作二年從義門何校改戶則多九十七萬八千七百七十一口七百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三十六應載極盛之時而所殊甚衆舍永嘉多取永和少良不可解皇甫謐校覈精審復非謬記未詳

孰是愚謂志例應載極後非極盛永嘉既在後且又較盛固應載或偶得永和籍不得永嘉亦可但皇甫謐慣造僞言爲鬼爲蜮比應劭更難憑依劉乃云校覈精審愚矣此下又引伏无忌所記永嘉元年戶九百九十三萬七千六百八十口四千九百五十二萬四千一百八十三按以應劭數皇甫加若干筭應戶一千一百七十五萬八千七百七十一口六千一百八萬六千二百二十四又與伏无忌不合劉昭總爲皇甫謐所誤耳豈知謐專以夸誕欺人高祖父太公尚爲製名字詭妄如此其言何足信前所云汲古以

元年為二年必又是南宋書坊妄改因數不合以此彌縫之

博陵郡

前漢地理志涿郡屬縣有安平遼東郡屬縣有西安平菑川國屬縣有東安平按遼東地大約在涿郡之北耳未必在其西是以王莽改名北安平而師古於東安平下引闞駰云博陵有安平故此加東博陵安平即涿郡安平也蓋涿郡安平不言方向是最在前餘兩安平則以東西分列之但漢志實無所謂博陵郡闞駰特借後名以言前事耳趙明誠金石錄洪适

隸釋有博陵太守孔彪碑立於靈帝建寧中而續漢郡國志亦無所謂博陵郡惟後書桓帝紀延熹元年六月分中山置博陵郡李賢注云博陵郡故城在今瀛州博野縣後徙安平唐博野縣據 皇輿表乃兩漢蠡吾縣今之蠡縣與今之博野縣名同地異二縣今並屬直隸保定府博陵郡名實始於此水經第十一卷滱水東過博陵縣南酈道元注云博陵縣即古陸城漢武帝元朔二年封中山靖王子劉貞爲侯國地理風俗記曰博陵縣史記蠡吾故縣矣漢質帝本初元年繼孝沖爲帝追尊父翼陵曰博陵因以爲縣又置郡焉漢

末罷還安平鄺說如此考後書質帝乃勃海孝王鴻之子纘乃桓帝之父置郡乃桓帝事非質帝鄺注於此大謬而其餘亦多可疑并後書桓帝紀亦有疏漏何則孔彪碑陰及靈臺楊著等碑陰所列博陵郡所屬之縣有連署博陵者上爲郡名下爲縣名而此縣外又有安國蠡吾信都安平南深澤高陽凡七縣碑乃當時所刻必不誤惟楊震碑陰列有博陵三人此乃指郡名非縣名不可據今續志無博陵縣而安國蠡吾二縣屬中山國高陽屬河間國惟此外三縣屬安平國耳然則鄺何以但言罷還安平而不及中山河間乎意者續志但據順帝

永和五年其時諸縣分隸三國而漢末罷還之時又俱割入安平乎可疑一也酈謂博陵縣即蠡吾縣博陵郡實置於此是說下與李賢合矣但又以爲即陸成縣而前志陸成屬中山國王子侯表有陸城侯貞其蠡吾縣自屬涿郡則非一地無論陸成是縣三國志以爲涿縣之亭誤不待言而如酈說則是博陵也陸成也蠡吾也三者實一矣恐非此縣似與陸成無涉且續志之所以無博陵郡博陵縣者以其據永和不及延熹所置故也而亦無陸成縣豈後漢初又併陸成入蠡吾乎可疑二也姑勿論又據各碑陰所刻

博陵郡屬縣以攷前志蠡吾安平南深澤高陽皆屬涿郡安國屬中山國信都屬信都國若續志所列則與前志不同已詳上文此永和制也延熹當無大異然則桓紀當言分中山安平河間置博陵何以但言中山乎故曰亦疏漏也至博陵本治漢蠡吾唐博野而李賢云後徙安平者據　皇輿表安平縣漢屬涿郡東漢屬安平國曹魏仍屬博陵郡晉爲博陵國治元魏屬博陵郡高齊爲博陵郡治故李賢云云也桓帝暫立此郡不久卽罷乃魏晉以下則復置之遂使博陵之名甚著且久而安平實爲所治故唐人遂錯

互言之如崔元暐封博陵郡王其從孫戎李商隱稱
爲安平公而哭以詩云丈人博陵王名家是矣予始
問錢坫坫善讀書稍開予予又自考得其詳

十七史商榷卷三十三

十七史商確

DS
735
.A2
W3

十七史商榷卷三十四

東吳王鳴盛述

後漢書六

令長

前百官表云萬戸以上爲令萬戸以下爲長續志云每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其次置長三百石侯國之相秩次亦如之應劭漢官儀又云三邊武帝所開縣戸數百而或爲令荆揚江南七郡惟有臨湘南昌吳三令耳及南陽穰中土沃民稠四五萬戸而爲長桓帝以江南陽安爲女公主邑

改號爲令主薨復其故錢大昭作郡國令長攷據紀傳及碑碣并隸釋隸續攷某縣爲令某縣爲長當讓其單行西都則未之及

周官

續百官志云昔周公作周官分職著明法度相持王室雖微猶能久存今其遺書所以觀周室牧民之德既至又其有益來事之範殆未有所窮也司馬彪此論表明周官之美實爲篤論後世無知鄙儒紛紛疑且非之即能信者亦從未舉此志以評定何也

十四博士

博士十四人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嚴顏氏掌教弟子國有疑事掌承問對此條最明析終兩漢之世常立學者不出此今綜而論之狃于所習蔽于所見選擇去取之間未爲公明如梁丘賀乃忌賢嫉能之小人歐陽大小夏侯皆漢之俗儒爲鄭康成所賤三家詩曾爲近之而齊韓則疏甚矣乃皆得立至若尚書有孔氏古文杜林衛宏賈逵所傳乃孔壁眞本詩毛氏出于子夏春秋左氏親受孔門周官及逸禮三十九篇皆周公孔子之眞本也反不得

立祿利之路每少眞賞在漢巳然惟易立孟京爲最善下至宋元僅存京房易傳伏生尚書大傳王伯厚所輯三家詩及韓詩外傳而巳然皆非全本然則雖謂十四家之學皆亾亦可也亾之最可惜者孟京易也

朱浮傳注引漢官儀曰博士秦官也武帝初置五經博士後增至十四人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爲祭酒總領綱紀其舉狀曰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痍痼疾世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

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又徐防傳永元十四年防上疏曰漢承亂秦經典廢絶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絶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李賢注引漢官儀曰光武中興恢宏稽古易有施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禮顏安樂禮有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與百官志同

三國魏志王朗傳注引魏名臣奏載朗節省奏謂西京學官博士七千餘人其盛如此東京可知

皇后太子宮

執金吾之後次太子太傅大長秋次太子少傅皆皇后太子之屬官自宜聚於一處太子少傅之下方次以將作大匠甚明析前志以將作大匠襍於太子太傅少傅之後詹事大長秋之前殊爲失之

掌樹桐梓

將作大匠掌樹桐梓案周禮庶民不樹者無椁此以見天子亦必自樹以爲宮室器用

越騎

越騎校尉如淳曰越人內附以爲騎晉灼曰取其才

力超越劉昭取晉說案胡騎越騎相對爲名以示威服之遠非必善騎也如說是

官奉

百官志未載百官受奉例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奉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奉月百斛千石奉月八十斛六百石奉月七十斛比六百石奉月五十斛四百石奉月四十五斛比四百石奉月四十斛三百石奉月四十斛比三百石奉月三十七斛二百石奉月三十斛比二百石奉月二十七斛一百石奉月十六斛斗食奉月十

一斛佐史奉月八斛凡諸受奉皆半錢半穀劉昭注引古今注曰建武二十六年四月戊戌增吏奉如此志考光武紀建武二十六年春正月詔有司增百官奉彼李賢注即引續漢志以釋之則與此志之文宜無不同矣今以二者參對彼千石月九十斛比千石月八十斛與此不同考其上下二千石有比二千石六百石有比六百石四百石有比四百石三百石有比三百石二百石有比二百石何以千石別無比千石明係百官志傳寫者於千石奉之下誤脫落月九十斛比千石七字耳但紴文比六百石月五十五斛

四百石月五十斛比四百石月四十五斛三者皆與此文互異則殊不可解至於西京官奉之例前書不見而顏師古注乃於百官公卿表題下詳述其制今以李賢所引續志細校之內惟比六百石顏云六十斛李賢云五十五斛此爲小異而其餘一槩相同夫顏師古所述前漢制也李賢所引後漢制也何相同乃爾且光武紀文於增百官奉之下即繼云其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已下增於舊秩今以校顏注則是千石已上建武固毫無所增而六百石已下僅有此六百石一條不同而如顏說則建武反減

於西京五斛何云增乎此必師古失記建武增秩之事直取續漢志以注百官表以後漢制當前漢制也要之顏與李賢同時所見續漢書志本與劉昭所據之本傳錄參差未知孰是而西京官奉之制則已無可考

奉既錢穀各半而劉昭又引荀綽晉百官表注備陳漢延平中自中二千石下至百石錢米之數以續志并李賢顏師古二條細參乃知各條所說數皆是立法如此臨時尚須按照當時穀價之貴賤以錢代給其半也　前貢禹傳禹上書曰臣禹爲諫大夫秩八百

石奉錢月九千二百爲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
萬二千今荀綽所說中無八百石之秩而二千石止
錢六千五百比二千石止錢五千多寡相懸如此延
平乃後漢殤帝號如荀說後漢奉減於前漢遠矣何
云增乎但前蓋寬饒傳寬饒爲司隸校尉奉錢月數
千司隸校尉秩二千石而云月數千則又與貢禹所
言不同存疑備考

十七史商榷卷三十四

十七史商榷卷三十五

東吳王鳴盛述

後漢書七

卒吏

劉盆子傳屬右校卒吏劉俠卿卒吏當作卒史

山東山西

河北之山莫大於太行故謂太行以東爲山東後漢鄧禹傳光武安集河北在鄴及王郎起兵光武自薊至信都使禹别攻樂陽從至廣阿以上所說皆在今河北之彰德大名廣平眞定等府而其下文則言赤

循西入關光武籌長安必破欲乘釁并關中而方自
事山東未知所寄是謂河北爲山東也下至李唐尚
有以河北爲山東之言詳見後第九十卷鄧禹傳於
此下又述禹率諸軍大破樊參王匡等軍遂定河東
光武使使持節拜禹大司徒策曰前將軍禹斬將破
軍平定山西云云是謂河東爲山西也漢河東太原
上黨諸郡皆在太行之西即今山西省太原平陽蒲
州潞安汾州澤州等府自漢以來名稱不易近儒乃
謂惟河東一郡在山西殊非
又鄭興傳更始諸將皆山東人勸留洛陽勿遷都長

安興說更始曰陛下一朝建號山西雄桀爭誅王莽開關郊迎云云注山西謂陝山以西也陝隘也侯夾切見說文十四下阜部大約鄧禹傳之山東山西總據太行分東西鄭興傳之山西郎謂關中今陝西西安等府是其指陝山以西固不待言而所云山東者亦指陝山以東注雖未及可以意揣與鄧禹傳之山東山西皆無涉

陳元傳元上疏曰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則陛下不當都山東也此謂洛陽為山東其實亦是指陝山以東

又寇恂傳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西顧憂所以得專精山東又鄭康成傳造太學受業又從東郡張恭祖受諸經以山東無足問乃西入關事扶風馬融此山東與史記秦本紀太史公引賈生言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又山東豪俊遂竝起而亾秦之山東同亦皆謂陜山以東

若吳蓋陳臧傳論山西旣定威臨天下注謂誅隗囂公孫述則隴蜀皆得名山西又不但如鄭興傳以關中為山西矣

進見東向

顯宗即位以禹先帝元功拜爲太傅進見東向甚見尊寵李賢注臣當北面尊如賓故令東向愚謂室中以東向爲尊其在堂上則君南面以臨臣北面拜後分侍兩傍固以在左而西向者爲尊在右而東向者爲卑也三代以上君燕其臣皆在室中則臣固有居賓位而東向者矣或君東向臣南北向其賤者西向立侍亦可如鴻門之會是明章之際敬大臣禮師傅禹進見東向蓋在室中待以賓禮帝蓋南向也李賢不分堂上室中而混言之耳說詳前書尚右一條

鄧禹論

論曰鄧公功雖不遂道亦宏矣及威損栒邑兵散宜陽褫龍章於終朝就侯服以卒歲榮悴交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君臣之美後世莫窺其間云云蔚宗此論不甚貶禹而亦深許光武最爲平允袁宏後漢紀第七卷爲禹論乃深責光武以功高不賞反覆爲禹惋惜呼冤愚謂禹粗定長安旋爲赤眉所敗廢然而返功頹業喪雖歸大司徒印仍封侯食邑及中元元年復行司徒事爲幸多矣宏此論殊不平

侍中將

鄧禹傳末云鄧氏中興後累世寵貴侯者二十九人

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案侍中下當有脫字蓋單言將不足以成文也疑當爲中郎將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虎賁中郎將羽林中郎將皆光祿勳屬官宿衞之職故可以中郎將概之鄧氏勳戚家正當爲此耿弇傳末亦云耿氏自中興已後迄建安末大將軍二人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遂與漢興衰二者文勢正同凡傳刻脫誤顯然者不悉出疑似者著

之
竇憲傳竇氏父子兄弟竝居列位充滿朝廷叔父霸
爲城門校尉霸弟褒將作大匠褒弟嘉少府其爲侍
中將大夫郎吏十餘人此條將字之上疑亦脫中郎
二字
急況發兵
寇恂傳爲上谷太守耿況功曹王郎起遣將徇上谷
急況發兵按當作急發況兵
護軍將軍
馮異傳異遣校尉護軍將軍將兵與寇恂合擊蘇茂

將軍二字衍

駱葢延

馮異傳於赤眉既破之後敘述餘寇之竊據者凡十二人其十一人皆一字爲名而中有駱葢延葢字當是衍文葢延乃光武之虎牙將軍當時同名者王莽有太師王匡更始亦有定國上公王匡赤眉賊帥有樊崇鄧禹西入關所部亦有驍騎將軍樊崇如此非一然此則當是駱延傳寫誤衍

封牟平侯

耿弇傳弇父況與弇弟舒攻彭寵寵死天子嘉況功

使光祿大夫持節迎况賜甲第奉朝請封牟平侯案
牟平之上脫舒爲二字

大形

尤來大槍皆賊之名號而耿弇傳兩處皆作大彤劉
植傳伏隆傳亦然未詳

車騎都尉

耿弇傳弇之從子夔永元初爲車騎將軍竇憲假司
馬北擊匈奴轉車騎都尉劉攽曰案文車騎都尉之
車字衍愚謂此車騎將軍之都尉劉謂衍文非也

高密侯

李忠傳父爲高密都尉李賢注以高密是國非郡郡乃有都尉國但有中尉無都尉引郡國志高密侯爲證矦字當作國

信都尉

萬修傳更始時爲信都尉與太守任光都尉李忠共迎世祖案此事見前任光李忠傳信都尉當作信都令

庫鈞

竇融傳金城太守庫鈞注前書音義庫姓卽倉庫吏後今羌中有姓庫音舍云承鈞之後也舍古音若庶

西域則奢上聲而其音開口呼之唐以後佛書盛故其音變今松江府有庫公山考說文卷九下广部庫兵車藏也而广部無庫字此流俗妄造正如角里別造用字代之鄭樵通志氏族畧載庫氏音舍天台括蒼有此姓此樵妄據委巷小人之姓遂欲以爲典實不足信

寫

竇融傳融作書與隗囂勸降漢光武嘉美詔之曰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云云案曲禮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注謂傳之器中漢人因借爲傳鈔

書寫之字前書藝文志孝武世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

竇憲論

竇憲傳因論憲遂及士之不用以此致慨蔚宗議論如此信骯髒之士乎自負傑思有以也但未合危行言孫之宜耳

自搏

趙憙傳憙欲報兄仇挾兵往仇家疾病無相距者皆臥自搏注自搏猶叩頭也考三國志吳韋曜傳孫皓收曜付獄曜上辭曰謹叩頭五百下兩手自搏裴松

之雖無注然上文旣言叩頭下文卽言自搏則自搏非叩頭李賢注殊誤叩頭以首叩地自搏以手自搏擊悔過而痛自責之意也

大司徒司直

杜林傳林從隴坻歸三輔徵拜侍御史後代王良爲大司徒司直袁宏後漢紀第八卷作遷司馬直脫去下司字固屬顯然而司徒之作司馬亦傳寫之誤無疑王良傳亦作大司徒司直蓋司直乃司徒掾屬見司馬彪百官志司馬無之

掌樂大夫

桓譚傳當王莽居攝篡弑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莽時爲掌樂大夫按前書翟義傳莽依周書作大誥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當反位孺子之意還封譚爲明告里附城是譚黨於莽會受其封爵非揚雄素不與事可比

代郡中尉

蘇竟傳拜代郡中尉中尉當作都尉又武王伐紂上祭於畢求助天也助天當作天助

于吉

襄楷傳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于吉所得神書注引江表傳吉爲孫策所殺事案吳志策傳裴注亦引此而云順帝至建安中五六十歲吉是時已百年策殺在建安五年之四月大約距殺吉時不久

竇固軍云云

蘇章傳章祖父純永平中爲奉車都尉竇固軍出擊北匈奴車師有功封中陵鄉侯案竇固軍云云此文上下必有脫誤

東園

羊續傳靈帝欲以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

禮錢千萬中使督之名爲左騶案東園當作西園

一永平之初

樊宏傳宏族曾孫準遷御史中丞永平之初連年水旱云云案永平當作永初

王嘉數年改刑法百餘事

梁統傳統上疏曰哀平繼體丞相王嘉輕爲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注謂嘉傳及刑法志竝無其事統與嘉時代相接所說固不妄矣但班固略而不載也近儒謂王嘉以建平二年十月爲御史大夫三年四月爲丞相元壽元年三月下獄

以爲相不過二期安得數年之間虧除百餘事宜乎班史之不取愚則以嘉爲相出入三年矣祭遵傳大漢累世十餘歷載數百注云漢興至此二百餘年言數百者謂以百數之須知古人自有此等文法二百年可稱數百載三年何不可言數年班史紕漏多矣不害爲良史若以耳食之見有意尊班抑范則非也

張純

張純之六世祖湯酷吏也父放佞倖也純少襲爵土哀平間爲侍中列侯九百二人爲莽求九錫純列名於首王莽時至列卿則又仕異姓者也旣以敦謹保

全前封又以議禮爲中興名臣異哉

幅巾

鄭康成傳大將軍何進辟之州郡以進權戚遂迫脅康成不得已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康成不受朝服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案韋彪傳彪之族孫著入山采藥不就徵靈帝卽位中常侍曹節白帝就家拜著東海相不得已解巾之郡注巾幅巾也旣服冠冕故解幅巾馮衍傳衍審知更始已沒乃幅巾降於河內注不加冠幘但以一幅巾飾首而已鮑永傳永知更始亾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詣河內

注幅巾謂不著冠但幅巾束首也周磐傳公府三辟皆不應臨終戒其子斂用濯衣幅巾注幅巾不加冠也符融傳融幅巾奮褎談辭如雲注幅巾者以一幅爲之也逸民韓康傳亭長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又法眞傳恬靜不交人事太守請見之乃幅巾詣謁三國魏志華歆傳孫策略地江東歆幅巾奉迎沈約宋書第十八卷禮志云漢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是也

康成注經

康成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云云案

康成所注諸經周禮尤其精者此但言儀禮禮記不
言周禮葢傳寫脫去又注云謝承書載康成所注與
此略同不言注孝經唯此書獨有今所行十三經注
疏內孝經注據疏云是唐開元中御製而疏則但題
宋邢昺奉勅較定當非昺撰新唐書第二百卷儒學
元行沖傳云元宗自注孝經詔行沖爲疏立于學官
然則此疏是行沖作明矣若藝文志所列梁皇侃唐
賈公彥孔穎達與行沖皆有孝經疏彼三家所疏葢
用鄭康成注也鄭注自魏晉以來有之又有孔安國
注則出於隋劉炫始即炫作行沖於御製序疏中謂

孔鄭二家皆非眞實又引齊陸澄說謂鄭注非康成所注又於篇首疏中歷詆鄭注爲僞其驗有十二又載開元七年劉子元司馬貞兩家議子元欲行孔廢鄭貞則以鄭爲優孔爲僞行沖雖並黜兩家而其意則尤不許者鄭也又有傳注者不知何人作序一篇云子元駁鄭有十謬七惑大約行沖十二驗即祖子元餘唾觀范蔚宗以爲出康成則可信矣乃自唐以來孔鄭並亡已久近日孔注從日本傳至中土而鄭注獨不可得誠恨事也

康成經傳洽孰稱爲純儒齊魯閒宗之案攷之北史

及三國王粲傳鄭學天下所宗豈但齊曾蔚宗此言稍陋然論云鄭康成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删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贊云元定義乖孔書遂明其推重如此則蔚宗非不知康成者齊曾聞一語或偶承謝承華嶠之舊耳

其次於張純曹褒之後此有深意正是極盡尊崇益純褒皆漢名臣手定典禮康成終身處士未嘗一日登朝乃躋之使與並列自康成外何休服虔許愼皆但入儒林不升列傳此與司馬子長進孔子於世家義同王安石全不知三代貴賤尙爵制度輒譏子長

誠姦人也

十七史商榷卷三十六

東吳王鳴盛述

後漢書八

晦日食

鄭興傳建武七年三月晦日食興上疏曰日月交食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毎多在晦先時而合月行疾也日君象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此條足與洪範鄭注相發

度尚

度尚傳尚爲郡上計吏拜郎中除上虞長遷文安令

延熹五年自右校令擢荆州刺史案縣長四百石或
三百石令千石右校令將作大匠屬官六百石尚爲
上虞長立曹娥碑時爲桓帝元嘉元年歲在辛卯見
古文苑自辛卯至延熹五年壬寅凡十二年始遷至
此

范嬌班失

班彪固父子傳論云彪固譏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
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
爲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此雖華嶠之辭而蔚宗
取之故蔚宗遂力嬌班氏之失如黨錮獨行逸民等

傳正所以表死節褒正直而敘殺身成仁之爲美也而諸列傳中亦往往見重仁義貴守節之意善讀書者當自知之并可以想見蔚宗之爲人

袁宏論佛法

楚王英光武子傳敘英奉浮屠事李賢注引袁宏後漢記云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爲主不殺生專務清淨其精者號爲沙門沙門者漢言息心葢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爲也又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行善修道以

鍊精神而不已以至無生而得爲佛也佛身長一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羣生初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長大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天竺而問其道術遂於中國而圖其形象焉有經數千萬言以虛無爲宗苞羅精粗無所不統善爲宏闊勝大之言所求在一體之內而所明在視聽之外世俗之人以爲虛誕然歸於元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觀死生報應之際莫不矍然自失此段內有脫落處既據袁本

書以補之矣而有經以下則李賢所未及引千萬言言字予以意增也試詳味之乃知佛法大意已盡於此明帝感夢事亦見西域傳亦見魏書釋老志唐聖教序要之袁宏最在前

魏書釋老志謂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未之信了也後孝明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天竺得佛經不過四十二章而已襄楷當桓帝時上封事所引天神獻女於佛李賢注以為出四十二章經是也今此書具存尚覺平實但就楷所言繹之漢末佛書恐不止此一種若止此一種則楷安得言之娓娓如此又

路粹誣奏孔融謂與禰衡放言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爲如寄物缾中出則離矣此等邪說不出佛書而何至袁宏是東晉人言佛經有千萬言則較多於漢世矣然猶未熾盛也王巾簡棲卒於梁天監四年所撰頭陀寺碑李善注所引經僅有維摩經僧釋肇注又序又竺道生注又羅什注華嚴經法華經一名妙法蓮華經劉虯注涅盤經瑞應經勝鬘經金剛般若經謝靈運注大品經泥洹經摩訶摩耶經頭陀經金光明經彌勒成佛經大灌頂經不退轉法經發迹經凡十六部所引論僅有涅盤論僧肇大智度論百

法論僧叡師十二法門序凡四部所引律僅有僧祇
律曇無羅識凡二部如是而已若圓覺楞嚴等之精
深者猶未著也釋老志又言熙平元年詔遣沙門惠
生使西域採諸經律正光三年冬還京師得經論一
百七十部行於世事亦見資治通鑑一百四十八卷自魏有天下至
於禪讓佛經流通大集中國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
一千九百一十九卷則其猥冗支蔓亦已甚矣至唐
元奘法師往遊西域十有七年窮歷道邦得三藏要
文凡六百五十七部以歸貞觀十九年二月六日奉
勅於宏福寺翻譯布之中夏見聖教序則較之南北朝益

已數倍之自開元以後南能北秀迭爲廢興下迄宋元益不勝其繁矣

秀水朱檢討謂太原縣西五里有山曰風峪風穴存焉中有北齊天保時所刻佛經凡石柱一百二十有六又謂太原傅山行平定山中見洞口石刻佛經林立與風峪等皆北齊天保間刻又房山亦有之隋人刻此三種今皆不可見然皆在魏後不知有出於一千九百一十九卷之外者否武林盧學士文弨曷得風峪佛經予未見

胡廣傳敘次顛倒

胡廣傳自少至老歷敘事實及敘至靈帝立陳蕃被

誅代爲太傅時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其下文則云繼母在堂朝夕瞻省言不稱老及母卒居喪盡哀云云其下文則繼以性温柔謹素常遜言恭色直至陳蕃等朝會避廣時人榮之此段乃是總敘廣一生大略而其下文乃云年八十二熹平元年薨其下則盛稱歿後褒贈之榮喪儀之美而結之曰漢興以來人臣之盛未嘗有也以下則又盛陳其著述之富以終之夫八十而有繼母人事之常不足爲怪然則自居喪盡哀云云以上俱是按年順敘之文而性温柔云云一段實係總敘宜在未嘗有也之下今横亘其間

敘次顛倒稍覺失倫此蔚宗偶不檢處

刺廣寓於褒頌

西京張禹孔光東都胡廣皆以文學著皆小人之至無恥而享大福者孟堅於張孔直筆詆斥盡醜描摹洵不愧良史矣而蔚宗於胡乃別換一種筆墨冷譏毒刺寓於褒頌誇譽中其黨惡誤國反爲藏過讀之輒爲擊節嘆賞亦不覺捧腹絕倒夫質帝爲梁冀所弑時李固爲太尉與杜喬執議必欲立清河王蒜冀以蒜年長有德恐爲後患貪蠡吾侯志童昏欲立之廣與司空趙戒附會成之是爲桓帝於是李固罷黜

卒然舉手而廣即代固爲太尉廣之罪於是爲大桓帝立亂政亟行後雖誅冀而宦官之權轉盛漢亾實兆於此原廣之心非必欲亂漢也特貪位懼禍耳但鄙夫之誤人國家正爲患得患失使然當時廣若能與李杜同心立淸河王無桓則亦無靈矣蔚宗作此傳全用美詞其前但敘順帝欲立皇后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欲探籌定選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諫乃立梁貴人則已明著廣之黨於梁氏矣時權在尚書郭史乃戚宦之黨廣又首先剏議冀勳德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見黃瓊傳及敘至質帝崩之下但云代李固爲太尉錄尚書事以定策立桓帝

封育陽安樂鄉侯夫傾固而奪其位又以定策受封黨惡之罪顯然矣下敘冀誅則云廣坐不衛宮減死一等奪爵土免爲庶人深惡其倖免罪重而所坐輕也黄瓊傳則云廣坐阿附梁氏其總敘云共李固定策大議不全大議不全者何謂也至劣之行以藴藉出之其下即云在公台三十餘年每遜位辭疾及免退歸里未嘗滿歲輒復升進鄙夫情狀曲曲道破逼讀一遍此傳若有美無刺者而已不啻鑄鼎象之然犀照之且各傳中互見已多矣肆而隱微而彰其范史之謂乎

太平御覽引世說云胡廣本姓黄五月生父母惡之

乃豈之甕投之於江胡翁見甕流下聞有小兒啼聲往取養之以爲子登三司流中庸之號廣後不治本親服云我於本親已爲弃人也世以此爲深譏焉按今世說不載此條疑晏元獻削去之夫求忠臣必於孝子廣之不忠自當不孝而傳中乃稱其朝夕瞻省繼母名高位極而瞻省小節可以爲孝乎又言居喪率禮無愆率禮無愆譽詞入妙此傳故作揚筆而浮泛其語以示意

生平忠言嘉謨只三事一是爲梁氏作地一則駁左雄改察舉制議論冗陋而亦與郭虔史敞同上其與

二人比周可知又載他人薦廣者只一事而其人亦即同黨之史敞也蔚宗之筆刻毒至此

總敘稱廣所薦舉皆天下名士而其前又言爲濟陰大守以舉吏不實免其事詳見左雄傳中

班超論有脫

班超傳論時政平則文德用而武畧之士無所奮其力能故漢世有發憤張膽爭膏身於夷狄以要功名多矣案力能之下疑脫落四句

殷人遷洛

楊終傳殷人近遷洛邑且猶怨望此指周公遷殷頑

民於洛邑殷民廸屢不靜惟逸惟頗事見多士多方等篇李賢注乃引盤庚五遷將治亳殷亳與洛非一地此注非

風俗通

應奉傳奉子劭撰風俗通以辯物類名號識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論曰劭撰著篇籍甄紀異知雖云小道亦有可觀者焉案劭著述今存者惟風俗通前明新安吳琯刻僅四卷予所藏有十卷元大德丁未無錫州守劉平父刻係三衢毛希聖所攜本有太中大夫行都水監李果序比俗刻多且倍之

然由今考之此書卷帙甚富此刻亦非全本卽如李
賢注所引出於此刻外者甚多則知佚者多矣劭漢
俗儒也風俗通小說家也蔚宗譏其不典又云異知
小道可謂知言王充傳云著論衡八十五篇釋物類
同異正時俗嫌疑此與風俗通品題略同尤爲妙解
葢兩書正是一類皆摭拾謏聞鄙書燕說也

十七史商榷卷三十七

東吳王鳴盛述

後漢書九

王充稱孝

王充傳充少孤鄉里稱孝案充論衡自紀篇歷詆其祖父之惡且又直呼父名不言諱而盛自誇譽其言如此恐難稱孝此史文之謬者

仲長統傳注

仲長統傳統昌言曰漢二百年遭王莽亂民戶殘滅倍乎秦項此下注說平帝時郡國縣邑道侯國及地

東西南北廣袤之數及民戶口數皆據前地理志但道三十四四彼作二地東西九千二百二里二百彼作三百南北一萬三百六十八里萬下彼有三千此脫當以彼爲正

臺閣

昌言曰光武忿彊臣竊命矯枉過直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備員而已權移外戚近豎怪異數至水旱爲災皆慼宦所致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李賢曰臺閣謂尚書也愚按李注甚確漢世官府不見臺閣之號所云臺閣者猶言宮掖中秘云爾蔡

邕傳邕上封事云司隸校尉諸州刺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以公府與臺閣並稱所謂宮中府中也蓋尚書令尚書僕射與尚書皆宦者與士人迭爲之權歸於此有事可直達上前故三公無權有事反藉尚書以達于上自成帝以災異令丞相翟方進自殺終漢世三公以災異求免者至多不可枚舉皆散見諸傳中最爲可笑直至魏黃初二年方詔天地眚勿劾三公耳統論切中其弊

黃瓊傳云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居職達練官曹文苑黃香傳云香遷尚書令上疏

曰臣弱冠特蒙徵用連偕累任遂極臺閣皆謂尚書爲臺閣也又袁紹傳紹檄曹操云坐召三臺專制朝政注云漢官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是爲三臺據此則知臺閣者尚書也又酷吏陽球傳舉孝廉補尚書侍郎閑達故事其章奏常爲臺閣所崇信

三國魏志王肅傳太和四年上疏曰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各

展才力莫相倚仗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以唐虞之設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後惟龍爲納言猶今尚書也以出內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曰六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視朝公卿大夫並進而司士辨其位焉其記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及漢之初依擬前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遥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

廢禮復興肅立言雖若爲欲汰冗員其實則專爲防壅閉蓋尚書之官漢以宦者士人迭爲之公卿之權分于近倖而君臣不相接見上下否隔禍有不可勝言者王肅所論正仲長統所謂事歸臺閣三公備員而已者也

尚書固爲權要而漢又別有中書爲尚書者士人多宦者少中書則皆宦者也以尚書與三公對言三公權不及尚書以尚書與中書對言尚書又不及中書矣前漢蕭望之傳望之以前將軍領尚書事而宏恭石顯則中書令僕射也望之卒爲恭顯所殺矣尚書

中書皆管機密出納王命其職皆要而官則微百官
公卿表篇首敘九卿其於少府之屬官有尚書及中
書謁者皆爲屬官其品秩皆不高而表中竝無尚書
中書官也望之官之尊在前將軍而其要則在尚書
故恭顯使張朋告其罪必候其假歸洗沐方上之要
之士人必不如宦人之尤親密故恭顯終能殺望之
萬斯同補東漢將相大臣年表有尚書令尚無中書
蓋此官侍直宮禁不在朝廷大臣之列其後魏文帝
黃初中改秘書爲中書以劉放爲監孫資爲令各加
給事中遂掌機密見三國志放傳中書令之爲宰相

始於此矣王肅傳注明帝太和中秘書丞薛夏以公事移蘭臺蘭臺自以臺也秘書署耳謂夏爲不得儀當坐夏報曰蘭臺爲外臺秘書爲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然則臺閣之名本在尚書也而又屬之中書矣官不論貴賤惟視其職之閑要而閑要惟視時主之意向其制無時不改是以書之史籍紛若亂絲使人眩目因論臺閣連及之

柴門

楊震傳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於是柴門絕賓客李賢無注愚謂此柴門與杜詩柴門不正逐江開相送

柴門月色新之柴門不同彼謂以茅柴横木爲門此則當爲杜塞之意說文柴小木散材徐鉉曰師行野次竪散木爲區落名曰柴籬後人別作寨非是宋書柳元景傳程天祚柴未立此正以柴爲寨區落柴籬有杜塞義也酷吏周紆傳紆爲洛陽令令屬吏折辱皇后弟黃門郎竇篤免官後竇氏貴盛紆自謂無全乃柴門自守以待其禍是也

奏收彪下獄

震曾孫彪傳曹操誣奏彪欲圖廢置收下獄魏志滿寵傳作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時彪已以疾罷而天

子都許彪亦在許寵方爲許令縣獄者許縣獄也

修渝淳則

楊彪子修爲曹操所殺而贊云修雖才子渝我淯則愚謂震秉賜彪四世名德彪爲操所忌幾亦得免修當遠去權勢韜晦以避之反爲操謀主總知內外且與丕植親昵又數炫其才於操亦非不幸贊語最爲平允袁宏後漢紀第三十卷言自震至彪皆儒素相承孝友篤誠不忝前列修有儁才而德業之風盡矣意與范氏同

曹騰說立桓帝

永嘉元年沖帝崩李固欲立清河王蒜旣已徵至京師而梁冀與太后定策舍蒜而立質帝蒜遂罷歸國及質帝又爲冀所鴆弑則公卿皆歸心於蒜欲必立之乃中常侍曹騰又力勸冀勿立蒜而立桓帝此見於沖質本紀章八王傳及梁冀李固各傳中者也漢之亾實騰此舉爲之而騰養子嵩買生操以代漢曹氏固世爲漢賊者宦官傳敘云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此數言最爲扼要

趙騰

張晧傳順帝即位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

下有司收騰繫考案楊震傳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乃安帝時事此乃以爲順帝又彼言河間此云清河彼言騰伏尸都市此言皓諫帝悟減騰死罪一等亦不合

張衡論史

張衡傳衡條上班固所敘不合者又以爲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爲元后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爲其將然後即眞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前愚謂衡兩說皆迂謬不可從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前者衡意直謂宜

別作更始本紀耳非如今書以更始元二年書於光
武紀而更始自爲列傳也范蔚宗固未嘗用衡之謬
說
更始雖立而力不能一天下若守臣節則漢業墮矣
且伯升首義而更始信讒殺之是固不當臣附王郎
既誅遂貳於更始至河北關西略定方建尊號可無
慚德乃袁宏後漢紀第三卷宏爲論曰王莽乘權竊
有神器劉氏德澤實繫物心於斯時也君以義立更
始之起乘義而動號令稟乎一人爵命班乎天下及
定咸陽而臨四海淸舊宮而饗宗廟成爲君矣世祖

經略受節而出奉辭征伐臣道足矣然則三王作亂勤王之師不至長安猶存建武之號已立雖南面而有天下道未盡也宏此論竟以光武即尊號爲大非其迂謬又出張衡之下

馬融傳敘事顛倒

馬融傳歷敘其事至順帝陽嘉間上疏言征西羌之下即云三遷桓帝時爲南郡太守下又追敘先是以事忤梁冀然後接冀奏融在郡貪濁免徙朔方赦還復拜議郎以病去官下接融才高博洽云云一段總說一生性行著述下又追敘初融懲於鄧氏遂爲冀

草奏李固云云其下則接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云
云其下則接族孫曰禪事云云敘事顛倒錯雜眩目
竊謂爲冀州奏李固據固傳是質帝朝事忤冀而爲
其兇徒據冀傳是桓帝元嘉時事於融傳亦宜挨年
敘入今以草奏李固抽出另敘又置於總敘一段之
下則錯亂眩目殊甚當於敘完言征羌下即接草奏
李固事其下接忤冀事下接累遷南郡太守冀奏免
官云云至以病去官下即接年八十八云云其下接
總敘一段其下接曰禪云云方明白

蔡質

蔡邕傳邕叔父衛尉質與將作大匠陽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璜使人飛章言邕質私事注質字子文著漢職儀愚謂邕傳未宜附質事此不言質反不得此馬融之日磾乎遺漏也

十意

邕撰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注云猶前書十志也又引邕別傳載其上書全文中云臣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律歷意第一禮意第二樂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車服意第六案此下疑脫落

四句即以司馬氏志八篇較此已有五行郡國百官三種爲此目所無且前志所無邕欲著者五而此六者之中僅有車服一種爲前志所無其爲脫落甚明

邕無子

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案邕無子孫故云然列女董祀妻傳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

馬蔡論贊

馬融蔡邕傳各爲一卷而論分贊合變例也馬論雖貶之實惜之反覆有味蔡論則全是申雪矣贊亦抑馬揚蔡平允而意致深長

延熹四年

周舉傳延熹四年辟司徒李郃府延熹當作延光安帝號

李杜相薦舉

李固爲將作大匠上疏稱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喬守光祿大夫徇察兗州亦表奏太山太守李固政爲天下第一君子以同道爲朋豈不然乎二人同傳贊亦並推而論但言固葢言固則喬自見矣至云顧視胡廣猶糞土也廣傳皆爲微詞至此則痛詆不能忍矣

盧植傳有遺漏

靈帝崩何進謀誅宦官於是張讓等刼少帝走河津盧植追帝從之此植一生大節傳中宜一見而云詳何進傳今竟無一語而突見論中非也

長吏

陳蕃傳蕃爲太尉奏宦官罪宦官疾蕃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譴卻長吏以下多至抵罪案吏當作史太尉府有長史因蕃抵罪也

陳蕃傳論

陳蕃傳論推明忠義心事悲憤壯烈千載下讀之凜

稾猶有生氣以王允與蕃合傳其與允也至矣

鄭公業

王允傳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共誅董卓此鄭泰而稱其字爲公業者蔚宗父名泰故諱之太本傳篇首一見其名以不沒其實而仍改泰爲太其餘俱稱字郭泰傳同泰謀誅董卓事亦見三國魏志泰之弟渾傳

十七史商榷卷三十八

東吳王鳴盛述

後漢書十

黨錮傳總敘

黨錮傳首總敘說兩漢風俗之變上下四百年間瞭如指掌下之風俗成於上之好尚此可爲百世之龜鏡蔚宗言之切至如此讀之能激發人袁宏後漢紀第二十二卷論黨錮一段蔚宗雖亦稍取之然彼乃深斥黨人之非用意與蔚宗不同

范滂傳宜補一句

范滂傳敘至滂就逮辭母母訓滂之下宜補一句云滂竟被害然後繼以行路聞之莫不流涕云云

滂母以其子與李杜同禍爲幸皇甫規以不得與黨錮爲恥光武明章尊儒勸學其效乃爾得蔚宗論贊以悲涼激壯之筆出之足以廉頑立懦

外黄令

張儉傳儉亾命流轉東萊外黄令毛欽操兵到門顧氏曰外黄外字衍字

孔融傳論

前陳蕃傳論以漢亂而不亾百餘年爲蕃等之力孔

融傳論以曹操之不敢及身篡漢爲融之功至儒林傳論則又以漢經學世篤故桓靈以後國勢崩離而羣雄不敢遽篡者皆爲儒學之效蔚宗之表揚節義推奬儒術如此沈約宋書鄭鮮之傳云後漢亂而不亾前史猶謂數公之力前史卽范史

改刺史爲牧

劉焉傳靈帝政衰四方兵寇焉以爲刺史威輕建議改置牧伯案此事在中平五年酷吏樊仲華傳仲華當光武時而傳言拜揚州牧此追言之不必泥

曹騰

曹騰宦者中之最姦狡誤國者而傳中不著其惡反多美詞以三國志注校之乃知皆司馬彪之文而蔚宗襲之司馬氏或因東觀記元文（觀孫程傳注引東觀記可見）或魏代人潤飾也

趙典

潁川堂谿趙典案趙字衍據三國志魏武紀校

單超等

桓帝欲圖梁冀以語單超等超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復中孤疑昏懦爲若輩窺見一語道破

將軍侍御史

單超葬發五營騎士將軍侍御史護喪案將軍二字衍

閹黨

明有閹黨傳製名特妙葢不目之爲佞倖爲姦臣者以其人又在佞倖姦臣之下也讀宦者傳乃知漢已有之

齊魯韓毛尚書

後漢立五經十四博士已詳百官志而儒林傳云光武立五經博士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

此衍一毛字時毛詩未得立也且如此乃十五非十四矣其下文即云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若毛非衍字則自相矛盾矣又靈帝本紀云光和三年詔公卿舉能通尚書毛詩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尚書上脫古文二字葢此皆不立學故能通爲難若立學者則博士所恒習何煩特舉乎合三條考之益明

世世相傳

濟南伏生傳尚書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

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歐陽高案前書云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近人遂有以上世字屬上讀為歐陽生子名世者此增一之字則知讀為世世相傳世非名

都亭

獨行陸續傳續會稽吳人仕郡戶曹史歲荒民飢太守尹興使續於都亭賦民饘粥案唐陸廣微吳地記都亭橋壽夢于此置驛招四方賢客基址見存宋范成大吳郡志橋梁門閶門有都亭橋在吳縣西北故傳吳王壽夢嘗於此作都亭以招賢士今遺址尚存

范言遺址尚存而今相去又六七百年橋固尚存土人仍以故名呼之仍在閶門內吳縣之北此卽壽夢招客陸績賦民粥地也但此特是吾吳之都亭耳張晧子綱傳云遷侍御史埋車輪于洛陽都亭李充傳云充陳留人署縣都亭長王喬傳云喬爲葉令每朝問下鼓不擊自鳴帝迎取其鼓置都亭下列女傳云酒泉龐淯母趙娥父爲同縣人所殺娥後遇讐于都亭刺殺之然則都亭處處有之不獨吳三國魏志太祖紀九錫下注列勸進諸臣名有都亭侯二人王忠蔣洪又列傳魏呂布公孫瓚任峻徐晃臧霸龐悳曹

仁蜀馬超俱嘗封都亭侯各見其本傳晉庾亮亦封都亭侯見晉書亮傳又沈約宋書文帝紀首上表諸臣名有都亭侯綱又宋王淮之梁裴之平柳偃俱嘗封都亭侯見宋書王宏梁書裴邃柳惲等傳又宋書沈約自序其王父林子居建康都亭里可知是都邑亭名之通稱

松江

方術左慈傳曹操顧坐客曰今日高會所少吳松江鱸魚耳注松江在今蘇州東南首受太湖吳字當略讀不與松江連文唐宋以下皆誤連近人則并加水

傍作淞矣

梁鴻雪父恥

梁鴻之父讓仕莽爲城門校尉封修遠伯鴻之終身不仕所以雪其父之恥也

鮑宣妻傳宜增一句

鮑宣妻入列女傳傳末云宣哀帝時官至司隸校尉此下宜增一句云以不附王莽見殺

字繫姓

曹世叔妻班昭字惠班陰瑜妻荀采字女荀盖古人有從夫姓者如昭稱曹大家之類故於字繫姓

馬融從昭受漢書

班昭就東觀藏書閣踵成漢書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案觀此可以見漢人讀書之法與後世不同漢人讀書必有師傳無師不能讀故千里步擔尋師既得師貧無資用或執廝養之役從而聽講受業焉及其既通終身守師法不敢改而終身所得力亦盡在此書矣文章議論功名事業皆從此出其術則似約而實廣其功則初難而後易卽如伏生當秦亂壁藏尚書漢興已求得其書是時除挾書之律文帝但當下詔濟南從伏生檄取

其書上之秘府足矣何必特使人往受不特此也鼂錯此時已以文學爲太常掌故秩六百石赫然爲當代名臣非如初就傅之童子未通句讀者文帝欲使人往受必妙選俊異如錯方可使若庸碌之人仍不能往受錯至伏生老不能正言門徒各散嗣子尚幼無人代爲講授然而簡策具存伏生畧說大意錯似能領會乃若有萬不得已者不避男女之嫌而必使其女傳言教錯此其故何也漢人傳經其文字音讀章句訓詁必有明師面授方能承學無師不能自讀也若如後世人讀書一介小夫馬醫夏畦之子畧識

祖牛務中字便可抗顏爲師而教弟子爲弟子者卽
三家邨中至頑鈍小兒一聞欽恭敬也明光明也文
文章也思意思也便自謂了然矣安用此僕僕不憚
煩哉然此猶曰傳經不可苟也至於班固以漢人記
漢事有何難解馬融又與班固同代之人且融聰明
特達卓然有名乃必伏於閣下從女子受讀而不敢
自以已意讀三國吳志吳主五子傳孫權之長子登
既立爲太子權欲使讀漢書知近代事以張昭有師
法重煩勞之乃令昭之子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可
見孫權尚知讀書之法而宋明人不知也動輒妄爲

大言高自位置蔑棄前人而胸馳臆斷其實但可欺庸人耳自有識者觀之曾不足以當一笑後之學者尙其戒之

曹娥碑

曹娥傳注引會稽典錄盛誇邯鄲淯碑文之美蔡邕題云黃絹幼婦外孫虀臼謂絕妙好辭也今觀其文淺陋荒率何絕妙之有皆文士增飾耳

呂榮

許升妻呂榮遭寇賊欲犯之不從爲所殺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懼叩頭謝罪乃殯葬之曝書亭

集以爲許昇妻爲黃巾所殺麋府君歛錢葬之不引正史而但以爲傳聞之言名字事迹又皆互異

雕

西南夷傳冉駹夷武帝開爲汶山郡宣帝省并蜀郡爲北部都尉依山居止累石爲室高者十餘丈爲邛籠李賢曰今彼土夷人呼爲雕也案今四川徼外大金川小金川諸土司有碉房碉字字書不見殆李賢所謂雕矣

詰實降

西羌傳鍾羌良封等寇隴西漢陽拜前校尉馬賢爲

謁者鎮撫諸種民封親屬詣賓降案實當作賓

楚王英桓帝

西域傳天竺國一名身毒其人修浮圖道世傳明帝夢金人長大或曰西方有神名佛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後遂轉盛案英以反誅桓實亡漢其效可覩矣

李氏光地曰此傳論前敘佛說所自來多有微詞又言道書之流又言鄒衍莊周未足槩其萬一與宋景文公李蔚贊所云大抵與黃老相出入而譎誕華人

取莊列之說以助其高因而層累騰架直出其上者同意魏書太平眞君七年詔曰雖言胡神問今胡人共云無有皆是前世漢人無賴子弟劉元眞呂伯强之徒乞胡人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眞實李蔚贊又出於此詔文載魏書釋老志

後漢無二名

前書匈奴傳王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單于從之上書言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故禮記曲禮上篇二名不偏諱鄭注云偏謂二名不一一諱也

然則古未嘗有二名之禁而莽爲此制此其乖謬也乃後漢人遂沿爲定制趙明誠金石錄跋學生題名殘碑謂後漢無二名者碑多二名以此辨其非是今觀後漢書人名兩字者惟蘇章族孫名不韋梁商子名不疑與古人同名當是別有所取任文公謝夷吾公沙穆樊志張費長房薊子訓計子勳上成公解奴辜王和平皆方術傳中人耳

後書多脫誤

何義門云後漢書傳刻脫誤較前書多且倍之觀劉氏刊誤諸條乃知北宋時已無善本至李賢注嘉靖

中南國子監刻者已經刪削毛板猶完書故是一長

翟公巽重修

困學紀聞翟公巽謂蔚宗書冗陋别作東漢通史吁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幾人公巽何物妄加譏貶重修王氏妄載之何為無識甚矣

後漢紀

晉東陽太守袁宏後漢紀三十卷其著述體例及論斷全仿荀悅前漢紀為之但悅書在班之後全取班書宜也宏書則在范之前然亦皆范書所有范所無者甚少何邪宏自序云予嘗讀後漢書煩穢雜亂睡

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爲後漢紀其所掇會謝
承書司馬彪書華嶠書謝忱書漢山陽公記漢靈獻
起居注漢名臣奏旁及諸郡耆舊先賢傳凡數百卷
前史闕略多不次敘錯謬同異誰使正之經營八年
疲而不能定始見張璠所撰書其言漢末事差詳故
復探而益之據此則宏所採者亦云博矣乃竟少有
出范書外者然則諸書精實之語范氏摭拾已盡謝
忱當作謝沈晉書第八十二卷沈傳云字行思會稽
山陰人博學多識會稽內史何充引爲參軍以母老
去職康帝卽位以太學博士徵母憂去職服闋除尚

書度支郎遷著作郎撰晉書三十餘卷卒年五十二沈先著後漢書百卷是也又九十二卷文苑傳云袁宏字彥伯侍中猷孫父勗臨汝令宏爲安西將軍豫州刺史謝尚參軍遷大司馬桓温府記室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太元初卒於東陽年四十九撰後漢紀三十卷文選第四十七卷錄其三國名臣序贊李善注引檀道鸞晉陽春秋云陳郡人爲東郡守陽字當在東字之下傳寫誤耳太元是孝武帝號上距康帝即位初約二十餘年則謝沈書在袁宏之前故宏得引之

後漢書年表

後漢書年表十卷宋右廸功郎前權澧州司戸參軍事熊方譔以范蔚宗但作紀傳劉昭補注舊志又不及表故補之自序云一據范劉舊文不敢復取他說今觀其取材於范劉外惟三國志其餘一無所采誠爲固陋但讀史宜專心正史世之學者於正史尚未究心輒泛涉稗官襍說徒見其愚妄且稗史最難看必學精識卓方能裁擇參訂否則殽訛汨亂雖多亦奚以爲熊氏在宋人中實矯然出羣者惟是於本書亦多脫漏則不無遺恨

前書同姓王侯分爲二熊氏則以王侯合而爲一自言西漢之王者連城數十或戴黃屋東漢之王所食不及十一二僅與西漢侯等故不分也前漢有功臣外戚恩澤等侯熊氏亦不分析槩以異姓諸侯以其以功者或親以恩者或功多互見難分故併之而各書其狀於始封之下熊氏亦已自言之此皆特變前例而可通者惟是宦者封侯之濫後漢爲甚前漢未之有也今乃一槩攙襍總名異姓諸侯太覺不倫殊非類族辨物之道宜別立宦者侯一門

凡都亭侯之下方或注郡邑名或不注郡邑名葢以

都亭各處多有知爲某處之都亭者書之不知則不書但都鄉疑亦都亭之類而概云常山則不可解第八卷異姓侯有壽亭侯關羽其下格注云武陵考蜀志本傳曹操表封羽爲漢壽亭侯此傳寫誤脫去漢字說詳後第四十一卷

前漢百官公卿表以三公三師將軍九卿皆聚於一篇之中按年而臚列之後漢官制與前畧同乃熊表自大鴻臚以上爲一截宗正以下爲一截離析殊覺無謂或以其累墜欲圖輕省尚差可又復以順帝而下割分卷帙彌嫌煩碎

進表云陛下奮神武而撥亂致太平而中興益其時爲高宗朝也自述云臣迂疏蹇淺之末學竒窮艱苦之餘生荒松菊而出遊駐桑榆而筮仕又進狀云昨嘗投進未蒙指揮晞進書受賞者多方獨如是信識眞之難遇今書幸歸然特存惜未有刻板行世

漢制考

王應麟漢制考四卷所采惟三禮詩書論語孟子國語公羊註疏及說文取材既嫌太簡又此制宜分門編次以類相從今乃即以原書所出爲次蓋隨手抄撮未成之書

十七史商榷卷三十八

十七史商榷卷三十九

東吳王鳴盛述

三國志一

陳壽史皆實錄

晉書八十二卷陳壽本傳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少師同郡譙周仕蜀爲觀閣令史入晉累官至治書侍御史元康七年卒年六十五元康是惠帝紀年壽當生于癸丑是蜀後主建興十一年計蜀亾之歲壽年已三十有一舊君故國之思最爲眞切其見篇中可一一尋繹而得之

晉書稱壽作三國志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語氣已足其下又稱或云丁儀丁廙有名于魏壽向其子索千斛米不與竟不爲立傳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髡壽爲亮傳謂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議者以此少之晉書好引雜說故多蕪穢此亦其一也索米一說周柳虯唐劉允濟劉知幾皆信之近朱氏彝尊杭氏世駿辨其誣謂壽于魏文士惟爲王粲衛覬五人立傳粲取其興造制度覬取其多識典故若徐榦陳琳阮瑀應瑒劉楨僅于粲傳附書今粲傳附書云沛國丁儀丁廙宏農楊修河內荀緯等

亦有文采又于劉廙傳附見云與丁儀共論刑禮如此亦足矣何當更立專傳乎且壽豈特不爲立傳而已于陳思王傳云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修等爲之羽翼于衛臻傳云太祖久不立太子方奇貴臨菑侯丁儀等爲之羽翼是奪嫡之罪儀廙爲大又毛玠徐奕何夔桓階之流皆鯁臣碩輔儀等交構其惡疏斥之然則二人蓋巧佞之尤安得立佳傳然此猶陳壽一人之言也王沈撰魏書一則曰奸以事君一則曰果以凶僞敗魚豢撰魏略稱文帝欲儀自裁儀向夏侯尚叩頭求哀張騭撰文士傳稱廙盛譽臨

葛侯欲以勸勤太祖則知壽所書儀廙事皆實而壽之用心實爲忠厚毛玠儀所讒也玠出見黥面其妻子沒爲官奴婢者曰使天不雨者蓋此也壽不屬之儀而第曰後有白玠者白者爲誰非儀則廙壽爲之諱也尚得謂因索米不得而有意抑之乎街亭之敗壽直書馬謖違亮節度爲張郃所破初未嘗以私隙咎亮至謂亮將略非長則張儼袁準之論皆然非壽一人之私言也朱杭所論最爲平允壽入晉後撰次亮集表上之推許甚至本傳特附其目錄并上書表創史家未有之例尊亮極矣評中反覆盛稱其刑賞

之當則必不以父坐罪為嫌廖立李平為亮廢竄尚能感泣無怨明達如壽顧立平之不若耶亮六出祁山終無一勝則可見為節制之師于進取稍鈍自是實錄

壽本傳論曰巨明既沒班馬迭興奮鴻筆于西京騁直詞于東觀自斯已降可以繼明先典者陳壽得之江漢英靈信有之矣其推許至此索米等說特史家好奇稗野隨手掇拾聊助談資耳壽史才之高作晉書者固已知之非有意欲抑之也

晉書王沉傳正元中遷散騎常侍侍中典著作與荀

顗阮籍共撰魏書多爲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此條虞世南北堂書鈔第九十九卷引之

困學紀聞十三卷郤公濟謁武侯廟文謂壽姦言非公與誤國不忠之譙周並貶此等亂道的是宋人聲口王應麟無識妄載之

綱目改通鑑斥魏帝蜀誠屬定論第此論習鑿齒已爭之見晉書本傳不始于朱子也漢絕而復續則黜新莽魏滅蜀後禪晉前尚有二年予晉則已蚤不予晉則無所繫此通鑑不奪魏之意耶

司馬溫公與劉道原書云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一

天下傳祚後世子孫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令全用天子法臨統諸國其餘蜀魏吳宋齊梁陳魏齊周五代諸國地醜德齊不能相一名號匹敵本非君臣者皆用列國法至如劉備雖曰承漢然族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名字亦猶宋高祖自稱楚元王後李昪自稱吳王恪後是非難明今並同之列國不得以漢光武晉元帝例爲此載章俊卿山堂考索前集十六卷此論甚允通鑑尚且如此況三國志乎

裴松之注

宋書六十四卷裴松之傳云字世期河東聞喜人年

二十拜殿中將軍員外散騎侍郎義熙初爲吳興故鄣令入爲尚書祠部郎高祖北伐領司州刺史以松之爲州主簿轉治中從事史召爲太子洗馬除零陵內史國子博士太祖元嘉三年出使湘州轉中書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增廣異聞既成奏上上喜曰此爲不朽矣出爲永嘉太守入補通直爲常侍復領二州大中正尋出爲南琅邪太守十四年致仕拜中散大夫尋領國子博士進太中大夫博士如故二十八年卒時年八十松之當生于晉簡文帝咸安二年計晉亾之歲松之

年四十九

劉知幾史通第五卷云裴松之三國志注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採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矣知幾譏松之與譏劉昭同要之皆未可廢

十七史商榷卷三十九

十七史商榷

DS
735
.A2
W3
1880
v.9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

東吳王鳴盛述

三國志二

武帝生出本末

魏武帝紀前既云漢相國曹參之後其下即言中常侍曹騰養子嵩生太祖莫能審其生出本末乍讀之似自相矛盾者此正陳壽立文之妙陳琳爲袁紹作榜目操贅閹遺醜見後漢紹傳及文選雖敵國詆譏乃道其實也史通云周之亶父季歷晉之仲達師昭位乃人臣跡參王者追尊建名比之天子可也當塗

所出宦官攜養帝號徒加人望不愜故國志所錄無異匹夫愚謂虞夏商周廟制已詳尚書盤庚後案咸有一德後辨矣漢太上皇崩後竟未加尊號太上皇以上亦不知以何人充四親之數竟無可考至於曹騰雖追尊而騰以上只有節節以上亦無可見追尊先世及定四親皆至司馬氏而後粗爲明審至唐立九廟則又變禮之甚者

帝王之興不容無本據傳聞者書之聊復爾爾孫破虜傳云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蓋者疑詞正與魏武紀同評云孤微發迹安得追攷其

先世若是之遠邪

范書以劉表爲魯恭王後陳壽不取是矣至夏侯惇傳則云夏侯嬰之後案漢書滕公之後皆隨外家姓爲孫氏則此爲附會此固不可與武紀爲曹參後之言一例論

紹使人說太祖

興平元年呂布東屯山陽於是紹使人說太祖欲連和紹宋本誤同元修本作爲疑僞字一云當作紿亦通

稱太祖公王

武帝紀前段但稱太祖自建安元年爲大將軍則三公矣改稱爲公至二十一年進爵魏王則改稱王雖似有理愚見以爲既爲作本紀躋之帝王之列自不如槩稱太祖爲直截省却多少葛藤至其後歐陽公於朱溫亦倣此例則殊覺無謂

許鄴洛三都

文帝紀黃初二年注引魏略以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爲五都其實長安久不爲都譙特因是太祖故鄉聊目爲都皆非都也眞爲都者許鄴洛三處耳自建安元年操始自洛陽迎天子遷都許備見武帝紀中并

每有征伐事畢下輒書公還許至九年滅袁氏之後則又遷都於鄴矣封獻帝爲山陽公都濁鹿城皆懷州修武縣地則都鄴明矣紀雖於此下屢書公還鄴或書至鄴而尚未能直揭明數語使觀者醒眼後漢書獻紀亦無此至二十四年則書還洛陽二十五年又書至洛陽其下卽書王崩于洛陽至其子丕受禪卽眞位皆在洛蓋自操之末年又自鄴遷洛矣沈約宋書三十三卷五行志魏文帝卽位自鄴遷洛終黃初不復還鄴紀所書亦宜再加醒眼之句作史貴據事直書詳明整贍凡帝王建都地及臨幸地雖非都而駐蹕所在皆當一一謹志之使觀者了然心目予嘗恨新唐書本紀於

武后中宗之在長安在洛陽全不分明陳壽意主簡嚴尚令讀者稍蒙昧較新唐書則已遠勝之

弱者勝

兩敵相爭弱者勝越滅吳韓魏滅智伯樂毅勝齊劉滅項曹滅袁

袁曹同起義兵袁頗信用曹後乃爲讐與劉項事亦相類

三祖

魏志明帝紀景初元年六月有司奏武皇帝撥亂反正爲魏太祖文皇帝應天受命爲魏高祖帝制作興

治爲魏烈祖注引孫盛曰謚以表行廟以存容皆於
既没然後著焉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
尊顯愚謂盛知魏人生存而豫爲廟號之非然未盡
也禮祖有功宗有德自李唐始無代不稱宗其濫斯
極要未有若魏之三世連稱爲祖尤振古未聞不但
叡不能稱此名卽丕亦因父業何功之有三少帝紀
景初三年十二月詔書及管甯傳陶丘一奏皆稱烈
祖明皇帝高貴鄉公卽位詔則直稱三祖亦見劉放
傳又見晉書禮志陳壽於武紀稱太祖武皇帝而文
明二紀但書文皇帝明皇帝沒其祖稱是有深意

沈約宋書五行志亦云魏明帝景初元年有司奏帝爲烈祖與太祖高祖並爲不毁之廟從之按宗廟之制祖宗之號皆身沒名存乃正其禮故雖功赫天壤德邁前王未有豫定之典此言之不從失之甚者也

沈約此言與孫盛正同

凌雲盤

景初元年注引魏略云是歲徙長安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城大發銅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司馬門外又引漢晉春秋云帝徙盤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或泣因留於霸城又引董尋諫曰

作無益之物黃龍鳳皇九龍承露盤愚按古來鑄金人者三主其一秦始皇鑄銅人十二見史記本紀其二漢武帝築通天臺去地百餘丈雲雨悉在其下上有承露盤仙人掌擎玉杯以承露見三輔黃圖第五卷其三則魏明帝也秦所鑄銅人已爲董卓椎破見後漢書及三國志卓本傳則似景初所毀當爲漢武帝之金人然李長吉歌詩卷二金銅仙人辭漢歌自序以明帝徙盤爲青龍元年八月事年月與魏略不合故西泉吳正子注長吉詩辨之據黃圖言始皇所造爲董卓所銷尚餘二人未毀明帝欲徙洛陽重不

可致留霸城仙不可言狄知長吉未可非青龍元年所徙是漢武銅仙景初元年所徙是秦皇銅人也吳說如此然則魏略言景初所徙不當言有承露盤此微誤

魏人造陵雲臺見文紀黃初二年又見高堂隆傳成時使韋仲將題榜見世說新語中卷之上方正篇劉孝標注所引文章志何平叔景福殿賦云建凌雲之層盤李善注云凌雲盤名又衛覬傳明帝時役務方殷覬上疏曰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

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由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
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工夫誠聖慮所宜裁制也據
諸文與魏略參觀則知魏人於靑龍旣徙秦銅人不
可致至景初又徙漢銅仙又不可致憤怒遂又大發
銅自鑄仙人掌承露盤名曰凌雲盤而又造凌雲臺
置王其上焉凌雲卽通天意也其後如此其所鑄翁
仲製名與仙人絕不同且旣言列坐司馬門外則非
臺上之仙人可知
秦金狄爲董卓所毀魏欲徙後留霸城者蒯子訓嘗
摩挲嘆息見後漢方術傳後苻堅又毀其二爲錢其

一百姓推置陝北河中見李石續博物志第七卷其餘漢武魏明所鑄竟無下落史籍紀載從未一及又金狄留霸城者胸前有銘見陶宏景眞誥第十七卷古今談金石文字者亦從未一及

程大昌也者無知而好立議論最爲可厭所作雍錄第十卷强改徙金人者爲漢明帝而非魏明帝令不取

齊王芳被廢

齊王芳卽位後紀歷著其通論語尚書禮記則假太后令廢之謂其耽淫內寵沈漫女德非誣之乎盍司

馬懿殺曹爽至此六年而司馬師廢王政去曹氏

懿用操智

懿取魏卽操取漢故智也目所習睹還用之甚便也操辛苦而僅得者子六年孫十二年一瞬耳操有靈悔不終爲漢處士春夏讀書秋冬射獵

董袁等傳

董卓袁紹袁術劉表等傳以范書較之范之詳幾倍於陳壽凡裴松之所採以入注者皆范氏取入正文者也陳之精簡固勝於范然范贍而不穢銓敘井井亦不厭其緐

袁紹傳注誤

袁紹傳注引九州春秋謂紹延徵北海鄭元而不禮案元本傳稱紹總兵冀州遣使要元大會賓客元最後至迺延升上坐與諸客辨對莫不嗟服應劭亦在坐北面願爲弟子紹迺舉元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其事如此安得有不禮之事此注又引英雄記載曹公云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此乃曹欲甚袁之罪故造此語本傳又稱紹與曹操相拒官渡逼元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而卒則安得有行酒氣絕事皆妄也

劉表傳少長子琦後事

陳壽總求簡嚴然如劉表二子琦琮若于琦竟一字不提亦已矣乃上文既並出琦琮而下文但敘琮降曹後事琦竟不見顛末不特事蹟不全行文亦無結束不如范蔚宗於傳尾兼及琦云操後敗于赤壁劉備表琦爲荊州刺史明年卒較爲完善

二刺史不當稱字

臧洪傳廣陵太守張超引洪見其兄邈與語大異之致之於劉兖州公山孔豫州公緒皆與洪親善案兖州刺史劉岱字公山豫州刺史孔伷字公緒皆起兵

討董卓者見太祖紀今此段乃陳壽自執筆敘臧洪事非詞命何爲於二刺史稱其字乎漢季風氣好稱人字此必壽沿襲他人紀載之言未及改正耳公孫瓚傳云朝議以宗正東海劉伯安云云此亦壽敘事非詞命而稱字亦非體與臧洪傳正同當云劉虞

州郡中正

夏侯元傳元議時事以爲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敘也欲清敎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有年載矣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

怨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爲政乎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但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委仗於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考莫究於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衆人驅駭欲風俗淸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修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修己家門者已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於州邦矣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眞離本雖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

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中正輩擬比如其不稱責負在外則內外相參得失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案夏侯元之意專爲州郡中正據鄉黨評議以上撓銓衡之權故發此論大約漢末名士互相品題遂成風氣於時朝廷用人率多采之魏武已恨之故武紀於建安十五年載其下令曰天下未定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爲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

後可用齊桓其何以霸今天下得無盜嫂受金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唯才是舉吾得用之又十九年令曰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而平定漢業秦濟弱燕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二十二年令曰韓信陳平負汙辱之名有見笑之恥遂能成就王業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不敢東向在楚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高才異質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

操以邪見欲破格用人心術不正可知然淸議不爲衰止是以何夔傳夔言於太祖曰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未詳其本各引其類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夔蓋目睹操之以權道破格用人流弊不小故請使用人參取鄉評也其後文帝卽王位之初而陳羣始制九品官人之法州郡中正之設當始於此時但羣傳只此一句國志但有紀傳而無志選舉科條不可得詳竟不知所謂九品者爲何夏侯元之議則在正始以後其時中正之權重矣後晉時陳壽以服中使婢丸藥犯淸議遂沈滯累年而南北朝亦恒設中

正如南史宋武帝齊高帝紀于受禪即位大赦皆有犯鄉論清議者一皆蕩滌洗除先注等語此所洗即中正所注也漢光武明章尊儒重道風俗之美留遺如此之久夫鄉評有權雖不無流弊然三代以下士惟恐不好名耳恐挂清議而勉思自好者多究亦維風俗之一法

新唐書儒學柳沖傳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冑卑寒士權歸右姓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爲之以定門冑品藻人物晉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別貴賤分士庶不可易也于時有司選舉

必稽譜籍而考其眞僞據此則似中正之設專以門第定人才高下矣文選第四十卷沈休文奏彈王源一首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言云云以南郡丞東海王源是晉右僕射雅曾孫嫁女於吳郡滿璋之之子鸞璋之姓族士庶莫辯源蔑祖辱親請免官禁錮終身即此以觀中正所重門第自魏晉至六朝皆然然以夏侯元言參之其始本論品行後乃專重門第耳魏崔亮創停年格亮甥司空諮議劉景安與亮書論其弊云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辨姓氏要是流弊如此非其以制本然

沈約宋書臧燾徐廣傅隆傳論云選賢於野則治身業宏求士於朝則飾智風起漢世登士閭黨爲先故仕以學成身由義立自魏氏膺命選賢進士不本鄉閭銓衡之寄任歸臺閣九品中正起於魏而約之言乃如此

三國本無志晉書宋書南齊書北魏書各書雖有官志而於中正一官絕不及之惟隋書第二十七卷百官志敘北齊官言清都郡鄴臨漳成安三縣上上郡上上縣各有中正卷末敘流內比視官十三等亦及之然甚略中正平日于其境內人才豫銓定爲九品

以待司衡者之采擇其科指史不及也至晉及南北朝各史列傳中散見者則甚多不可枚舉或稱某州大中正或稱某郡大中正或無大字大約多以他官兼攝無專員又或以致仕家居者爲之不必定以現任官攝也至唐始廢史文旣略其制皆無考杜氏通典第三十二卷職官門中敘至州郡官始詳述其制可補史家之闕詳見後第四十七卷

南齊書高帝紀建元元年十月詔宋元徽二年以來諸從軍得官者未悉蒙祿可催速下訪隨正即給才堪餘任者訪洗量序若四州士庶本鄉淪陷簿籍不

存詩校無所可聽州郡保押從實除奏荒遠關中正者特許據軍簿奏除或戍打邊役未由旋反聽於同軍各立五保所隸有司時爲言列南史梁敬帝紀太平二年詔諸州各置中正舊放舉選不得輒承單狀序官皆須中正押上然後量授其選中正每求耆德該悉以他官領之觀此則中正之權亦重矣

夏侯元傳附許允王經

魏氏之亾始於曹爽之誅而終於齊王之廢及高貴鄉公之弒爽之驕溢其敗有由然爽不死司馬之篡不成若夏侯元李豐之獄則師昭相繼逆節彰著諸

公身沈族滅皆魏室之忠臣也故於元傳末以許允王經終之以見其皆以身殉國者而皆貶其以過滿取禍則庾詞以避咎耳世愈近言愈隱作史之良法也

袁渙

義門何氏校云渙當作煥今太康縣有魏袁煥碑案北平黃叔璥玉圃輯中州金石考陳州府扶溝縣有魏袁渙碑此縣又有漢國三老袁良碑方輿紀要云金石林載入太康縣何氏因此遂以爲在太康但作渙甚明不知何以云當作煥惟是蜀志許靖傳云靖

與陳郡袁煥親善且其字曰曜卿則又似从火爲合且其父名涣不應渙亦从水未知其審

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

諸人生於亂世或不忍故君或甘心死節其仕於操者皆因緣託寄非其本心也況皆未入黃初篡奪之事不與焉以管甯終之以見隱見不同臭味各別必如甯之志行方爲最高耳

邴原傳末所附三人皆曾貴仕者管甯傳末所附二人皆能終遯者義類謹嚴非漫然也二人者張臶一百五歲胡昭八十九歲亦以壽高相爲類管甯客遼東公孫度及文帝徵甯遂將

家屬浮海還郡不但知公孫氏將亾亦以不還則必結怨於曹氏也潔其身與其迹可謂兩得之矣詔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爲守節高乎審老疾邪喜上言揆寧前後辭爵之意獨自以生長潛逸耆艾志衰是以棲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不爲守高喜可云善爲我辭矣全寧之節者喜也其後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等薦寧宜備禮徵聘而奏未及言若寧固執守志斯亦聖朝同符唐虞雖出處殊塗於興治美俗一也此又諸公之留此退步以爲寧地者然此時寧年已八十四寧亦自知必免矣

田疇字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案陶潛擬古詩云辭家夙嚴駕當往至無終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春字之下注云一作泰予所據者從友人朱奐文游借得宋紹熙壬子冬贛川曾集刻本觀此則知或作子泰或作子春宋人已不能定然畢竟以春爲正也至宋姚寬西谿設于下卷據漢書劉澤傳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貧以畫干澤云云晉灼注引楚漢春秋云田生字子春以此當陶詩所用則大謬不但田生以干謁爲事與田疇不相類且陶詩旣云無終則非齊人

甚明何得牽合有一等人不能看正史匆撥宋元小說以掩其短如姚寬之輩未嘗學問而好爲議論自有學識者觀之雖多亦奚以爲

貢禹兩龔之匹

評以袁渙邴原等爲貢禹兩龔之匹意指顯然其待魏室之輕重亦有在矣蓋借禪讓以爲篡竊始於莽操莽敗操成其開後世以巧奪之門一也陳壽目睹兩朝故尤謹之而寓其意於諸賢出處之間示進退於列傳先後之際其用心良苦矣

耳耳

崔琰傳楊訓發表稱贊功伐琰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太祖怒曰諺言生女耳耳非佳語案谷音柯芝詩耳耳非佳語陸陸難爲顏以耳耳連讀此宋季人讀恐不可據按文當以生女耳爲句

先世名臣

鍾繇傳繇與司徒華歆司空王朗並先世名臣文帝罷朝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也愚謂雖云一代偉人實則兩朝達節陳壽以此三人作合傳故引丕語以著其合之之意而先書先世名臣四字則不待貶而其失節自見然朗之子肅作諸經傳訓

解忌鄭氏康成名高而攻抵之其名位既極隆赫華歆之孫嶠又秉史筆作漢後書又於譜敘中增飾歆之美謂文帝受禪而歆以形色忤時夫歆既爲魏相國又何忤哉發壁牽后誰所爲也甚而孫資之元孫盛亦作魏氏春秋晉陽秋鄙夫佞人昌後乃爾幸其書皆不傳陳羣子泰傳裴松之注引孫盛魏氏春秋而云檢盛言諸所改易皆非別有異聞率更自以意制多不如舊凡記言之體當使若出其口辭勝而違實固君子所不取況復不勝而徒長虛妄哉據此則孫盛之史多曲筆而華嶠可知

弟子避役

王朗子肅傳注引魏略云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

天下分崩儒道尤甚至黃初元年後新主乃復始掃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遣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麁疎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以避役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雖有精者而臺閣舉格太高加不念統其大義而問字指墨法點注之間百人同試度者未十是以志學之士遂復陵遲棄補舊碑缺壞疑即指蔡邕石經而言太和青龍正孔明屢

出祁山之時所謂避就者卽避役也劉馥子靖傳靖上疏曰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寡有成者葢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云云正指此事也上文郞傳注中引魏名臣奏載郞節省奏謂西京學官博士七千餘人博士下當脫弟子二字今此曰數百人曰千數較漢盛時多寡懸殊乃爾

程郭董劉蔣劉傳

諸人皆魏之謀主也運籌決勝功效卓然至於翦漢之迹肇自董昭傾魏之端啓於資放列敘諸人而以劉放殿之且以孫資附入放傳以明智計之士見利

忠義不可保信以此始者必以此終著戒甚深不然以諸人之謀略且與二荀肩隨矣何獨區而別之乎賈詡地望無可言然觀其處父子之間勉丕以孝荅操甚忠則尚優於諸人離之此而合之彼其側密矣

魏民比漢一郡

蔣濟傳景初中外勤征役內務宮室濟上疏曰今雖有十二州至於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按陳羣傳青龍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羣之言與濟正同彼文下臣松之按漢地理志云元始二年天下

戶口最盛汝南郡爲大郡有三十餘萬戶則文景之時不能如是多也晉太康三年地記晉戶有三百七十七萬吳蜀戶不能居半以此言之魏雖始承喪亂方晉亦當無大殊陳羣之言於是爲過再考杜畿子恕傳太和中恕上疏曰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今考明帝卽位建元太和太和七年改青龍青龍五年改景初儻如松之之言以陳羣爲過則蔣濟亦過也杜恕近之然亦甚其詞矣又考張繡傳破袁譚繡增邑二千戶是時天下戶口減耗十裁一在操破袁氏之時天

下亂極生靈塗炭張繡傳云云斯為實錄其後稍平
定至青龍景初生聚孳息三四十年戶口當必漸加
故松之以陳羣為過自此以至晉太康生聚孳息又
不下四五十年而中間雖有征役絕無大亂若黃巾
董卓之甚者則其戶口自當益以滋殖豈可遂據太
康以例青龍景初時乎
南齊竟陵王子良密啓武帝論民戶疲耗有曰以魏
方漢猶一郡之譬見蕭子顯南齊書本傳然則蔣濟
陳羣之言從來相傳如此何得云魏始承喪亂時與
晉無大殊又南史齊東昏紀張欣泰謂裴長穆曰以

秦之富今不及秦一郡南朝既不及秦一郡則魏初只可及漢一郡可知

雞棲樹

劉放傳注引世語曰放與孫資久典機任夏侯獻曹肇心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案顏師古急就篇注皁莢樹一名雞棲

放資傳多微詞

放資傳多微詞如云放資既善承順又未嘗顯言得失抑辛毗而助王思以是獲譏於世案王思在梁習傳放資之罪在引司馬耳然此不可得而言也故以

他罪入之著其事而微其詞也其上文先言齊王卽
位以決定大謀增邑所謂大謀者何也授納篡賊也
則抑毗助思固其小小者矣用意不亦彰明較著哉

戾渠陵大堨水

劉靖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修廣戾渠
陵大堨水溉灌薊南北三更種稻案三更未詳渠陵
字當乙水經注作戾陵堰車箱渠幷載劉靖造堨開
渠碑元文詳見第十四卷鮑邱水篇

五人俱逝

王粲傳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

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並見友善其餘雖有文采不在此七人之例案此所謂建安七子也其下文載文帝與吳質書昔年疾疫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而其上則言粲以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又言瑀以十七年卒幹琳瑒楨二十二年卒幹琳之下七板脫去瑒字今增此正所謂一時俱逝者也但粲亦以此年卒則七人中五人俱逝而獨遺粲者意粲道病卒不在鄴下且又雖同在一年中而非一時故邪東漢從洛遷關中又從關中還洛建安元年魏武乃迎天子都許九年破袁尚定鄴又遷鄴七人飲酒賦詩皆在鄴也

後世文人浮華輕薄之習七八開之曹丕命甄夫人出拜客劉楨平視之又命吳質諦視郭后俱見王粲等傳注而夏侯惇爲陳留太守舉衛臻計吏命婦出宴見臻傳一時風氣流蕩若此

傅嘏才達

王粲衛覬劉廙劉劭傅嘏傳評末云傅嘏用才達顯松之云嘏識量名輩實當時高流而云用才達顯不足以見嘏之美案此書於易代之際有貳心以邀功者必加微詞司馬氏勢雖偪主然師死於淮昭方在許亦事之至危也嘏專心奉戴擁衆還洛大柄已得

魏祚傾矣故首列王粲書其勸琮納士之謀中傳衛覬特著還漢助禪之事終之以嘏則奉馬傾曹此始此終著鑒甚明故評中特表徐幹之沖虛以示優劣焉如幹猶揚雄之不與事耳此外皆與聞乎篡者稱嘏才達節不足見矣松之未明作者之心也

陳羣勸劉備勿東爭徐州

陳羣傳劉備臨豫州辟羣爲別駕時陶謙病死徐州迎備備欲往羣說備曰袁術尚彊今東必與之爭呂布若襲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州事必無成備遂東與袁術戰布果襲下邳遣兵助術大破備軍備恨不

用羣言陳氏景雲字少章吳縣學生曰是時呂布正據兖州與曹操相持何暇分兵規取徐州乎及布爲操所破乃東奔備已在備領徐州之明年至備與袁術戰術誘布襲取下邳此又在布奔徐州之後一年當羣時止可料袁術之爭徐不能逆睹呂布之爲害也況備雖名領豫州不過屯徐之小沛謙既卒而備不領州事徐州爲他人所有備亦安得有容足之處哉他日袁呂相爲首尾協領徐州此變生意外初非預謀不臧輕舉貪得致貽顛蹶又何追恨之有斯實由魏史以事後而附會虛談陳壽未及刊削

囘倒

徐宣傳帝船囘倒囘倒無注或作囘旋傾倒意亦得未可定何氏焯云囘飹桅也古字通今世呼舟中檣颿不誠有囘音至其字作桅則不知所出說文桅黃木可染者假借用之未審起於何時若與囘通恐未可此說當闕疑

太學課試

文紀黃初五年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亦見明紀太和四年高堂隆傳景初中詔科郎吏高才解經義者三十人從光祿勳隆散騎常侍林蘇林博士靜秦靜分

受四經五禮主者具爲設課試之法案太學課試之法略載前續二漢書儒林傳魏亦行之如上所引而又略載王肅傳說已見前然其科條不可得詳所可見者惟漢於五經立十四家今增穀梁春秋一家又用王朗易傳課試三國志但有紀傳別無志遂使遺制零落難尋

毋丘儉反

毋丘儉傳儉與夏侯元李豐善揚州刺史文欽徼賞不許怨恨儉以計厚待欽正元二年正月儉欽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景王舉兵反案凡作史者書

法先書其反而後言其罪狀則是正其罪而書之坐以實反也先具其狀然後言反則所云反者乃不得已而言之儉反司馬師非反魏顯然可見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一

東吳王鳴盛述

三國志三

劉璋傳脫誤

劉二牧璋傳張魯驕恣璋遣龐羲等攻魯所破通鑑作數爲所破又璋聞曹公征荆州已定漢中遣河内陰溥致敬於曹公已定漢中四字殊不可解必有脫誤曹公定漢中張魯遁走在建安二十年距此時相後數年

山勢

先主傳先主與夏侯淵張郃等相拒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勢作營案法正傳云于定軍興勢作營此山字誤其下脫文何氏巳詳之

勸學從事譙周

建安二十五年羣臣勸進先主內有勸學從事譙周顧氏曰譙周傳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以周為勸學從事與此不同周卒于晉泰始六年年七十二當先主卽位年僅二十三未必與勸進之列從本傳為是

宮府

諸葛亮傳亮率軍北駐漢中上疏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案府者卽三公之府見前漢書宮中者黃門常侍也宏恭石顯排擊蕭望之周堪曹節王甫輩反噬陳蕃竇武此宮府不一之禍也時雖以攸之禕允分治宮中政令猶恐後主柔暗或有所暱故首以此爲言其後董允旣卒黃皓專政而國亾矣當檢允傳同觀又可與三十七卷臺閣一條參尋之

若無興德之言

亮上疏曰討賊興復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

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案此文載文選李善注謂責攸之之上有若無興德之言六字蜀志本有文選脫今蜀志諸葛亮傳反脫而文選反有之者攷此六字董允傳中亦具載李注所云蜀志有者蓋指允傳之文其亮傳蓋本自脫而文選則後人因善注添入

亮誅馬謖

習鑿齒論諸葛亮誅馬謖云晉人規林父之後濟故廢法而收功楚成闇得臣之益已敗殺之以重敗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駑下之用

將以咸業不亦難乎亮之誤非誤於誅謖誤於用謖不得其當耳謖㓜負才名以荆州從事隨先主入蜀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蓋其所長在智謀心戰之說亮既用之赦孟獲以服南方終亮之世南方不復敢反此其明證也祁山之役令爲先鋒統大衆在前以運籌决策之才而責以陷陣摧堅之事是使蕭何爲將而韓信乃轉粟拔倉以給軍也宜其敗矣此則亮之誤也

十二更下在者八萬

裴注亮在祁山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案周官小司徒

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以小司徒參之司徒之可任者如此之多司馬法之出士徒數如彼之少古人用兵皆爲不勝計以慮敗也故不盡用之雖敗尚可扶持故小司徒只言其可任者非實數也自此以後調發者皆用實數不幸而敗不可救矣晉作州兵乃盡數調發非先王之法他如魯成作丘甲蘇秦以

齊臨淄之中七萬戶不下戶三男子而卒已二十一萬曹操謂崔琰曰昨按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是皆以實數調發惟孔明不然一蜀之大兵多不過十二萬孔明所用八萬常留四萬以爲更代蜀之强以孔明不盡用之及其亡尚有十萬二千數年之間所折不過二萬耳詳見予周禮軍賦說

漢壽亭侯

關張傳曹操表封羽爲漢壽亭侯裴松之無注熊方後漢書年表第八卷異姓侯有壽亭侯關羽其下格注云武陵此傳寫誤脫去漢字而注武陵則確也續

漢郡國志武陵郡屬縣漢壽刺史治是矣王氏世貞弇州山人續稾第六十一卷有漢前將軍漢壽亭侯廟記前將軍是劉先主所授漢壽亭侯是曹操所封王氏連稱之此非是而以漢壽連文則是也洪邁容齋四筆第八卷辨壽亭侯印一條云荆門玉泉關將軍廟中有壽亭侯印一鈕其上大環徑四寸下連四環皆系於印上相傳云紹興中洞庭漁者得之入於潭府以爲關雲長封漢壽亭侯此其故物也故以歸之廟中南雄守黃兌見臨川與聖院僧惠通圖印形爲作記而復州實相院又以建炎二年因伐木於三

門大樹下土中深四尺餘得此印其環并背俱有文云漢建安二十年壽亭侯印今留於左藏庫邵州守黃沃叔敔慶元二年復買一鈕於郡人張氏其文正同只欠五系環耳予以爲皆非眞漢物且漢壽乃亭名旣以封雲長不應去漢字又其大比它漢印幾倍之閒嘉興王仲言亦有其一矦印一而巳安得有四雲長以四年受封當卽刻印不應在二十年尤非也是特後人爲之以奉廟祭其數必多今流落人間者尚如此也以上皆洪語其辨甚精流俗無知之輩或剏異解云本是封爲壽亭侯陳壽特加一漢字以著

明其爲漢試問彼時地名中安得有所謂壽亭者乎況使果作壽亭侯則其時操方身爲漢臣其表封關公係假漢帝之命以行此其爲漢亦何待言而陳壽必爲贅加一漢字乎不通古今之妄人其謬一至於此

又尚書禹貢荆州疏引郭璞爾雅注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漢壽卽漢廣漢郡葭明縣蜀先主始改名漢壽晉又改晉壽此不但與武陵漢壽本非一地全無干涉且當操表封關公時先主尚未入蜀蜀地未有此名也唐詩鼓吹第一卷劉夢得

漢壽城春望詩明古岡廖文炳解於題下旣云城在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則以爲蜀漢壽矣而于首聯荒祠古墓對荆榛解云古荆州治亭下有子胥廟楚王故墳則又似武陵此不知考核兩漢壽之名同地異也

魏志劉放傳黃初三年封魏壽亭侯裴亦無注此疑亦武陵漢壽此雖吳地因其時孫權臣服魏人遥改名之與蜀之漢壽無涉

傅士仁

將軍傅士仁屯公安案楊戲作輔臣贊及吳主傳並

稱士仁呂蒙傳亦然然則姓士名仁傳字衍吳志漢末有交州刺史士燮則當時固有士姓矣常璩華陽國志第六卷作傅士仁此吳琯古今逸史俗刻校者妄改不可據

關傳注多誣

裴松之注專務博采若關雲長傳所採蜀記六條典略一條內惟龐德子會滅關氏家一條或係實錄其餘盡屬虛浮誣妄松之雖亦尚知駁正然徒勞筆墨矣觀裴注愈知陳壽史法之嚴

益德

張飛字益德甚明而古今逸史中所刻華陽國志劉先主志作翼德甘肅蘭州刻同此妄人所改

關張贊稍不稱

關張傳贊云關羽張飛爲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竝有國士之風夫關公之所以爲國士者以其乃心漢室耳若其與張遼策馬刺殺袁紹將顏良于萬衆之中遂解白馬之圍公之所以爲國士豈專在此哉且其報曹正爲歸劉地也若徒以報曹爲公義舉未爲知公之心此贊稍嫌不稱卽張桓侯之美亦不宜但以釋嚴顏一節當之

蜀諸臣年

李商隱籌筆驛詩管樂有才終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愚謂先主語諸葛亮君才十倍曹丕夫亮與丕豈可相提並論十倍固不足言即管樂雖本亮自稱亦恐有所未盡不如老杜伯仲之間見伊呂一語品題尤當而痛惜關張無命則是也張少於關數歲其死年必未老固可恨而諸葛年亦僅五十四馬超四十七龐統三十六法正四十五黃忠傳言其勇毅冠三軍而名望不高則年亦必尚未老乃先主爲漢中王之明年遽卒趙雲卒於建興七年其年想亦不過五

十餘惟空虛無實之許靖年逾七十耳天欲廢漢人
不能興之矣

馬謖逃亾

向朗傳朗素與馬謖善謖逃亾朗知情不舉亮恨之
案廖立傳立詆朗奉馬良兄弟謂爲聖人即此傳所
云素與馬謖善也至謖傳但言其敗於街亭下獄物
故並無逃亾事而此傳乃云云意謖逃而被獲故下
獄死若然則罪所應得而習鑿齒尚譏亮殺謖爲非
何也其事殊不明悉

郤正造降書

郤正傳景耀六年後主遣使請降於鄧艾其書正所造也陸游籌筆驛詩一等人間管城子不堪譙叟作降箋用意相形甚妙但不知造降書者乃郤正非譙周也

部循

費禕傳延熙十六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飲沈醉爲循手刃所害案魏書三少帝紀齊王芳嘉平五年作郭修本書張嶷傳及吳書諸葛恪傳注引志林並同惟費禕傳作循明是傳寫誤

姜維志在復蜀

姜維傳末敘維爲魏將士所殺事維本志在復蜀不成被殺其赤心則千載如生陳壽蜀人而入晉措詞之際有難焉者評中於其亟事反置不論而但譏其翫衆黷旅以致隕斃壽豈不知不伐賊王業亦亾惟坐待亾孰與伐之特敵國之詞云爾若以維之謀殺鍾會而復蜀爲非則壽不肯爲此言此其所以展轉詭說以避咎也維之于蜀猶張世傑陸秀夫之於宋耳注引孫盛云盛以永和初從安西將軍平蜀見諸故老及姜維既降之後密與劉禪表疏說欲偽服事鍾會因殺之以復蜀土會事不捷遂至泯滅蜀人于

今傷之其下文皆盛貶維之言盛倭人子孫言固難據攷永和三年李勢破滅是年丁未去蜀亡景耀六年癸未凡八十五年

楊戲輔臣贊

楊戲華陽國志作楊羲昭烈贊以興與音爲韻案秦風小戎末章興與音爲韻大雅大明七章與林心爲韻與本蒸韻此等乃偶沿方俗之音非其正也而此贊卽據小戎大明用之諸葛丞相贊首用濱眞文韻第八句用風韻第九句用心韻第十句用身韻風古音在侵此以風與心爲韻間襍二韻於其閒而身則

仍與濱員文為韻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二

東吳王鳴盛述

三國志四

漢吳始終

漢高祖始爲漢王居南鄭至蜀先主以漢中王終之吳孫堅始封烏程矦至孫皓亦以烏程矦入卽位終之

吳志有闕

陸士龍集第八卷與兄平原書云雲再拜誨欲定吳書陳壽吳書有魏賜九錫文及分天下文吳書不載

又有嚴陸諸君傳今當爲送兄所謂陳壽吳書者似卽三國吳志非別有吳書所謂嚴陸諸君傳嚴當是嚴畯而陸似是陸遜抗等但機雲抗子稱謂不別異未詳至九錫文今載吳主孫權傳而分天下文吳志獨不載尤不可解又攷薛綜傳孫皓時華覈上疏曰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始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所作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差韋曜周昭薛瑩梁廣及臣五人共撰然則士雲所稱吳書不冠以陳壽者當卽五人作裴松之注中亦引吳書

虔亭

吳志孫權傳建安二十三年權將如吳親射虎於庱亭庚子山馬射賦云飛鏃於吳亭之虎謂此事也元和郡縣志庱亭壘在丹陽縣東四十七里

魯肅凡品

趙咨謂孫權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案張昭毀肅謂其年少粗疏是不爲時論所歸故云凡品其實肅人才豈出周瑜之下

孫氏陰謀

孫權稱臣事魏已久及黃武元年春大破蜀劉備奔走勢愈强盛則魏欲與盟而不受九月魏兵來征又

卑辭上書求自改悔乞寄命交州乃隨又改年臨江拒守彼此互有殺傷不分勝負十二月又通聘於蜀乃既和於蜀又不絕魏且業已改元而仍稱吳王五年令曰北虜縮竄方外無事乃益務農畝稱帝之舉直隱忍以至魏明帝太和三年而後發反覆傾危惟利是視用柔勝剛陰謀狡猾陳壽許以句踐比權誠非虛語

不郊祀無宗廟

嘉禾元年注采江表傳孫權不郊祀事案宋書五行志云權稱帝三十年竟不於建業創七廟但有父堅

廟遠在長沙而郊禋禮鈌末年雖一南郊北郊遂無聞焉三江五湖衡霍會稽皆吳楚之望亦不見秩祀反禮羅陽妖神以求福助竊謂權本僭盜而郊祀宗廟在漢尚無定制於權乎何誅

小其

赤烏八年遣校尉陳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案今水道自常州府城外經奔牛呂城以至鎮江府丹陽縣城外自此再西北行至府治丹徒縣城外入江此道大約當吳夫差尚未有直至孫權方鑿之吳人爭霸

上國開邗溝通江淮而戰艦仍不能達尚由海入淮若從常鎮間北至江岸則尚有陸無水直至三國方有雲陽卽今丹陽縣也太平御覽引吳志岑昏鑿丹徒至雲陽杜野小辛間皆嶄絕陵襲施力艱辛杜野屬丹徒小辛屬曲阿曲阿亦卽今丹陽縣至今此道舟行望兩岸高如山正所云嶄絕陵襲者小其當作小辛傳寫誤也蕭子顯南齊書州郡志云南徐州鎮京口吳置幽州牧屯兵在焉丹徒水道入通吳會孫權初鎮之觀此則知自今吳縣舟行過無錫武進丹陽至丹徒水道自孫氏始說見尚書後案禹貢揚州

察戰

三嗣主孫休傳永安五年使察戰到交阯調孔爵大豬注察戰吳官名今揚都有察戰巷案沈約宋書作蔡戰或遂疑爲人姓名但孫奮傳注引江表傳孫皓遣察戰齎毒藥賜奮死未必蔡戰一人至皓時又受此使宋書特傳寫誤耳晉書五行志云吳孫休永安五年城西門北樓災六年石頭小城火時變人張布專擅兼遣察戰等爲內史驚擾州郡是也

封禪國山

孫皓傳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開得石函中有小

石青白色刻皇帝字于是改年大赦又云秋八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爲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案吳禪國山碑見宋趙明誠金石錄而其文久漫滅近日博學如東吳顧氏秀水朱氏皆未之見惟亾友山陽吳玉搢山夫金石存著于錄云此碑篆書碑甚巨今存者止二十行行九字而字皆不可辨識審視諦觀稍可見亦不能成句趙明誠跋約舉其文僅百許字而趙彥衛雲麓漫抄第一卷載之頗詳約八九百字前歷言諸祥瑞後云旃蒙協

洽之歲月次陬訾之舍曰惟重光大淵獻受上天玉
璽文曰吳眞皇帝乃以柔兆涒灘之歲欽若上天月
正革元郊天祭地紀號天璽實彰明命於是丞相沇
太尉璆大司徒燮大司空朝執金吾修城門校尉歆
屯騎校尉悌尚書令忠尚書昏直晃昌國史瑩等僉
以爲衆瑞畢至宜行禪禮遂于吳興國山之陰告祭
刊石云云攷旃蒙協洽爲乙未陬訾之舍亥月也據
碑則得石文本是天冊元年十月事是年歲在乙未
故于其明年改元天璽柔兆涒灘是丙申月正革元
是正月也其年八月行禪禮故於明年改元天紀也

大司空朝卽兼司徒薑朝而碑無周處晉書五十八卷處傳言處仕吳爲東觀左丞孫皓末爲無難督則是武臣而此乃云兼太常葢其所兼之虛銜耳

子喬

孫翊傳子松爲射聲校尉都鄉侯黃龍三年卒蜀丞相諸葛亮與兄瑾書曰旣受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爲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其悼松如此由亮養子喬咨述故云此段文義殊不可曉攷亮兄瑾仕吳其第二子曰喬字伯松亮未有子求喬爲嗣瑾啓孫權遣赴蜀爲亮子然則據文似

子喬郎謂養子喬陳壽既敘完悼松如此又解之云亮之所以知松者由其養子喬咨述之故也詳玩之其實不然子喬當郎松之字非指伯松咨述觀良器之文自明由亮以下九字疑後人妄附益非陳壽元文

周瑜子允廢死

周瑜大功盡在赤壁一戰而瑜死後子允以罪徙廬陵諸葛瑾步騭連名訟瑜其稱功但有摧曹操烏林一句殊不敢顯然詳敘瑜之定計破曹蓋以權晩年任數多猜忌果殺戮故歸美於上而隱瑜之功及權

荅書則數允之罪但有酗淫自恣別無他惡也意者允必有頌言父當年之功洩漏上聞者故權恨之如此若但以酗淫自可戒飭何至廢絶以死且功臣之子而以酗淫聞此豈權之所惡乎

策權起事在吳

魯肅傳云孫策薨權住吳案項梁與羽策與權起事之處皆在吳即今蘇州府治吳長洲元和三縣地葢自闔廬夫差以來吳兵甚强漢魏時尚有遺風非如今日吳人之柔脆不足爲用武地也項事已見前知策權起吳者周瑜傳云策謂瑜曰吾以衆取吳會卿

鎮丹楊建安三年瑜還吳策親自迎瑜瑜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爲周郎是策之始立在吳也又云建安五年策薨權統事瑜將兵赴喪遂留吳是權之始立在吳也策傳謂策引兵渡浙江據會稽自領會稽太守以朱治爲吳郡太守但會稽太守治山陰吳郡太守治吳策雖領會稽而志量實在江淮上游在吳猶近之若居山陰太遠不及事矣故下文即云曹公表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是時袁紹方強而策幷江東也權傳云策薨以事授權曹公表權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屯吳此權在吳起事之明文自此以下屯吳凡

十二年赤壁破曹之後方徙治秣陵改爲建業張紘傳云紘建計宜出都秣陵權從之令還吳迎家居建業者又十年取關公得荆州之後又徙武昌兩徙皆爲據荆不但爲拒曹黃龍元年仍還建業自此至皓皆在建業

唐許嵩建康實錄敘孫權於建安五年策薨以後事付權之下歷敘權事至十三年將與劉備合謀拒操而尚未破操赤壁之前書曰權始自吳遷於京口而鎭之自注云案地志吳大帝自吳遷朱方築京城南面西面各開一門卽今潤州城也因京峴立名號爲京鎭在建業之北因爲京口嵩所引地志是唐以前

古書可信者時根本仍在吳而遷京口欲漸爲居秣陵地也其下敘破曹事其下又書十四年權居京口云云至十六年乃書權始自京口徙治秣陵十七年城楚金陵邑地號石頭改秣陵爲建業敘次甚分明勝於陳壽

瑜肅異而同

英雄舉事貴爭先著一落人後便非俊物袁紹欲迎獻帝不果遂爲曹操所先及與紹相拒官渡劉表坐守荆州不能出一步以襲許救袁而孫策陰欲襲許迎帝未發爲人所殺若其事成操敗矣非爭先著者

平周瑜方結劉拒曹曹甫敗旋欲制劉以取荊而幷圖蜀著著爭先負後物也魯肅與孫權合榻對飲爲畫大計與瑜同耳至破曹之後仍勸權以荊州借劉此則與瑜異者然肅之計爲孫不爲劉權雖謂此計爲一短但荊州新附其勢吳難獨占兩雄相爭徒爲敵利然則肅計亦未爲短故瑜病困薦肅自代二人之計異而同者也至肅傳載肅與關公單刀俱會之言注又引吳書云云兩人各爲其主亦復旗鼓相當

三史

呂蒙傳注引江表傳曰權謂蒙曰讀書但當涉獵孤

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大有益三史似指戰國策史記漢書孫峻傳注引吳書曰留贊好讀兵書及三史每覽古良將戰攻之勢三史元本作三略愚謂彼時不但未有范蔚宗書幷謝承見妃嬪傳華嶠見晉書列傳第十四華表傳司馬彪見晉書列傳第乙十二本傳之書皆未有則三史自不得指爲史記前後漢卽晉書傅元傳云元撰論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例元卒于晉武帝時所稱三史亦未必有後漢直至唐宋以來學者恒言乃指曰五經三史則專指馬班范矣愚竊以爲宜更益以陳壽稱四史以配五經良可無愧其餘各史皆出

共下

孫策襲袁術

蔣欽傳孫策之襲袁術欽隨從給事及策東渡拜別部司馬云云案策本袁部曲雖後絕之安得有襲袁事誤不待言校者改爲李術亦恐非是攷孫策之表用李術爲盧江太守乃在東渡以後且志中亦並無襲李術事則攷袁字爲李字者非矣竊疑襲字當爲依字或就字之訛觀隨從給事之言殆如朱治傳中言治扶翼策依就袁術耳

治賊黝賊

治賊當作冶賊東冶之賊也黜賊賊黜亦作縣縣縣之賊也

黎斐

丁奉傳太平二年魏大圍之遣朱異唐咨等往救復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爲先登屯於黎漿力戰有功拜左將軍據此文則魏大圍之似所圍者即奉也下文何云復使奉解圍乎元修宋板魏大下有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來降魏人凡十二字然後接圍之云云此脫去故不可解文選陸機辨亾論李善注引吳志正與宋板同而善所引於奉爲先登之下即云黎斐力

戰有功云云此作史者因黎斐無傳故於丁奉傳中帶敘黎斐事耳俗刻誤衍屯於二字又誤斐爲漿遂以黎漿爲地名而力戰有功拜左將軍似皆爲奉事矣豈知上文奉先爲偏將軍冠軍將軍滅寇將軍封都亭侯又爲虎威將軍進封安豐侯何待此時方拜左將軍乎下文敘建衡元年戰事畢卽云三年卒其下乃又說奉有功驕矜云云俗刻脫卒字又不可讀古書傳鈔鏤刻脫誤旣多又每爲無學識者改壞一開卷輒嘆千古少能讀書人

吳會

朱桓傳桓爲盪寇校尉授兵二千人使部伍吳會二郡此謂吳與會稽也孫韶傳注孫河從策平定吳會亦謂二郡今人竟以爲吳中之稱會字如字讀不讀若膾援唐王勃滕王閣序指吳會於雲間爲證皆非也

張温黨曁豔

張温傳温聘蜀還使入豫章部伍出兵事未究權旣銜温稱美蜀政又嫌其聲名太盛恐有以中傷之會曁豔事起遂因此發舉幽之有司下令云云將軍駱統表理温云云案權之下令歷數温罪但言其交結

暨豔在豫章聞曹丕來不出兵賣恩署置等事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者絕不言其稱美蜀政其中惟責其將殷禮到蜀扇揚異國爲之譚論亦是借題影射駱統申理亦只就權所責者辨之而已共約千餘言不及其美蜀政也作史者探權隱情表而出之最妙但其上文但言使蜀而還所謂稱美蜀政者絕不敘及則突然而出又嫌著語無根意其語已失傳故耳殷禮吳之名賢而終不大用亦爲溫累耳暨字在質韻者集韻云居乙切姓也吳有尚書暨豔陶宗儀云音結但暨豔事並見溫及陸遜兩傳中裴松之兩

處皆無音則宋元人所音不知何據

陸遜用火攻

陸遜傳黃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伐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遜乃令人各持一把茅以火攻之通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其四十餘營備大敗走愚謂遜仍用周瑜火攻之策此地多山林險阻倚其傍巖依樹結營既密然後用之連營愈多燒毀愈易遜久有成算而其上書於權及所以告諸將者略不宜洩機事密故能成功也但此法只可用之赤壁巫峽耳平原非所宜至後世銃礮起而火器又爲之一變且并用

之以破城矣

劉廙

南陽謝景善劉廙先刑後禮之論遜呵之案魏志劉廙南陽安衆人與丁儀共論刑禮傳於世景之州里前輩也

斯姓

賀齊傳守剡長縣吏斯從輕俠爲奸斯御覽作期但廣韻斯字注中正引此文

杙塹

賀齊傳黟賊陳僕等屯林歷山山四面壁立數十丈

齊募輕捷士爲作鐵攴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攴拓斬山爲緣道夜令潛上案二攴字新安志皆作弋據水經注上弋字當作杙下弋則不誤杙所以緣而上也疑人見下有弋疑改之斬字新安志作塹是當從之塹下山字衍文緣道之下御覽有道成二字

山越

諸葛恪傳恪以丹楊山險民多果勁出之可得甲士四萬衆議以丹楊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皆仗兵野逸征伐爲難權拜恪撫越將軍領丹楊太守

恪移書四郡屬城長吏令各保界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不與交鋒俟其穀熟縱兵芟刈山民饑窮漸出降首人數皆如本規權遣薛綜勞軍曰山越恃阻不賓
皇帝命將西征元惡旣梟種黨歸義故遣迎致犒賜
案山越者自周秦以來南蠻總稱百越伏處深山故名山越山越二字自恪傳外又見吳主孫權傳建安五年嘉禾三年又見太史慈孫賁吳主權徐夫人周瑜黃蓋韓當朱治張溫賀齊等傳中或言鎭撫或言討平或言山越懷附畏服云云攷吳所有者揚荊交廣四州交廣山越必多然距京都甚遠彼旣不來我

亦不往任其獸伏鳥竄而已荆州南境零陵桂陽等郡亦稍遠惟揚是所都揚所轄各郡中丹楊一郡正是秣陵所都之地稅歛調發舉足輒及而山越爲梗故吳世恒以此爲事秣陵今江蘇江寧府而漢丹楊郡之境兼今安徽之寧國池州太平徽州等府廣德一州又得浙江湖州杭州二府之西北境郡之東南境皆與吳會稽二郡爲界吳人於建安十三年分丹楊之黟歙爲新都郡又於十五年分豫章郡爲鄱陽郡故諸葛恪傳言丹楊與吳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也然山越頑抗大約尤在與新都鄱陽鄰接處今

徽寧二府與江西饒州界萬山環繞正山民負固不服地故孫策平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太史慈住涇縣立屯府大爲山越所附策躬自攻討始見囚執見慈傳程普爲吳郡都尉治錢塘徙丹楊都尉居石城石城今池州府貴池縣漢丹楊都尉治歙縣蓋吳人徙此復討宣城涇安吳陵陽春穀諸賊破之見本傳又歙賊屯安勒山及烏聊山黟賊屯林歷山賀齊破之建安鄱陽新都三郡山民作亂鍾離牧爲監軍使者討平之亦各見本傳可見山越莫盛於此處予曾兩至旌德縣癸巳由浙江湖州府長興縣之四安鎮登陸行過安徽廣

德州渡河瀝溪過寧國府寧國縣行亂山中過石皃山以至旌德皆自東而西此路荒僻行人甚少疊嶂盤回險仄殊甚中有前明萬歷間開路碑蓋自古爲行旅所苦直至明方開乙未則從荆溪過東壩渡固城湖至宣城自北而南過涇縣琴溪以往此路差大然亦險甚自此而南至新安山愈深矣宜三國時爲賊所據也此在吳爲心腹之疾故張温傳權謂温曰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搆蜀而陳壽於賀全等傳評云山越好爲叛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遑外禦卑詞魏氏蓋山越之爲害如此

後漢度尚傳抗徐字伯徐丹陽人守宣城長移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置於縣下此可見宣歙間在後漢爲蠻夷與外間隔絕不通至三國而頑梗如故此吳人所以重勞經營陳書三卷世祖本紀授會稽太守山越深險皆不賓附新唐書百八十二卷裴休傳貞元時浙東劇賊栗鍠誘山越爲亂然則山越歷六朝至唐爲害未息

三國疆域

三國但有紀傳無志餘姑勿論惟是地理建置不可無考毗陵洪亮吉作三國疆域考予未見姑就通典

所列參以本志并萬氏補表攷之如左

魏志夏侯元傳云司馬宣王報元書曰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爲官司耳劉馥等傳評云自漢季以來刺史總部從宋本改俗作統非諸郡賦政于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已案秦雖無刺史亦有監御史卽刺史之意至漢刺史雖居無常治然亦未嘗無說見朱博傳詳前第十六卷其云後轉更爲官司正指漢末方鎮而言與劉馥等傳評合

東漢十三州司隸豫州冀州兗州徐州青州荆州揚州益州涼州幷州幽州交州也杜佑通典一百七十一卷州郡門云魏據中原有州十二司隸荆河兗青徐涼秦冀幽幷揚雍小字夾注云分涼州置秦州理上邽今天水郡揚治壽春今郡徐治彭城今郡荆治襄陽今郡兗治武威今郡並因前代荆河者禹貢荆河惟豫州本是豫州而改稱者杜佑避唐代宗諱也兗治之下脫文甚多未得他本參對未敢輒添其下文云蜀全制巴蜀置益梁二州益治成都今郡梁治漢中今郡吳北據江南盡海置交廣荆郢揚五州交

治龍編今安南府廣孫權舊治番禺今南海郡荊治
南郡今江陵郡郢治江夏即今郡揚治建鄴今丹楊
郡江寧縣
東漢司隸所轄既有宏農京兆馮翊扶風故不別置
雍州魏人蓋仍其舊而郄又別置雍州其置當在建
安中操統事後觀魏張既傳太祖時不置涼州自三
輔拒西域皆屬雍州文帝即王位初置涼州則可見
矣杜恕傳太和中恕以爲古刺史奉宣六條以清靜
爲名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乃上疏曰今魏有十州
荆揚青徐幽幷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所恃內充府

庫外制四夷者惟兖豫司冀荆揚幷魏地但帶言之而其有司又有雍則顯然但雍州始置既不載於續漢郡國志而魏志本紀又遺之且漢人但名司隸魏人則又往往稱司六朝司州之名起於此觀杜恕上疏云兖豫司冀又云天下猶人體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無患今兖豫司冀天下之腹心云云是也又攷荀彧傳建安九年太祖拔鄴領冀州牧或說太祖宜復古置九州則冀州所制者廣大或以爲不可遂止其後建安十八年遂詔幷十四州復爲九州見太祖紀梁習傳幷土新附習領幷州刺史建安十八年州幷

屬冀州文帝踐阼始復置并州復時又嘗并涼于雍
卽上所引張旣傳是也餘所并三州則無考建置沿
革事之大者本紀宜詳書之今各紀於省并分置之
郡甚多而省并分置之州僅一見亦不詳恐多漏卽
如通典置秦州事本紀無之則可見齊王芳嘉平五
年云自帝卽位至于是歲郡國縣道多所置省俄或
還復不可勝紀則其不載者多矣

通典雖言魏有十二州而荆揚二吳地魏不得有之
特緣邊有鎭戍聊立此名耳杜恕於太和中言有十
州蔣濟於景初中言有十二州二者不同大約一數

荆揚一不數荆揚耳除此二州餘有十州又除自置
秦州不數外大約魏得漢之司隸豫州冀州兗州青
州幷州六全州此外三州徐州但得其西境涼州但
得其東西及北境幽州但得其西南境不全得也蜀
得益州一全州及涼州之南境又自置梁州吳得荆
州揚州交州三全州及徐州之東境又自置廣州其
杜佑所云郢州未詳說見下文若幽州之東北境則
公孫氏據之直至景初二年始爲司馬懿所滅

蜀後主傳於降晉後注引王隱蜀記但有戸口數無
郡國縣道數吳三嗣主傳於孫皓降晉後注引晉陽

秋則曰王濬收其圖籍領州四郡四十三縣三百一十三案領州四者漢舊有之荆揚交三州及吳自置之廣州是也據此則吳無郢州且文紀黄初三年以荆州江北諸郡爲郢州旋復故然則此州乃魏所立且旋廢矣不知杜佑何以云云俟再考晉陽秋郡四十三太平御覽引作三十三考晉書武帝紀作四十三御覽誤也至三國所得漢郡與其所增置并省之郡備詳晉書地理志而晉書於此等處每多游詞未知確否是以皆未可據

沈約宋書州郡志敘首言三國鼎跱吳得漢之揚荆

交三州蜀得益州魏氏猶得九焉謂冀幽并兖青徐豫凉及司𨽻也此特言其大略不如予今所考爲得說詳後南史篇中

十七史商榷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三

東吳王鳴盛述

[seal]

晉書一

晉書唐人改修諸家盡廢

晉書作者最多王隱則有晉史建興中過江祖納薦爲史官元帝以草創務殷未遑史官太興初乃召爲著作郎令撰晉史預平王敦功賜爵平陵鄉侯以謗免黜歸家後依征西將軍庾亮于武昌亮供其紙筆書成年七十餘卒虞預則有晉書凡四十餘卷預亦在東晉初至蘇峻平後卒孫盛則有晉陽秋嘗從桓溫平蜀又從入關平洛出爲長沙太守以贓爲溫檻車徵之舍而不罪遷秘書監給事中卒晉陽秋成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關君門戶事時盛年老還家諸子號泣請改盛怒不許盛寫兩定本寄慕

容儁太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于遼東得之以相攷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干寶則有晉紀自宣帝訖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鄧粲則有元明紀凡十篇謝沈則有晉書凡三十餘卷康帝時為太學博士嘗為何充庾亮蔡謨所薦庾冰亦稱之習鑿齒則有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凡五十四卷其意以晉繼漢不繼魏故為此書徐廣則有晉紀義熙初為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尚書奏聖代有造中興記者道風帝典煥乎史策而太和以降世歷三朝元風聖迹倏為疇古宜勅著作郎徐廣撰成國史于是勅廣撰集義熙十二年勒成晉紀四十六卷表上之年過八十宋元嘉二年卒三朝者簡文帝孝武帝安帝也郗紹則有晉中興書高平人數以書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于時如袁宏干寶之徒頓有著述流聲于後宜以為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廚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于是遂行何書自徐廣以上八家並見

今晉書八十二卷而廣又與郗紹俱見南史三十三卷其後齊臧榮緒括東西晉爲一書紀錄志傳凡百一十卷見南齊書高逸傳又見南史隱逸傳榮緒東莞莒人純篤好學隱居京口教授司徒褚淵少時嘗命駕尋之建元中啟太祖曰榮緒朱方隱者蓬廬守志漏濕是安灌蔬終老撰晉史十袠贊論雖無逸才亦足彌綸一代臣歲時往京口早與之遇近報其取書始方送出應得備錄渠閣采異甄善上答曰公所道臧榮緒者吾甚志之其有史翰欲令入天祿甚佳永明六年卒年七十四梁沈約亦作晉書百一十卷見梁書約本傳夫王隱等以晉人記晉事載錄未全固必須改作卽沈約在臧榮緒之後卷數又同諒不過潤色臧書以佚猶未足深惜若榮緒既勤成司馬氏一代事迹各

體具備卷帙繁富諒有可觀卽以垂世有何不可觀榮緒卷數比徐廣以上八家或倍之或參倍之則知其爲東西晉之全史乃唐貞觀中房元齡奏令狐德棻重修晉書德棻爲先進其類例旣多所諏定而河東人敬播又同定之其餘則預東者凡十有八人其撰此書見新唐書一百二卷及一百九十八卷于是遂號其書爲太宗御撰而榮緒之書竟廢吾爲榮緒憤之

王隱虞預謝沈似只有西晉無東晉干寶習鑿齒更不待言其孫盛雖記東晉事然就其本傳考之則盛之卒似桓温尚在温死於孝武帝寧康元年則孫盛

之書大約不過至海西公或簡文而止矣其後所缺
者尚多鄧粲只有元帝明帝兩朝徐廣只有簡文帝
孝武帝安帝三朝尤不得爲晉史全書然則欲求晉
史全書自當以榮緒爲正惜其爲唐人所壓遂致失
傳也

舊唐書令狐德棻傳貞觀十八年詔改撰晉書房元
齡奏德棻令預修撰當時同修一十八人並推德棻
爲首攷元齡傳云奏取八人則一十二字衍新唐書
蓋仍誤本舊唐書而未及正也

舊唐李淳風傳貞觀十五年除太常博士尋轉太史

丞預撰晉書及五代史其天文律歷五行志皆湻風所作也

何超晉書音義

胡三省通鑑注自序云晉書之楊正衡注吾無取焉宋史藝文志則云楊齊宣晉書音義三卷明南京國子監刻二十一史晉書有何超字令升所撰音義三卷天寶六載其內兄楊齊宣字正衡爲之序胡及宋史誤以爲楊撰耳古以舅之子爲內兄弟姑之子爲外兄弟故楊述令升爲我仲舅之子而稱爲內弟此書胡雖不取然是唐初人撰所引呂忱字林頗多又

引文字集略又引周遷輿服姓事又引柳顧言說又引珠叢又引風土記此等書今皆亾矣又引風俗通僻姓賁南春景予所藏元大德刻風俗通比俗刻多兩倍亦無此一條何在唐初尚見足本然則此書非全無足取者汲古閣板無何氏音義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三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四

東吳王鳴盛述

晉書二

南郡太守楊俊

晉書宣帝紀帝河內溫人少有奇節南郡太守同郡楊俊名知人見帝未弱冠以爲非常之器案楊俊河內獲嘉人爲南陽太守三國魏志有傳此云南郡誤也

大謀奇策

漢建安六年郡舉宣帝上計掾魏武帝爲司空辟之

帝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痺及魏武爲
丞相又辟文學掾勑曰若盤桓便收之懼而就職魏
國既建每與大謀輙有奇策愚謂辭不就徵者世亂
慮禍耳知漢方微不欲屈節飾詞也大謀奇策篡漢
陰謀也一人之身少壯則爲魏畫篡漢策及老則又
自爲子孫定篡魏策興亾若置棊亦可嘆矣

諫不徙都

關羽圍曹仁于樊于禁等七軍皆沒時漢帝都許昌
魏武以爲近賊欲徙河北宣帝諫不當遷云云案魏
志蔣濟傳關羽圍樊太祖以漢帝在許近賊欲徙都

濟與宣王說太祖其詞正與此同此不及濟者欲專美於司馬懿也

武昌

黃初五年天子南巡帝留鎮武昌武當作許

水軍破吳

宣帝對魏文帝曰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關若以陸軍向皖城引權東下爲水戰軍向夏口乘虛擊之破之必矣案厥後平吳卒頼水師並進懿之遠識何減荀彧賈詡一流

曲筆未删

太和四年宣帝西屯長安討諸葛亮亮將芟上邽麥帝卷甲赴之亮望塵而遁進次漢陽與亮遇兵才接亮退追至祁山亮屯鹵城帝攻拔其圍亮宵遁追擊破之俘斬萬計案據魏志明帝紀太和四年詔大司馬曹真大將軍司馬宣王伐蜀九月大雨伊洛河漢水溢詔真等班師蜀志後主紀建興八年秋魏使司馬懿由西城張郃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欲攻漢中丞相亮待之於城固赤阪大雨道絕真等皆還如是而已安得有遁逃破敗之事彼時亮正大舉北伐雖馬謖小挫於街亭而斬王雙走郭淮遂平武都陰平二

郡安得被魏俘斬萬計邪懿從不敢與亮交鋒屢次
相持總以案兵不動爲長策遺之巾幗猶不知恥假
託辛毗杖節止戰觕中論之甚明此紀特晉人夸詞
在當日爲國史固應爾爾今晉書成於唐人而猶仍
其曲筆不加刪改何也屯鹵城鹵字乃西字之訛

公孫文懿

青龍四年遼東太守公孫文懿反案公孫淵稱字避
唐諱

曹馬構釁

正始五年尚書鄧颺李勝等欲令曹爽建立功名勸

使伐蜀宣帝止之不可云云六年曹爽毀中壘中堅營以兵屬其弟中領軍羲帝以先帝舊制禁之不可七年吳寇柤中夷夏萬餘家避寇北渡沔帝以沔南近賊若百姓奔還必復致寇宜權留之曹爽不從帝與辨難往復云云愚謂曹馬構釁不在爭伐蜀及還沔南民也歟久有篡心曹爽無能適為之先驅耳又八年曹爽用何晏等謀遷太后於永寧宮專擅朝政帝不能禁於是與爽有隙云云愚謂曹馬隙成已久豈至是始見乎史家隨筆紀載未得其實也又九年爽晏謂帝疾篤遂有無君之心與黃門張當密謀圖

危社稷云云愚謂此馬圖曹非曹圖馬卽或有謀亦但欲危懿耳非欲危社稷也此在臧榮緒晉書成於易代之後已不當留此曲筆况唐人乎

殺曹爽

嘉平元年正月天子謁高平陵爽兄弟皆從是日太白襲月帝於是奏永寧太后廢爽兄弟云云案待其出國門而後發乃得機會不煩血刃矣上文先大書天變見篡弑之本已見於此垂象甚明也

司馬懿諡文宣

嘉平三年秋八月崩於京師年七十三九月葬於河

陰謚曰文貞後改謚文宣案文帝紀作宣文侯禮志同

安風

景帝師紀正元二年毋丘儉文欽作亂帝征之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案安風即下文所謂安風津也

諸葛誕作亂

文帝昭紀甘露二年鎮東大將軍諸葛誕以淮南作亂遣子靚為質於吳以請救帝表請魏高貴鄉公親征曰今諸軍可五十萬以衆擊寡蔑不克矣愚按誕

乃宿將非王淩毋丘儉文欽之比故昭不肯從衆議輕遽用師必挾天子與重兵厚集其勢以遏其鋒然是時吳國內亂孫綝輔政多行無禮將士不附誕無外援故卒至滅亡耳若吳無內釁則淮南三叛成敗未可知也

鄧艾異議

景元四年司馬昭倡議伐蜀謀於衆云絆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以襲漢中彼劒閣不下守險云云下當作暇又鄧艾以爲未有釁屢陳異議昭患之鄧艾不終之隙已兆於此

全載九錫勸進

景元四年天子以伐蜀獻捷交至乃申前命云云此既全載命司馬昭為晉公九錫文矣其下文又載昭辭讓司空鄭沖率羣官勸進牋全文陳壽魏志雖載曹公九錫册書尚不及辭讓勸進則猶有裁量此何其不憚煩乎猥冗甚矣

防鍾鄧

咸熙元年春正月乙丑昭奉天子西征次於長安案此時鍾會鄧艾已破蜀會欲反而先譖艾反卽會之反謀邵悌先言之昭亦已先覺之次於長安者防鍾

鄧也

世祖

晉武帝受禪號師世宗昭太祖紀末贊云世宗繼文云云又世祖無外云云世祖當作太祖

昭搆炎攸嫌隙

武帝紀帝諱炎文帝長子也魏累遷中撫軍晉國建爲世子初文帝以景帝旣宣帝之嫡早世無後以帝弟攸爲嗣特加愛異自謂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攸每曰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與焉將議立世子屬意於攸何曾等固爭中撫軍有超世之才由是遂定愚謂

昭本以愛攸之故欲廢長立少耳豈爲攸嗣師後奉其兄烝嘗計邪攸傳云每見攸必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坐也乃云此景王之天下將欲誰欺不思炎攸皆其子乎卒令兄弟遂成嫌隙昭實搆之

二十七王

泰始元年封皇叔祖孚爲安平王云云案此同時受封者凡有二十七王可謂盛矣曹氏抑損宗室夷於平民山陵未乾祚移他姓故司馬氏廣封諸王以力矯其弊但此諸王非有功勳皆由恩澤初無德器漫據富貴何足以鞏維城之固哉未幾而有八王之

禍貽謀之不臧也

雞鳴歌

泰始二年正月庚寅罷雞鳴歌案歌元板作鼓

罷山陽禁制

泰始二年罷山陽公國督軍除其禁制案罷軍除禁者蓋爲時已隔二代且欲移其禁山陽者以禁陳留也抑觀此則知山陽陳留雖幸終天年不至若零陵王以下之倒皆弑然其制防監禁實與幽囚無異

王祥薨年

泰始四年夏四月戊戌太保睢陵公王祥薨案祥本

傳薨於泰始五年　此紀乃在四年四月互異

陽平

泰始五年春二月以雍州隴右五郡及涼州之金城梁州之陽平置秦州案陽平地理志作陰平宜從之

大雩

泰始七年閏五月大雩太官減膳云云案雩元板作雪以五行志校之雩是也

丁丑

冬十月丁丑日有食之天文志作丁丑朔此脫一字

大舉伐吳

咸寧五年十一月大舉伐吳遣鎮軍將軍琅邪王伷出涂中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西將軍胡奮出夏口鎮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東西凡二十餘萬愚謂因巴蜀之卒順流而下則西塞不守勢如破竹此平吳所以必在平蜀後也平西將軍胡奮下文太康元年二月甲戌即云平南將軍胡奮克江安俟考又壬申王濬以舟師至建業之石頭孫皓降於軍門云云觀此則平吳之功以濬爲首但吳甫平其明年太康二年三月即選孫皓妓妾

五千人入宮則武帝之志荒矣山巨源所以欲釋吳爲外懼也七年十二月出後宮才人妓女以下二百七十人歸於家選入者如此之多出者如此之少篇末論斷謂其恭儉寡慾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崇聖殿

太康十年四月癸未崇聖殿災注云聖一本作賢案五行志正作賢

惠帝改元

改元必於明年若崩年改元則必有大變故不可以常理論者甚言惠帝以太子嗣統人道之常乃即於其

年改元永熙明年又改永平及三月辛卯殺楊駿壬辰賈后廢皇太后爲庶人又殺太后之母其明年之二月己酉賈后遂弑皇太后三綱絕矣故永平元年之三月又改元元康史家紀事茫昧而不知適從故於正月書永平而三月又書改元竊謂年號以後改爲定則正月即宜定書元康即慮没永平之號亦宜於三月壬辰大赦改元下明著元康二字乃又不著殊不明析

宋書五行志云劉備卒劉禪即位未葬未踰月而改元爲建興習鑿齒曰禮國君即位踰年而後改元者

纔臣子之心不忍一年而有二君也今可謂亟而不知禮矣吳孫亮晉惠帝宋元凶亦然

己卯日食

永康元年春正月癸亥朔大赦改元己卯日有食之案己卯乃月之十七日無日食之理疑誤也天文志亦同

彤倫矯詔

梁王彤趙王倫矯詔廢賈后爲庶人愚謂此紀屢書賈后矯詔矣彤倫亦書矯詔者旣以志惠帝之暗且見出爾反爾

耿勝

洛陽流人李庠害成都內史耿勝案洛當作略耿勝載記作耿滕

張微

太安元年李特害廣漢太守張微案載記作張徵

段勿塵

太安二年封鮮卑段勿塵爲遼西公案段匹磾本傳及王浚傳皆作務勿塵本紀誤

成夔

永興元年成都王穎遣從事中郎成夔等以兵五萬

屯十二城門案成夔元板作盛夔

韓雅

永興二年隴西太守韓雅攻秦州刺史張輔殺之案隴西太守韓雅張軌傳作東羌校尉韓稚

分荊州江州八郡爲湘州

懷帝紀永嘉元年八月分荊州江州八郡爲湘州案地理志懷帝分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桂陽及廣州之始安始興臨賀九郡置湘州乃九郡非八郡也其長沙等六郡舊俱屬荊州惠帝元康元年分桂陽屬江州今紀云分荊州江州八郡爲湘州不及廣州

偶遺之耳

裴頠

永嘉四年十一月鎮東將軍周馥表迎大駕遷都壽陽東海王越使裴頠討馥爲馥所敗案此又一裴頠與裴秀之子同姓名者

劉蜀蘇馬

愍帝紀建興元年五月詔琅邪王睿曰遣殿中都督劉蜀蘇馬等具宣朕意蘇元板作司

晉紀總論

懷愍紀末引干寶晉紀總論此文載文選內夷曹爽

外襲王凌凌彼作陵非談者以虛蕩爲辨而賤名檢彼作虛薄名儉李善注引劉謙晉紀應瞻表曰元康以來以儒術清儉爲鄙俗則似得兩通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之下文選有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摽上議以虛談之名蕭杌善云未詳而五臣良曰言時名目三公皆蕭然自放杌爾無爲作晉書者因其艱晦刪此二句共嗤黜以爲灰塵黜彼作點司馬遷答任少卿書云適足見笑而自點善云點辱也則似得兩通子眞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謂劉寔子眞爲小府著崇

讓論劉頌子雅爲吏部尚書作九班之制傅咸長虞
爲司隸校尉先後彈奏百寮也三句層疊而下極論
時弊甚暢晉書刪長虞一句殊無謂又論至惠帝有
賈后肆虐於六宮云云此扼要之語晉書刪之亦非
惟懷帝初載嘉禾生於南昌云云一段冗長晉書刪
去是愚謂此文摹過秦論處雖有規仿之痕借周形
晉文勢亦似迂緩然其以老莊虛空爲致亂之由歸
罪阮籍賈充輩又以婦女淫妬爲風俗所由壞實能
深探禍本寶晉臣自不便顯黜晉德然言外已見懿
師昭炎作法於涼矣晉書當直用此篇作論其前不

必贅加一冐子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四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五

東吳王鳴盛述

晉書三

幽州刺史段匹磾

元帝紀建武元年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劉琨幽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段匹磾上書勸進幽州文選作冀州非也匹磾本傳先言領幽州刺史劉琨自并州依之又言自務勿塵以後值晉喪亂自稱位號據有遼西之地西盡幽州東界遼水則此自是幽州非冀州

元無遠圖明年短促

大興元年三月景辰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壬申詔曰云云愚謂旣卽尊位卽當下哀痛之詔命將出師掃平凶醜乃不聞出此而屢次下詔旨諄諄察吏勸農若承平時之爲者知元帝無遠圖矣子明帝有氣魄差强人意乃在位止三年年止二十七短促如此諸臣中亦惟溫嶠有英略而嶠又不永年有以知晉祚之不長此史書干支以景爲丙避唐諱

瑯邪太守孫默

永昌元年八月瑯邪太守孫默叛降于石勒案太守

石勒載記作內史

牛繼馬

元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焉帝先飲佳者而以毒酒鴆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案此等暧昧之言書之史冊殆存疑耳且旣云小吏牛氏則非將牛金矣而魏書列傳云僭晉司馬叡字景文晉將牛金子也初晉宣帝生大將軍琅邪武王伷伷生冗從僕射琅邪恭王覲覲妃譙國夏侯氏字銅環與金姦通遂生叡因冐姓司馬仍爲覲子敵國傳聞互

異如此

三月改元

明帝紀元帝以永昌元年閏十一月己丑崩明帝卽以庚寅卽位至明年太寧元年已踰年矣乃不於正月改元而遲至三月戊寅朔方改元偏安草創王敦方謀逆危疑之中不可以常理論

引左傳誤脫

太寧三年八月帝不悆遺詔曰周公匡輔成王霍氏擁育孝昭非宗臣之道乎凡此公卿時之望也敬聽朕命同心斷金以謀王室諸方嶽征鎮刺史將守皆

朕扞城推轂于外雖有內外其致一也故不有行者誰扞牧圉譬若唇齒表裏相資宜戮力一心若合符契愚謂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此僖二十八年左傳甯武子盟衛人之詞此似全用之傳寫誤脫上二句

攻壽陽

成帝紀咸和元年十一月石勒將石聰攻壽陽不尅案壽陽當從載記作壽春

三吳

三吳屢見晉書唐亦有之然史文回互頗難詳究惟

李吉甫元和郡縣志第二十五卷江南道浙西觀察使所管蘇州吳郡周爲吳國秦置會稽郡于吳項羽初起殺太守殷通卽此後漢順帝永建四年分浙江以東爲會稽西爲吳郡孫氏創業亦肇跡于此歷晉至陳不改與吳興丹陽號爲三吳隋開皇九年改爲蘇州杜佑通典第一百八十二卷州郡門蘇州吳郡理吳長洲二縣春秋吳國都也秦置會稽郡漢順帝分置吳郡晉宋亦爲吳郡與吳興丹陽爲三吳齊因之陳置吳州隋改蘇州愚謂六朝時吳興今湖州府丹陽今江寧府據兩書所言三吳則吳興爲南吳丹

陽爲西吳蘇州爲東吳也此爲定論雖史傳皆渾言
三吳無方向然以意揣之周時吳國之境北以長江
爲限其西不過至今江寧而止自此而西則爲楚地
矣南與越以浙江爲界故唐人詩亦云到江吳地盡
隔岸越山多然吳越交兵處如檇李爲今嘉興縣地
禦兒爲今石門縣地吳師未聞直臨浙江唐以前未
有秀州一郡則言三吳者其南以吳興言之可矣晉
書第七卷成帝紀咸和三年蘇峻反吳興太守虞潭
與庾冰王舒起義兵於三吳范氏成大吳郡志第四
十八卷考證門引此而疑之云時冰爲吳郡太守舒

爲會稽太守則似吳郡吳興會稽爲三吳又八十四卷劉牢之傳孫恩攻陷會稽牢之遣將桓寶率師救三吳又七十八卷陶回傳回爲吳興太守時大饑穀貴三吳尤甚回割府庫軍資以救乏絕一境獲全詔會稽吳郡依回賑恤據此似吳郡與吳興會稽三郡爲三吳甚明但第七十六卷虞潭傳潭爲吳興太守蘇峻反加潭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軍事又第九卷孝武帝紀寧康二年皇太后詔三吳奧壤水旱併臻宜時拯卹三吳義興晉陵及會稽遭水之縣尤甚者全除一年租布按潭所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

凡有六郡而言五郡者蓋彼時潭已白爲吳興太守
則三吳之中固居其一矣今加督五郡而言三吳則
疑晉人已主吳興與丹陽吳郡爲三吳除去吳興連
晉陵宣城義興數之則五郡也寧康詔文會稽與義
興晉陵皆在三吳之外尤爲顯然義興晉陵皆吳地
疑晉人既以丹陽與吳郡吳興爲三吳恐漏去義興
晉陵嫌不該悉故又重累及之成紀及劉牢之陶回
傳隨便言之不必泥第一百卷孫恩傳叔父泰見天
下兵起乃扇動百姓三吳士庶多從之隋書煬帝紀
伐陳爲行軍元帥陳平執陳施文慶等以其邪佞害

民斬之闕下以謝三吳亦是據丹陽吳郡吳興數之惟舊唐哀紀天祐三年制有錢鏐制撫三吳之語則當連會稽亦不必泥

晉唐人言吳會皆謂吳與會稽非謂吳中一都會如孟浩然適越留别譙縣張主簿申屠少府詩云朝乘汴河流夕次譙縣界幸值西風吹得與故人會君學梅福隱余從伯鸞邁别後能相思浮雲在吳會上會字會晤之會下吳會謂吳與會稽故可分叶也會稽本越地非吳秦强名之後漢既分二郡自不得復以會稽爲吳

杜子美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詩云嗚呼東吳
清逸氣感清識又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請顧八題
壁詩云君不見東吳顧文學又後出塞詩云雲帆轉
遼海稉稻來東吳又絕句云門泊東吳萬里船又哭
台州鄭司戶蘇少監詩夜臺當北斗泉路著東吳此
似泛指江東諸郡不必專謂蘇州爲東吳然穆天子
傳卷二太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吳太伯于
東吳唐人亂後經吳閶門至望亭詩東吳黎庶逐黃
巾蘇州爲東吳明矣近日崑山顧氏精於考據每自
署東吳蓋府治吳縣長洲元和爲東吳則崑山太倉

爲東吳不待言宋龔明之作中吳紀聞此特取史記項羽紀籍避仇吳中倒其文耳非別有一稱

明韓昌箕仲弓纂王謝世家自爲序韓敬求仲刻李德裕文集爲之序兩人皆湖州人而皆自署西吳吳江吳祖修愼思柳塘詩集第六卷贈韓希一趙昭野詩西吳山水鬱蒼蒼二妙詞場久掉鞅鞅上聲誤讀平聲韓趙皆湖州人則吳亦以湖州爲西吳朱竹垞曝書亭集喜周篔至詩耆舊西吳大雅材明詩綜八十二卷篔嘉興人則又以嘉興爲西吳矣皆未詳

遂寇襄陽

咸和五年秋八月石勒使其將郭敬寇襄陽南中郎
將周撫退歸武昌中州流人悉降於勒郭敬遂寇襄
陽屯於樊城案下寇字當作毀

府吏

康帝紀咸康八年九月詔瑯邪國及府吏進位各有
差吏元板作史

王龕

穆帝紀永和五年二月征北大將軍褚裒使部將王
龕北伐案王龕褚裒傳作徐龕

葬安皇帝

海西公紀興寧三年三月壬申葬安皇帝云云安當作哀元板亦誤

慕容垂距戰

太和四年夏四月庚戌大司馬桓溫帥衆伐慕容暐秋七月辛卯暐將慕容垂帥衆距溫溫擊敗之九月戊寅溫裨將鄧遐朱序遇暐將傅末波於林渚又大破之戊子溫至枋頭景申以糧運不繼焚舟而歸辛丑慕容垂擊敗溫後軍於襄邑案垂帥衆距溫垂當作厲載記無垂距戰之事厲單馬奔還傳顏又敗然後垂請出擊有枋頭之役耳

九月誤九年
孝武帝紀咸安二年九月甲寅追尊皇妣會稽王妃曰順皇后九月誤作九年元板亦誤

翟遼

太元八年十二月前句町王翟遼背苻堅舉兵於河南慕容垂自鄴與遼合遂攻堅子暉於洛陽愚考載記此翟遼當是翟斌斌爲慕容垂所殺兄子眞立眞司馬鮮于乞殺眞自立營人殺乞立眞從弟成眞子遼奔黎陽長史鮮于得斬成降垂遼乃立

謝功賞遲

太元十年十月丁亥論淮肥之功追封謝安廬陵郡公封謝石南康公謝玄康樂公謝琰望蔡公愚謂大破符堅於肥水乃太元八年事更三年之久直至十年十月始加封賞何其遲也江左偏安賴此一戰功莫大焉而賞若是其遲者王氏專政忌能故也

拓跋魏書法

太元十一年四月代王拓跋圭始改稱魏又安帝紀隆安二年十二月己丑魏王圭即尊位年號天興此其書法與各國之書僭即皇帝位或書嗣僞位或書僭稱皇帝或書僭即天王位或書自立爲王或書僭

帝號僭帝位者大有不同晉臣之詞決不如此此唐人所追改也竊謂魏與各國固不可以並論此書書法亦自穩妥至於李延壽則且以北爲正矣蓋唐人承隋故其詞如此

姚萇書法

大元十四年八月姚萇襲破苻登獲其僞后毛氏愚謂姚萇曾北面於苻氏而毛氏又死節書法不應如此

脫廟號

太元二十一年秋九月庚申帝崩于淸暑殿時年三

十五葬隆平陵案此下疑脫廟號烈宗四字劉知幾

已言之

　桓謙魏隱司馬逸

安帝紀隆安三年十一月甲寅妖賊孫恩陷會稽吳

國內史桓謙臨海太守新蔡王崇義興太守魏隱並

委官而遁吳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司馬逸皆遇害

案孫恩傳桓謙作桓謹魏隱作魏鄢司馬逸作謝逸

　段興

隆安五年秋七月段興弒慕容盛案載記弒盛者段

璣秦興段泰此作段興疑誤

桓元改元大亨

安帝元興元年正月庚午朔旣改隆安爲元興元年安而通鑑第一百十二卷於是年正月旣書改元元興於三月則書桓元兵至南桁元顯兵敗被執復隆安年號元入京師稱詔解嚴以元總百揆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此下又書大赦改元大亨又於一百十三卷元興二年十月書元簒位改元永始僭永始號固宜書而復隆安改大亨皆在元未簒前猶假詔行事通鑑若必紛紛用此紀元直至帝復辟後方重紀元元興雖爲不沒其實而殊覺糾纏可厭故

竟一槩不用仍以元興紀年此其不得不然者胡注必謂其撥亂世反之正在通鑑似轉不必用此旁語若晉書安帝本紀亦一槩用元興紀年是矣而元年三月絕不見復隆安號及改元大亨事二年十二月書元篡位亦不見僭改元永始事大亨號見五行志永始號見元本傳而如此大事紀中豈可不載其復隆安號并不見於晉書又不知通鑑何據

劉裕殺劉毅

義熙八年九月劉裕矯詔數劉毅之罪帥師討毅裕參軍王鎮惡陷江陵城毅自殺愚謂裕所同事者無

忌與毅皆雄傑無忌敗死所憚惟毅除之則可得志于天下矣

長安得而旋失

義熙十三年秋七月劉裕克長安執姚泓歸諸京師愚謂裕不留鎮長安而歸者自顧年老急於篡位也已而諸帥相殺長安得而旋失不能一天下以此

連害二帝

義熙十四年十二月戊寅帝崩於東堂時年七十三葬休平陵初讖云昌明後有二帝劉裕將爲禪代故密使王韶之縊帝而立恭帝以應二帝云又恭帝紀

元熙二年帝禪位劉裕以帝爲零陵王宋永初二年九月丁丑裕使兵入弒帝于內房時年三十六諡恭皇帝葬沖平陵案安帝年三十七誤作七十三句下脫諡安皇帝四字曹馬篡位山陽陳留尚得保全裕實首惡連害二帝自後踵爲故事

東吳王鳴盛述

晉書四

石申馬遷殷商

晉書天文志係唐李淳風筆敍首云昔有有卜偃鄭有裨竈宋有子韋齊有甘德楚有唐昧趙有尹皐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論圖驗愚按依後漢志石申夫爲句俗讀夫下屬誤又云班固敍漢史馬遷續述天文愚按遷字乃不學者妄增元板亦衍此字下文又引馬續之說續當作續又云周髀者即

葢天之說也其所傳則周公受於殷商愚按周髀稱周公受於商高此殷商當作商高

蟻行磨上

周髀家云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之蟻行磨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以左廻焉案此喻最爲精確說見予尚書後案第一卷堯典篇趙宋張橫渠輩忽剏新說謂天與日月皆左旋非也說又詳見予蛾術編

天地俱圓

成帝延康中會稽虞喜因宣夜之說作安天論以爲天確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焉在下有居靜之體當相覆冒方則俱方圓則俱圓無方圓不同之義也愚案大戴禮天圓地亦圓說與虞氏同最精

黃赤道相距

吳中常侍廬江王蕃制渾儀論曰天地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裹黃渾渾然故曰渾天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彊赤

道帶天之紘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彊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少彊西交於奎十四少彊其赤道外極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遠者亦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愚謂今定黃赤道相距二十三度半有奇比古減半度弱

極星運動

北極北辰最尊者也其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按極星運動甚微故不見其移

十六年天東南鳴

安帝隆安五年閏月癸丑天東南鳴十六年九月戊子天東南又鳴是後桓元簒位案十六年元板作二年二者皆非也攷桓元簒位在元興二年元板脫元興二字

日食紀志互異

武帝泰始十年正月乙未日有食之天文志有武帝紀失載太康六年八月景戌朔日有食之武帝紀有天文志失載成帝咸和九年十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天文志有成帝紀失載咸康八年正月乙未朔日有

食之成帝紀作己未孝武帝太元元年十一月己巳朔日有食之本紀有天文志失載太元四年閏月己酉朔日有食之本紀作十二月皆紀志互異

庚申

天文志永熙元年四月庚申帝崩案惠帝所改永熙元年卽武帝太熙元年但武惠二帝紀俱作己酉帝崩與志不同

后崩不應日變

成帝咸康七年二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三月杜皇后崩愚謂后崩不應日變此紀非也

遷陵君

安帝元興二年十二月桓元篡位以永安何皇后爲遷陵君案后本傳作零陵縣君又攷武陵郡有遷陵縣未知孰是

大將軍宣帝

黃初七年吳寇襄陽大將軍宣帝救襄陽愚按司馬懿也大將軍三字宜刪

南涉海虞

成帝咸和七年石勒衆又抄略南涉海虞案此卽今常熟縣地涉帝紀作沙當從之元板亦誤

災在次相

義熙六年三月丁卯月奄房南第二星災在次相案災上脫占曰二字

新都王該

太康四年齊王攸任城王陵琅邪王仙新都王該薨案新都王該帝紀及本傳皆作該此誤

晉地志與漢志異

晉書地理志敘首一段說秦三十六郡名有誤已見前漢書故郡國一條中矣其說漢郡名與漢志異者如云漢興以革秦分內史爲三部更置郡國二十有三

其下小字歷數名郡國名中有燕國攷漢地理志無
燕國然異姓諸侯王表諸侯王表高帝時固有燕國
矣其下文又言文帝所增有九郡內膠西地理志亦
無而諸侯王表文帝時亦有膠西國矣此二國後廢
故志不載其下文又言武帝所置十七郡內珠崖儋
耳沈黎汶山四郡皆不見地理志皆後來郡罷故志
不載非晉志有誤也但據漢志文景所增置之郡各
六而晉志則云文增厥九景加其四則比漢志多增
一郡似漢志不數後來罷去之膠西故云然漢志武
帝增郡二十八而晉志則云武帝開越攘胡初置十

七拓土分疆又增十四是比漢志多增三郡若謂漢志不數後來罷去之珠崖儋耳沈黎汶山則應少其四何以但少其三此不可解又漢志據孝平帝元始二年云凡郡國一百三晉志則云平帝元始二年凡新置郡國七十有一與秦四十合一百一十有一漢志一百三據元始現有之郡國數之晉志一百十一合已罷之郡國并數之也已罷者自不宜并數此事晉志謬至於晉志謂高帝分一內史以爲三更置新郡國二十三是有二十六又文增九景增四武增十七又增十四昭帝增一合之共增七十一故與秦四

十爲一百十一似合但漢志比晉志少郡國八漢志若除去燕國膠西珠崖儋耳沈黎汶山又內史名雖增三實只增一則又除其一又於秦郡中除去鄣郡黔中閩中又漢之三十六除內史晉之四十連內史則應少九不知何以少八此其牴牾不合姑未暇細論俟考

章帝置吳郡

晉書第十四卷地理志敘首云後漢章帝置吳郡案後漢書分會稽爲吳郡在順帝永建四年此言章帝非也乃其下文第十五卷敘述揚州沿革則又云後

漢順帝分會稽立吴郡一篇之中自相矛盾

晉地理辨證

司州滎陽郡屬縣封上脫開字注云宋蓬池或曰蓬洚洚當作澤

河東郡屬縣汾陽注公相國元板作公國相

廣平郡屬縣涉案後漢書魏郡無涉

兗州濟陽郡屬縣宛句元板作寃句

高平國屬縣陸湖據後漢書當作湖陸

泰山郡屬縣奉高注西南有明臺案臺當作堂

豫州汝南郡屬縣西平注龍泉水有用淬可刀劒案

當作有龍泉水可用淬刀劍
沛國屬縣洨案後漢書沛國有洨縣無汶汶字當作
洨
魯郡屬縣番注故小邾之國邾字闕
冀州縣八千二千當作十
中山國屬縣魏昌案卽漢昌魏改名
幽州燕國屬縣安國注國相蜀主劉禪封此縣公案
後主封安樂公後書亦作安樂此作國誤
廣甯郡注故屬上谷屬字闕
代郡屬縣富城案疑卽當城

平州咸寧二年十月分昌黎遼東元菟帶方樂浪等郡國五置案武帝本紀泰始十年二月分幽州五郡置平州與此年月互異

遼東國屬縣汶當作文

樂浪郡屬縣遂城當作遂成

雍州安定郡屬縣烏氏案後漢書作烏枝

涼州武威郡屬縣揖次案兩漢書皆作揟次胥古文胥故訛爲揖又倉松當作蒼松

敦煌郡屬縣宜安疑即冥安冥水所出

梁州巴東郡屬縣魚腹後漢書作魚復

益州江陽郡屬縣有符前漢犍爲郡之符縣也後漢書則作苻節未詳

牂牁郡屬縣有指談有毋斂按兩漢書皆作談指毋斂

寧州誤不提行

雲南郡屬縣弄棟弄誤作梇

興古郡屬縣有滕休兩漢書作勝休又鐸封後漢書作鐔封

咸康四年分牂牁夜郎朱提越嶲四郡置安州八年又罷幷寧州案成帝紀罷安州在咸康七年與志不

同

青州濟南郡屬縣卽墨注有天山祠案天山卽天寶
山

徐州下邳國屬縣下邳注萬嶧山在西首百嶧陽也
萬當作葛百當作古首字衍

東海郡屬縣有況其案況當作祝見左傳又有原丘
案兩漢書俱作厚丘

荆州襄陽郡屬縣中盧案後漢書作中盧

義陽郡屬縣有厥下誤空一格乃云西平氏當厥西
連文西下空一格

天門郡屬縣有充案後漢武陵郡有充無充充當作充
懷帝分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桂陽及廣州之始安始興臨賀九郡置湘州穆帝時又分零陵立營陽郡以義陽流人在南郡者立為義陽郡又以廣州之臨賀始興始安三郡及江州之桂陽益州之巴東合五郡來屬以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營陽六郡屬湘州安帝義熙十三年省湘州置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營陽還入荊州案省湘州之下置字衍據志此段湘州建置并省本末似備矣但本紀穆帝之前

則有成帝咸和四年以湘州幷荆州一節既已幷省何得穆帝時又以長沙等郡屬湘州又安帝本紀義熙八年分荆州十郡置湘州此志不載亦互異

揚州會稽郡屬縣郯案後漢書作剡此誤

交州漢昭帝元始五年罷儋耳幷珠崖元帝元初三年又罷珠崖郡後漢順帝永和九年交阯太守周敞求立爲州云云案元始當作始元元初當作初元順帝永和終於六年無九年此亦有誤

交阯郡羸𨻻案羸漢書作羸音蓮乃妄造羸字謬甚

又曲易後漢書作曲易

九眞郡屬縣移風案兩漢九眞有居風無移風此誤作移

廣州吳黃武五年分交州立俄復舊永安六年復分交州置廣州案上文甫言永安七年復立廣州此又言六年自相違

鬱林郡注秦置桂郡桂下脫林字屬縣柯林兩漢俱作阿林

律歷

黃鍾爲萬事根本益筭數之所從出故班書作律歷志至後漢書晉書北魏書隋書皆沿襲不改則迂拘

甚矣史記自有律書歷書何嘗合而爲一乎自新舊
唐以來律呂自歸樂志歷自爲志是也

嚴嵩

漢章帝元和元年待詔嚴嵩具以準法教子男宣續
漢志作嚴崇古嵩只作崇

交食可驗疎密

後秦姚興時當孝武太元九年歲在甲申天水姜岌
造三紀甲子元歷其略曰治歷之道必審日月之行
然後可以上考天時下察地化一失其本則四時變
移故仲尼作春秋日以繼月月以繼時時以繼年年

以首事明天時者人事之本是以王者重之皇羲以
降暨于漢魏各自制歷以求厥中考其疎密惟交會
薄蝕可以驗之衆歷法疎密以交食爲驗自漢至宋
皆不能定交食之當食不食不當食而食及時刻早
晚食分多寡則其歷之疎潤可知

以難推易

羲炭以月蝕撿日宿度所在爲歷術者宗案近代西
人譏炭以爲日度易求月行難測以難推易倒而用
之爲兩失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六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七

東吳王鳴盛述

晉書五

魏祖虞舜

禮志魏景初元年十月詔曰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圜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案魏人用鄭氏康成說以周家分圜丘南郊而爲二帝嚳配圜丘后稷配南郊故倣而行之但

漢雖祖堯而郊祀未嘗及魏乃以舜爲始祖王肅高堂隆輩附會如此豈不貽千古笑端乎晉人并郊丘爲一

救日

禮志於救日一節載摯虞決疑云云案古歷甚踈不能定日食故救日之禮甚重後世推筭漸密尅定時刻不爽而救日之儀殺矣

司馬昭薨年

魏元帝咸熙元年進文帝爵爲王追命舞陽宣文侯爲宣王忠武侯爲景王是年八月文帝崩謚曰文王案據帝紀司馬昭以咸熙二年八月崩然則此志是

年當作明年

追尊景皇后

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丁卯追尊皇祖宣王爲宣皇帝伯考景王爲景皇帝考文王爲文皇帝宣王妃張氏爲宣穆皇后景王夫人羊氏爲景皇后案據帝紀司馬師之妻景皇后以泰始二年尊爲宏訓太后至咸寧四年始崩不當在泰始元年追尊之列

武悼后配饗

成帝咸康五年始作武悼皇后神主祔於廟配饗世祖愍孩武悼楊皇后配饗武帝廟據帝紀在咸康八

年后妃本傳則云七年蒸定議於七年迨八年三月始配饗耳此志云咸康五年誤也

孝武帝后崩年

孝武帝太元四年九月皇后王氏崩案帝紀及后妃傳並作太元五年與此志不同

大閱

武帝泰始四年九月臨宣武觀大閱衆軍此見禮志而帝紀無之帝紀泰始九年十一月十年十一月咸寧三年十一月並臨宣武觀大閱而此志亦不載

樂章闕文

晉書樂志所載郊廟樂章亦不見宋書以相參校小小互異處姑不論其宗廟所用於康帝之下宋書有歌孝宗穆帝一篇亦曹毗造其詞云孝宗夙哲休音允臧如彼晨離燿景扶桑垂訓華幄流潤八荒幽贊元妙爰該典章西平僭蜀北靜舊疆高猷遠暢朝有遺芳而晉書脫去又傳元所製改漢鼓吹曲為二十二篇內景龍飛一篇武功巍之下宋書有昔被四海萬邦望風莫不來綏聖德潛斷先天弗違二十字晉書脫去今補入而其下文云祥享世永長尚不成文理祥字上應尚有闕文又元雲篇成湯隆顯命伊摯來

如飛之下脫周文獵渭濱遂載呂望歸符合如影響三句然後下接先天天不違云云

三師三公

晉人以避景帝諱改太師爲太宰與太傅太保爲三公但古以三師兼太尉司徒司空漢晉則三師之外別有三司固與古異矣而漢以大司馬卽太尉晉則太尉之外別自有大司馬漢以大司馬大將軍爲一晉則大司馬之外別自有大將軍名號益亂枝分錯出世愈降而愈多觀晉書職官志可見三代以上將軍即六卿也漢魏以下別有大將軍又增雜號將軍

司馬遷非宦者

晉職官志云尚書本漢承秦置及武帝遊宴後庭始用宦者主中書以司馬遷爲之中間遂罷其官以爲中書之職至成帝建始四年罷中書宦者又置尚書五人一人爲僕射而四人分爲四曹通掌圖書秘記章奏之事愚案晉志此條非也司馬遷非宦者漢書但言其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豈得以用遷爲宦者主中書之所由始至宣元時宏恭石顯用事然後權歸宦者耳

九品中正

魏陳羣始立九品官人之法晉武帝紀則云咸熙二年十一月令諸郡中正以六條舉淹滯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盡禮三曰友于兄弟四曰絜身勞謙五曰信義可復六曰學以爲己故三國志晉書及南史諸列傳中多有爲州郡大中正者葢以他官或老于鄉者充之掌鄉黨評論人才臧否淸議係焉說見前魏夏侯元傳中乃晉職官志中絕不一見何也

晉輿服辨證

玉金象革木等路章金華施橑朱橑二十八云云施橑之下脫木字又棨戟韜以黼繡上爲亞字亞當作

巫
王金象三路章象鹿而鏤錫金叜而方釳注旄以鐵
爲之鹿後漢書作鏕旄當作釳
記里鼓車章羊車一名輂車云云案羊車以下應提
行
中朝大駕鹵簿先象車鼓吹一部云云案中朝大駕
鹵簿六字元板自爲一行不連下當從之
皇太子安車駕三章黃金塗五絲又重句絲竝當作
末
中二千石二千石章銅五采駕二采當作末又九丈

十二丈從後漢書當作文
皇太后皇后法駕章黃金塗五采又重句采並當作
末後漢書徐廣注曰五末疑謂前一轅及衡端轂頭
也
自過江之後章黃金塗五采采當作末
衛氏冠章衛元板作衕後漢書同是
爵弁章長二寸長下脫尺字
漢儀章俗說幘本未有岐宋書未作末是
皇太子金璽章其由衣白由當作中
諸王金璽章自皇后謁廟以下當提行不連下

皇后謁廟其服皁上皁下後漢書作紺上皁下是
淑妃淑媛淑儀章純縹爲上輿下輿當作與

牛一頭得二十斛

食貨志杜預上疏曰臣前啓典牧種牛不供耕駕老
不穿鼻者無益於用而徒有穀草之費宜大出賣以
易穀及爲賞直詔曰孳育之物不宜減散事遂停寢
問主者今典虞右典牧種產牛大小相通有四萬五
千餘頭苟不益世用頭數雖多其費日廣今徒養宜
用之牛終爲無益之費甚失事宜東南以水田爲業
人無牛犢今可分種牛三萬五千頭以付二州將吏

士庶使及春耕穀登之後頭責三百斛是爲化無用之費得運水次成穀七百萬斛案三百斛當作二十斛牛一頭得穀二十斛三萬五千頭得穀七百萬斛

劉陶議大錢

漢和帝時有上書言貨輕錢薄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事孝廉劉陶上議云云此等已見後漢書似不必載因後書無食貨志故此又并及之

閏月

五行志惠帝元康五年閏月庚寅武庫火是後愍懷

見殺太子之應也閏月帝紀作十月殺下宋書重殺字此脫

元興三年

元興二年十二月桓元篡位其明年二月庚寅夜濤水入石頭商旅方舟萬計漂敗流斷云云其下文又云三年二月己丑朔夜濤水入石頭漂沒殺人大航流敗案元興二年之明年卽是三年也己丑先庚寅一日耳當是一事而重出

庶用五事

經曰庶用五事云云案本是敬用五事篆敬字似羞

漢書誤爲羞顔師古因妄爲之説曰羞進也此又因羞而誤爲庶

諸葛恚之

吳之風俗相驅以急言論彈射以刻薄相尙諸葛恚之著正交論愚謂諸葛不知何人其下必脫一字當是恪字觀吳志恪本傳與陸遜書其意正是如此

高年

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廣陵高年閻嵩家雌雞生無右翅高年元板作高平宋書同

五間六梁

明帝太寧元年周筵立宅宇五間六梁一時躍出墜地六梁宋書作六架

義熙小兒語

義熙二年小兒相逢於道輙舉其兩手曰盧健健次曰鬬歎鬬歎末曰翁年老翁年老當時莫知所謂其後盧龍內逼蓋川健健之謂也旣至查浦屢剋期欲與官鬬鬬歎之應也翁年老羣公有期頤之慶知妖逆之徒自然消殄也其時復有謠言曰盧橙橙逐水流東風忽如起那得入石頭盧龍果敗不得入石頭也此晉五行志文其下提行另起云昔溫嶠令郭景

純卜已與庾亮吉凶景純云元吉嶠語亮曰吾等與
國家同安危而曰元吉是事有成也於是協同討滅
王敦宋書五行志則以昔温嶠至討滅王敦一段在
翁年老之上晉書蓋因討滅王敦在明帝時不當應
義熙之謠故於上段中刪去移下別爲一條然如此
分爲二條則後一條竟無所附麗矣當以宋書爲是
宋書舉前籖以證後謠也川健健川當作盧

謝安薨

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謝安出鎮廣陵始發石頭金
鼓無故自破此木沴金之異也月餘以疾還而薨案

安卒於八月不當云月餘

永昌二年

永昌二年七月庚子朔雷震太極殿柱愚攷本紀元帝永昌元年先書十一月以司徒荀組爲太尉云云其下書閏月己丑帝崩則是崩於閏十一月明帝以明年三月改元則自閏月至明年二月當仍稱永昌但無七月耳雷震太極殿柱乃明帝太寧元年七月景子事也不知何以書永昌二年景子書庚子亦與紀異

王師南討

義熙六年五月壬申大風拔北郊樹是日盧循大艦漂沒甲戌又風發屋折木是冬王師南討王師宋書作三師帝紀秋七月輔國將軍王仲德鹿川太守劉鍾河間內史蒯恩追盧循 即三師也

正月地震

太康五年正月朔壬辰京師地震帝紀作二月壬辰

荊襄地震

懷帝永嘉三年十月荊襄二州地震宋書帝紀襄俱作相

桓温專政

哀帝興寧二年三月江陵地震是時桓溫專政宋書
作專征

大石山崩

武帝泰始三年三月戊午大石山崩帝紀作太山石
宋書作太行山

鮑氏都目鄭氏章句

刑法志漢獻帝建安元年應劭刪定律令奏之曰臣
竊不自揆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
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折獄凡二百五
十篇其下文敍至魏文帝受禪承用秦漢舊律因歷

敘魏文侯師李悝撰法經以下數家凡九百六卷云云云內有漢司徒鮑公撰嫁娶辭訟決爲法比都目案決事都目八卷司徒鮑昱撰見東觀漢紀其下文又言律九百六卷世有增損率皆集類爲篇結事爲章一章之中或事過數十事類雖同輕重乖異而通條連句上下相蒙錯糅無常後人生意各爲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元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覽者益難天子於是下詔但用鄭氏章句不得襍用餘家案後書鄭本傳不言其注律而前書諸侯王表張晏注引律鄭氏說即康成章句也當魏受禪初

律獨主鄭乃其下文又言司馬昭爲晉王以律有叔孫郭馬杜諸儒章句但取鄭氏則爲偏黨未可承用於是又令賈充等增改大約鄭學至晉而違之者多南渡後則衰於南盛於北

此志又云漢獻帝時天下亂百姓有土崩之勢刑罰不足以懲惡於是名儒大司農鄭元之徒以爲宜復行肉刑案尙書象以典刑據周禮秋官司刑疏引鄭注以爲卽正刑五謂墨劓等史記五帝本紀注引馬融注則以象刑爲畫象卽漢文帝詔云有虞氏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者觀晉刑法志鄭欲用肉刑則知

鄭注經必與馬融異不用畫象之說

　令景

令景卽令丙避諱

　傳覆還受登聞道辭

四律有告劾傳覆有告反逮受科有登聞道辭案傳考也覆案也逮受攷下文當作逮驗登聞道辭卽下文所謂上言變事也

　呵人受錢

令乙有呵人受錢案說文自序言俗書之謬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苛人受錢此言苛字誤作从止从句

然則晉書呵人亦當作苛人

自擇伏日

諸郡不得自擇伏日所以齊風俗也案戶律漢中巴蜀廣漢自擇伏日見風俗通

衛宮

賈充等增改舊律因事類爲衛宮違制案事類卽蕭何所益事律後漢胡廣傳大將軍梁冀誅廣與司徒韓演等坐不衛宮減死一等奪爵土爲庶人東晉王導亦會坐此

[illegible]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八

東吳王鳴盛述

晉書六

羊皇后母蔡氏

后妃列傳景獻羊皇后泰山南城人父衜上黨太守母陳留蔡氏漢左中郎將邕之女也案邕女文姬初適衞仲道後歸董祀此司馬師之妻之母則羊衜之妻別是一人非文姬惜其名不傳衜乃羊祜之父祜傳云父衜上黨太守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衜字今俗人以爲郎道字考說文卷二下辵部道所

行道也从辵从首行部無衜字此字不知何從而來

武帝誤於楊后

武帝后楊氏明知其子惠帝不可立而力勸帝立之又力勸帝爲其子納賈充女此與隋文帝爲獨孤后所誤勸立煬帝正同炎與堅皆以用婦言敗楊后又力勸納其叔父駿之女爲后既覆司馬又傾楊氏

太安元年立羊后

惠帝羊皇后泰山南城人賈后既廢孫秀議立后后外祖孫旂與秀合族又諸子自結於秀故以太安元年立爲皇后愚按據帝紀羊后以永康元年十一月

立五行志亦作永康元年考永康之後改永寧孫秀之誅在永寧元年其明年方改元太安豈得如此傳所云當以本紀及五行志爲正

懷帝梁皇后

懷帝以光熙元年十一月卽位立妃梁氏爲皇后而后妃傳但有懷帝之母王皇太后梁后竟不一見至愍帝則紀傳皆無立后

王夷甫

成恭杜皇后傳寧康二年以后母裴氏爲廣德縣君裴氏太尉王夷甫外孫案王衍不當稱字

章太妃稱夫人

章太妃周氏以選入成帝宮生哀帝及海西公始拜爲貴人哀帝卽位詔有司議貴人位號太尉桓温議宜稱夫人尚書僕射江虨議應曰太夫人案禮志桓温議宜稱太夫人江虨議可言皇太夫人

褚裒依鄭元義

康帝褚皇后父裒見外戚傳穆帝卽位尊曰皇太后帝幼沖太后臨朝稱制太常殷融議依鄭元義衛將軍裒在宮庭則盡臣敬太后歸寧之日自如家人之禮案鄭康成議在漢獻帝時伏皇后父伏完事也

永興三年

穆帝何皇后升平元年立爲皇后無子哀帝卽位稱穆皇后桓元篡位降爲零陽縣君與安帝俱西至巴陵劉裕建義后還京都永興三年崩在位凡四十八年案永興當作元興自穆帝升平元年至安帝元興三年正四十八年

興寧二年

哀帝王皇后興寧二年崩帝紀崩在三年

太和六年

廢帝海西公庾皇后太和六年崩帝紀崩在元年

祥顗同謁晉王

王祥傳武帝爲晉王祥與荀顗往謁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既已盡敬今便當拜也祥曰相國誠爲尊貴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司而輒拜人者及入顗遂拜祥獨長揖愚考此事出漢晉春秋裴松之注魏紀引之彼文祥與何曾荀顗同謁何侯即指曾此删去曾名非也原其删去之由何曾傳文帝爲晉王曾與高柔鄭沖俱爲三公將入見曾致拜盡敬二人猶揖而已然則曾之拜在文帝時已然故此傳删去之祥庸貪小人

名仕魏室實爲晉臣乃以不拜自重乎史家盛誇其
孝友名德此史家妙於立言范蔚宗傳胡廣歐陽永
叔傳馮道皆如此矣以不拜爲高與高貴鄉公被弒
而號泣爲忠正復一類昭炎佯敬之明知如傀儡相
與爲僞而已祿位之昌名壽之高子孫之蕃衍古今
少比鄙夫例多福無怪志於鄙夫者之多也

鄭沖官從畧

鄭沖傳魏文帝爲太子命沖爲文學累遷尚書郎出
補陳留太守大將軍曹爽引爲從事中郎轉散騎常
侍光祿勳嘉平三年拜司空案沖論語集解正始中

所上序稱光祿大夫臣鄭沖今傳但云轉散騎常侍光祿勳不云光祿大夫史文畧也

袁粲

何劭傳劭甍子岐嗣劭初亾袁粲弔岐云云此又一袁粲非劉宋袁粲

何氏滅亾

何曾傳既言無聲樂嬖幸之好又言其奢豪華侈日食萬錢無下箸處此自相矛盾也若無聲樂嬖幸則曾之奢但爲口腹乎曾本傾險殺曹爽廢齊王皆預其謀又以奢豪爲子孫倡歷世以忲侈聞永嘉之亂

何氏滅亡無遺此則天道之可信者王祥特庸鄙貪位苟祿耳惡非曾比持身亦尚約素則其昌後也亦宜新唐姦臣許敬宗傳王福畤美何曾忠而孝此諂佞之辭

石苞薨年

石苞傳泰始八年薨武帝紀則云泰始九年二月癸巳薨

王佑賈充裴秀

羊祜傳泰始初爲尚書右僕射衛將軍時王佑賈充裴秀皆前朝名望祜每讓不處其右案王佑乃嶠之父爲楊駿腹心此非前朝名望也疑爲王沈之誤攷

王沉傳羊祜荀勗賈充裴秀等皆與沉諮謀賈充傳充與裴秀王沉羊祜荀勗同受腹心之任則爲沉無疑

蜀賊

陳騫傳蜀賊寇隴右以尚書持節行征蜀將軍愚謂唐修晉史何必以蜀爲賊此沿襲舊文芟除未淨晉中如此甚多今不悉出

陳騫薨年

陳騫以元康二年薨年八十一見本傳帝紀則在太康二年十一月元康乃惠帝年號騫何由至此當從

紀

鷦鷯賦

張華作鷦鷯賦見本傳繹其詞有知足知止之義乃周旋邪枉之朝委蛇危疑之地以殺其身可謂能言不能行矣

張華傳附雜事

張華傳末附載雜事數則識海鳧毛辨龍肉鮓蚍蜉爲雉刻桐爲魚扣石鼓斗牛紫氣豐城寶劒支蔓誕妄全似小說無復史裁然此乃正史也而宋彭乘墨客揮犀第九卷乃復全抄以誇博聞宋人小說筆記

大率皆彭乘之類有學識者不必看此等書無益有損

安平獻王孚傳有闕

安平獻王孚傳於配饗太廟之下宜添一句曰謚曰獻晉書如此甚多今不能悉出

汝南王亮

宣五王傳宣帝九男穆張皇后生景帝文帝平原王幹伏夫人生汝南文成王亮琅邪武王伷清惠亭侯京扶風武王駿張夫人生梁王肜栢夫人生趙王倫汝南王亮亮及倫別有傳按栢夫人生趙王倫之下

即當云亮及倫別有傳汝南王亮四字衍

齊獻王攸傳闕誤

文六王齊獻王攸傳於配饗太廟下宜添一句曰謚曰獻其下云子冏立別有傳此六字宜刪傳末云三子蕤贊寔此宜改云四子蕤冏贊寔冏嗣立別有傳

王沉父子濟惡

王沉以高貴鄉公之謀告司馬懿而弒之見魏紀及沉本傳其子浚當惠帝時承賈后旨害愍懷太子於許昌見浚本傳可云父子世濟其惡

荀勗論省官

周官以六卿兼統羣職兩漢雖承秦制大攺周禮然
尙有條序惟晉之官制最爲雜亂無章荀勗雖小人
其奏請省官以九寺可幷於尙書蘭臺宜省付三府
見勗本傳此奏甚可行而當時亦未之用

加大夫人

荀勗之子組傳進封臨潁縣公加大夫人世子印綬
案大夫人未詳元板加下空一字亦非大疑當作太

敬司徒王導下

荀組之子奕傳元帝踐位通議元會日帝應敬司徒
王導下案下當作不句絕導傳云元帝登尊號百官

陪列命導升御牀共坐明帝卽位導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成帝與導書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元正導入帝爲之興又令其輿車入殿所謂通議應敬者謂此

馮紞等搆太子齊王

馮紞與賈充荀顗荀勗搆害愍懷太子而紞與勗又讒譖齊獻王攸武帝之世姦佞滿朝開國承家惟小人是用宜其再世而亂不但耽於聲色無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而已也顗或之子勗爽之曾孫顗其家聲抑又甚矣但此諸事散見諸傳中者語多重出

繁複可厭凡兩傳同述一事者宜云詳見某傳可矣陳壽范蔚宗當之必不如此

羊祜亦黨賈充

觀賈充傳充出鎮關中自以失職憂慮荀勗既爲畫策留之而羊祜亦密啟留充祜一時名德而黨惡乃爾急功名之士非道德中人貌爲方雅豈眞君子以謝安之德量亦由桓溫進身晉人尚元虛名節掃地矣

王渾長子尚

王渾傳前既云以功封次子尚爲關內侯末又云長子尚早亾次子濟嗣自相矛盾

山濤舉嵇紹

山濤掌選舉嵇康自代康與書絕交詆斥難堪而其後康被刑謂其子紹曰山巨源在汝不孤矣後濤舉紹爲秘書丞以康之詭激而濤能始終之何友誼之篤也君子哉

筒巾細布

王戎傳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巾細布五十端巾元板作中愚攷筩中布名後漢王符傳章懷太子注引楊雄蜀都賦曰筩中黃潤一端數金元板作中是

龍洲

王衍之弟澄傳巴蜀流人在荆湘者屯聚樂鄉澄討之賊請降澄僞許之旣而襲之於寵洲寵當作龍

繆坦

郭舒傳高官都護繆坦請武昌城西地爲營坦一元板作垣

旣葬還職

鄭袤之子默傳武帝時爲大鴻臚遭母喪舊制旣葬還職默自陳懇至久而見許遂改法定令大臣終喪自默始又華表之子廙傳武帝時都督河北諸軍事父病篤輒還仍遭喪舊例葬訖復任廙固辭迕旨大

約兩漢魏晉不行三年喪者甚多然從無不葬而仕
者

華嶠漢後書

華嶠傳嶠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會爲臺郎
典官制事由是得徧觀秘籍遂就其緒起於光武終
於孝獻一百九十五年爲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
十典十卷傳七十卷及三譜序傳目錄凡九十七卷
改名漢後書奏之永嘉喪亂經籍遺沒嶠書存者五
十餘卷案史通云帝紀十二皇后紀二三譜十典列
傳七十總十七篇此云三譜序傳目錄似各爲一卷

與史通異又存者五十餘卷五字之下注云一作三案史通云晉室東徙十惟一存然則作三十餘卷者是也

黃沙御史

劉頌傳云中正劉友辟公府掾尚書郎黃沙御史黃字闕武紀云太康五年六月初置黃沙獄高光傳云武帝置長沙獄以典詔囚以光明法用爲長沙御史秩與中丞同長字下注云一作黃作黃是

檃括

李重傳寄檃括於閭伍檃元板作隱

邯鄲醉

重遷廷尉平駁廷尉奏邯鄲下一字似醉非醉似辭非辭殊不可解元板直作醉亦可疑此乃人名作醉太怪

二百四十步爲畝

傅元傳古以步百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一畝說詳予尚書後案臯陶謨

沉萊堰

傅祗傳爲滎陽太守自魏黄初大水後河濟汎溢鄧艾常著濟河論開石門而通之至是復浸壞祗乃造

沇萊堰至今兗豫無水患萊字下注云一作菉劉頌傳頌當武帝時疏言事有目下爲之雖少有廢而終大益如河汴將合沇萊苟善則役不可息萊當作菉

皇甫謐傳無尙書事

孔穎達尙書疏引晉書皇甫謐傳云謐于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尙書云云又云晉太保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授天水梁柳云云今晉書皇甫謐傳絕無此文鄭沖傳亦不言穎達所據似別是一種晉書詳予尙書後辨謐傳云太康三年卒時年六十八古文尙書惟鄭氏康成所傳者係孔壁眞本唐人作

疏之本并孔傳則謐所造託名於孔者謐生於漢獻
帝建安二十年去康成沒十餘年

文丁殺季歷

束晳傳汲郡人不凖盜發魏襄王墓得竹書其中與
經傳大異則云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云云案竹
書紀年商文丁十一年王殺季歷文丁史記作太丁
帝乙之父也作文丁不誤舊本作文王太謬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八

十七史商榷

DS
735
.A2
W3
1880
v.11

十七史商榷卷四十九

東吳王鳴盛述

[seal]

晉書七

陸機入洛

陸機傳機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案杜子美醉歌行別從姪勤落第歸詩云陸機二十作文賦今觀晉書本傳無二十作文賦語子美殆別有據也其後機與雲同被害機年四十三雲年四十二吳滅在太康元年時機年二十太康終於十年機太康末入洛則年二

十九雲二十八矣

機稱三國君臣

機作辨亾論稱魏人曹氏稱劉備爲劉翁文選作劉公此敵國之詞稱孫權爲太祖此必吳人追尊廟號而陳壽權傳竟不載稱吳諸臣皆名惟祖遜父抗稱陸公而三稱張昭爲張公其二文選皆作張昭其一作張公機避晉文帝諱唐人攺爲昭其一攺之未淨耳觀篇中虎作武民作人作衆則唐諱其云虎翻陸績張惇以風義舉政陸績之下文選有張溫李善注並引吳志文以釋之此脫又云漢王帥巴漢之人報

關羽之敗我陸公挫之西陸西陸誤文選作西陵是又云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鍾離斐文選作離斐李善曰吳志魏諸葛誕降魏人圍之丁奉與黎斐徃解其圍黎離音相近是一人但字不同然則鍾字衍也又或曰亂不極則治不形或曰選作元曰注引太元作或者誤

太興府

夏侯湛之弟湻子承傳參安東軍事稍遷南平太守太興府王敦舉兵內向云云府元本作未俱非是當作未太興元帝年號晉書本紀及陶侃王隱虞預諸

傳作太興稽古錄同通鑑第九十卷作大興九十一卷作太興萬斯同歷代紀元彙考鍾淵映歷代建元考作大陳景雲紀元要略　陳宏謀甲子紀元作太趙駿烈紀元彙考忽作太忽　作大未詳孰是

籍田賦校誤

潘岳傳岳作籍田賦於是乃使甸帥清畿帥下注諸本俱作師周作師是周字衍碧色肅其千千注一作阡阡文選作芊芊是游場染屨游下注一作坻文選作坻注引方言曰坻場也蚍蜉犁鼠之場謂之坻場浮壤之名也音傷垂髫總髻作髻方與上戾下襟叶

文選作髮非是薄採其芳芳下注一作茅文選作茅芳與農爲韻未詳作茅尤不可通

閒居賦校誤

潘岳傳岳仕宦不達作閑居賦爲尙書郎廷尉評文選評作平是領太傅主簿府誅除名爲民府下選有主字是謂楊駿也此脫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遷職者三此六句觀李善注可見晉官制彼作一不拜職遷者三是谿子巨黍異絭同歸歸選作機是

八王

晉書列傳卷第二十九分列汝南王亮楚隱王瑋趙王倫齊王冏長沙王乂成都王穎河間王顒東海王越凡八王其篇首冠以總叙先論歷代封建之利害次及晉事則言諸王相仍搆釁爲身擇利無心憂國遂使外寇陵侮宗廟丘墟向使八王之中有一藩如漢梁孝王武朱虛侯章則外寇焉敢憑陵內難奚由竊發其下文結之云西晉之政亂朝危雖由時主然煽其風速其禍者咎在八王此言甚精確篇末論贊最貶者倫頴顒越其次亮瑋又其次冏而於乂稍有恕詞斷制亦平允各傳中叙事雖蔓衍無法亦尚差

可其以八王特提出聚于一處不似他王以同父者合爲一篇又其序次則以事之先後不以輩行之尊卑遠近極得史法之變惟篇首直當題云八王列傳尤覺醒眼乃但標云列傳卷第二十九不用八王爲目則非

君臣

漢成哀之後戚藩陵僭君臣乘茲閒隙竊位偷安君臣當作巨君王莽字

公孫宏

汝南王亮傳楚王瑋承賈后旨誣亮與衛瓘有廢惠

帝之謀矯詔遣其長史公孫宏以兵圍亮此傳不過
以公孫宏爲瑋所使瑋傳則以宏與舍人岐盛並薄
行因積弩將軍李肇矯稱瑋命譖亮瓘於賈后是首
謀者發於宏二傳稍不同然瑋傳末則云賈后先惡
瓘亮又忌瑋故以計相次誅之蓋使瑋殺亮瓘者賈
后也即以殺亮瓘爲瑋矯詔之罪而殺之者亦賈后
也賈后欲專政故殺楊駿亮與駿相惡者也恐駿死
而亮得政遂殺亮即無瑋賈必殺亮而於公孫乎何
誅亮死而瑋又難制故不另起鑪竈即以此爲罪殺
之瑋臨死出懷中青紙詔曰受詔而行今更爲罪何

也公孫宏在河陽爲令潘岳所愛見岳傳岳爲楊駿府吏駿之死岳賴宏以免然以宏之傾險而岳昵之其不擇交如此依阿亂朝而比之匪人能無及禍乎

亮謚文成

追復亮爵至廟設軒懸之樂下宜添一句云追謚文成

二萬五千石

汝南王亮之孫祐傳以江夏雲杜益封并前二萬五千石石當作戶

瑋謚隱

永寧元年追贈瑋爲驃騎將軍下應添一句云追謚
曰隱

部曲督

趙王倫傳孫秀既執機衡司隸從事游顥奴晉興告
顥有異志秀卽收顥殺之厚待晉興以爲已部曲督
案部曲皆有督督名不一如上文左衛司馬督司馬
雅常從督許超右衛司馬督路始右衛佽飛督閭和
是也又有帳下督別見

侍中軍詔

倫加九錫增封五萬戶倫僞讓詔遣百官詣府敦勸

侍中軍詔然後受之案軍詔當作宣詔

東宮西宮

倫自爲相國一依宣文輔魏故事增相府兵爲二萬人起東宮三門四角華檐倫與孫秀並聽妖邪之說使牙門趙奉詐爲宣帝神語命倫早入西宮案東宮者相府也早入西宮者爲天子也上文言司馬雅給事東宮又言孫秀知太子若還東宮將與賢人圖政彼東宮皆太子所居與此東宮爲相府不同大約自魏及晉洛京宮室天子居西而相府在東故段灼傳武帝卽位灼陳時宜云陛下受禪從東府入西宮兵

刀耀天旌旗翳日而齊王冏傳亦云冏起兵討趙王倫惠帝反正拜大司馬加九錫備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冏輔政大築第館北取五穀市南開諸署毁壞廬舍以百數使大匠營制與西宮等是也

南史宋武帝紀帝在晉末旣爲大將軍揚州牧給班劍二十人攺太尉中書監進太傅加羽葆鼓吹及誅劉毅之後尅期至都於是輕舟密至已還東府其下又云息人簡役築東府城其下又言帝戒嚴北討姚泓以世子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尚書右僕射劉穆之爲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

齊高帝紀元徽五年七月戊子弑蒼梧王甲午帝移鎮東府丙申加侍中司空錄尚書事又前湘州刺史王蘊還至東府前期見高帝可知南朝建康凡宰相之府亦稱東府猶沿晉制也凡宋齊梁陳各紀傳及南史各紀傳中稱東府者不可枚舉

赦曰在職者

倫僭即帝位大赦郡縣二千石令長赦曰在職者皆封侯赦曰當作赦日日从口上開日从○中實俗謬以狹長爲日闊匾爲曰故混

秀徃

秀往文帝爲相國時所居內府往當作住

齊王冏奏

解系傳系爲趙王倫孫秀所殺齊王冏起義倫秀誅冏奏雪張華裴頠及系等之冤其詞已見華傳此重出

晉少貞臣

潘岳石崇附賈謐望塵而拜不待言矣而劉琨陸機亦皆附謐在二十四友之數趙王倫之篡樂廣素號元虛乃奉璽綬勸進而琨則爲倫所信用晉少貞臣如此琨爲段匹磾所拘作詩以百鍊剛自比亦難言

之矣但志在克復爲可嘉耳
以王導一門爲司馬氏世臣而桓元簒位則導之孫謐爲太保奉璽冊詣元封武昌縣開國公四維絕矣何以立國

頓朴

劉琨傳邊萌頓朴或改朴爲仆愚謂頓與鈍同用漢翟方進傳遲頓不及事是也然則朴字可不改

遵人

祖逖傳逖字上稚范陽遵人也愚謂據漢地理志遵當作遒元板亦誤

陳訓

妖星見豫州之次歴陽陳訓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死周訪傳有善相者陳訓卽此人

黄中因

邵續傳續遣子存及文鴦屯濟南黄巾固因當作固句絶

十七史商榷卷五十

東吳王鳴盛述

晉書八

殤王薨以冲繼兆

武十三王傳城陽懷王景出繼叔父城陽哀王兆泰始五年受封六年薨東海冲王祗泰始九年五月受封殤王薨復以冲繼兆案當作懷王薨復以祗繼兆

王導傳多溢美

王導傳一篇凡六千餘字殊多溢美要之看似煌煌一代名臣其實乃並無一事徒有門閥顯榮子孫官

秩而已所謂翼戴中興稱江左夷吾者吾不知其何在也以懼婦爲蔡謨所嘲乃斥之云吾少遊洛中何知有蔡克兒導之所以驕人者不過以門閥耳

蘇峻之亂庾亮所召非導之由然導身爲大臣當任其危而本傳始言入宮衛帝衛帝者欲避賊鋒也終言賊入導懼禍携二子出奔白石則不衛帝矣白石壘乃陶侃所築險固處故奔此以圖免也賊平後乃入石頭城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色郭默反導言遵養時晦侃曰是乃遵養時賊也皆見侃傳導之庸鄙無恥甚矣劉超傳亦言蘇峻之亂成帝被幽超

等繾綣朝夕卒爲峻所殺而王導出奔

末一段纔說導不忌庾亮忽又說導深惡庾亮東起西倒毫無定見晉書之專務多載而不加裁翦每如此

導兄敦反雖非導謀然敦欲殺温嶠私與導書言之見嶠傳欲殺周顗亦商之于導而導遂成之見顗傳導固通敦矣導孫珣則又桓温黨也孰謂王氏爲忠於晉哉明帝崩成帝即位羣臣進璽導以疾不至卞壼正色曰王公豈社稷之臣耶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人臣辭疾時後導又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

郄鑒壹奏導虧法從私無大臣節請免官並見壹傳導爲正直所羞如此

陶侃被誣

陶侃乃東晉第一純臣才德兼備而爲庾亮所惡王導亦忌之卽溫嶠亦不能無嫌曲加誣衊有大功而掩其功無過而增飾以成其過奈天下自有公論故作史者不得不言其善而終以無識多寓貶詞且晉書愛博貪收異說往往一篇中自相矛盾前云侃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欲遜位歸國後云少夢生翼上天及都督八州潛有窺窬之志不亦剌謬乎賓應王

編修懋竑有論力辨其誣載白田草堂存稿第四卷
最精確文多不錄晉書誣侃亦見毛寶傳

許恂

郄鑒之子愔傳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恂並有邁世
之風恂當作詢元板亦誤

合傳不拘忠姦

史家數人傳合一篇或以事合或以人合不可拘執
但當臨時制宜解系孫旂孟觀牽秀繆播皇甫重合
傳論云解系等或抗忠盡節或飾詐懷姦雖邪正殊
途而咸至誅戮此史臣自明其忠姦合傳之例也應

詹甘卓卞壼劉超鍾雅同傳以諸人或死王敦之難或死蘇峻之難事蹟相似也卓始討陳敏已懷貳心及討王敦則懷貳更甚豈可與卞壼同論而合之者亦猶解系等傳例耳應詹雖亦討敦然以善終插入殊覺不類此則自亂其例者或他傳無可附麗不得已而入此乎

庾亮傳得失參半

庾亮之庸鄙惡劣貪忮猜忍誠無寸善可取而罪不勝誅矣傳文依阿平敘不明斥其非殊欠直筆又亮最忌陶侃篇中略見而未暢反多敘欲廢王導事導

本不足惜況亮忌侃甚於導乎惟論中指摘其啓蘇
祖之亂是爲實録此傳得失參半外戚傳總敘歷論
外戚之誤國因及西晉爲賈氏所敗而繼之云爰及
江左未改覆車庾亮世族羽儀王恭高門領袖既而
職兼出納任切股肱孝伯竟以亡身元規幾於覆國
豈不哀哉此段斥亮之罪爲得之

石頭城

亮有開復中原之謀率大衆十萬據石頭城爲諸軍
聲援案下文亮上疏言臣宜移鎮襄陽之石城下時
亮欲北伐石城在襄陽故足爲諸軍聲援若石頭城

則在金陵矣必非也頭字衍蔡謨傳征西將軍庾亮以石勒新死欲移鎮石城卽此事

石硊

桓彝傳彝爲宣城內史蘇峻之亂彝遣將軍朱綽討賊別帥於蕪湖彝尋出石硊注云硊一作頭亢板作跪愚謂此必宣城郡地作石頭者謬作跪亦不類硊字說文卷九下石部無存疑

塗中

桓彝之孫石綏傳桓元敗石綏走江西塗中塗當作涂涂中卽今滁州

王敦叛

虞潭傳甘卓屯宜陽爲杜弢所逼潭進軍救卓卓上潭領長沙太守固辭不就王敦叛潭爲湘東太守復以疾辭案叛字當作叛此時敦猶未叛也

何充薦桓温

何充傳庾翼終表以後任委息爰之論者以諸庾世在西藩宜依翼所請充曰不然荆楚國之西門豈可以白面年少當此任桓温英略過人有文武識度西夏之任無出温者乃使温西愚謂庾氏誠不可任然此外豈無人舉西夏而委之桓温如虎傳翼成其跋

扈晉祚幾傾何充之罪也

幾爲勤學死

蔡謨傳謨渡江見彭蜞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謝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勤學死案蔡邕有勸學篇取之大戴禮勸學篇亦見前祖逖之兄納傳作勤者非祖納傳中語係王隱以語納者王隱傳中又重出晉書如此甚多

殷浩傳脫誤

殷浩傳征西將軍庾亮引爲記室將軍累遷司徒左長史安西庾翼復請爲司馬案記室將軍將當作參

安西下脫將軍二字

重出王導語

丁潭傳王導謂孔敬康有公才而無公望丁世康有公望而無公才已見前虞潭之兄子𩥇傳中重出可厭

諸謝相繼卒

孝武帝太元八年破苻堅總統指授者謝安而身在行陣者則安之弟石兄子元及安之子琰也晉不競矣賴有此舉爲之一振乃事平之後安卒於十年八月元卒於十三年正月石卒於十二月而元年僅四

十六尤爲可惜自此晉無人矣桓元篡位劉裕討元而晉亡矣

謝萬傳誤

謝萬傳末云萬子韶至車騎司馬韶子思字景伯宏達有遠略韶爲黃門郎略字衍韶爲之韶當作韻句絶

王羲之傳稱制

王羲之品頗高潔心亦不昧論贊宜論其人晉書唐人重修故稱唐太宗制但推其書法在鍾繇王獻之蕭子雲三人之上非也隸書始於秦西漢有草書行

書始見謝安傳而可以草統之隸與草之自秦漢歷魏晉其來已久然皆不甚尊其尊則始於羲之矣此論謂其高於三家者皆謂隸書草書也羲之雖以隸重今傳者不過樂毅論黃庭經其餘多是草書

蔡豹傳脫衍

蔡豹傳豹戰敗將歸謝罪北中郎王舒止之郎下脫將字傳末叙豹兒子裔事攷蔡裔爲殷浩之將前已附見于浩傳之末矣當歸併一處於此則但云見殷浩傳

征虜將軍

毛寶之孫璩傳謝安請爲參軍轉安子琰征虜將軍案當作征虜司馬

語在郊祀志

司馬彪傳泰始初武帝親祠南郊彪上疏定議語在郊祀志案晉書無郊祀志但有禮志亦不載彪南郊議

陳壽等傳

列傳第五十二卷所載陳壽等皆作史者虞預傳著晉書四十餘卷著下脫晉字干寶傳帝王之迹莫不必書必當作有元板亦誤習鑿齒傳慨爾而泣曰衍曰

字斐杜之故居斐當作裴徐廣傳轉大司農仍今者作如故今當作領

騫諤

顧和等傳論云爰在中興元風滋扇骨鯁騫諤蓋亦微矣騫或改爲蹇意取易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耳近日東吳顧氏文集有與人書論謇諤二字所出甚詳則此似當爲謇諤二字又見文苑袁宏傳然說文卷三上言部無謇字

君弱臣強

魏收魏書僭晉司馬叡傳言東晉君弱臣強不相羈縻

制以今考之猶信觀孔愉之從子坦傳成帝幸王導府拜導妻曹氏將納后因王彬喪停殷仲堪傳孝武帝問仲堪患耳聰者爲誰流涕而起曰進退惟谷誠可一笑君前不名父未聞於經乃見於史君之於臣若是隆乎

劉毅等三人論

劉毅諸葛長民何無忌三人同傳三人本與劉裕同起兵討桓元者也元旣敗而裕志乃在篡晉故毅與長民皆相繼爲其所滅兩人之所不及無忌者以無忌率兵禦海賊盧循徐道覆爲所殺尤爲得其所耳

論中褒揚無忌可也痛抑毅與長民謂其有取禍之
道則非

陽郡

諸葛長民傳琅邪陽郡人當作陽都

王謝世家

韓昌箕王謝世家三十卷漫爾采摭無當史學惟其
凡例云王氏瑯琊太原兩宗而太原之祁與晉陽又
分二派今攷元沖武子而下原係瑯琊正傳故祖文
舒而爲太原正派其自王嶠而下雖同爲晉陽似與
瑯琊支系稍別故爲支派若司徒而后爲太原祁人

則爲別派此似精核矣但其下又云此皆按籍而疏原非確見即爲譜系祇取便觀要以木本水源自有二姓之世譜在耳又云古人命名自有微意或一再從祖孫兄弟儘多同諱不知何故特爲標出以便詳覈卷首臚列同名者或四人同名或三人同名或二人同名其五十四人俱王氏其謝氏同名者惟二人耳此兩事俟再考

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一

東吳王鳴盛述

晉書九

張李不入載記

張軌李暠皆應入載記因暠乃唐之先祖不稱名改稱其字升入列傳於是聊援軌而進之以配暠耳軌嘗稱藩于晉暠亦遣使奉表建康然彼皆已割據一方改元建號尚得爲晉臣乎

張茂築臺

張軌之子茂傳茂城姑臧修靈鈞臺别駕吳紹諫曰

修城築臺葢是懲旣往之事愚案茂懲其兄見殺於近侍故築臺以備不虞

李廣曾祖仲翔

涼武昭王傳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廣曾祖仲翔云云案仲翔名不見史漢此因李暠唐之先祖叙其先世特詳故緣飾之且譜牒之學本多附會其詳具唐書宗室世系表中

譙周門人

孝友李密傳云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一名虔師事譙周周門人方之游夏　儒林文立傳云立字廣休巴

郡臨江人師事譙周門人以立爲顏回陳壽李虔爲游夏羅憲爲子貢羅憲字令則別有傳與羅含無涉又陳壽傳云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少師事同郡譙周長史杜軫傳云軫字超宗蜀郡成都人師事譙周以周之庸猥而及門如此盛邪

嵇紹論張華

忠義嵇紹傳司空張華爲趙王倫所誅議者追理其事欲復其爵紹駁之曰兆禍始亂華實爲之鄭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魯戮隱罪終篇貶翬未忍重戮事已宏矣不宜復其爵位理其無罪愚謂歸生同謀

羽父始亂豈可以例張華紹之引經非也父康無罪爲司馬昭所殺紹乃以身殉惠帝論贊中與王裒並論而謂其齊芳並美是或一道也然趙王倫篡位紹爲其侍中身污僞命乃反坐華以始亂毋乃責人重以周責已輕以約乎

王豹可不立傳

王豹傳長沙王乂至于冏案上見豹云云案豹下脫箋字豹前後上箋于冏其言一無可取乃妄人耳死雖冤亦非矯矯大節附見冏傳可矣不必入忠義立專傳

王育韋忠沈勁

王育仕于劉淵爲太傅韋忠仕于劉聰爲鎮西大將軍平羌校尉二人失節如此乃入忠義傳大非沈勁父充與王敦構逆衆敗而逃爲部曲將吳儒所殺勁當坐誅郡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竟殺讐人勁哀父死於非義欲立勳以雪先恥云云愚謂充本當誅復歸非義惟立勳以雪先恥爲可錄耳然勁入忠義傳而充終附敦傳所謂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此則史家書事之得其平者

鄧攸

鄧攸逃難棄其子而攜其弟之子其子朝棄而暮及攸乃繫之於樹而去噫甚矣攸意以爲不棄其子無以顯其保全弟子之名好名如此不仁可知其後敬媚權貴王敦已反而猶每月白敦兵數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方知是甥女小人哉攸也斯人也而可以入良吏乎

杜崧

儒林杜夷傳夷兄崧字行高惠帝時俗多浮僞著任子春秋以刺之崧惠帝紀作嵩任子當作杜子

三江揚都

文苑張翰傳顧榮執翰手曰吾亦與子飲三江水耳
案三江者松江婁江東江也又庾闡傳闡字仲初潁
川鄢陵人作揚都賦爲世所重案今本水經第二十
八卷沔水中篇酈道元注引庾仲初揚都賦注云今
太湖東注爲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
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而三此揚都賦之
注疑卽仲初自撰此事亦見世說文學篇又晉書於
仲初傳後次以曹毗傳有云毗著揚都賦亞於庾闡
則揚都賦之出於闡無疑也酈氏引此說卽斷之以
爲此別爲三江非職方之三江然則亦斷非禹貢揚

州之三江可知前人亦從無以此解禹貢揚州者陸德明釋文始引吳地記曰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此與酈引庾說同吳地記晉顧夷撰見隋經籍志夷于晉書無所見當是承襲庾說其後張守節史記正義於夏本紀引禹貢處即以此三江說之然則自唐以前用此說禹貢者兩家而已宋蔡氏乃云唐仲初吳都賦注云云不引陸德明張守節而引水經注可謂與博矣夫禹貢揚州三江豈可以震澤下流之三小水當之只因泥一既字謂下句底定必本既

入耳果爾則雍州云弱水既西涇屬渭汭豈涇之屬
渭必待弱水之西邪德明守節皆無知之輩謬妄殊
甚然此實學所在不足爲蔡氏深責也既別引酈注
以炫多聞乃誤庚爲唐改揚作吳烏焉亥豕誠堪駭
詫近吳中某鉅公文集中有唐仲初云云予少年時
每嗤點以爲笑端今詳攷之則近人所彙刻經解中
如王天與之書纂傳吳澄之書纂言陳師凱之書傳
旁通皆承蔡氏之誤而劉三吾書傳會選誤並同經
解係同時數十名儒審擇論定而所刻如此劉氏號
爲能正蔡氏之誤者而其踵誤如此則於某鉅公何

尤胡先生渭禹貢錐指云仲初名杲之南齊人攷南齊書杲之本傳云字景行新野人李延壽南史杲之本傳同與仲初實非一人胡亦偶誤也予乃慨然嘆讀書是天下第一件難事且莫講到考核只此一引迷閒展轉迷惑至是若必求備則千古幾無一讀書人君子不以已之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深悔少年多客氣也

孫吳始都秣陵即今江南江寧府也東晉宋齊梁陳並因之左思於西晉初吳蜀始平之後作三都賦抑吳都蜀都而申魏都以晉承魏統耳然此本禹貢揚

州之域故亦稱揚都揚都者京都也南朝於揚州刺史每以宰輔領之以其爲京師耳南史逆臣侯景傳景旣起兵反其黨王偉勸其直掩揚都遂濟采石圍臺城然則揚都卽是吳都但闇東晉人所賦者晉之京都斷斷不可稱吳都也

李顒

李充傳字宏度江夏人注尚書行於世子顒亦有文義多所述作案今尚書泰誓疏力辨漢初只有二十八篇無泰誓後得僞泰誓合爲二十九篇諸儒多疑之李顒集注尚書於僞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

國必不爲彼僞書作傳不知顥何由爲此言愚謂秦誓別得之民間既非出孔壁又非伏生所傳而其來甚久非僞也晉皇甫謐見古文尚書衰微將絕乃別撰古文二十五篇貪泰誓文多易掇攟湊成之於是後人信之眞其僞而僞其眞謐又幷造孔安國傳竊計安國當日不過以今文字讀古文書未必爲之傳葢安國早卒其年甚促僅注論語未暇其他是以史記漢書皆無此言藝文志於西漢羣儒著述臚列甚詳毛詩詁訓傳不列學官亦復收載安國果作尚書傳有不收入者乎故知不但今孔傳是假託而孔實

本無傳也李充已由丞相王導掾起家仕至中書侍郎卒顒出更晚當晉季世其時僞古文經傳盛行於江左安得尚有眞孔注泰誓此言甚可疑當是皇甫謐僞代孔作其後嫌彼泰誓多所不備復撫經傳所引別造三篇兼爲之傳而初稿流落人間顒得以援引耳

徐龕李菟

外戚褚裒傳裒除征討大都督靑揚徐兗豫五州諸軍事裒率衆徑進彭城先遣督護徐龕伐沛龕軍次代陂爲石遵將李菟所敗案徐龕穆帝紀作王龕李

苑穆帝紀作李農

　無愧古人

王濛之子修傳卒年二十四臨終嘆曰無愧古人年

與之齊矣古人謂王弼

　范丹

隱逸范粲傳粲陳留外黃人漢萊蕪長丹之孫也粲

貞正有丹風案丹後書本作冉

　衡山二石囷

劉驎之字子驥南陽人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

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囷一囷閉一囷開水深廣不

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囷中
皆仙靈方藥諸襍物驎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
案陶淵明文集第五卷桃花源記云南陽劉子驥高
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遊焉未果尋病終說與晉書
本傳相似而又不同

龔元之

龔元之舊本作襲元之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第
九十三卷龔婦景孺人墓誌銘子友濟南李于鱗數
稱鄉人龔勗克懋克懋司訓揚之江都云云龔是僻
姓不學者妄改爲龔

陶茂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案侃傳云侃有子十七人唯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岱見舊史餘並不顯茂既登顯位而不見彼傳何也昭明太子作淵明傳及宋書南史本傳但云曾祖侃晉大司馬並不言祖茂

潛年六十三

潛以宋元嘉中卒時年六十三案予所見陶集係宋板紹熙壬子贛川曾集所栞附載顏延年作靜節徵士誄及昭明太子所作傳皆云春秋六十有三元嘉

四年卒沈約宋書本傳同的確可信潛當生於晉哀帝興寧三年乙丑歲也乃前明萬歷丁亥休陽程氏刻附載有張縯說以爲先生辛丑歲游斜川詩言開歲倏五十若以詩爲正則先生生於壬子歲自壬子至辛丑爲年五十迄元嘉四年丁卯考終是得年七十六再考宋板陶集遊斜川詩自序云辛丑正月五日與二三鄰曲同遊斜川云云詩云開歲倏五十吾生行歸休云云而丑字下注云一作酉十字下注云一作日夫先生卒於元嘉丁卯年六十三此萬萬無疑者據此推之則辛丑歲年方三十七豈五十乎斜

川詩當爲辛酉所作云辛丑者誤也辛酉乃宋高祖永初二年時先生年五十七亦非五十詩當云開歲倏五日正與自序合云五十者誤也萬歷刻詩正作五日而自序直作辛丑不復存一作乃知宋板之可寶先生於此當國初亾而身已衰老矣故詩又云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不中腸縱遥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蓋委運待盡豈三十七歲語氣邪

戴洋妄言

藝術戴洋傳梁國反祖約欲討之未決洋曰甲子日

東風而雷西行譙在東南雷在軍前爲軍驅除昔吳伐關羽天雷在前周瑜拜賀今與往同必尅案吳取關公周瑜已死洋言妄也

六日六分

臺產傳善六日六分之學下六字當作七

地戶

四夷傳林邑國開地戶以向日地當作北

茲氏縣

匈奴左部都尉居太原故茲氏縣此漢縣也載記劉元海傳文與四夷傳同文獻通考第三百四十一卷

四裔考文亦同想因縣已改併故稱故縣

姦臣叛臣逆臣

史家之例原無一定要足以載事實明勸戒足矣新唐書始於四裔之後次以姦臣叛臣逆臣晉書若用此例則如王沉荀顗荀勗馮紞賈充輩入姦臣可也王敦桓溫桓元王彌等以及祖約蘇峻孫恩盧循輩入叛臣可也即劉元海等入之逆臣似亦無所不可今晉書無姦臣一目而其中各以類相從亦不致忠姦混襍又有論贊以表之矣王敦等聚於四裔之下不名叛而叛顯矣劉元海別爲載記尤覺安適也綜

而討之大約不出姦叛逆三種

禦敵

王敦傳元帝以劉隗爲鎭北將軍戴若思爲征西將軍外以討胡實禦敵也案敵元本誤作敗後人改敵亦非據文直是敦字

黃散

王敦罪狀劉隗以黃散爲參軍黃散謂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也

韓晃李湯

蘇峻傳前言峻死後其將立峻之弟逸爲主逸與韓

晃等并力來攻温嶠等選精銳攻賊營於陣斬晃其下文又敘峻之餘黨張健與韓晃等輕軍俱走督護李閎率銳兵追之及於巖山健等不敢下山惟晃獨出乃斬之竊考此篇中韓晃名凡九見乃數行之中前云斬晃後又云晃走自相矛盾誠爲笑端又其敘峻之弟逸爲李湯所執斬於車騎府李湯本紀作李陽

刑浦

孫恩傳隆安四年恩復入餘姚破上虞進至刑浦謝琰遣參軍劉宣之距破之恩退縮少日復寇刑浦害

謝珽案刑浦珽傳作邢浦疑是

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一

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二

東吳王鳴盛述

晉書十

載記

後漢書班固傳固述公孫述等僭僞事爲載記若干篇晉書載記之名葢本于此

崔鴻十六國春秋

北史崔鴻傳鴻以劉元海石勒慕容儁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丐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各有國書未有統一乃

撰十六國春秋百卷鴻世仕江左故不錄僭晉劉蕭之書自述云正始元年著春秋百篇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惟常璩撰李雄父子據蜀時書尋訪不獲未成輟筆又別作序例一卷年志一卷王道武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始而鴻以爲改在元年明元永興二年慕容超禽于廣固鴻又以爲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敗于長安而鴻亦以爲滅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子子元後永安中奏其書稱臣若著趙燕春夏西涼乞伏西蜀等遺載惟李雄蜀書未獲至正光二年購訪始得討論適訖棄世案崔亮傳云齊文襄

恨崔鴻十六國春秋述諸僭僞不及江東然則鴻所以不錄僭晉劉蕭者其意不欲以江東爲僞故也正始元年係魏宣武帝卽位之六年梁武帝之天監三年也三年之末已成九十五卷至孝明帝正光三年相去已十七年始購得常璩華陽國志乃補入蜀事五卷爲百卷鴻卒於孝昌之初則此書在當日已成足本竝無遺闕可知惜乎其竟亡也

又北史鴻傳鴻撰十六國春秋宣武聞其撰錄遣散騎常侍趙邕詔鴻曰聞卿撰定諸史便可隨成者送至朕當於機事之暇覽之鴻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

言多失體且既訖不奏聞鴻後與起居乃志一作忘載其表云云案志注作忘非魏作妄以其初未奏聞原無此表也

此書隋志一百卷唐志一百二十卷至宋志則無之蓋當五代及宋初而亡故晁說之稱司馬溫公所考十六國春秋已非鴻全書文獻通考經籍考亦不載明攜李屠喬孫還之刻賀燦然為序者亦為一百卷乃喬孫與其友人姚士粦輩取晉書載記北史冊府元龜等書僞為之非原本浦起龍注史通中一條云屠欲起斯廢毋假初名毋襲卷數顯號補亡可也匿

所自來掩非已有眞書悉變爲贋書矣或云杭本漢
魏叢書所收十六短錄故是鴻之舊是說也予猶疑
之
本傳所載鴻書之誤如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始而
鴻以爲改在元年此必鴻書本用魏年號紀年而分
書各僭號於下故耳今屠氏刻本則直用各僭號紀
年即如鴻始元年直敘姚氏事未及魏事隻字觀者
亦何由而知其爲誤作改元在天興元年乎即此考
之僞作顯然

孝慤

劉淵自稱漢後爲壇南郊下令歷敘漢二祖五宗功德固屬可笑而所云孝愍委棄萬國昭烈播越岷蜀孝愍係指漢獻帝係蜀先主於建安二十五年所追稱見三國志先主傳

劉淵年

劉淵生於魏嘉平中卒於晉永嘉四年約年六十

前漢

劉淵起事國本號漢歷劉和劉聰劉粲凡四主皆姓故也直至劉曜始改號趙因石勒亦號趙故又稱前趙耳而僞本崔鴻十六國春秋自淵以下皆名前趙

則非

劉聰論誤

劉聰傳論云竟以壽終非不幸也案當作何其幸也

劉曜殺石生

劉曜傳曜爲石勒所執勒遣劉岳劉震等乘馬從男女衣幘以見曜曜曰久謂卿等爲灰土石王仁厚全宥至今而我殺石生負盟之甚案石生當作石他知者上文言石勒將石他自雁門出上郡襲安國將軍北羌王俘三千餘落而歸曜怒遣劉岳追之及石他戰於河濱敗之斬他若石生則鎮關中爲石季龍所

攻其部下殺之於雞頭山事見後載記第五卷石宏傳中其時去劉曜爲石勒所殺已甚久

王脊

石勒傳上卷章武人王脊起兵于科斗壘擾亂勒河間渤海諸郡脊或作脊下卷上黨內史王脊以并州叛於勒未知即此人否

兗州刺史劉遐

石勒傳下卷石季龍攻陷徐龕送之襄國勒殺之晉兗州刺史劉遐懼自鄒山退屯於下邳案帝紀作兗州刺史郗鑒自鄒山退守合肥郗鑒傳亦云然此作

劉遐疑誤

檀斌

石瞻攻陷晉兗州刺史檀斌于鄒山斌死之按斌帝紀作贇

夏嘉

濟岷太守劉闓將軍張闓等叛害下邳內史夏嘉以下邳降于石生案夏嘉帝紀作夏侯

王國叛降于勒

上文言龍驤將軍王國叛以南郡降于勒下文又言晉龍驤將軍王國以南郡叛降於石堪數行之中一

事董出疎矣

歷陽太守

石季龍傳上季龍將夔安進據胡亭晉將軍黃沖歷陽太守鄭進皆降之安於是掠七萬戶而還歷陽帝紀作義陽七萬作七千

政官

發百姓牛二萬餘頭配朔州政官政元板作牧是

拔嵩

載記姚泓傳泓以晉師之逼乞師于魏魏遣司徒南平公拔嵩進據河內爲泓聲援拔嵩元本作拔拔嵩

李雄與穆帝分天下

載記李雄傳雄以中原喪亂乃頻遣使朝貢與晉穆帝分天下案雄死在咸和八年是成帝時何云與晉穆帝分天下穆字誤

李雄死年

咸和八年雄生瘍于頭六日死時年六十一案帝紀雄死在九年六月

揖次

載記呂光傳魏安人焦松等起兵迎張天錫之世子大豫于揖次揖當作捐古揖字

義熙三年

載記乞伏乾歸傳義熙三年乾歸僭稱秦王改元更始案安帝紀作義熙五年

義熙六年

載記乞伏熾磐傳義熙六年熾磐襲僞位大赦改元曰永康案帝紀在義熙八年

匹達

乞伏熾磐以其左衛匹達爲河湟太守匹達元本作四達

東晉國勢不弱

東晉君弱臣彊勢則然矣而其立國之勢𨚫不爲弱
劉琨祖逖志在興復陶侃溫嶠屢有誅翦桓溫之滅
李勢謝安之破苻堅劉裕之擒慕容超姚泓朱齡石
之斬譙縱皆奇功也裕之入關中幾幾欲混一矣留
子義眞鎭之而還旋失之惜哉王買德謂赫連勃勃
曰關中形勝地劉裕以弱才小兒守之非經遠之規
也狼狽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無暇有意於中原見
載記勃勃傳買德此言實爲破的餘詳南史

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三

東吳王鳴盛述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一

沈約宋書

沈約自序稱于齊武帝永明五年春被勅撰宋書至六年二月紀傳畢功表上之約卒于天監十二年年七十三永明五年年四十七約自言百日數旬革帶移孔精神衰耗非强健四十七八已值衰暮其書一年便就何速如此蓋宋書自何承天山謙之蘇寶生徐爰遞加撰述起義熙訖大明已自成書約僅續成永

光至禪讓十餘年事刪去桓元譙縱盧循馬魯吳隱謝混郗僧施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孟昶諸葛長民十三傳而已觀約上書表自見何承天等撰宋書事見宋書恩倖徐爰傳又見梁書裴子野傳本極徑省故易集事其上書表又云本紀列傳繕寫已畢合志表七十卷臣今奏呈所撰諸志須成續上據此則紀傳先成志係續上今約書紀十卷傳六十卷適合七十卷之數外有志三十卷而無表與梁書本傳所云著宋書百卷適合則上書表中志表二字乃衍文也

文九王傳建平王景素傳末云今上即位今上者齊

武帝也又沈攸之傳攸之敗奔其黨臧涣詣盆城自
歸今皇帝命斬之今皇帝者亦齊武帝也南齊書武
帝紀沈攸之事起未得朝廷處分上以中流可以待
敵即據盆口爲戰守備故涣投之而被殺也觀此則
知約修宋書在齊武帝時入梁未及追改

袁粲傳云齊王功高德重天命有歸粲自以身受顧
託不欲事二姓密有異圖雖表粲之忠自是在齊代
之筆末附永明元年改葬粲與劉秉沈攸之詔論云
昔王經被旌於晉世粲等亦改葬於聖朝知約修宋
書在齊武帝時

約同時裴子野別撰宋畧今不傳子野松之之曾孫駰之孫也四世之中有史學者居其三抑何盛耶

蕭子顯齊書

沈約已撰齊紀二十卷見梁書約本傳卷止二十未見太畧至蕭子顯乃作齊書六十卷見梁書三十五卷本傳子顯乃齊高帝道成第二子豫章文獻王嶷之子

姚思廉梁陳二書

姚察在陳爲吏部尚書嘗陳宣帝太建末即奉勅撰梁史入隋歷太子內舍人秘書丞北絳公始自吳興

遷居關中爲雍州萬年人察學兼儒史見重於二代當隋文帝時嘗訪察以梁陳故事察每以所論載奏之于是開皇九年勅并成梁陳二史遣內史舍人虞世基索本上進藏于內殿而書猶未成臨亾屬子思廉繼其業思廉少仕陳爲揚州主簿入隋爲漢王府參軍河間郡司法書佐上表陳父遺言有詔許其續成梁陳史後爲代王侑侍讀唐高祖受禪授秦王文學太宗引爲文學館學士太宗入春宫遷太子洗馬貞觀初遷著作郎宏文館學士三年又受詔與秘書監魏徵同撰梁陳二史思廉採謝炅等諸家梁史續

成父書并推究陳事刪益顧野王所修舊史撰成梁書五十卷陳書三十卷魏徵雖裁其總論其編次筆削皆思廉之功也以上見陳書第二十七卷察本傳及舊唐書第七十三卷新唐書第一百二卷思廉各本傳

舊唐書七十三卷令狐德棻傳德棻嘗從容言於高祖曰竊見近代已來多無正史梁陳及齊猶有文籍至周隋遭大業離亂多有遺闕當今耳目猶接尚有可憑如更數十年後恐事跡湮沒陛下既受禪于隋復承周氏歷數國家二祖功業並在周時如文史不

存何以貽鑒今古如臣愚見竝請修之高祖然其奏下詔曰司典序言史官記事考論得失究盡變通所以裁成義類懲惡勸善多識前古貽鑒將來伏犧以降周秦始及兩漢傳緒三國受命迄于晉宋載籍備焉自有魏南徙乘機撫運周隋禪代歷世相仍梁氏稱邦跨據淮海齊遷龜鼎陳建皇宗莫不自命正朔綿歷歲祀各殊徽號刪定禮儀至于發跡開基受終告代嘉謀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績無乏于時然而簡牘未編紀傳咸闕炎涼已積謠俗遷訛餘烈遺風倏焉將墜朕握圖御宇長世字人方立典謩永垂憲

則顧彼湮落用深軫悼有懷撰次實資良直中書令
蕭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郎殷聞禮可修魏史侍中
陳叔達秘書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儉可修周史兼
中書令封德彝中書舍人顏師古可修隋史大理卿
崔善爲中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可修梁
史太子詹事裴矩兼吏部郎中祖孝孫前秘書丞魏
徵可修齊史秘書監竇璡給事中歐陽詢秦王文學
姚思廉可修陳史務加詳覈博採舊聞義在不刊書
法無隱瑀等受詔歷數年竟不能就而罷貞觀三年
太宗復勅修撰乃令德棻與秘書郎岑文本修周史

中書舍人李百藥修齊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陳史
秘書監魏徵修隋史與尚書左僕射房元齡總監諸
代史衆議以魏史既有魏收魏彥二家已爲詳備遂
不復修德棻又奏引殿中侍御史崔仁師佐修周史
德棻仍總知類會梁陳齊隋諸史武德已來創修撰
之源自德棻始也案修撰之源雖自德棻始梁陳二
書實思廉專典其事

新唐書過譽南北史

新唐書李延壽傳云世居相州貞觀中爲御史臺主
簿兼直國史初延壽父大師多識前世舊事常以宋

齊梁陳魏齊周隋天下參隔稱謂之間互相輕侮其史于本國詳他國畧往往訾美失傳思所以改正擬春秋編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沒延壽旣數與論撰所見益廣乃追終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作本紀十二列傳八十八謂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作本紀十列傳七十謂之南史凡八代合二書百八十篇上之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釀辭過本書遠甚時人見年少位下不甚稱其書遷符璽郎兼修國史卒愚謂此傳於延壽叙述頗詳且多褒譽若舊書則以延壽附令狐德棻傳下首云李延

壽者添一者字意甚輕之敘述粗畧無所稱美今平心觀之延壽只是落想佳因南北八代合有鳩聚鈔撮之功而延壽適承其乏人情樂簡故得傳世其書疵病百出不可勝言新唐云頗有條理愚則謂其甚少條理又云刪落釀辭愚則謂其刪落處不當而欠妥者十之七八若云過本書遠甚則大謬不然耳食之徒踵此瞽說幾疑本書可廢遂令魏齊兩史殘闕甚多致後人反用北史補之豈非爲新唐書所誤乎予所指摘詳見後

新書七十二上宰相世系表延壽山李氏姑臧大房

其父大師字君烈渤海郡主簿

舊唐書高宗紀調露二年二月詔曰故符璽郎李延壽撰正典一部辭殫雅正雖已淪亡功猶可錄宜賜其家絹五十疋案時延壽已卒是以稱故正典見舊經籍志淪亡者人亡非書亡若書已亡何由知辭殫雅正乎當係延壽沒未久家人獻之以求恩澤耳然則延壽當卒於儀鳳之末新書雖言其年少但修書當貞觀時計其年必已三四十歲又閱三十年至儀鳳之末必已六七十歲之外學淺識陋才短位又甚卑著述傳世千餘年以來遂成不刊之作一何多幸

耶

各帝南北史皆稱謚法各書則稱廟號然各書間亦有稱謚法者名稱不定例未畫一此則南北史無此病

南北史增改無多而其所以自表異者則有兩法一曰刪削二曰遷移夫合八史以成二史不患其不備惟患其太繁故延壽一意刪削每立一傳不論其事之有無關係應存應去總之極力刊除使所存無幾以見其功然使刪削雖多仍其位置則面目猶未換也於是大加遷移分合顛倒割截搭配使之盡易其

故處觀者耳目一新以此顯其更革之驗試一一核實而攷之删削遷移皆不當功安在乎其書聊可附八書以行幸得無廢足矣不料耳食者反以為勝本書也

或曰子於李延壽指摘其失甚悉乃所考證仍用延壽書作綱各書皆從之挨次羼入何也曰世人醉心於延壽而欲廢各書久矣今驟而易之使讀各書難矣就彼蕪徑摋其瑕礫搴其蕭稂使羣陰解駁然後求之各書則易凡各書皆標明某書某紀某傳其有直稱某紀某傳者皆是南史而亦多有標出南史某紀某傳者隨便下筆例不能一也北史仿此

各書目南北史目皆宋人添

各書目皆在每卷首大約古書多序在全書之末自在每卷之首今目是宋人添觀曾鞏於南齊書序云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敘其篇目云云末云臣某等謹序目錄昧死上於陳書序云陳書舊無目今別爲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然則南北史目亦宋人添也每卷目仍留不去雖複出可厭能存舊却佳

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三

十七史商榷卷五十四

東吳王鳴盛述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二

綏輿里

南史宋武帝紀彭城縣綏輿里人宋書但云綏里人
上文帝諱裕字德輿疑相涉致誤衍輿字

楚元王二十一世孫

南史云漢楚元王交之二十一世孫也彭城楚都故
苗裔家焉晉氏東遷劉氏移居晉陵丹徒之京口里
皇祖靖晉東安太守皇考翹字顯宗郡功曹宋書則

云交生紅懿侯富富生宗正辟彊辟彊生陽城繆侯
德德生陽城節侯安民安民生陽城釐侯慶忌慶忌
生陽城肅侯岑岑生宗正平平生東武城令某某生
東萊太守景景生明經洽洽生博士宏宏生瑯邪都
尉悝悝生魏定襄太守某某生邪城令亮亮生晉北
平太守膺膺生相國椽熙熙生開封令旭孫旭孫生
混始過江居晉陵郡丹徒縣之京口里官至武原令
混生東安太守靖靖生郡功曹翹是爲皇考前第二
十六卷論漢孔光傳光爲孔子十四世孫十四世乃
連前後并及身而總言之如此則當爲交二十二世

孫今二三十一世者傳寫誤武帝世貧賤崩後猶藏
微時耕具以示子孫宋書歷敘先世名位皆未必可
信南史既已信用之乃但及其祖而於曾祖之始渡
江居京口者反削其名不書又獨於皇考為添一字
皆非也

宋武帝微時符瑞

南史最喜言符瑞詭誕不經疑神見鬼屢見疊出宋
武帝紀歷敘其微時竹林寺僧見其臥有五色龍章
孔恭占其墓曰非常地行止見二小龍附翼伐荻新
洲射大蛇見青衣童子擣藥下邳會一沙門贈以黃

樂傳創沈約亦好言符瑞者故此諸事雖不采入紀而別作符瑞志述之射蛇事則符瑞志亦無郤見於任昉述異記上卷但述異記未必出任昉恐後人假託予直疑是李延壽附會漢高祖斬蛇事曰誤出而後人反勦以入述異記

武帝文帝孝武帝明帝稱諱順帝稱名

宋書武帝紀始稱高祖後乃稱公後又稱王即眞後乃稱上髣髴似陳壽魏武帝紀之例其書檄詔策等皆稱劉諱此沈約本文也而其間亦多有直稱裕者則是後人校者所改改之未淨故往往數行之中忽

諱忽裕草率已甚南史則槩稱帝卽眞稱上南史宋武帝紀封彭城公義隆爲宜都王宋同乃宋於此下又書八月西中郎將荆州刺史宜都王諱進號鎭西將軍義隆卽文帝也故沈約稱諱而忽稱諱忽稱義隆如此甚多不可枚舉亦後人校者改之而未淨與武帝忽稱諱忽稱裕同

宋書於文紀元嘉十三年九月書立第二皇子濬爲始興王第三皇子諱爲武陵王第三皇子孝武帝也諱駿因其爲帝異於他子故書諱又十六年閏月以武陵王諱爲湘州刺史自後又三書武陵王諱又孝

武帝紀孝建二年正月以冠軍將軍湘東王諱爲中護軍湘東王即明帝或本淮陽王元嘉二十九年改封自後又再書湘東王諱又明帝紀泰始七年七月以第三皇子準爲撫軍將軍此順帝也似以其爲亾國之主故書名不諱此等似皆沈約原文而裕與義隆之或名或諱則校者之疎

全食一部

宋紀永初元年六月封晉帝爲零陵王令食一郡南史作全食一部令字部字皆傳寫誤當作全食一郡

南海公義慶

南史宋武紀位南海公義慶爲臨川王宋作立南郡公義慶爲臨川王位字仍立而誤其實當作封南海當依宋作南郡武帝之少弟道規封南郡公無子以兄道憐之子義慶嗣襲其封也

宋紀誤闕

宋紀隆安三年十一月妖賊孫恩作亂於會稽晉朝衛將軍謝琰前將軍劉牢之東討云云衛將軍下注一闕字連空三格南史采用此段此處本無闕也此注及空不知何等妄人所爲

後劉勔傳屢有旁注闕字處而按其文義則無闕大

約宋書南齊書旁注闕字者甚多往往考之則本無闕兩書校者尤甚粗疏

丹徒京口京城北府京江北京

古人之文所以難讀者一人一地而屢易其稱如左傳於一人忽稱其名忽稱其字忽稱其謚忽稱其姓氏忽稱其封邑爵秩一篇中每如此所以讀者爲之眩目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某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在當日不以爲怪其實乃甚拙耳趙宋以下則無之矣此當以後人爲得不必法古也至於地理沿革不常分合時有多其名稱尤易牽混宋書武帝紀

敘孫恩寇丹徒即今鎮江府所治縣也其下便云京口震動此下歷敘討桓元事每以丹徒與京口相間言之及敘至與何無忌等斬桓脩之下乃云義軍初尅京城又敘至劉毅搆隙事則云毅自謂京城廣陵功足相抗京城即京口也脩乃桓元之從兄以撫軍將軍鎮丹徒帝與無忌等斬脩故云尅京城而劉毅斬桓閎於廣陵故以為與裕斬桓脩之功相抗但本是京口忽又變稱京城後第十五卷禮志中又屢稱京城觀者能無混目乎其上文敘桓元篡位脩自京口入朝後還京南史則作還京口南史即采宋書乃今宋書於此則

直云還京無口字此乃鈔胥脫落誠不足辨然苟非善讀書人又未免眩目矣書經三寫烏焉成馬況史文本自多爲歧稱乎攷樂史太平寰宇記第八十九卷江南東道潤州云後漢建安十四年吳孫權自吳徙都于京口十六年徙都秣陵復於京口置京口都督以鎭焉又吳志云京都所統蕃會尤要是爲重鎭後爲南徐州置刺史鎭下邳而京城有留局其後徐州或鎭盱眙或鎭姑孰皆置留局于京口至六代常以此地爲重鎭文選顏延年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詩李善注云京口在潤州京口之名甚著誰人不知

但變稱京城則無識者或誤認作彼時京城之建鄴將奈何甚矣多其名者之無謂而易惑人也桓脩宋書皆作脩而南史則作修此等又何暇詳考

桓元與劉邁書曰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見劉云何所道劉云南史作劉裕不知宋書之作云是沈約又一避諱法乎抑傳寫誤乎且勿論而此北府則又是京口一別稱世說捷悟篇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注南徐州記曰徐州人多勁悍號精兵是也建業在京口之西而稍南通鑑一百十三卷桓元遣吳甫之等相繼北上胡三省注自建康趣京口爲北

上故桓元有北府之稱

宋書三十一卷五行志晉孝武帝太元四年六月大旱去歲氐賊圍南中郎將朱序於襄陽又圍揚威將軍戴遁於彭城桓嗣以江州之衆次都援序北府發三州民配何謙救遁

宋書敘至破盧循事於京口又別見京江一稱又文帝紀元嘉二十六年又別見北京一稱

　　建鄴京師京邑京都建康都下

建業本不當从邑而南史皆作建鄴翻似與河北之鄴相涉者然此謬也宋書武帝紀或稱京師或稱京

邑或稱京都或稱建康多其名稱雖似無害但京邑之稱與京口京城易混宋書紀於討桓元移檄京邑南史改作都下一稱亦以京邑嫌涉京口故也南史大槩多作建鄴似較爲畫一矣但宋書州郡志云丹揚尹領縣八首建康本秣陵漢獻帝建安十六年置縣孫權改爲建業晉愍帝卽位避帝諱改建康然則正當爲建康何以反稱孫吳舊名乎愚則謂直當槩稱京師

宋武帝哭桓脩

宋武帝本爲桓元所任使元篡討誅之是也無如欲

自取何初起第一功先斬桓脩哭之甚慟厚加斂恤以賞參其軍故也自殺之自哭之與劉項事等

帝鎮石頭城

南史宋武帝紀元興三年討桓元三月庚申帝鎮石頭城鎮字宋書同通鑑則作屯其實當作入刪改皆非

南史宋武帝紀征慕容超姚興遣使聲言將渉淮左帝笑曰羌若能救不有先聲是自彊也十月張綱修攻具成設飛樓縣梯木幔板屋冠以牛皮弓矢無所用之案是自彊也宋書云是自張之辭耳較爲明析

弓矢之上宋有城上火石四字一經刪削使句意全晦

闕句

南史盧循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郡守皆奔走時帝將鎮下邳進兵河洛及徵使至卽日班師奔走下闕一句當補云卽馳使徵帝又帝命衆軍齊力擊之賊大敗循單舸走衆皆降單舸走下闕一句當補云遣劉藩孟懷玉追之

蒼兕

宋紀加裕九錫文有曰倉兕電泝神兵風掃裕平闕

中後詔進王爵有曰倉兕甫訓則許鄭風偃前篇南史節去倉兕句後篇全刪梁書武紀論曰高祖總蒼兕之師翼龍豹之陣陳書衡陽獻王昌傳曰蒼兕既馳長蛇自剪考古文尚書泰誓云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號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檝馬融注蒼兕主舟檝官名詳後案郭璞山海經序云無航之津豈蒼兕之所涉是蒼兕主舟檝也

淮揚

南史進授相國以徐州之彭城沛蘭陵下邳淮揚山陽廣陵兗州之高平魯泰山十郡封公爲宋公案淮

揚當作淮陽

左丞相大使奉迎

置宋國侍中黃門侍郎尚書左丞相大使奉迎案此多不可解宋書作左丞郎隨大使奉迎亦可疑

北爲正

南史於永初元年之末書是歲魏明元皇帝太常五年案北史帝紀不呼南朝諸帝爲皇亦不紀其改元獨詳於此者李延壽欲以北爲正也又景平元年之末書是歲魏明元皇帝崩梁武帝紀天監十四年春正月丁巳魏宣武皇帝崩亦尊之也北史帝紀南帝

止書殂

宋文帝紀元嘉二年之末書是歲赫連屈丐亦屈丐卽勃勃此魏明元帝所改而南史乃遵用之亦是尊魏

北伐南各書皆稱其姓名如南齊書高帝紀元嘉二十七年拓跋燾向彭城之類南史則改稱廟號皆抑南尊北之意延壽序傳自述其先人世爲北臣故其言如此

零陵王殂

南紀永初二年九月己丑零陵王殂宋志也愚謂前代禪位之君無遇弑者劉裕首行大逆既弑安帝又

立恭帝以應讖而於禪後又弑之其惡大矣作史者
似宜直書以正其惡但假使當日竟書九月巳丑弑
零陵王而其下文却接云車駕率百僚臨於朝堂三
日如魏明帝服山陽公故事使兼太尉持節護喪事
葬以晉禮又其下書十一月辛亥葬晉恭皇帝於沖
平陵車駕率百官瞻送如此則上下語氣不倫不類
太覺可笑今云宋志也只避去一個弑字而其爲弑
固巳顯然望文可知此則本紀之體惟是葬以晉禮
之上當補一句云謚曰恭皇帝今無此句下文恭皇
帝三字突如其來毫無根蒂欠妥

九月巳丑宋本紀晉本紀俱作丁丑通鑑則無日考異以爲二者皆可疑故不書日惟是宋書但書零陵王薨無宋志也句亦不書葬期此則不及南史且恭帝葬期即晉本紀亦無之惟見於此在延壽當別有據延壽之書雖疵病百出而仍不可廢者爲有此等小小補益故也

營陽王

南史廢少帝爲營陽王通鑑同宋書作滎陽未知孰是

宋武帝勝魏晉

南史宋武帝論曰夷凶翦暴誅內清外功格上下樂推所歸謳歌所集校之魏晉可謂收其實矣愚謂宋武帝功業謂其遠過司馬懿則誠然矣若云曹操亦不如恐未爲平允司馬溫公經進稽古錄第十四卷論云晉室渡江以來禍亂相繼至於元興桓氏篡位宋高祖首唱大義奮臂一呼凶黨瓦解遂梟靈寶之首奉迎乘輿再造晉室厥功已不細矣旣而治兵誓衆經營四方揚旗東征廣固橫潰卷甲南趨盧循殄滅偏師西上譙縱授首銳卒北驅姚泓面縛遂汎掃伊洛修奉園陵南國之盛未有過於斯時者也然區

宇未一趢於天位委棄秦雍以資寇敵使大功不成
惜哉此論殊得其實
關中之失以王鎮惡沈田子王脩三人相繼而死也
而罪首則在田子以私怨無端妄殺有大功之鎮惡
因而脩殺田子義眞殺脩使業敗已成沈約欲曲護
其先人之短豈能掩哉
裕所最忌者劉毅故滅之最倚任爲心腹者惟劉穆
之故北伐使穆之居東府統事關中甫定穆之遽卒
根本空虛有內顧憂故委之而去張氏溥評通鑑紀
事本末第一百四卷云張氏更定作原第裕旣滅秦設留長

安經畧西北功成一統晉之版圖其將焉往然裕之自知深矣夏或可兼魏難猝滅與其不得晉也寧失關中是以急行而不顧也關中必危義眞將亦裕豈不念之然孺子可亾天位不可失明知之而明棄之其後義眞逃歸亦義眞之幸裕固無暇爲之計萬全也裕初入長安議遷都洛陽王仲德止之終于偏安江左勃勃得長安羣下請都之不從旣而勃勃殂子昌立魏取統萬赫連氏竟奔亾建國之地所係存亾廢興者大矣張氏此論亦佳

少帝紀論

南史諸論皆襲舊文從無自運宋武帝紀論本襲沈約之詞而以少帝附武紀故論後半段論少帝沈約則各爲一篇而少帝紀獨無論蓋傳寫脫落延壽武紀論後半段則約少帝紀論也

徐傅兩人官名連書互異

宋書文紀元嘉元年八月司空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徐羨之進位司徒中書監護軍將軍傅亮加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司徒者三公也錄尚書事者宰相之職任六朝人以此爲權要之極品猶唐之尚書令故每稱錄公也揚州刺史者宰相攝京尹也司徒

在司空上故進位也中書監者亦宰相之職但其時
傅亮已以尚書令兼中書監矣不言尚書令言其兼
者省文也護軍將軍者軍衛要職與領軍並掌禁兵
者也左光祿大夫者階也開府儀同三司者文散官
也其下文二年正月司徒徐羨之尚書令傅亮奉表
歸政書法與上文絕不同者蓋三公最尊無實職但
空加錄尚書京尹尚書令護軍則兩人實職故徐書
一虛傅書一實互文以省文也其下文三年正月司
徒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徐羨之尚書令護軍將軍左
光祿大夫傅亮有罪伏誅羨之所書與元年同亦非

全銜益美之尚有永初元年所加鎮軍將軍此乃加號非如領護有兵權後雖遷鎮軍當如故而此不具也亮亦非全銜中書監開府儀同三司皆不具也而與上文兩書法皆不同於一連三年中書兩人銜參差錯互如此漢官制雖沿秦尚覺分明六朝及唐其立制既極糾紛作史者又無定例書法參錯不可爬梳非善讀書人能無眩惑乃知讀史之難與治經等也

南史則於元年徐止書司空傅止書尚書令二年三年則徐書司徒而傳仍書尚書令雖似簡淨且覺一

律不混目但兩人所處權要職任多失其實使讀者不見其所處之地位矣如徐之錄尚書揚州刺史乃其要也三公虛名也豈可但書司空司徒乎愚謂南史與宋書皆非也元修宋史觀者每恨其官銜繁重然世間一切閑文浪費煙墨多矣紀載實事何嫌太繁鄙見以爲宜槩從全書爲是

追尊章皇太后

宋文帝紀元嘉元年追尊所生胡婕妤爲章皇太后按宋書云爲皇太后諡曰章后如此方覺穩妥南史省三字而文義全不分明

生存定廟祭

元嘉九年二月詔以衛將軍華容公宏征南大將軍永修公道濟配祭廟庭時王宏檀道濟皆生存而已定廟祭其後道濟誅其配祭想又去之矣齊武帝紀永明十年詔以褚彥回王儉柳世隆王敬則陳顯達李安人配享太祖廟庭是時敬則顯達皆現存亦生而豫定也

王宏書法

元嘉九年三月庚戌進衛將軍王宏爲太保夏五月壬申新除太保王宏薨案宋書爲太保下有加中書

監四字新除二字衍當作中書監錄尙書事王宏蒙

大且渠茂虔

元嘉十一年以大且渠茂虔爲征西大將軍梁州刺史案茂虔北史作牧犍

立國子學

元嘉十九年詔立國學二十三年車駕幸國子學策試諸生見宋書南史俱刪去於後二十七年却書廢國子學齊高帝建元四年詔修建國學是年武帝卽位罷國子學南史刪去建學於後却書罷學李延壽之粗疏如此

潮熟

元嘉二十二年冬浚淮起潮熟廢田千餘頃潮當作湖

太武興元

元嘉二十九年魏太武皇帝崩殿中尚書長孫渴侯尚書陸麗奉皇孫是爲文成皇帝改元曰興元案當稱太武帝而紀中忽稱太武帝忽稱太武皇帝非是興元當作興安

宋文帝君臣

宋文帝一朝君臣之間不可解者甚多徐羨之傅亮

謝晦等廢昏立明忠也然少帝已幽于吳文帝已入可無後慮卽有慮應讓文帝自爲之乃必弑少帝何意左傳烏存以力聞足矣何必以弑君成名吾於徐傅等亦云且幷殺無過之廬陵王義眞又何意其所以爲文帝地者周矣帝不以其立已爲德而誅討之正也外有强敵而殺檀道濟又何意帝之爲少帝義眞報讐似能友愛矣彭城王義康已流之廣州仍不免賜死又何意此皆不可解者江左之政元嘉爲美不能保全謝靈運范蔚宗惜哉

文帝稱太祖

元嘉三十年二月甲子元凶劭搆逆帝崩于合殿謚景皇帝廟號中宗孝武帝踐祚追改謚曰文帝廟號太祖案合殿宋書作含章殿南史是也觀通鑑亦作合殿而小字注李延壽辨證之言於其下可見又宋書直書二月甲子上崩于含章殿時年四十七與善終者全無分別雖於論中見之而紀事失實亦當以南史爲正承統之君例稱宗不稱祖但此中宗是元凶劭所稱故宋書及南史皆不用而以孝武帝所改爲定通鑑亦然

南平王鑠

宋孝武帝紀直書司空南平王鑠薨而鑠實爲孝武帝所毒亦書法如此則何以傳信乎

尹元慶斬休茂

太明五年夏四月丙午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殺司馬庾深之舉兵反參軍尹元慶起義斬之傳首建鄴案宋書孝武帝本紀作義成太守薛繼考討斬之考彼書於文五王海陵王休茂傳言休茂反義成太守薛繼考爲休茂盡力攻城殺傷甚衆其日參軍尹元慶起義攻休茂生禽之將出中門斬首繼考僞云立義自乘驛還都尋事泄伏誅彼書紀傳自相矛盾矣

南史是也延壽書間亦不無可取處觀此可見

齇

前廢帝紀帝自以爲昔在東宮不爲孝武所愛及卽位將掘景寧陵太史言於帝不利而止乃縱糞於陵肆駡孝武帝爲齇奴說文卷四上鼻部無此字通鑑一百三十卷前廢帝令太廟畫祖考像帝入廟指世祖卽孝武像曰渠大齇鼻如何不齇立召畫工令齇之注齇壯加翻鼻上皰也柳宗元詩曰嗜酒鼻成齇

劉昶奔魏

前廢帝景和元年九月己酉車駕討徐州刺史義陽

王昶內外戚嚴昶奔魏案蕭道成盡殺宋後武帝子孫賴有昶之一奔延其一綫

劉暻

南史宋前廢帝紀景和元年十一月丁未皇子生少府劉暻之子也宋書作劉勝當是

商豎

南史宋文帝紀論言泄衾衽難結凶豎宋書作商豎謂商臣也

魏和平六年

宋明帝紀云泰始元年卽太明九年也魏和平六年

冬十二月丙寅皇帝即位於太極前殿大赦改元案世祖孝武帝太明之號終於八年是歲在甲辰閏五月帝崩子子業立是爲前廢帝明年乙巳春正月乙未朔大赦改元永光秋八月癸酉又改元景和十一月戊午被弒十二月丙寅叔父湘東王彧即位是爲太宗明帝改元泰始是年凡一年而三改元此見於孝武帝前廢帝及明帝紀者然則太明本無九年何得自相矛盾復以泰始元年爲即太明九年此句謬不可言至於魏和平六年此五字亦屬無謂李延壽之意雖以北爲正但名紀中只有北主改元元年系

於南主一年之末從無以北主尋常紀年冠於南主元年之首者卽如齊鬱林王隆昌元年卽海陵王延興元年亦卽明帝建武元年不但一年三改元且一年三易主矣而不冠北號何獨於此冠之顯屬冗贅書年尙不能明析而可以紀事乎史裁如延壽亦已疎矣

再考此紀上文言前廢帝被弑爲十一月十九日戊午旣是十一月十九日則丙寅合是十一月二十七日當係傳寫誤爲十二月

崇憲太后

改太皇太后爲崇憲太后憲下當有一皇字

子勛反

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舉兵反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臨海王子頊並舉兵同逆二年春正月乙未晉安王子勛僭即僞位於尋陽年號義嘉愚謂子勛孝武次子可繼子業不得云反子綏等俱孝武子亦不得云同逆僭僞之稱亦似未妥但當云稱尊號

魏天安元年

泰始二年之末云是歲魏天安元年天安之上少獻

文皇帝四字

帝疾間

泰始七年八月庚寅帝疾間上無有疾奚云疾間非也

顧命五人書法

泰豫元年夏四月己亥上疾大漸加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位司空以劉勔爲尚書右僕射蔡興宗爲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沈攸之進號安西將軍袁粲褚彥回劉勔蔡興宗沈攸之入閤被顧命是日上崩愚考此條之謬不可勝言何則宋書本紀

此條於大漸下云驃騎大將軍江州刺史桂陽王仲範進位司空尚書右僕射褚淵爲護軍將軍中領軍劉勔加尚書右僕射鎭東將軍蔡興宗爲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鎭軍將軍郢州刺史沈攸之進號安西將軍袁粲褚淵劉勔蔡興宗沈攸之同被顧命夫所謂司空者三公也尚書僕射者宰相也驃騎大將軍者亦宰執之加銜也護軍將軍者掌禁兵亞于領軍而中領軍則卽領軍之資淺者也鎭東將軍征西將軍鎭軍將軍安西將軍者此皆所謂雜號將軍而亦往往爲宰執之加銜者也南史之例惟

揚州刺史則書餘刺史皆不書休範固以驃騎大將
軍爲江州刺史矣今方進司空此所進者進其加銜
耳非由刺史而進則驃騎大將軍五字不可删也休
範非受顧命者而褚淵受顧命則其由右僕射而爲
護軍將軍亦不可删也劉勔本中領軍今加右僕射
此兼攝者中領軍三字本不可去況又改加爲爲則
沒其兼攝之實矣此大誤也蔡興宗本由鎭東將軍
會稽太守遷荆州刺史征西開府則其加號沈攸之
本是鎭軍將軍郢州刺史今進號安西將軍兩人皆
以外藩受顧命者南史於興宗既不舉其鎭東則征

西之進號爲無根且南史本例不書各州刺史此時方欲言其入受顧命尤不當贅及是删其所不當删而存其所不當存沈攸之本是郢州刺史今由鎮軍將軍進號安西將軍考宋書與宗攸之本傳與宗徵還都攸之雖受顧命而不還都在郢州如故南史既於興宗書刺史矣何於攸之反不言其刺史乎且既並列袁褚劉蔡沈五人名內惟袁粲爲尚書令係前一年五月遷餘四人皆當時所授乃舉其三而獨遺一褚又何也又攸之既不入而南史竟同被顧命爲入閤被顧命亦非凡沈約所書皆一字不可移易一

經李延壽刪改疵謬叢生延壽唐初人去六朝甚近而下筆便誤反不如我輩之追考於千載以下身爲職官而竟如鄙野細民全不識朝廷官爵體制殊可怪也新唐書延壽傳反謂其書刪落釀辭過本書遠甚豈非耳食之論乎宋書原非沈約一人之筆集衆美而成故頗詳確

蕭道成雖徵還都拜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遺詔爲右衛將軍加侍中而不與顧命蓋明帝之忌之久矣

後廢帝紀脫文

後廢帝紀元徽二年荊州刺史沈攸之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郢州刺史晉熙王燮湘州刺史王僧虔

雍州刺史張興世並舉義兵赴建鄴脫王僧虔雍州刺史七字三年征西大將軍河南王吐谷渾拾寅進號車騎征西大將軍脫車騎二字

後廢帝殺孝武帝子

後廢帝紀於元徽五年帝被弒之下述其無道之行而曰孝武帝二十八子明帝殺其十六餘皆帝殺之攷孝武帝之子二十八人長前廢帝子業爲明帝或所弒其餘始平孝敬王子鸞南海哀王子師先爲前廢帝所殺其豫章王子尙晉安王子勛松滋侯子房臨海王子頊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眞邵陵王子元

淮南王子孟東平王子嗣及未受封之子趨子期子悅其十二人皆爲明帝所殺此外安陸王子綏南平王子産廬陵王子輿並出繼又有齊敬王子羽晉陵孝王子雲淮陽思王子霄與夫未受封之子深子鳳子諱子衡子况子文子雍俱早夭此皆見於宋書孝武十四王傳者萬氏斯同歷代史表謂子綏子産子輿亦爲明帝所殺當必有據其以子嗣亦爲出繼則誤也然則孝武帝之子前廢帝殺其二明帝殺其十六此事亦見宋書四十一卷文帝路淑媛傳其餘皆夭亾至後廢帝之時已靡有孑遺矣後廢帝實未殺一何得云餘皆帝殺

之平李延壽記事信手妄載毫不覈實如此

宋書諱齊高帝名南史不諱

宋書順帝紀昇明元年七月鎮軍將軍齊王出鎮東城云云自下屢稱錄公齊王又十二月錄公齊王入守朝堂云云自下屢稱錄公齊王二年三月給太尉齊王羽葆鼓吹三年正月又書太傅齊王云云凡此皆蕭道成也南史皆直書名宋書而出於齊臣則當諱出梁臣則不必諱然沈約修宋書固在齊武代也文惠太子宮伎倘識沈家令約豈能不敬齊高哉

南史宋齊紀書法不同

宋書順帝紀昇明元年十二月車騎大將軍荆州刺史沈攸之舉兵反內外纂嚴又司徒袁粲據石頭反尚書令劉秉黃門侍郎劉述冠軍王蘊率衆赴之黃回及輔國將軍孫曇瓘屯騎校尉王宜興輔國將軍任候伯左軍將軍彭文之客相響應中領軍劉韞直閤將軍卜伯興在殿內同謀錄公齊王誅韞等於省內軍主蘇烈王天生薛道淵戴僧靜等陷石頭斬粲於城內秉述蘊踰城走追擒之並伏誅二年正月沈攸之奔散華容縣民斬之同逆皆伏誅凡此皆宋室忠臣也而書反書逆書伏誅南史則書不從執政或

云貳於執政此南史之改舊而最得者但於齊高帝紀仍書諸人爲反自相違則非宜亦書舉兵不書反書殺不書伏誅爲允

十七史商榷卷五十四

十七史商榷

DS
735
.A2
W3
1880
v.12

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五

東吳王鳴盛述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三

齊高帝字紹伯

南齊書高帝紀帝諱道成字紹伯與十六世祖諱紹同或以其代遠不避若其父承之字嗣伯而道成字紹伯則父子同字矣豈伯仲等字可無嫌乎

太后執蒼梧王手

南史齊高帝紀太后執蒼梧王手太后南齊誤作太祖此南齊傳寫之誤非本文

及至乃是帝

齊高帝紀桂陽王休範反帝出頓新亭以當其鋒築新亭壘未畢賊已至帝使高道慶等與賊水戰破之斬休範臺軍及賊衆俱不知宮內傳新亭亦陷典籤許公與詐稱休範在新亭士庶惶惑詣壘期赴休範投名者千數及至乃是帝隨得輒燒之及至乃是帝五字甚妙得此覺情事如繪矣此蕭子顯齊書所無而李延壽添入者知延壽亦有可取處但五字下宜重一帝字則更分明

諸軍善見觀

休範已斬蕭道成登城謂亂者曰身是蕭平南諸軍善見觀軍南齊作君是善見觀則同而語甚費解當是如今俗言仔細識認

白紗帽

南齊書柳世隆傳沈攸之反初發江陵已有叛者後稍多攸之日夕乘馬歷營撫慰而去者不息攸之大怒召諸軍主曰我被太后令建義下都大事若尅白紗帽共著耳此云共著則非必爲帝似是親近貴臣之服然南史宋明帝紀壽寂之等弒廢帝於後堂建安王休仁便稱臣奉引升西堂登御坐事出倉卒上

失履跣猶著烏紗帽休仁呼主衣以白紗代之又齊高帝紀蒼梧廢召袁粲等計議王敬則乃拔刀在牀側躍麾衆曰天下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刀仍呼虎賁劍戟羽儀手自取白紗帽加帝首令帝卽位曰今日誰敢復動事須及熱南齊書倖臣茹法亮傳延昌殿爲世祖陰室藏諸御服二少帝竝居西殿高宗卽位住東齋開陰室出世祖白紗帽防身刀梁書侯景傳景逼簡文帝幸西州帝著下屋白紗帽又景自簒立後時著白紗帽然則白紗帽爲帝者服甚明葢便服也宋無輿服志卽在禮志南

齊有輿服志皆不載白紗帽

二吳

南齊書高帝紀建元元年九月詔二吳義興三郡遭水減今年田租二年六月詔曲赦丹陽二吳義興四郡遭水尤劇之縣按前四十五卷據唐杜佑以爲晉宋齊皆以吳郡與吳興丹陽爲三吳若以南齊此條論之似丹陽不在三吳之數蓋如杜佑說元年詔二吳是吳郡吳興添義興爲三郡猶可二年詔既言丹陽又言二吳又言義興又言四郡若丹陽在三吳數內何不直云三吳義興四郡乎愚謂不然吳郡吳興

皆有吳字自當爲二吳義興郡起於晉未有此郡之前此郡地不但即吳郡并有屬丹陽者故必重累舉之且元年詔因丹陽稍高水災淹浸不及故言二吳義興三郡二年災并及丹陽詔即承上年詔文而言故云丹陽二吳義興四郡也仍以予前辨爲正至於南史存元年詔刪去二年詔或去或存任意出入毫無定見李延壽之妄甚矣

西貴

帝與袁粲褚彥回劉彥節等更日直入決事號爲西貴南齊書作入直決事號爲四貴監板南史亦作四

貴此誤

一雹箭

蒼梧王欲射齊高帝王天恩曰不如一雹箭射之一監作以是

袁劉

九錫文前云袁劉搆禍實繁有徒子房不臣稱兵協亂袁劉謂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也後云袁劉攜貳成此亂階謂袁粲劉彥節也劉穆之曾孫祥傳齊建元中爲正員郎司徒褚彥回入朝以腰扇鄣日祥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鄣何益彥回曰

寒士不遜辭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此袁劉亦謂袁粲劉彥節

誅劉爕等

汝陰王殂齊志也誅陰安公劉爕等案劉裕以永初元年六月丁卯受禪即位至二年九月己丑方弑故王零陵王相距僅一年餘三四月蕭道成則於建元元年四月甲午即位五月己未即弑故主汝陰王辛酉又誅陰安公劉爕等相距不及一月而已盡夷前代之族矣其慘毒若此要之裕實始作俑者能無及乎齊書無齊志也何則大惡不彰全失其實而於劉爕等且書爲伏誅吾不知爕等之罪爲何罪乎此

則南史之勝於本書者

陳高祖霸先本紀永定二年四月乙丑江陰王殂陳志也江陰王卽梁敬帝禪位於陳者書法前後一例是也獨梁武帝弑巴陵王與劉裕蕭道成陳霸先情事正同書法不應有異而梁武紀天監元年但書巴陵王殂於姑孰追謚爲齊和帝不云梁志雖事已見和帝紀究屬非是

褚淵進司徒重出

齊書高帝紀建元二年春正月戊戌朔以司空尚書令褚淵爲司徒而下文十二月戊戌又書以司空褚

淵爲司徒一事重出疵病之大者南史於各本書最喜以刪節見長乃於此前一條刪尚書令三字亦屬謬妄之至而後一條則仍之竟不能削正

齊高帝紀增添皆非

齊高帝紀建元三年烏程令吳郡顧昌元坐父法秀宋泰始中北征歿亡屍骸不反而昌元宴樂嬉游與常人無異有司請加以清議此條乃南齊書所無李延壽添入者雖其事他無可附但入之本紀語覺不倫至紀末附益甚多皆言符瑞妖神見鬼巫媼不經之談嘵嘵不休其約一千一百餘字皆南齊書所無

此因增添而失者即如其中一條云天雨石墜地石開中有玉璽文曰戊丁之人與道俱肅然入草應天符掃平河洛清魏都試問道成能掃河洛清魏都否即此一句之妄說其餘可知

齊武帝

齊武帝紀仕宋爲贛令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反上不從命南康相沈肅之縶上郡獄族人蕭欣祖門客桓康等破郡迎出上上遂率部曲百餘人起義避難揭陽山有白雀來集聞山中有清聲傳漏響又於山累石爲佛圖其側忽生一樹狀若華蓋青翠扶疎有

殊羣木上將討戴凱之大饗士卒是日大熱上各令折荆枝自蔽言未終而有雲垂蔭正當會所會罷乃散案齊書本紀帝既得出後生獲蕭之遂起義子勛遣將戴凱之爲南康相軍主張宗之助守帝擊破凱之別將追擊宗之斬之遂攻郡城城陷凱之奔走卽據郡城南史止云將討戴凱之全無首尾惟雜取妄誕語

五十四言六十八十言九十

南史齊武帝紀永明十一年秋七月上不豫戊寅大漸詔曰始終大期聖賢不免吾行年六十亦復何恨

云云是日上崩年五十四宋書王敬宏傳元嘉二十三年表曰臣雖懷犬馬之誠遂無塵露之益年向九十生理殆盡明年薨於餘杭之舍亭山時年八十五十四而言六十八十而言九十古人重年如此

蕭鸞殺高武子孫

齊高帝蕭道成有兩兄道度道生俱早卒道度無子道生三子長鳳次鸞次緬道成以鸞少孤撫育過於已子厥後帝業皆道成所刱追封道度衡陽王道生始安王封鸞爲西昌侯位郢州刺史道成崩子賾立是爲武帝以鸞爲侍中驃騎將軍散騎常侍左衛將

軍尚書左僕射領右衛將軍又遺詔以爲尚書令加鎮軍將軍給班劒二十八武帝崩太子長懋已前卒謚曰文惠太子孫昭業立年甫二十一童騃無知權盡歸鸞遂弒昭業而僞立其弟昭文又弒之而篡其位高帝十九男除武帝及豫章文獻王嶷臨川獻王映長沙威王晃武陵昭王曄安成恭王暠始興王鑑已前卒其餘夭亾者凡四人此外鄱陽王鏘桂陽王鑠江夏王鋒南平王銳宜都王鏗晉熙王銶河東王鉉并出繼道度之衡陽王鈞凡八人皆爲蕭鸞所殺又殺鉉之二子武帝二十三男除文惠太子及竟陵

王子良已前卒其餘夭亾者凡四人又巴東王子響別自被殺此外廬陵王子卿安陸王子敬晉安王子懋隨郡王子隆建安王子眞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巴陵王子倫邵陵王子貞臨賀王子岳蜀郡王子文衡陽王子峻南康王子琳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并出繼道度爲孫之永陽王子珉其十六人皆爲蕭鸞所殺文惠太子四男長卽前廢帝鬱林王昭業次卽後廢帝海陵王昭文次巴陵王昭秀桂陽王昭粲皆爲蕭鸞所殺通計高帝之子孫及曾孫三世爲鸞所殺者凡二十九人而鏘鑠等之子子卿等之子

見於史者獨有鉉之二子在孩抱中見殺其實所殺必不止此數當以其幼稚而略之高帝諸子論云齊受宋禪劉宗盡見誅夷子倫臨死謂茹法亮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昔高皇帝殘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見武帝諸子傳天道好還假手於鸞以償其孽報

蕭鸞絕後

蕭鸞子惟寶夤逃入魏功名顯赫史述其賢行甚詳終以殺酈道元謀反伏誅長子亦伏法次子爲其弟所殺幼子以罪轘於東市一門盡滅此外則東昏侯

妃吳氏入梁宮所生子云是東昏子卽豫章王綜也初名贊北史於其傳稱病卒而梁書云魏人殺之當以梁書爲正梁書綜傳又云吳氏入梁宮七月始生綜未必是東昏遺種特因吳氏寵衰怨望造疑似之說以惑綜耳北史稱綜江南有子在魏無後然梁書綜傳並不言其有子則北史爲妄就使綜有子而綜之爲東昏子實不足信再考南齊書蕭鸞十一子其子並無名贊及綜者而十一子之中梁武帝殺其六見後東昏殺其一寶元魏人殺其一卽寶寅餘早夭者二名未詳廢疾無後而善終者一寶義然則鸞之子凡成人者

皆不良歿蓋鸞之後已絕

宣德太后令

南史廢帝東昏侯紀直後張齊斬其首送蕭衍宣德太后令依漢海昏侯故事追封東昏侯宣德太后者卽文安王皇后齊世祖武帝之子文惠太子妃也文惠未立而卒武帝崩孫文惠之子鬱林王昭業卽位尊文惠爲世宗妃爲皇太后稱宣德宮蕭鸞廢鬱林王而弒之假立海陵王昭文又廢弒之而自立皆託宣德太后令以行簒逆是爲明帝崩子東昏立無道被弒蕭衍迎后入宮稱制又假宣德皇后令以行簒

事焉一婦人也而兩朝篡奪皆託其名以欺人眞如兒戲文選第三十六卷任彥升宣德皇后令一篇即是進衍爲相國封十郡爲梁公僞讓不受而假爲后令勸令受之也

沈約勸殺巴陵王

齊和帝紀中興二年遜位於梁奉帝爲巴陵王梁武帝欲以南海郡爲巴陵國邑而遷帝以問范雲雲未對沈約曰不可慕虛名受實禍於是遣鄭伯禽殺焉愚謂沈約佛前懺悔文云暑月寢臥蚊蝱嗜膚手所殲殞畧盈萬計手因怒運命因手傾爲殺之道事無

不足又追尋少年血氣方壯習累所纒事難排豁淇水上宮誠無云幾分桃斷袖亦足稱多約歷事齊朝年至六十餘乃爲梁武畫篡奪之策又力勸帝殺其故主其所爲如此懺悔中何不及之乃自認撲蚊蝨淫僮衣諸罪乎梁武帝本齊明帝之謀主代爲定計助成篡弑文學傳吳均撰齊春秋稱梁武帝爲明帝佐命帝惡其實錄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十條焚其書後竟弑其子東昏侯寶卷僞立其弟寶融而又弑之篡之并盡殺明帝之子寶源寶修一名寶攸見南齊書寶嵩寶貞又納東昏侯之妃吳氏余氏以爲妃乃捨身本佛以麪爲郊廟犧牲一何可笑宋明帝頗好元理引周顒

入殿講論帝所爲慘毒之事顒輒諭佛經中因緣罪福之說帝亦爲之小止見顒傳愚謂宋孝武帝二十八子明帝殺其十六尚云小止乎奉佛者之謬如此以宋明帝較梁武帝則梁武差優

江革傳梁武帝惑於佛教朝賢多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帝未知謂革不奉佛法乃賜革覺意詩五百字云惟當勤精進自彊行勝修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四叉手救曰果報不可不信愚謂帝之信果報正爲於心有所不能釋然者故欲以奉佛禳之侯景之亂一家慘戮果報仍在人慎勿作惡惡非奉佛所能解也蕭子恪豫章王嶷之子齊高祖之孫梁武謂曰建武屠滅卿門我起義兵亦是爲卿兄弟報讐見梁子

恪傳愚謂明帝子固應殺梁武似未可爲應殺明帝子之人

天監十三年築淮堰以灌壽陽役人夗者旣已不可勝計堰成之後又召還康絢致堰復壞緣淮城戍邨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如緣埵之蟻沉於流潦之中帝之殘民命多矣乃以不殺生爲奉佛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不仁於民也仁之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何與

蕭氏世系

南史梁武帝紀梁與齊同承淮陰令整生皇高祖

鍇鍇生皇曾祖副子副子生皇祖道賜道賜生皇考順之於齊高帝爲始族弟案齊高紀亦從淮陰令整叙起整生儁儁生樂子樂子尙與副子排行樂子生承之承之生道成竊疑道賜與順之似是倒誤當爲副子生順之順之生道賜道賜於齊高帝爲始族弟如此方合六朝人兄弟排行者多也雖姚思廉梁書與南史同然大可疑始族弟者齊宗室傳衡陽公諶臨汝侯坦之皆高帝絶服族子絶服族子謂始無服之姪而始族弟則謂始有服之弟緦麻兄弟也北史劉芳傳齊使劉纘至芳之始族兄也始族兄弟較絶服族

兄弟猶稍親然則梁武與齊服屬尚近以衍篡寳融與以鸞篡昭文何異旣非更姓改物何必易齊爲梁天齊武帝之統不可絕也而鸞公然曰爲高帝第三子史作第三子誤假令梁武斥鸞而復爲齊高後不易代號則齊之建國凡七十九年書之史冊不稍足觀乎南齊書三十八蕭景先傳景先爲太祖高帝道成之從子而其祖名爰之其父名敬宗敬宗與道成爲兄弟爰之與道成父承之爲兄弟已可証蕭氏一門羣從自道字以上一輩皆以之字排行然猶可云之字可不拘同卷蕭赤斧傳赤斧爲太祖道成之從祖弟

而其祖名隆子其父名始之可見此二代皆以子字之字排行子字行下即是之字行無疑斷非副子生道賜道賜生順之也

齊梁二書言漢相蕭何至太傅望之望之至整姓名爵里歷歷分明不知漢書望之傳但云東海蘭陵人徙杜陵家世以田爲業不言何後望之子育自稱杜陵男子何得如齊梁書言世世居東海蘭陵直傳至整方渡江居武進爲南蘭陵人邪顔師古已斥其非矣然則齊梁書敘蕭氏譜系附會錯謬正多

梁書敘望之至濟陰太守闡闡生吳郡太守冰冰生

中山相苞云云冰齊書作永

梁武紀事南史較詳

南史於梁高祖武帝紀敘皇考順之事極詳凡十六行而梁紀所載不及兩行此南史之勝於本書處攷順之以殺魚復侯子響爲齊武帝譴怒以憂死事見齊子響傳梁武語蕭子恪亦云我起義兵自雪門恥見梁書子恪傳自雪門恥自是雪順之憂死之恥因子恪是豫章王嶷之子非齊武帝之子故語及之又梁紀但言隆昌初明帝輔政起高祖爲寧朔將軍鎭壽春服闋除太子庶子給事黃門侍郎入直殿省預

蕭諶等定策勳如此而已南史則有帝為齊明帝畫佐命祕策事此正吳均據事直書武帝惡其實錄遣人詰問毀其書者也自是實事梁皆不載此又南史之遠勝本書處通計此篇南史多四五百字竊謂梁武紀一篇南史所添疑神見鬼語此李延壽之恒態誠無足取其他所添頗有功于於延壽惡而知其美也若向來人推重其遠過本書彼實未嘗將兩邊對勘一番隨聲附和耳食而已

順之以子響謀反奉齊武帝命討之子響死而齊武悔殺子響反歸怨於順之譴責之順之以憂死故梁

武助齊明帝爲之謀主代晝篡奪之策傾齊武之嗣此爲父報讐也又梁武之兄長沙宣武王懿有平崔慧景大功東昏侯聽羣小讒譖忌其功高又慮其廢立無故殺之梁武起兵誅東昏廢其子立其弟而旋篡之弑之此又爲兄報讐也梁武之於齊約畧如伍員之於楚

梁武帝生年

梁武帝紀宋孝武大明元年歲次甲辰生帝於秣陵縣同夏里三橋宅元年梁書作八年是

百僚致敬

梁書宣德皇后令授高祖中書監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大司馬錄尚書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食邑萬戶給班劒四十人黃鉞侍中征討諸軍事並如故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此下南史有百僚致敬一句梁書無觀其下文宣德皇后臨朝入居內殿拜帝大司馬解承制之下南與梁各有百僚致敬如前一句則知上文一句不可少南史爲得若各書中都督某某幾州諸軍事某州刺史南史一槩改爲都督某州刺史爲欲省此幾字生出種種語病使讀者不明甚至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一句亦

爲刪削直作都督揚州刺史尤屬大謬別見

梁武即位事梁書南史敘次不同

梁紀天監元年四月既書即位告天大赦改元普加賜賚恩澤其下書追尊皇考妣追謚妃郗氏其下書追封兄懿敷弟暢融爲王其下書封文武功臣夏侯詳等十五人爲公侯其下書封弟宏等爲王其下書加領軍將軍王茂鎮軍將軍以中書監王亮爲尚書令中軍將軍相國左長史王瑩爲中書監撫軍將軍吏部尚書沈約爲尚書僕射長兼侍中范雲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其下書放遣後宮樂府西解暴室拘

逼幽厄者其下書車騎將軍高句驪王高雲進號車騎大將軍鎮東大將軍百濟王餘太進號征東大將軍安西將軍宕昌王梁彌頎進號鎮西將軍鎮東大將軍倭王武進號征東將軍鎮西將軍河南王吐谷渾休留代進號征西將軍此內惟封兄懿等之下即應繼以封弟宏等乃以封文武功臣一節間厠于其中爲不可解其餘所書似有條理南史改爲大赦改元恩澤之下即繼以進王亮洗約官其下繼以封弟宏等爲王其下繼以放遣後宮封外國諸王其下雜叙他事甚多自此以上並是四月一月內所行其下

書閏月是年閏四月也閏月凡三事首書以行宕昌
王梁彌邕爲安西將軍河涼二州刺史正封宕昌王
次書正憲綱詔末乃書追尊皇考妣諡郗氏輕重緩
急先後之次實出情理之外諸臣進位自當在封兄
弟之後乃反在其前至追尊考妣及元妃幷在放遣
後宮封外國諸王之後相距甚遠乍觀之無不疑延
壽妄改者考南史於長沙宣武王懿傳云天監元年
追崇丞相封長沙郡王謚曰宣武給九旒鸞輅黃屋
左纛葬禮依晉安平王故事懿名望功業素重武帝
本所崇敬帝以天監元年四月丙寅即位是日即見

襃崇戊辰乃始贈第二兄敷第四弟暢第五弟融至五月有司方奏追皇考皇妣尊號遷神主于太廟帝不親奉命臨川王宏侍從七月帝臨軒遣兼太尉散騎常侍王份奉策上太祖文皇帝獻皇后及德皇后尊號既先卑後尊又臨軒命策識者頗致譏議焉然則梁書因梁代史臣諱飾延壽別有所據當以南史爲正但南史止書封弟宏等其封兄懿等弟暢等不載何意封夏侯詳等亦不載又何意進位有王亮沈約刪王茂王瑩范雲又何意外國加號有高麗百濟倭刪宕昌吐谷渾又何意若云西北非南朝所能封

何以下文仍有宕昌任意去取仍屬大謬凡人無學則心粗小有才則膽大延壽學淺心粗極矣幸其無才膽不甚大未敢憑臆欺人但以描頭畫角了事間有有據而增改者尙爲有益而可信

王亮改爲以兼尙書令爲尙書令沈約改爲以兼尙書右僕射爲尙書僕射皆不同未知孰是梁書尙書僕射長長字疑衍

刪沈約去職句

梁書於武帝紀天監二年春正月乙卯以尙書僕射沈約爲尙書左僕射吏部尙書范雲爲尙書右僕射

夏五月丁巳尚書右僕射范雲卒六月甲午以中書監王瑩爲尚書右僕射冬十一月乙亥尚書左僕射沈約以母憂去職三年春正月癸丑以尚書右僕射王瑩爲尚書左僕射太子詹事柳惔爲尚書右僕射前尚書左僕射沈約爲鎮軍將軍約之爲鎮軍將軍乃其進號南史刪去似尚可其刪去以母憂去職一句則非

臨川王喪師

梁紀天監四年十月北伐以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臨川王宏都督北討諸軍事云云愚謂是役也喪師辱

國皆臨川一人爲之試觀其下文於明年三月有劉思効之捷五月有張惠紹韋叡裴邃桓和等之捷自去年十月出師以來所向皆克也至九月以都督北討之臨川王挫置乖方怯懦無能師以大潰南史於三月五月等捷皆不書未免太畧而於九月大潰而還則書之梁書乃詳書其攻拔諸城而於臨川王之大潰逃還則竟諱而不書大約如姚思廉輩修史悉以當日史臣紀載爲粉本已所增改甚少惟通鑑一百四十六卷書臨川喪師之罪最得其實且南史臨川本傳言其惡逆多端全無人理實爲罪不容誅梁

書本傳大加褒美已爲可笑乃於本紀亦遂諱
如此異哉

各帝書諱

梁書天監五年正月立皇子諱爲晉安王簡文帝綱
也愚謂梁書於諸帝名皆稱諱紀中甚多不悉出此
書唐人所修何必如是南史直書爲得

大舉北侵

天監七年冬十月丙子詔大舉北侵愚謂梁與魏爲
敵國而南史於北伐改爲北侵中大通二年夏六月
丁巳遣魏汝南王悅還北主魏庚申以魏尚書左僕

射范遵爲司州牧隨悅北侵此侵字梁書紀作討亦是南史所改李延壽之意以北爲正南爲僞也

開府儀同三司

天監十一年冬十月己酉降太尉揚州刺史臨川王宏爲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十二年秋九月以司空王茂爲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十四年夏四月丁丑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江州刺史王茂薨其他尙有見者甚多今不悉出愚攷儀同三司從來以此作官名三司者司徒司馬司空卽三公謂儀與之同也今改爲同三司之儀義固可通但其文

特殊甚覺無謂梁書如此而南史仍其謬各書中如此者似亦有未能詳考

號取寺名詔用佛語

大通元年正月開大通門對同泰寺南門取反語以協同泰大同十一年七月詔民用九佰錢佰減則物貴佰足則物賤非物有貴賤是心有顛倒此佛語也夫紀年建號而取寺名行政下詔而用佛語帝之流蕩甚矣自捌同泰寺時時設講歲歲鑄像甚且捨身乃中大同元年此寺遽被天災化為一炬侯景尚未來降而天意已如此佛不足信明矣

爾朱榮復據洛陽

梁書武紀大通二年十月以魏北海王元顥爲魏主遣東宮直閤將軍陳慶之衛送還北中大通元年五月尅大梁尅武牢城魏主元子攸棄洛陽走河北元顥入洛陽閏六月魏爾朱榮攻殺元顥復據洛陽復據洛陽四字南史作京師反正竊謂作史自有體裁此本梁人與元顥通謀欲取洛陽使陳慶之帥兵往與元顥共事斯時元顥亦幾爲梁臣矣北魏主出犇矣乃爾朱榮攻殺元顥而洛陽復爲魏有魏主還宮故梁書書之曰復據洛陽葢既作梁書則應以梁爲

主也南史乃云京師反正夫謂之京師誰曰非京師謂之反正誠可云反正但此語如何書之於南史本紀乎詞氣大不倫矣李延壽以北爲正但旣南北分列而措詞如此一何武斷爾朱何物不必加以美名當以梁書爲得

梁武一意取魏奄有南北當天監中尚未銳志於此及後魏事日衰而帝心愈侈一改普通二改大通三改中大通四改大同五改中大同觀其號其心可見無奈魏衰而齊周並興梁不能取陳慶之喪師單騎逃回復加封賞如此用人豈能成功

左隣

梁紀元帝論曰以世祖梁稱世祖南稱元帝神睿特達留情正道不怵邪說徙蹕金陵左隣彊寇將何以作西魏在江陵之西何以言左隣敬帝紀末魏徵總論曰元帝怵於邪說卽安荆楚雖元惡克翦社稷未寧而西隣責言禍敗旋及意與前論正同左隣當作西隣

或疑西魏在江陵之西而江陵當與北齊連界西魏則又在北齊之西矣當元帝承聖三年十一月西魏攻江陵歲次甲戌時西魏恭帝廓元年實宇文泰執權統事而是年亦北齊文宣帝高洋天保五年齊與

西魏爲讐而齊人方睦于梁西魏人何得越齊而攻
江陵考江陵今湖北荆州府治北則襄陽府又北與
河南南陽府接南陽府之西北則與河南府接矣南
陽河南地梁末大約皆爲北齊之西南邊境而齊都
在鄴遠隔河北不能過周師若襄陽則彼時已爲蕭
詧所據見周書十五卷于謹傳詧因元帝殺其兄河東王譽結
讐導周師以入周人出潼關由新安一路向東南行
不過千餘里可至襄陽矣若從北道鄖陽府來亦可
抵襄陽然皆山險周人行師必不取此路

梁紀論稱鄭文貞公

李延壽論贊全是勦襲不以爲恥獨于梁紀末稱鄭文貞公論云云姚思廉魏徵本無差別姚則奪之魏則讓之于意云何

陳高祖其本甚微

陳書高祖紀直云漢太丘長陳寔之後也以下歷叙世系此與宋祖漢蕭祖何同不足爲異南史乃云其本甚微自云漢太丘長云云夫謂之甚微誰曰非微者謂之自云實祇自云耳但於劉蕭獨不用此兩句輕薄語厚於彼苛於此吾所未喻

劉蕭陳三帝世系皆當日史官緣飾沈約蕭子顯姚

思廉一槩因仍不改所以劉則從劉交起蕭則從蕭何起陳則從陳寔起歷歷鋪敘三家如出一手李延壽覺之欲矯其失乃三處分作三種筆墨事同而例異胸中擾擾本無定見率爾操觚所以至此於劉則仍用沈約漢楚元王交敘起其下卻盡削去直從皇祖敘起竊謂人家墓誌品官封贈皆有三代何至帝王無曾祖名蕭則盡削去蕭何云云望之云云從皇高祖敘起陳則先下輕薄兩句其下卻直抄陳書歷歷鋪敘其十四代無一刪者愚謂惟敘蕭氏最得法宜依此一律

東揚州刺史

陳高祖本紀侯景廢簡文立豫章嗣王棟帝遣兼長史沈袞奉表於江陵勸進承制授帝東揚州刺史領會稽太守案江陵元帝也姚思廉陳書作承制授高祖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諸軍事平東將軍東揚州刺史領會稽太守豫章內史餘並如故若依南史例當作都督東揚州刺史今但云東揚州刺史則與其平日所立都督刺史書法之例又變矣李延壽胸無定見下筆時率爾而已

大寶三年

南史陳高祖紀三年帝師師發自豫章此帝從嶺外入討侯景也陳書畧同此三年謂大寶三年也大寶本無三年簡文帝已於去年被弑矣是年實元帝之承聖元年但爾時尚未即位事無所繫史家姑就陳高祖語故書大寶三年

改大寶爲承聖

陳書高紀湘東王即位於江陵改大寶三年爲承聖元年湘東王未嘗稱大寶號也當日所改實稱太清六年此書法是在陳高紀不得不依陳高語讀者宜善會通鑑一百六十四卷書此事胡三省注云改太

清爲承聖梁書世祖元帝紀云大寶元年世祖猶稱太清四年自此以下每年皆如此書之

陳高祖害王僧辯

承聖二年陳霸先爲南徐州刺史鎮京口王僧辯鎮石頭城三年十一月魏陷江陵元帝被殺霸先僧辯奉元帝子晉安王方智承制于建康明年三月齊送貞陽侯淵明還主社稷王僧辯納之淵明即位以元天成以晉安王爲皇太子霸先固爭以爲不可不從憤嘆曰嗣主高祖之孫元皇之子竟有何事坐致廢黜假立非次此情可知九月壬寅霸先夜發南徐州

討僧辯甲辰至石頭僧辯就禽縊殺之廢貞陽侯奉
晉安王即位改元紹泰是為敬帝愚謂霸先與僧辯
同起兵討侯景侯景之滅僧辯之力為多奉立方智
兩人亦同其功淵明之納迫於齊人不得已耳霸先
借此為名譎而害之心乎篡梁所忌者惟僧辯故也
與劉裕殺劉毅情事如一憤嘆之言乍覩之似若發
於忠義者試問霸先後日篡弒高祖之孫元皇之子
竟有何罪乎猜忍乃爾固宜身嬰焚骨之慘見孝行王頒傳
子懼溺江之酷也見陳諸王傳
僧辯威名久著陳高特嶺外一荒徼將領征景之時

本是僧辯主兵陳高特其副貳平景之後兵權皆在僧辯僧辯鎮石頭陳高鎮南徐威聲勢位在其下未能相及忌之極矣僧辯竟認作同心合力之人不相疑猶可納淵明既執異議尚不防制全無備禦霸先從南徐猝然而來僧辯束手就縛如在夢中僧辯老於兵事屢破强敵此時建康全局皆入掌握若稍稍知備何成擒如此之易邪以納淵明爲假立霸先之使方智返正假乎眞乎此情可知者一若僧辯有篡情而霸先破其奸謀倘此言出王琳一輩人口幾令人以爲忠梁矣奈自作地步何戰國策樓緩述公甫

文伯母之言母言之爲賢母婦言之爲妬婦令人捧腹絶倒

霸先使侯安都夜潛至石頭城下僧辯不之覺雉堞不危峻安都被甲帶刀軍人捧之投女垣內衆隨入遂直逼僧辯卧室見陳書安都傳此種舉動與呂蒙之白衣摇櫓作商賈服譎取關公同一盜賊伎倆

九錫禪位卽位等文

陳紀載梁敬帝九錫詔曰彊臣放命黜我冲人顧影於茶孺之蒐甘心於甯卿之辱却拔下髻求哀之路莫從竊鈇逃責容身之地無所公神兵奄至不日清

澄惟是孱掌再膺天錄又策曰羣胡孔熾藉亂乘間推納藩枝盜假神器冡司昏撓旁引寇讐旣見貶於桐宮方謀危於漢閣皇運已殆何殊贅旒中國搖然非徒如綫公赫然投袂匡救本朝復莒齊都平戎王室朕所以還膺寶歷重履宸宮又禪位詔曰爰至天成重竊神器云云又策曰乃臬天成輕弄龜鼎云云彊臣放命冡司昏撓云云指王僧辯納蕭淵明改元天成立敬帝爲太子也文皆徐陵作載文集前此陵在齊爲淵明與僧辯書往復數千言論淵明宜歸爲求主亦載文集至此則自相背矣此紀下篇卽位告

天文亦陵作有云承聖在外并能祀夏天未悔禍復羅寇逆嫡嗣廢黜宗枝僭祚天地蕩覆紀綱泯絕前不過詈淵明此則并斥元帝矣文人筆端顛倒如此

王琳奉蕭莊

南史陳紀高祖永定二年三月王琳立梁永嘉王蕭莊以奉梁後卽位于郢州考何之元以陳臣修梁典爲蕭莊作後嗣主紀見陳書文學傳梁書與南史去之愚謂梁末忠臣惟王琳王僧辯二人忠于梁實忠於元帝者琳奉蕭莊僧辯納蕭淵明欲力存梁祀之心同琳不得已而歸齊心雖可諒不如僧辯之亦於

陳霸先手爲得矣所僭辯奉淵明乃武帝兄懿之子係旁支雖仍立敬帝爲太子不如琳奉莊是元帝嫡長子方等之子所奉較爲得正

陳文帝尊皇太后

陳文帝紀永定三年六月丙午武帝崩皇后稱遺詔徵帝入即位秋七月丙辰尊皇后爲皇太后案文帝乃武帝之姪武帝惟有一子衡陽王昌在荆州爲西魏所俘入周文帝旣立而昌乃還文帝使人殞之江中見陳諸王傳文帝尊皇太后詔徐陵所撰詞云朕以虛薄竊守藩維皇嗣元良貌在崤澠二臣奉迎淹

留永曰今國圖無主家業事隆升纂帝基彌增號懼若中流靜宴皇嗣歸來輙當解紱箕山之陽歸老琅邪之國復子明辟還承寶圖若問與夷無愧園寢吁文帝之愧此詔甚矣此文正宜載入本紀陳書旣不采南史又不能補

北周爲正

陳本紀永定三年書齊文宣殂天嘉元年書周明帝崩李延壽意以北周爲正北齊爲僞蓋唐承隋隋承周故也

陳文帝無年數

陳書本紀世祖文帝之崩獨不言年數南史同卽如其子廢帝僅二年而廢尚有年數在帝何以獨無姚察身爲陳臣修陳書無容不知此不可解建康實錄亦獨闕陳文帝年數

伯宗凶淫

陳廢帝紀光大二年慈訓太后令曰伯宗昔在儲宮本無令問及居崇極遂騁凶淫云云愚謂文帝奪衡陽王昌之位而殺之崩後骨肉未寒其子伯宗卽爲弟頊所廢而代立改元太建是爲宣帝以伯宗之仁弱而目爲凶淫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太建二年四月

伯宗遽夢年十九果艮欤乎

陳紀論廢帝混一是非不驚得喪蓋帝摯漢惠之流甚確紀中載慈訓太后令比南史爲詳臚列罪狀皆屬虛誣紀末載世祖（即文帝）疾大漸召高宗（即宣帝）欲遵太伯事論末又謂世祖知神器之重諒難負荷深鑒堯旨弗傳寶祚此沿陳代史臣曲筆其實文帝何嘗不傳位廢帝宣帝奪之耳南史於紀末刪文帝遺命似有裁斷乃論末又謂文帝法殷傳弟則仍是矮人看場之見

淮南

陳書宣帝紀梁室喪亂淮南地並入齊高宗太建初志復舊境乃運神畧授律出師至於戰勝攻取獻捷相繼遂獲反侵地功實懋焉及周滅齊乘勝畧地還逹江際矣愚謂此段宜著眼觀淮南數百里間梁陳周齊地理沿革大畧可見而委曲則難以詳考

陳氏子弟安全

陳後主紀敘至亾國被俘至隋之下云隋文帝以陳氏子弟既多恐京下爲過皆分置諸州縣每歲賜以衣服以安全之愚謂隋文帝篡周盡滅宇文氏之族與蕭道成同乃毒於周而獨慈於陳何也周其得位

所從來心所最忌陳俘虜之餘不爲嫌耳後煬帝又
以陳後主第六女婤爲貴人絕愛幸悉召陳子弟至
京官之亾國之後陳爲多幸矣

東吳王鳴盛述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四

南北史志

偶見近儒攷史者內有一條曰金史蔡珪傳珪合沈約蕭子顯魏收宋齊魏三書作南北史志惜已亾失然梁陳與北齊後周各志皆已收入魏徵隋書不知當時曾彚而成志否愚謂蔡珪之書料無足觀其亾亦不足惜

宋志敘首誤

宋書志敘首文多繆葛如史記有貨殖傳班氏因之史記有河渠書班改名溝洫志此何乃言班氏易貨殖平準之稱葢河渠溝洫之名乎古人文義疏拙詞不能達意往往如此唐人漸明順自宋以下則更了了矣

宋志詳述前代

從來史家作志之體惟詳當代前事但於每志敘首各述以爲緣起而已惟沈約宋書志述魏晉甚詳殆意以補之猶唐作隋書并南北朝制度皆收入志也但陳壽不作志固宜補晉書則予前於第四十三卷

惟者原委各家雖似皆未有志而王隱則有志觀州
郡志所引可見但非晉全書若臧榮緒則固晉全書
明明有志矣約詞人尚華藻榮緒詩賦文筆皆不傳
意者守樸愛素爲約所鄙故邪然約又自作晉書卷
數之緐與榮緒等必有志矣何煩補也考約自序作
晉書本在宋書之前則更無庸冗贅矣今之晉書唐
人攺修并非榮緒與約之舊予讀宋志與晉志犯複
者頗多蓋典故只有此固不能憑空別造彼此兩載
殊恨其徒煩簡牘也

高堂隆攺正朔議

宋禮志魏高堂隆改正朔議曰易通卦驗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以應天地三氣三色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書曰下當更有一曰字傳寫脫落此高堂隆所引尚書逸文只可存疑葢孔壁所得古文尚書增多二十四篇其中本有舜典魏時未經永嘉之亂或高堂隆得見之亦未可知但東晉晚出古文分愼徽以下爲舜典實皆堯典也姚方興又造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於帝十二字冠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伏生所合等篇既云以文相承接而誤若舜典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惛眊何容合之厥

後劉炫又造濬哲等十六字固不必論而如梁武議
知愼徽直至陟方本皆堯典矣近儒又欲取高堂隆
所引冠于月正元日之上以爲舜典則愚更不能知
其爲何說也
陳壽于高堂隆評中許其忠而特指摘其欲改正朔
一事以爲意過其通故于傳中及此事甚畧而于此
議盡削不載

宋禮志淆亂粗疏

宋禮志第一卷始言正朔及所尚之色次言冠禮次
言昏禮次拜皇后三公冠皇太子拜蕃王儀朝會儀

次朝日儀次殷祭儀次祭大社儀次耕耤儀次太學次治兵已覺錯襍至第二卷中所敘更爲淆亂無章第三卷載永初元年卽位告天策文已載本紀又復見於禮志不但複前史本書又自相複更覺粗疏

魏人七廟

魏明帝太和三年六月又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此下脫帝字夫人吳氏曰高皇后並在鄴廟廟所祠則文帝之高祖處士曾祖高皇祖當作皇高祖太皇帝共一廟者太祖武皇帝特一廟百世不毀然則所祠止於親廟四室也至明帝太和三年十一月洛京廟成則以

親盡遷處士主道園邑使令丞奉薦而使行太傅大常韓暨行太廟宗正曹恪持節迎高皇以下神主共一廟猶爲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六月羣公有司始更奏定七廟之制曰大魏三聖相承以成帝業武皇帝肇建洪基撥亂夷險爲魏太祖文皇帝繼天革命應期受禪爲魏高祖上集成大命淸定華夏興制禮樂宜爲魏烈祖更於太祖廟北爲二祧其左爲文帝廟號曰高祖昭祧其右擬明帝號曰烈祖穆祧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遷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禮通鑑第七十一卷書此事云大和三年

十一月洛陽廟成迎高太武文四神主於鄴胡三省註高帝漢大長秋曹騰太帝漢太尉曹嵩裴松之曰魏初唯立親廟四祀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始定七廟之制愚謂魏人欲仿周七廟無如閹宦凶醜乞匄攜養斷不能奉為不毀之祖只得當叡世彊以操丕及己身充后稷文武但景初雖立制亦只豫作地步直至齊王芳方能備七世而節騰嵩操丕叡亦只六世所謂節者即所謂文帝之高祖處士也節之父則何名乎名且無之事蹟更茫茫矣在當時想必代為追造一名而史文不載也是公烏有先生誠堪嗢噱

禮志與本紀不合

宋武帝初受晉命爲宋王建宗廟於彭城依魏晉故事立一廟初祠高祖開封府君曾祖武原府君皇祖東安府君皇考處士府君武敬臧后從諸侯五廟之禮也既即尊位乃增祠七世右北平府君六世相國掾府君爲七廟本紀皇考翹爲郡功曹此云處士不合又此言七世六世皆以連巳身數而追溯其上爲七爲六與漢孔光傳同與以裕爲楚元王二十一世爲不合

符瑞不當臚列前代

五行志本洪範五行傳臚列春秋左傳災異并及秦漢下事以爲應驗凡唐以前各史類然此乃不得不如此然已覺饒舌可厭至於符瑞本不當有志卽欲志之亦惟志一代可耳前事但於敘首中畧述以爲引子足矣沈約乃直追溯至五帝三代一一臚列之枝蔓斯極

十七史商榷卷五十六

十七史商榷卷五十七

東吳王鳴盛述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五

州郡敘首言漢制誤

宋書州郡志敘首言漢武帝開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改雍曰涼改梁曰益連舊所有之冀幽并兖青徐揚荆豫凡爲十三州而司隸部三輔三河諸郡東京無復朔方改交趾曰交州凡十三州司隸所部如故案西漢十三州數司隸不數朔方此志乃數朔方而以司隸在十三州之外誤與晉書同說已見前

第十四卷東漢既已省朔方則當言凡十二州連司隸爲十三部矣今乃仍言凡十三州而亦以司隸爲在外則更誤中之誤爲有此大誤下文言魏蜀吳西晉州數皆誤作多一州筭

宋志據大明昇明

沈約宋州郡大校以大明八年爲正內史矦相則以昇明末爲定此亦法班固地理之據元始司馬彪郡國之據永和也內史矦相必以昇明爲定者分封王矦國昇明方備也

南北地理得其大槩不必細求

晉武帝天下一統爲二十州司冀雝涼秦靑幷兗豫
幽平徐揚荆江梁益寧交廣也後南北分裂新置之
州更多展轉改易迷其本來況又有每州各自析爲
南北再加以僑置寄治之名糾纏舛錯不可爬梳其
勢然也宋書志總敘首云地理參差事難該辨魏晉
以來遷徙百計一郡分爲四五一縣割成兩三或昨
屬荆豫今隸司兗朝爲零桂之土夕爲廬九之民去
來紛擾無暫止息版籍爲之渾淆職方所以不能記
自戎狄內侮有晉東遷中土遺氓播越江外幽幷冀
雝兗豫靑徐之境幽淪寇逆自扶莫而裹足奉首免

身於荆越者百郡千城流寓比室人佇鴻鴈之歌士畜懷本之念莫不各樹邦邑思復舊井既而民單戶約不可獨建故魏邦而有韓邑齊縣而有趙民且省置交加日回月徙寄寓遷流迄無定託邦名邑號難或詳書大宋受命重啓邊隙淮北五州翦爲寇境其或奔亾播遷復立郡縣斯則元嘉泰始同名異實此段論作志惟地理最難又州郡志敘首云地理參差其詳難舉寔由名號驟易境土屢分或一郡一縣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離合千回百改巧歷不筭尋校推求未易精悉此段卽總敘意而言之重複如此

約身居齊梁猶如此況去之又千餘年乎得其大槩可耳不必細求

宋州郡所據諸書

宋書州郡志云今以班固馬彪二志太康元年定戶王隱地道晉世起居永初郡國何徐州郡及地理襍書互相考覆云云又云今唯以續漢郡國梭太康地志參伍異同用相徵驗云云太康晉武帝號元年定戶當即下所謂太康地志之一門也王隱晉書已詳前晉書中觀此則知隱書有志志中有地道志也起居下省注字也何是何承天徐是徐爰志中所引有

董覽吳地志有永寧地志永寧晉惠帝號有賀續會稽記有吳記有張勃云即吳錄而志或稱張勃云或稱吳錄又有晉地記太康地志志中往往稱太康地記此晉地記未知即太康地記否又有廣州記即所云地理雜書也

揚州刺史治所

揚州刺史一條下云前漢刺史未有所治沈約自注它州同後漢治歷陽魏晉治壽春晉平吳治建業案沈約所舉揚州刺史治所尚未備馬端臨文獻通考卷首自序云漢分天下爲十三州晉分州爲十九實不止十九自後爲州寀多建治之地亦不一所姑以揚州言之自

漢以來或治歷陽或治曲阿或治合肥或治建業而唐始治廣陵馬所舉又漏却壽春愚考歷陽壽春合肥三縣漢地理續漢郡國皆屬九江郡與今江西九江府無涉歷陽今爲安徽布政司直隸和州壽春今爲壽州屬安徽鳳陽府合肥今爲安徽廬州府治續漢於歷陽下司馬彪自注云刺史治壽春下劉昭注云漢官云刺史治去雒陽千二百里與志不同漢官當即衛宏作疑是後漢初制而司馬彪則據永和也至馬端臨又以爲在合肥者三國魏志劉馥傳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太祖方有袁紹之難

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爲揚州刺史馥受命單
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數年中恩化大行興治芍
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堨以溉稻田又高爲城壘爲
戰守備又滿寵傳太和三年秋曹休從廬江南入合
肥是歲休薨寵以前將軍代都督揚州諸軍事四年
拜寵征東將軍其冬孫權揚聲欲至合肥寵表召兗
豫諸軍皆集賊尋退寵以爲今賊大舉而還必欲僞
退以罷吾兵表不罷兵後十餘日權果更來到合肥
城不克而還時權歲有來計靑龍元年寵上疏曰合
肥城南臨湖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爲勢宜移

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引賊平地而
掎其歸路詔聽其年權自出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
二十日不敢下船寵謂諸將曰權得吾移城大舉來
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
千伏肥城隱處以待之權果上岸耀兵寵伏軍卒起
擊之斬首數百明年權自將號十萬至合肥新城寵
馳往赴放火燒賊攻具射殺權弟子孫泰賊引退然
則揚州刺史治合肥乃漢季建安及魏制也又云在
曲阿者樂史太平寰宇記云案輿地志曲阿縣雲陽
地屬朱方南徐之境在今日為江蘇蘇松等處布政

司鎮江府所屬丹陽縣此處本無丹陽之名而唐人忽改稱之想必因揚州刺史曾治於此而屬郡首丹陽故以名之但揚州刺史治曲阿書傳無所見惟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二十五卷江南道揚州故理在上元縣東百步後漢理壽春劉繇爲揚州刺史移理曲阿李吉甫此言必有據也吉甫於此下又言孫策定江東置揚州於建業後孫權徙都之刺史治此并爲京尹矣晉宋齊梁陳皆因之也若云唐始治廣陵則別是一說州大郡小刺史尊郡守卑隋唐改州爲郡郡守即名刺史唐之揚州絕非漢以來之揚州唐之

刺史亦迴非漢以來之刺史矣而移揚州之名於江北江都亦自隋平陳始

兩漢揚州刺史皆治江北吳及東晉南朝皆治江南矣

西漢刺史無治所然亦有之必無傳車周流終年僕僕道路無處駐足之理予前已據朱博傳論之衛宏云揚州刺史治壽春此必西漢已有此制而東漢特因之也揚州之境日漸恢拓東至海南盡閩越控制數千里壽春地在西北鞭長莫及故東漢永和以後徙治歷陽在壽春之東南約八九百里且直臨江岸

烏江亭下一葦可杭於制馭江南爲便矣漢季大亂而孫氏勃興駸駸有進逼中原之勢魏人相度地利移治合肥反退至歷陽之西北三四百里矣以劉馥滿寵傳證之魏時揚州始終治合肥沈約以爲壽春非也吳人所據者揚荆揚治自在江南永嘉南渡沿之但立國江南者必跨江而有淮南方足自立故晉宋以後漢之揚州治皆變而爲豫州治矣唐復移揚州於江北而又以漢之廣陵國江左稱爲南兗州者當之矣卽一揚州刺史治所上下千餘年其變遷無定如此論古須援據無一語落空方爲實學又須以

已意融會貫穿得其大要方爲通儒徒執印板亦冊

子逐櫛看去則何益矣

丹陽尹

丹陽尹秦鄣郡治今吳興之故鄣縣漢初屬吳國吳王濞反敗屬江都國武帝元封二年爲丹陽郡治今宣城之宛陵縣晉武帝太康二年分丹陽爲宣城郡治宛陵而丹陽移治建業元帝太興元年改爲尹愚謂此今江蘇江淮等處布政司治江寧府治上元縣也刺史治此太守亦治此太守而改爲尹者欲以比漢京兆尹也晉人稱爲揚都以此宋因晉稱尹齊梁

陳則復爲丹陽郡矣餘辨已見前第十七卷

宋州郡令多長少

漢制大縣爲令小縣爲長宋書州郡志純是令而長僅十有中一見其上卷中所載近地惟東莞之莒令濟陰之定陶令皆孝武大明五年改爲長其餘並是令山陰縣令衍縣字新昌縣下不言或令或長疑亦衍縣字脫令字

宋志以庱爲攺

宋州郡志以庱字代攺字用亦見沈攸之王景文傳南史恩倖茹法亮傳亦有此訓他書則無之

晉分永世

義興又有平陵縣晉分永世下脫置字

去州去京都若干

會稽太守去京都水一千三百五十五陸同司馬彪各郡國有去雒陽里數雒陽是京都此京都建康也省里字不言可知各郡同亦是一例此是丹陽尹所領獨言去京都其餘自南徐州以下各州下先列去京都里數其所領之郡則先列去州里數後言去京都里數其南東海郡無去州若干者此郡即刺史治也無去京都若干者上文州下已見也下凡郡爲刺

史治者㫄此南蘭陵以下十三郡陽平以下三郡南
沛以下六郡皆無去州去京都里數他郡如此尙多
不可枚舉又有有水無陸者未暇詳考

分元程分烏程

東遷令分元程立元當作烏長城令分烏程下脫立
字

歷敘豫州治所

宋州郡志於南豫州刺史一條下先述其緣起云晉
江左胡寇强盛豫部殲覆元帝永昌元年刺史祖約
始自譙城退還壽春成帝咸和四年僑立豫州此言

南豫州之所由始漢豫州刺史本治沛國譙縣祖約
自譙退還壽春故治陷沒成帝僑立治壽春也此下
即歷敘晉刺史治所或治蕪湖或治邾城或治武昌
或治牛渚或治壽春或治歷陽或治馬頭或治譙或
治姑孰除壽春歷陽已見前外譙續漢志本沛國屬
縣至宋志有南譙郡屬有譙縣又有譙郡屬無譙縣
其南譙郡下云晉孝武太元中於淮南僑立郡縣輿
表第三卷滁州全椒縣下辨之而不能定其爲南譙
北譙但今全椒實在淮南其爲晉太元僑立之南譙
無疑非沛國之譙明矣蕪湖即今縣屬安徽太平府

邾城據胡三省通鑑注爲今湖北黃州府治黃岡縣武昌今爲府治江夏縣屬湖北牛渚今太平府當塗縣地馬頭郡名宋志云故淮南當塗縣地輿表云淮南之當塗乃今鳳陽府地與太平府治當塗縣無涉而馬頭實土則無考姑孰亦即今當塗縣譙治久陷而復有治譙者當晉穆帝升平初桓温已北平洛陽謝奕繼其兄尚爲豫州刺史故得進而治漢舊治之譙也見晉書列傳第四十九卷此下入宋事云宋武帝欲開拓河南綏定豫土義熙九年割揚州大江以西大靁以北悉屬豫州豫基址因此而立十三年刺史劉義慶鎮

壽陽永初二年分淮東爲南豫州治歷陽淮西爲豫州此下則又反覆辨明二豫之屢分屢合及其界址南齊書州郡志敘豫州始末大意與宋書此志敘南豫州略同亦從刺史祖約避胡賊自譙還治壽春敘起及敘至義熙十二年劉義慶鎭壽春之下却添三句云後常爲州治撫接遐荒扞禦疆場以下郎無文但言領郡如左蓋豫本一耳若以漢制論惟有譙城一治方是眞正豫州東晉以下所立皆南豫耳永初以後於其中又分爲二以淮東西爲別東爲南豫治歷陽西則北豫不言治所大約進則治汝南退則治

壽春而壽春其常也於是宋齊二志並列二豫而敘
法各自不同宋書先敘南豫州後敘北豫州郄將二
豫始末一併敘在南豫篇中前半篇敘不治譙城而
退治各處緣由此總說無所謂二豫之分也直敘到
永初二年分列淮東西二豫之下然後再詳辨二豫
分合及其界址而歸於以歷陽爲治故云去京都水
一百六十其所以如此之近者此志雖據大明而於
南豫則又以泰始爲斷泰始已失淮西退治歷陽今
和州故去江寧府治如此之近也至其敘北豫州則
甚略但云晉江左所治已列於前如此而已志於其

屬郡首列汝南則是刺史治但此據大明則然泰始則退治壽陽矣南齊書先敘北豫州後敘南豫州郤暗暗取宋書南豫之前半篇意敘在北豫州後半篇意敘在南豫州大抵二豫分置總以壽春爲樞紐北豫進則治汝南而退則治壽春南豫本治壽春而退則治歷陽也二豫界址毋庸細考略考其治所則當日情事了然矣

義熙關洛尚爲裕取況汝潁乎永初雖無關然淮汝潁洛皆在故分二豫而胡三省以爲南豫治歷陽北豫或治壽陽或治汝南也說見後元嘉泰始北境日削

然終宋世二豫並建故齊承宋而王儉議二豫不可并說亦見後大約南豫是實土北豫是虛名

宋書裴松之傳元嘉三年誅司徒徐羨之等分遣大使巡行天下前尚書右丞孔默使南北二豫州觀此則知元嘉三年已分置南北二豫州梁書韋叡傳天監中出爲豫州刺史領歷陽太守此後叡破魏軍遷豫州於合肥大約其時仍以壽陽歷陽分建南北二豫

南豫爲要南雍次之

南朝州郡僑治雖多大約總以南豫州爲最要南雍

州次之南豫宋治歷陽今和州齊梁治壽春今壽州南雍則宋齊梁皆治襄陽也今縣府治以上俱詳通典一百七十一卷然通典亦言其畧實則宋初豫治汝南後分二豫始以南豫治歷陽北豫治壽春惟陳無此二州陳書高宗宣帝本紀云梁室喪亂淮南地並入齊高宗太建初志復舊境授律出師戰勝攻取獻捷相繼遂反侵地功實懋焉及周滅齊乘勝略地還達江際矣陳書此段雖專指陳將吳明徹取淮南暫得復失以廣陵爲江際其實周滅齊後荆襄亦入於周綜計陳一代始末僅畫江爲界江北固非陳人有此隋取陳所以易也大約立國於東南者西必據襄樊北必控

淮汝進有窺取關洛之意然後退而足以自守守江則危矣若以進取而論關公攻樊曹議徙許都避似不在豫下但南朝既都建康則豫尤近通鑑第一百四十四卷魏車騎大將軍源懷於南齊東昏未上書請南伐云壽春之去建康纔七百里山川水陸皆彼所諳彼若乘舟藉水倏忽而至源懷言南之易往則可知北亦易來若襄陽相距有二三千里矣故曰南豫爲要南雍次之

豫治無定壽春爲主

豫州刺史治所無定要以壽春爲主蓋此爲南北交

兵必爭之地也南齊書州郡志上云齊太祖時欲省
南豫左僕射王儉啓江西連接汝潁土曠民希匈奴
越逸唯以壽春爲阻若使州任得才虜動要有聲聞
豫設防禦此則不俟南豫假令或慮一失醜羯之來
聲不先聞胡馬倏至壽陽嬰城固守不能斷其路朝
廷遣軍歷陽已當不得先機戎車初戒每事草創孰
與方鎮常居軍府素正愚案宋末雖失淮西而南齊
初淮東尚全南屬太祖惜費意欲省置南豫於歷陽
獨置一豫於壽春王儉雖勸歷陽不可省然亦可見
彼時壽春爲要歷陽特其輔耳陳書第九卷吳明徹

傳太建五年詔曰壽春者古之都會襟帶淮汝控引河洛得之者安足稱要害合而觀之可見以雍較豫豫尤要豫諸治壽春尤要

魏源懷上書有云蕭衍內侮寶卷孤危斯天啓并吞之會宜東西齊舉以成席卷之勢若使蕭衍克濟豈惟後圖之難亦恐揚州危逼此所謂東西正指南豫南雍此所謂揚州是魏之揚州故胡三省於此下注云魏置揚州於壽春此上魏鎮南將軍元英請帥步騎三萬直指沔陰據襄陽之城又命揚徐二州俱舉胡注云魏揚州治壽陽徐州治彭城愚謂壽春在漢

爲揚州刺史治者約有二三百年東晉簡文帝鄭太后諱春改名壽陽永嘉南渡以建康爲揚都故予前言晉宋以後漢揚州治變爲豫州治乃不意南北兵爭壽陽時而屬南者亦時而屬北於是南朝之豫州治又或變爲北朝之揚州治畧見通鑑一百四十三卷胡三省注又文學何之元傳王琳召爲記室參軍琳敗北齊主以爲揚州別駕所居即壽春也地理之紛更幾同夢幻之無定矣此等不必細求而大關目則不可不知要之如此紛更靡所底止至唐宋斷斷不可不盡革古州名改爲某道某路不然則稱謂格於口吻紀載混於簡牘將無以爲治

前引通鑑魏源懷請南伐之下又有魏東豫州刺史田益宗上表稱二豫之軍云云胡三省注云二豫謂魏置豫州於汝南第一百四十三卷胡注魏豫州治懸瓠城領汝南新蔡弋陽等郡東豫州於新息也是魏已有二豫矣故有時得壽陽則不名爲豫而名爲揚晉宋以下揚治總在江南矣故凡江北揚治皆改爲豫治通鑑第一百二十四卷胡三省注云宋高祖永初二年分淮東之地爲南豫州治歷陽淮西爲豫州或治壽陽或治汝南胡氏此注本之宋書南齊書州郡志也觀此知淮西爲豫淮東爲南豫壽陽介東西之間故爲最要而宋齊志又

並言自晉義熙中劉義慶爲豫州刺史鎮壽春後常爲州治今詳考南北兵爭始末愈知當日情形總以壽陽爲關鍵葢當晉末劉石苻姚慕容俱敗魏都遠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府劉裕直取關洛所向無前關中得而旋失乃分置二豫說見上裕崩魏遂盡取司兗豫三州地然河南洛汝雖失淮北猶宋有宋文帝頻舉兵皆不利乃議和明帝又啓兵釁敗亾相繼泰始三年幷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皆失之然壽陽猶南屬故南齊初太祖欲幷二豫爲一王儉議勿併帝不從後永明仍分置二豫明帝蕭鸞建武元年魏孝文帝

遷都洛陽是冬郎入寇四年又入寇取樊鄧南雍州入魏矣東昏侯永元中壽陽亦爲魏取南齊江北城戍惟廣陵淮陰矣梁武帝志欲恢拓天監元年至八年年年舉兵十二年壽陽因大雨城壞而魏揚州刺史李崇堅守不去十三年梁人遂築浮山堰堰淮水以灌壽陽十五年四月堰成九月大水堰壞築堰本康絢功衹因信讒召還絢代以張豹子不修堰故壞當堰之成也魏師大潰而歸魏人深以爲憂假令堰不壞可取壽陽而逼汝洛矣可見壽陽之要也至梁普通五年以豫州刺史裴邃督征討諸軍事伐魏遂

取壽陽汝潁響應詳見通鑑第一百五十卷時魏方衰亂故梁人得志乃復以壽陽為豫州改合肥為南豫州後元顥入洛梁之開境幾埒永初此後約計淮西屬梁三十餘年直至侯景大亂後復陷北齊入陳三世不能復太建五年吳明徹始擊齊取江北數郡瓦梁廬江歷陽合肥皆降於陳進逼壽陽擒王琳殺之傳其首拜明徹豫州刺史功亦奇矣其時明徹固鎭壽陽也後明徹攻呂梁大敗為周所俘則豫州又入於周計陳得之不及數年陳書本傳史臣論云蹙境喪師金陵虛弱頽明淪覆蓋由其漸焉綜而論之

江左之興亾繫乎壽春之得失故知豫治無定必以壽春爲主

宋州郡國相

揚州南徐州諸州但有令長自南豫州以下始有國相然甚少江州一州各郡所屬之縣幾盡是公侯伯子男國相令但一二見矣此下青冀司仍多是令其下荆郢湘雍四州令與相相間其下梁州秦州益州寧州廣州交州越州又純是令長而國相偶一見焉若云近于京都者不以封國遠者則封之或云有實土者不以封寄治假立之名則以封二者皆不然也

凡此諸國皆是空封不之國也而其立制之意則似
定隨便取其縣名以封之而未必有一定之成例者

王公等國視守令之例

封國之制王國之相名內史公侯伯子男國之相名
相王公等皆不治民但食其祿耳相則治民內史治
民視太守公侯等相治民視令長就州郡志約之當
如此以內史治郡而所屬之縣有國相者如南平如
長沙如衡陽如零陵如臨慶如始建是也以太守治
郡而所屬之縣有國相者如鄱陽如廬陵如安城如
宜都如新興如永寧如武寧如江夏如竟陵如武陵

如巴陵如武昌如西陽如桂陽如營陽如湘東如邵陵如南陽如新野如順陽如始平如南上洛如河南如義成如南天水如建昌是也以公相治郡而所屬之縣有國相者如巴東如廣興是也若豫章若南郡若建平以太守治郡而所屬之縣又有公相若南康以公相治郡而所屬之縣又有公相此則例之變者

無屬縣之郡

宋志有無屬縣之郡如南豫州之南陳左郡太守是此等只可闕疑不必致詳至越州所領之郡凡九郡只有合浦一郡領縣七其餘八郡皆無屬縣益在荒

外不可以內地常例論且此州是明帝泰始七年方立屬郡亦多有新立字規制殆皆未定

司州縣數不合

武帝北平關洛河南底定置司州刺史治虎牢領河南滎陽宏農實土三郡河南領洛陽河南鞏緱氏新城梁河陰陸渾東垣新安西東垣凡十一縣滎陽領京密滎陽卷陽武苑陵中牟開封成皋凡九縣宏農領宏農陝宜陽黽池盧氏曲陽凡七縣三郡合二十七縣案合二十七縣則宏農當七縣今此雖云七縣實六縣又河內寄治河南領溫野王軹河陽沁水山

陽懷平皋朝歌凡十縣東京兆寄治滎陽領長安萬年新豐藍田蒲阪凡六縣合十六縣案合十六縣今河內十縣實九縣東京兆六縣實五縣合之實只十四縣

眞陽令庵

眞陽令庵必有脫誤

雍州

前言僑治南豫爲要南雍次之宋州郡志敘至雍州刺史亦追述其緣起云晉江左立胡亾氏亂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晉孝武始於襄陽僑立雍州幷立僑

郡縣云云通鑑宋高祖永初三年秦雍流民南入梁州遣使漕荆雍之穀以賑之胡三省注秦雍之雍古雍州也關中之地荆雍之雍晉末所置南雍州也治襄陽謂此也此州不加南字以豫有二雍惟一故然襄陽而被雍名非南而何所領有京兆扶風馮翊等蓋除襄陽外其餘諸郡多空稱

江左不可無蜀

梁州益州二刺史所領則三國時蜀境也江左不可無蜀蓋其爲國東則倚淮南數郡爲屏蔽中則資荆襄樊鄧爲藩籬而西則巴蜀亦其右臂險既足恃吳

楚湖流直達由漢中可窺關陝晉滅蜀吳不能救失犄角之勢晉之取吳易矣自晉惠帝時蜀爲李特所據後爲桓溫所滅義熙中又暫爲譙縱所據約九年旋爲朱齡石所滅自此歷宋齊梁蜀長爲江左有矣梁書武帝紀天監元年六月前益州刺史劉季連據成都反二年五月益州刺史鄧元起克成都曲赦益州此當梁武初受禪小有反側而旋定天監四年魏王足攻涪城邢欒規定巴西已而自却蜀仍梁有梁武享國最久勢頗雄盛蜀之南屬久矣直至侯景大亂後而武陵王紀尚據有全蜀前後在蜀十七年南

開寧州越巂西通資陵吐谷渾士馬殷富若梁之子弟多賢有此藩翰國豈易亡無奈紀與元帝同一無人心侯景之難不赴援侯景已平反率兵東下欲圖郎尊坐使骨肉相殘爲元帝所誅西魏乘其國中空虛遂取蜀矣西魏太師泰問大將軍代人尉遲迥以取蜀方略迥曰蜀與中國隔絕百有餘年討蜀自東晉穆帝永和三年入晉至梁元帝承聖二年入西魏實二百有七年迥言百有餘年者豈以譙縱稱藩於姚秦除去數年不滿二百之數乎且迥方言蜀之易取應屬中國欲言其竊據之日淺不欲言其久也此

二百年中晉宋齊梁立國不全恃蜀而蜀實足以壯其形勢譬常山率然之蛇擊首尾應擊中首尾皆應吳楚蜀實然陳承梁土宇廹陿東旣無淮肥西又失蜀文軌所同不過江外故隋之取陳勢如破竹與晉取吳同信乎江左不可無蜀也厥後趙宋南遷猶賴吳玠保蜀焉

廣州刺史多一郡

廣州刺史領郡十七而今數之實十八多一郡又凡各州所領之郡皆書某太守不言郡獨此州之末書宋昌郡不言太守皆未詳

建安十六年交州治番禺

交州刺史漢武帝元鼎六年開百越交趾刺史治龍編漢獻帝建安八年改曰交州治蒼梧廣信縣下六年徙治南海番禺縣案十六年司馬彪續漢書劉昭注及晉書地理志俱作十五年

交州刺史少一郡

交州刺史領郡八而今數之只七郡少一郡

通鑑注與宋志不同

通鑑第一百二十九卷於孝武帝大明八年之末云宋境內有州二十二郡二百七十四胡注云此大較

以沈約宋志爲據沈約志大較以是年爲正此下胡卽歷舉各州所領郡名而與沈志頗有不同不知何故未能詳考

宋百官無裝頭

凡每志之首必有總敘述其緣起各史皆然宋百官志獨無裝頭竟從太宰直起

將軍加大章服略同

宋書卷十八禮五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凡將軍位從公者金章紫綬給五時朝服武冠佩山元玉驃騎車騎將軍凡諸將軍加大者征鎭安平中軍鎭軍撫軍

前左右後將軍征虜冠軍輔國龍驤將軍金章紫綬給五時朝服武冠水蒼玉愚謂大將軍乃三公之職禮絶百僚與凡諸將軍迥别今宋志以凡諸將軍加大者其章綬冠服佩玉皆與大將軍小異而大同則其品秩疑亦相等葢所重在加大一加大則雖雜號將軍亦居然一大將軍矣宋百官志以一切將軍皆敘次於大將軍之後此下方及九卿儀同三司之名原從諸將軍起也